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当代中国扫黑纪实



## 引言

黑社会，一个血腥的恐怖字眼，一个令世人毛骨悚然的名字：黑社会，一种国际社会公认的有组织犯罪最高形态，被联合国大会宣称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时下又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的社会“热点”话题！

一提到黑社会，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旧中国时代黑社会制造的那一起起惨案，那一幕幕悲剧——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至今仍在影视中“炒”得火爆的流氓大亨们，当年指使“青红帮”勾结官府，亦官亦匪，绑票暗杀、敲诈勒索、包赌包娼、走私贩毒、拐卖人口，无恶不作，把上海乃至大半个中国搅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诸如此类的社帮、会党、会道门、毒枭、赌棍、老鸨、土匪强盗、奸商恶霸、地痞流氓等各种类型的黑社会势力，都在历史上扮演过魔鬼角色，作恶多端，祸国殃民，令人闻之色变！新中国成立，大陆在短期内清除了黑社会势力，乃政府一大壮举。光阴荏苒，黑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遥远，很陌生了。

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势预言：黑社会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再现。然而，改革开放将国门刚打开不久，在特区深圳就出现了境外黑社会公开入境犯罪活动。此后短短几年，一批批境外黑社会组织由沿海省市迅速渗透到了内地，黑社会分子入境犯罪案例陆续见诸报端。客观事实无情地撕碎了传统的美好“预言”，人们禁不住惊呼：“狼来了——”在广东，各个黑社会组织渗透后都在拼命发展组织，划分势力范围，非法购置武器进行严重暴力犯罪，警方有两名队长和指导员在查案中遭枪杀！

在福建，各个黑帮走私军人，制贩假币，制毒贩毒，绑架勒索，抢劫杀人，无恶不作，且专作大要案。

如警方破获的台湾吴文信走私军人黑社会集团，已在大陆走私贩卖“六四式”、“七七式”手枪数千支，子弹数万发！

在海南，渗透入境的各个黑社会组织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了若干公司、餐饮、娱乐业，大肆包赌包娼、贩毒、走私、诈骗、洗黑钱等、甚至公开播放淫秽录相带和反动歌曲，为台湾国民党歌功颂德！

在上海，仅据警方抓获的台湾“四海帮”海外联络部部长张彼得供称：该帮7位核心“山主”，已有6位各带人马潜入上海发展组织，布建网点，计划将总部迁到上海“安营扎寨”。

在北京，警方侦察发现，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黑社会组织头目突然一天聚集到北京，召开国际性协作会议，商谈合作投资事宜！

据警方权威部门透露：境外颇有影响和实力的黑社会组织，乘我国改革开放之机，都以不同方式渗透入境。其犯罪活动重点是发展组织，布建网点；涉枪犯罪，制造恐怖；制贩毒品，走私贩私；制贩假币、假证，组织偷渡，经济诈骗；绑架暗杀，敲诈勒索；聚赌嫖娼，黄色淫乱等，蓄意制造社会丑恶和阴暗面，涉案几十种类型，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们的生活安定带来严重危害。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黑社会”、“黑社会势力”、“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在我国各类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介中，已成为高频率词汇；一批批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被严惩，人们又不禁惊呼：“黑社会复活了——”

从警方破获的一个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看，有的向黑社会发展、演变，有的甚至内外勾结，企图同国际黑社会“接轨”，形势不容乐观！

有些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其组织程度、犯罪性质、作案手段、对社会和群众的危害性，比历史上的黑社会毫不逊色！

——山西运城警方打掉的以张永强为首的“狼帮”，网罗“两劳”释放人员和地痞流氓敲诈抢劫敛财，购置军用枪近 20 支，猎枪 80 余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 20 余枚，管制刀具百余把，发展成拥有百余人的特大流氓武装集团，公开持枪作案，仅一年多，就抢劫、敲诈、强奸、伤害等作案 260 余起，其中大要案 100 多起，把运城市搞得乌烟瘴气，人们无不谈“狼”色变！

——宜昌市警方打掉的李发全集团，网罗 100 余名社会渣滓形成了猪皮帮、水果帮、菜帮、鱼帮、服装帮、客运码头帮等十几个黑帮，垄断了宜昌市场。李发全在集团内设立了铳枪队、大刀队、短枪队，充当“第二政府”，欺行霸市，市场上哪里出现不交“保护费”、不“听话”的茬口，立马派出一支武装去“打击处理”。先后杀死 2 人，重伤 24 人，轻伤 60 余人，每年从市场上强收“保护费”40 多万元，无人敢声张。

社会上闹纠纷不找政府机关，而找李发全来“摆平”。

李发全的恶名家喻户晓，连在校初中生都喊“大哥李发全”！

——湖北麻城三次判刑释放的韩学兵。纠集 35 名地痞恶棍形成了无恶不作的流氓集团。

韩学兵以恶以坏以黑道“老大”逞雄，社会上喊他“韩市长”、“麻城主席”、“美国佬”，他也公开叫嚣：“在麻城没有我韩市长解决不了的事！”他凭这些恶名带领集团到处插手“管事”，垄断了若干餐饮业、建筑业和部分企业，不到两年就作案 140 多起，流氓伤害 114 人，敲诈抢劫 50 余万元，强奸妇女 16 人，受害人均慑于“韩市长”的淫威，天一人敢报案。

——河北省玉田县警方查处的卢玉峰流氓集团，40 余名流氓恶棍拥戴着以能打架，能敲诈、能耍赖、能玩女人出名的“卢四”为“老大”，到处宣称：“玉田是卢四打出来的天下！”卢四一伙看谁不顺眼就打，看好的东西就拿，想吃哪家吃哪家，相中的姑娘捺进车里就奸污！先后被他们打伤致残的群众 67 人，被敲诈勒索的单位和个人 150 多家几十万元，被强奸霸占的女青年 50 余人，使玉田的妇女孩子一听“卢四”恶名，无不胆战心惊，不敢单独出门。

——震惊中外的海南拾南霸天”王英汉，不过一个普通农民，却纠合着 70 余名犯罪分子，拥有十几支军用枪和大批凶器，护卫着 1000 余平方米“地主庄园”，妻妾成群；出门摩托车开道，轿车接送，横行乡里 7 年之久，作案 30 余起，持枪杀人 4 起，流氓伤害 30 余人，重伤致残 7 人，敲诈勒索 30 多万元，竟未受到法律惩处！以致江泽民总书记接报后愤怒批示：“如果真是上有一张关系网养痍遗患，下有一群亡命之徒效力奔命，老百姓怎么过呢？”

据警方权威部门新闻发言人称：随着商品经济大潮奔涌和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诱惑，我国刑事犯罪团伙逐年剧增：1988 年，全国查获犯罪团伙 5.7 万个，成员 21.3 万人；1990 年，查获犯罪团伙 10.5 万个，成员 36.8 万人；1993 年，查获犯罪团伙上升为 15 万个，成员 57.5 万人；1994 年，

查获的犯罪团伙猛增到 20 余万个，成员 90 余万人……其中，40%左右的团伙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涉案高达 60%，一些恶性大要案多是由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所为！事实说明：我国团伙犯罪在逐年上升的基础上，有相当一部分正向黑社会犯罪蔓延、发展、演变，形成共和国独具特色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再度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犯罪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呼吁：“改革开放以后，要特别重视黑社会犯罪问题。”“应该看到，大量的犯罪团伙会发展成为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势力。如果打击不力，综合治理工作跟不上，我国重新出现曾一度消失的黑社会是很有可能！”“境外黑社会渗透不仅对我国造成现实危害，而且诱发国内的有组织犯罪。境外黑社会组织和国内犯罪集团勾结起来一起进行犯罪，对我国的危害将是非常严重的……”西方国家和港澳台地区警方多次宣称：警察对黑社会犯罪已难以控制，黑社会经常使他们难堪；他们最头疼、最棘手的难题，就是对付黑社会犯罪！

据国际刑警档案资料显示：臭名昭著的“黑手党”几乎控制着西欧众多国家五分之一的商业、企业经济，仅意大利黑手党每年获暴利高达 650 多亿美元。“黑手党”以其深远的政治、历史背景和强大的社会势力影响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左右一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和社会秩序的稳乱以及经济的兴衰。美国的黑社会组织每年仅贩毒一项，就捞取黑钱 400 多亿美元。日本的暴力团每年牟取暴利高达 1.8 兆至 2 兆日元，而全日本每年的防务费才不超过 3 兆日元！从香港、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流入西方七大洲的“天地会”，被西方世界称之为“黄皮肤黑手党”，仅在德国利用信用卡诈骗一项，每年就使德国蒙受损失至少 4400 万马克；香港占总人口 3%左右的人都涉足“三合会”，成员达 20 余万人，全港约有 7000 间食肆和娱乐场所将收入的 5 至 7 成向“三合会”交了“保护费”；该会每年仅贩毒一项，就获利 10 多亿港元……国际刑事犯罪学家们分析认为：现代黑社会组织较之历史上的黑社会，活动领域更加广泛，组织形式更加严密隐蔽，犯罪程度更加凶残毒辣，作案手段更加智能化、科技化，对社会对人类危害更大。他们既把持着贩毒、卖淫、赌博、走私、贩运军火、拐卖人口、伪造假证假券、窃取情报信息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业，大肆进行抢劫、盗窃、敲诈勒索、绑票暗杀等恐怖活动，又处心积虑地采取多种策略和手段，向政治、军事、司法、商业、企业、文化、旅游等各界广泛渗透，插手各种事务；既抓经济实力，又捞政治资本，在战略上拼命扩张，谋求更大的企图，以呼风唤雨，左右一些国家乃至地区的形势……联合国大会之所以将黑社会犯罪宣称为“全球性的瘟疫”、“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是有充分事实和理论根据的。犯罪学家们预言：下个世纪，集团性犯罪向黑社会发展，将成为“四大犯罪趋势”之一。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黑社会犯罪都将是与国家政治、经济势力相联系、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有隐密的组织形式和纪律、在一定范围内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秩序的集团性犯罪。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任何统治阶级，绝不会坐视不理。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哥伦比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多年来不惜投入大量警力、物力和财力，一场接一场地进行“扫黑”行动，就足以说明问题。

我国搞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绝不容许黑社会犯罪在神州大地上形成气候！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打击境内外黑社会犯罪问题，都

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和批示。反复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要预谋良策，始终掌握斗争主动权！在 1990 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又明确指出：黑社会组织已经在广东、海南、福建、湖南等省出现，并有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趋势。要求公安部门“坚决予以打击，不能任其形成气候！”在第十八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公安部陶驷驹部长高声疾呼：“一些地方的犯罪团伙、黑社会势力相当猖獗！”“我们要特别注意打击犯罪团伙和黑社会组织，绝不能让他们形成气候！”

在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和公安部的正确部署指挥下，全国各地警方刀出鞘，弹上膛，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扫黑”除恶，飓风行动，一浪高过一浪；“严打”斗争、专项治理，一场接一场；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露头遭打；境内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兴风作浪，招致灭顶之灾……“扫黑”除恶，深得人心。然而，当一个个境外黑社会组织和一批批境内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分子被依法严惩公布于世时，人们无不被这些社会毒虫恶贯满盈的罪行所震惊、所激怒；但社会上广大民众却不时冒出许多疑问：大量境外黑社会组织是怎样渗透到国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一批批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为什么能在一地形成恶势力，多年为非作恶、横行不法呢？为什么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由党和政府派出的侦察办案人员居然要经过异常艰难的调查，冲破重重阻力才能侦破案件呢？为什么警方一场接一场地开展“严打”斗争和专项治理，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分子像“割韭菜”一样，越“割”冒出来的越多越旺呢？政府往往用“打击不力”一词来解释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长期存在的原因，然而这些社会渣滓是在什么样的土壤和温床中滋生、蔓延、恶性膨胀起来的？政府为什么在长时间内一再出现“打击不力”呢？面对境外大量黑社会组织强力渗透和境内大批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分子不断滋生蔓延和恶性发展演变，黑白较量的态势究竟“严峻”到什么程度？中国的执法机器能否保障国家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和人民生活安居乐业？

这些，本书将以大量鲜为人知的案例事实和深邃的理性透视，实事求是地告诉您……

## 第一章 古今中外黑社会探源

### 帮会组织曾为推动历史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帮会组织作为下层群众秘密结社的集合体，早期大都带有革命的色彩，自古以来，各种帮会大都是封建正统社会的对立物而产生和发展的，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张陵创立的“五斗米教”。

东汉顺帝（公元 126—144 年）时，江苏沛国人张陵客居四川，针对当时灾荒频繁、瘟疫猖獗、百姓饥谨、民不聊生的形势，在四川鹤鸣山依据《太平经》作道书，自称出于“太上老君”口授，将民间巫术与巴蜀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成分相融汇，创立了“五斗米教”。其宗教内容和形式，主要是祷祝和驱鬼，假借鬼、神、符、禄为人治病，聚徒惑众。

因其入教条件是缴纳信米五斗，以“防凶年饥民往来之乏，行来之人

不装粮也”。具有互救互助性质，故广大贫苦百姓纷起响应，“竞共事之”。由于“五斗米教”具有浓厚的原始性、民间性和联盟性，遂逐渐演化成农民起义的旗帜。

东汉末年，“五斗米教”道首张角，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一带传播“太平道”，用“符水咒语以疗病，百姓信向之。”张角遂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口号，聚教徒几十万人，举行“黄巾起义”，遍及八州，焚烧官府，捕杀官吏，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

此后，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军，早期举义旗、拉队伍，常利用传教布道这种形式，从自称“冲天大将军”的农民领袖黄巢，到元末白莲教徒组织的“红巾军”，从利用明教打天下的朱元璋，到近代洪门天地会、哥老会等，概莫能外。仅白莲教一支从宋代创立到近代败灭，活动达十个世纪之久，各分支教徒举行起义百余次，一直遭宋、元、明、清各朝统治者所剿杀。

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和封建社会的灭亡，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各种帮会组织，大都已灰飞烟灭，只有洪门天地会、哥老会、青红帮一些近代发展起来的帮会组织，一直延续至今。尽管这些帮会组织后来都演变成了黑社会势力，对社会危害极大，但在近代史上许多次革命斗争中，却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

#### 洪门天地会

据旧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陶成章等人认为，洪门天地会是明朝遗老为了反清复明而创立的，是明清之际民族矛盾尖锐斗争的结果。最早发源于福建漳州地区，由漳浦县洪二和尚郑开首创，对外称“天地会”，即“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之意；会内通称“洪门”，以“五点二十一”作隐语暗号，有流诗曰：“洪水漂流于天下”，“滴血盟心本姓洪”，谓称“洪家子弟”。

洪门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旗帜，由会首洪英进士依靠抗清名将史可法和黄得功，发展到数万人，后被清兵所败，由洪英之子洪旭和门人蔡德忠率残部投奔郑成功，据守台湾，重振洪门。郑成功鉴于当时部属朝秦暮楚军心不稳，为加强团结，一致抗清，遂于1661年创立金台山明远堂，与众将士结为异姓兄弟，以“明大复心一”作暗号，反读即“一心复大明”，此乃洪门开山立堂之始。郑成功之所以重振洪门帮会，主要是尊洪武大明，攘清兵蛮夷，具有民族革命之积极意义。

洪门天地会在总堂主陈近南主持下，发展到1749年，声振华夏东南。后由堂主苏洪光主持，召集备山堂于广东惠州高溪庙集商举义，并将组织定名为“三合会”，即以“天为父，地为母，日月为妹妹”，取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一之意。洪门此次大举义兵反清，连战连捷，声振东南七剩清军四川总督王春美见“三合会”军威势大，力敌无望，遂派奸细符、田二人诈降作内应，两军于重庆交战，“三合会”军队大败。此后，“三合会”残部分散到各地开山立堂，山头林立，势力遍及内地各省及南洋各埠。各山堂均以洪门反清复明为旗帜，不断举行起义，势力较大的有九华山、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双刀会、三点会、串子会等，在整个辛亥革命中，为推翻清朝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 哥老会

最早起源于乾隆初年，主要在四川、湖南一带农村活动。

后来与南方天地会残余势力和川楚一带白莲教啁噜党势力会合，互相

渗透，势力渐大，统一组成了哥老会。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哥老会相继流入兵营。哥老会分子辗转传习多年，逐渐成了湘军骨干，并在军中大搞拜把子，形成“楚军千千万，哥老会一大半”局势。后来，左宗棠率湘军灭捻军、平回乱、收复被俄国人占领的新疆伊犁，哥老会成员随之传播遍布北方及西北内陆各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大部分湘军被解散，哥老会分子遂浪迹江湖，四处秘密结社传播，势力又逐渐壮大，成为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进行反清革命依靠的重要力量，武昌起义爆发时，哥老会在各地纷起响应，支持资产阶级政权在许多省份的建立，为辛亥革命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哥老会将势力逐渐伸展到了长江下游和运河两淮地区，并开始与青帮势力相联系。为区别于青帮势力，哥老会将组织改名“红帮”，又称“洪帮”。后来，红帮一部分与青帮相联合，投靠了蒋介石，或成了黑社会势力，一部分分布到各地另立山头，著名的有“五圣山”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仁文堂主朱卓文，主要在香港及两广方面发展势力；义衡堂主梅光培，会同仁文堂也在香港及两广发展；礼德堂主明德以陇海铁路员工为基础向外发展，波及工间教育各界；辛亥革命曾任鄂军司令的智松堂主向海潜，重点吸收国民党军政界人员在长江流域及浙江一带发展势力；信廉堂主张子廉在上海、浙江经营三友实业社，创办三星棉纺厂，抗战期间，曾在香港联络红帮成员组成“中华民国香港侨民和地方联合保安队”，抵抗日本鬼子对华南的侵犯。另外，安徽江禹丞的“五行山”、陕西徐朗西的“谷云山”、廖松白的“十龙山”、广东郑子良的“侠谊社”、体育会、杨文道的洪顺堂等红帮组织，均参加了抗日活动。其中，杨文道因刺杀日本人而被判刑十年曾名噪一时。1949年以后，大陆各红帮山堂被取缔，逃到海外的红帮成员，多聚集在“致公党”旗帜下活动至今。

### 青红帮

“青红帮”是青帮与红帮的合称。实际上，早在红帮鼻祖哥老会发起之际，青帮就应运而生了，这两大帮会势力早期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直到清末民初，两帮势力相融合，江湖上流传开“青红帮不分家”之说，人们才开始统称“青红帮”。

青帮又称“清帮”，或“安庆帮”，最早是运河两岸码头的水手们秘密结社而形成的帮会。运河乃隋唐以来“南粮北调”的水运大动脉，到了清代，每年经运河北运的粮食达400多万担，粮船13000余艘，从事运输的水手达二三十万人之多。这些水手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的赤条汉子，倍受清廷漕运官军的欺凌盘剥。一些侠肝义胆水手不甘默默忍受欺压，于是秘密团结起来反抗漕运官军的欺侮，在兄弟们中间相互接济照应，并在“反清复明”号召下，秘密结成社团组织达300余个，为形成大规模的青帮帮会奠定了基础，当时，有翁德惠、钱德正、潘德林三人流落在杭州一带传播罗教，并各自建庵供奉佛象，吃素念经，广泛宣传罗教教义。因三鹰靠近运河，水手们经常三五成帮聚到三庵听其传经布道，由此传播到运河南北，并在罗教思想感悟下，团结到“反清复明”的旗帜下，组建成“安庆道友会”，青帮正式成立。内分两大派：一称主帮，系浙东温州、台州人；一称客帮，系皖北、江北人，也称“巢湖帮”。青帮日渐势大，从运河两岸向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扩展，形成了全国性的帮会组织，先后以反漕运官军、包运粮秣、联合罢工等形式，不断举行反清斗争。1771年，青帮首领山东临清的王伦领导的起义爆发；1851年，青帮在安徽巢湖举行起义；太平天

国首领张宗禹依靠青帮力量，在河北与山东运河交界地段，与清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争斗。辛亥革命爆发后，青帮成为同盟会团结争取的重要对象，很多青帮派别投入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陈其美利用青帮头子杜月笙与黄金荣的特殊关系，委托他们为革命党干了许多暗杀、营救、筹资等工作，并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共进会”。武昌起义时，各地青帮大部成了革命党的重要武装力量之一。

青帮与红帮相融合，并成为危害社会的恶势力，是在清政府将漕运改为海运之后，当时，成千上万的水手失业，一部分投奔了太平天国和清军，大部分则聚集在两淮一带，从事贩盐、贩毒、劫掠、包赌、包娼、贩卖人口等活动，并与红帮中的袍哥会等恶势力沆瀣一气。由于青帮从两淮贩盐主要运往湖广或安徽、浙江一带出售，须借用红帮地盘和势力；同样，红帮从内地走私鸦片等货物销往沿海各码头，也要靠青帮从中保护、协助。由于两帮合作默契，久而久之便融合起来，于是，双方均出现了身兼两带头目的人物，如号称“长江三龙”之下，的陈金龙，既是哥老会的大首领，也是“安庆道友”通字辈大人物；青带头子徐宝山，同时也是红帮中的头面人物。两帮部属逐级效法，双方干的罪恶勾当也就“青红不分家”了。

综观近代帮会组织，上述是势力最大的几家，其它散布在各地的帮会还有不少，但多数与这儿家有关系或是他们的分支或交种，且大部未沿袭下来。这些帮会组织虽然后来都成了社会的毒瘤，但在近代史上革命斗争中所起的进步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 第一章 古今中外黑社会探源

### 帮会势力为历代统治者又打又拉操纵利用的“怪胎”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除被统治阶级尊为正统的教会如“正一道”、“全真道”外，大多数道教、帮会被视为邪教、异端严加镇压；而一旦成了“气候”时，则又被拉拢利用为统治者服务。特别到了近代，各帮会山头林立，势力遍及各地，横行大江南北，愈加成了各种政治力量和统治者又打又拉操纵利用的“怪胎”。

其实，说怪不怪。在社会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各种政治力量都想左右局势，一统天下，都知道武装势力、经济实力意味着什么，象帮会这种组织体系严密、经济实力雄厚、对敌不择手段、亦人亦鬼、好勇斗狠的强大势力，谁不去拉拢利用，谁就甭想抢夺天下或坐稳江山，难怪有人说，帮会势力是靠五毒俱全横起来的、恶起来的、打出来的、捧出来的。倘若剖开这种社会毒瘤的内幕，其横、恶、黑、狠、毒便昭然天下。

组织体系严密，帮规会律森严

各帮会组织由于开山立堂的背景、目标、习俗等不尽相同，所以在组织结构上也有所差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职位设置、称谓、分工上也随之变化。如洪门早期组织体系，多仿照朝廷或军队中的职衔设立，分“内八堂”、“外八堂”；“内八堂”为京官，“外人堂”为散将。从宰相、尚



书、总督一直封到提督、中军、守将、侍卫等职。发展到后来，这种职衔称谓逐步转化为各帮会通行的江湖称谓，虽然各帮流派都有些差异，但大同小异，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组织体系设立如下：山主、副山主——系各山堂正副首领，内称龙头大哥、大爷或大龙头、大路元帅等；香主——系负责帮会内部人事、财务、参谋、祭祀、执法等方面的总管家；先锋——系负责对外武装打斗、谈判交涉解决外交事务的总指挥；揸数——代表山主协助处理内部事务的人；坐馆——代表山主处理外交事务的发言人；白纸扇——是具体负责人事、行政、财政等事务的人；红棍——是具体负责对外武装打斗和对内执行“家法帮规”的人；草鞋——是具体负责内部通信及与外部通讯联络的人；蓝灯笼、么满——普通会员。

帮会内部结交大部效法古人羊角哀与左伯桃的生死之交、桃园三结义及梁山一百零八将的义为本，均以兄弟相称。

但等级界限很严格，每个职别除职衔称谓外，都有一个吉利而特定的代号，如，山主叫 489，副山主、先锋、香主叫 438，白纸扇叫 415，红棍叫 426，草鞋叫 432，蓝灯笼等普通会员叫 49。

帮内有一套特殊的表露身份、秘密联络的固定术语，包括诗句、暗语、手势、特殊记号等。如，念诗“你说我流不是流，三合河水万年流”，系“三合会”人；又如“我家原往五指山，左右排行第三间”，系洪门某流派人；暗语：“五点二十一”（洪门弟子）“老表”（三合会同门）“石头”（非帮内人）“老毛”（利是钱）“陀地”（地头蛇）等；如打手势，右手拇指下压，其余四指伸平横胸前，表示身份是“49”会员等。

各帮会开山立堂之初，为了保证生存和发展，都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入会仪式和森严的帮规会律，洪门和青帮虽然收徒有所不同，但也是大同小异。传统的收徒人会很讲究，仪式比较复杂，如果环境平稳或重要人物或人数众多人会，往往要用很大的场所和道具，举行两三天才做完。主要议程如下，在帮会大堂摆好香案，燃起红烛，供上开山祖神位，请山主、副山主人坐后，由香主指挥人帮新徒举行下列仪式：刀拍背——香主用大刀拍新徒背部验明正身，问“要钱还是要兄弟？”新徒表示宁死也要兄弟；插棒枝——新徒握香插地，表示舍身处地入会；钻沙纸被、发 36 誓——表示过去的一生已经结束，过天地圈——表示重新出生；过火坑、二板桥、吃长寿果——表示以山租为楷模历经磨难得到正果；饮三河水——表示肠肚已洗，再无牵挂；碎莲花——表示如有犯规肝脑涂地；饮红花酒——取新徒手指血与鸡血和酒混合敌血为盟，发誓生死与共；八拜——从祖师爷拜到各位大哥兄弟相互认识；教帮规、送利是——香主系统讲授帮规会律，最后由保家向山主送上利是钱，青帮收徒叫“开香堂”，正式开堂前叫“上小香堂”，即考验阶段，需一两年时间。当大规模举行收徒仪式或重要人物入帮，叫“开大香堂”，形式非常隆重复杂，前后几天都大摆宴席。

山主的同门兄弟或军、政、商界要人常去参加，但一般不常开。

通常情况下，山主收徒仪式不这样隆重复杂，往往几个小时内即可完成，但整个仪式的基本成分都包含着。

各帮会内部的凝聚力，来自封建家庭式的管理，信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徒如父子，兄弟如手足”，“为兄弟，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虽不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等。为保证帮内团结齐心，严格履行誓言，各帮会都有一套秘密而森严的帮规会律。洪门

天地会有“十禁”、“十刑”、“二十一则”、“三十六誓”；哥老会红帮有“四条誓约”、“十大帮规”、“十款十条”；青帮有“十禁”、“十戒”、“十大帮规”、“二十字辈份”等。各帮会对违犯帮规会律者，都有一套严格的处罚措施，通常叫“开执法堂”，根据罪责轻重分五种处罚：一是打法棍，二是黜名，三是三刀六洞或九刀十八个眼，四是“种荷花”（即活埋或投水），五是钉活门神（用大铁钉把人钉死在门板上），尽管有些山主魁首为了个人目的不大遵守这些清规戒律，但对大多数会员还是约束严格的，以致帮内下层人员笃信盛传：“帮规森严鬼神惊，越理反教法不容。”

#### 垄断行业称霸，包揽黑道敛财

有道是，守法的吃不上，犯法的赚大钱。综观近代各个帮会的发家史，可以说，无一例外都是经营不法行业暴富的。他们不光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而且有鲜明的经济目标，通过发展经济实力作依托，支持政治目的的实现。特别清王朝灭亡后，各帮会“反清”的政治目标失去了意义，便纷纷勾结军阀买办、贪官污吏及帝国主义分子，既搞政治投机，更争不法行业巨头，疯狂聚敛钱财，诸如走私贩毒、贩运军火、贩卖人口、绑票暗杀、包赐包娼、占据市场称霸、偷抢劫掠、坑蒙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基本成了各帮黑社会势力的“专利”。他们垄断的行业遍及各地商贸，包揽的黑道“业务、名目繁多，粗略划分，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分疆划界”，占地称霸。各帮会组织本来就是依据不同的地盘和山头起家的，势力壮大后，更是有恃无恐地争夺占领地盘，垄断行业称霸。而且，哪里商贸发达，哪个行当赚大钱，各帮会都拼命往那伸展势力。清末民初以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各省市县至乡镇，凡商贸发达的地方，基本都被帮会势力把持着。而且，各帮会经过多年的明争暗斗、厮打割据，逐渐稳固了势力范围，大部“分疆划界”，各自占据着一地一区一行，互不侵犯，大小帮会头目在各自地盘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衍生成各式各样的流氓恶棍。最具典型的，自然还是龙头上海：渔市上，有黄金荣的徒弟黄振亚把持着；菜市上，有杜月笙的徒弟徐海涛把持着，人力车市场上，有大恶霸顾竹轩把持着；码头上，既有红帮霸头，也有青帮的恶棍，仅沈关生、李茂龄、张宝春三大码头霸主，就各自豢养徒弟 1000 余人当工头，依仗租界帝国主义老板撑腰和帮会的势力，残酷剥削着数万名码头搬运工人，大霸头靠榨取工人的血汗钱，都在上海置办了大量房地产。至于赌场、舞场、酒店、妓院、烟馆、夜总会、大世界游乐场等“日进斗金”的十里洋场，全都被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个流氓大亨垄断着。如他们在租界开设的“俱乐部”赌场，每场输赢万元以上，采取见十抽一法抽头，仅杜月笙每月就从赌场拿回 3 至 4 万现大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连挖大粪的行当也有霸头。黄金荣把姘妇阿贵派去管理大粪市场，每月坐收租金竟也达万余元！

另一类是流窜贩运，包揽黑道。通常，一提到贩毒、贩人、绑票暗杀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字眼，人们马上想到的是黑帮、黑道、黑社会恐怖组织，事实上，这也正是黑社会势力专营的行当，帮会就因专营此道而成黑社会的。

贩毒——黑帮大发横财的主渠道。从晚清开始泛滥全国的鸦片，基本都是从英国殖民下的印度及我国广东、云、贵、川进住。早期贩烟就有大量洪门弟子插手，清朝灭亡后，逐渐被青红帮和三合会所垄断。上海作为全国鸦片贩运最大的集散地，自然成了广东十大烟商及云、贵川乃至内蒙等各大烟土行争相抢占倾销的大市常青红帮头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审时度势”，

联合投资近 300 万元，在租界成立了闻名中外的“三鑫公司”，对各大烟商、土行实行“保护”，按鸦片价值的百分之十收取保护费，所有鸦片只有加盖“三鑫公司”的凭证为“合法”，如有丢失由公司赔偿，否则，谁也甭想打入上海市常仅此一招，“三鑫公司”每年就收入数千万现大洋。

黄、张、杜三大亨以此不仅豢养了大批流氓徒弟和租界巡捕，而且直接左右着当时整个上海的财政局势。杜月笙做鸦片生意的得力助手金廷苏一度被蒋介石委任“上海航空奖券公司”总经理，主管租界中汇银行，其经济实力之大可想而知。仅“三鑫公司”每天派出检查各烟馆收取烟枪费”的徒弟就有数百人，每月此项收入也达几十万元！

贩人——赚昧心钱辱尽人格国格。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娼妓业，妓女主要来源于人贩子。

到了清末民初，在战乱和灾荒频繁、民不聊生的境况下，中国的娼妓业竟出现了畸型的繁荣。北京的“八大胡同”、上海的“会乐里”、广州的陈塘和东堤，成了闻名世界的风月场；而北京、上海竟列世界八大娼妓业名城之前茅！不论著名的风月场，还是各城市大小林立的妓院窑子，都被各帮会勾结官府、豪绅垄断着，而源源不断的妓女，就靠人员子从大批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乃至中小商人女子中廉价购买或坑蒙拐骗。当时，贩卖女子逼良为娼出名的有尚武、尤阿根、任文楨三个大流氓，三人都是青红帮的头目，又都在租界巡捕房任职，收徒都在千余人以上，基本控制着江南各省市人口贩卖生意，据估计，每 120 户住宅中就有 1 户是妓院，每 30 名女子就有 1 人沦为妓女。三大流氓控制的人贩子贩卖的女子不仅包供着大小妓院，而且专门在租界开妓院为外国水兵提供“咸水妹”糟蹋，不仅辱尽了国人人格，而且连国格也丧失殆荆他们见往国外贩人赚大钱，便勾结法国、葡萄牙及南美洲的人贩子，将广东、浙江一带青年男女大批向外“贩猪仔”，男的被贩去做劳工，女的被贩去卖笑卖淫跳小脚舞。仅广东汕头一带就有 5 万多名男青年被贩到南美洲巴拉圭和乌拉圭去做苦力。贩到欧洲的小脚女子受尽人格侮辱，曾引起国际舆论，南京政府迫不得已，才将人贩头子杜月笙的门徒陈鹤明逮捕判刑 5 年，搪塞了一下国内外公众舆论。

绑票暗杀——黑社会势力的拿手绝活。绑来人质，勒索巨额赎金、历史上由来已久，也是各帮黑社会势力巧取豪夺惯用的手法。上海滩最早称霸的流氓大亨黄金荣的发迹，就得力于他为租界破了震惊世界的“临城劫车绑票案”。当时，法国天主教神甫姚主教携款到天津办教堂，火车行至山东临城时，被军阀张宗昌部抢劫匿藏，准备勒索一笔巨款，法国总领事被迫悬赏 10000 两白银侦破此案。黄金荣瞅准这是个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遂调集帮会流氓密探细访，终于查到姚主教的下落，仅花数千元买通看守人员，便将人质营救出来。黄金荣一举成名，被法租界当局破格提升为督察长，身价百增，成了上海滩第一霸主。其实，早在清末民初，黄金荣就唆使门徒大肆进行绑票。其门生唐嘉鹏绑架清朝苏常太地区钱粮稽征官尹启忱之子，赎金高达 10 万元；其徒孙王文奎绑架颜料贝巨商之子，黄出面斡旋，付了 2 万银元，贝家还感恩送了他一辆小汽车，另外两个流氓大亨也不甘落后：张啸林唆使门徒绑架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将其打死，还勒索了一笔巨款；杜月笙指使门徒李祖莱勾结“76 号”国民党特务，干了许多绑票大案，其中，绑架银行巨子许建屏，就勒索赎金 10 万元……“杀人如草”、“不杀不要钱”，这又是黑帮包办杀人业务的惯例。黄金荣、杜月笙勾结租界头目开

设“俱乐部”赌场之初，三合会“潮州帮”与其争地盘、斗势力，常派人到赌场捣乱。青红帮岂容眼里揉沙子，逮住就在黄浦江里投，美其名曰“种荷花”，有时江上浮出十几具尸体，无人敢问。政界、商贸界乃至演艺界与帮会有勾联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和仇人，常雇黑帮去暗杀仇家，帮会行话叫“包做人”。许多官僚商贾为达个人目的，出手大方，不惜重金，因此，帮会中“包做人”生意很是兴荣。维也纳舞厅张女舞星同国民党宋要员勾搭成奸怀孕后，张多次要挟宋给10万元，宋不耐烦了，便交给杜月笙去办，几天后，张明星连同胎儿便横尸黄浦江边，令世人膛目结舌。

此外，青红帮、三合会还控制到处流窜作案的扒窃帮、丐帮以及江湖术士、神汉、道士、和尚、尼姑、占卦的、相命的、贩药的等乌七八糟的社会渣滓。而这类江湖骗子为生存计，也会身投靠帮会作靠山，有些干脆人会或拜帮会头目为师为父为爷，倚仗帮会势力四处坑蒙拐骗，无所不为。扒窃帮的头目大都成了黄金荣、杜月笙的徒弟，操纵着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老扒小偷，控制着从广州、南京到汉口、北京、太原等铁路、公路线的扒窃生意。而且颇守帮规：各小帮扒到的贵重钱物需存放三天，无人找帮会讨要时才处理。当时，在三合会和青红帮怂恿下，南方有“江湘派”在江湖上兴风作浪，诈骗百姓钱财；北方有“一贯道”利用仙佛“扶乩”、“扶鸾”、“借窍”等迷信手段招摇撞骗，鱼肉人民，使这两大历史沿续百余年的江湖骗子和会道门，发展到民国时达到了顶峰。其中，“一贯道”各省道首都拼命勾结国民党官僚、豪绅及帝国主义分子，扩大势力。道首张光壁网罗吸收入道的，既有失意军阀、知名人士、巨商政客，如袁世凯财政部长周子齐、旧军阀潘矩楹、唐天喜等，又有国民党中许多特务、流氓、恶棍，曾使一贯道发展到“上千万之众”。后来，许多道首、道徒骨干成了卖国求荣的汉奸和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亦官亦匪相倚相托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早在清末民初，各帮会头目出于组织发展和个人政治投机的需要，就开始与统治者相勾结，亦官亦匪，狼狈为奸。当时，出类拔萃的要算青帮人物、红帮巨头徐宝山。他在扬州至苏北地区贩盐称霸，手下人马数万，贩私船700余艘，横行长江流域，清政府奈何他不得，便联络招安。徐宝山以帮会作后盾，与清廷讨价还价，赢得清廷青睐，最后谋得江南巡防营统领，带领帮会为朝廷效命，成为近代帮会政治投机获取高官厚禄的第一人。后来袁世凯称帝，他又摇身一变追随，被革命党暗杀。但进入民国后，青红帮头目都效法他投机政界，使帮会达到了“官匪一家”的鼎盛时期。

在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由于洪门各帮会同盟军对民国建立作出过卓越贡献，不仅洪门帮会成了国民党的挚友，而且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领袖人物也都加入了洪门，遂使帮会与政党融为一体。1927年，已窃取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北伐到达上海后，边勾结英、法帝国主义分子作后盾，边策动青红帮作先锋阴谋政变。他召集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杨庆山等流氓大亨密谋，以“中华共进会”名义调集大批流氓和帮会骨干，帮助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人武装和革命群众，并在全国反复“清党”，“宁肯错杀三千，不准放过一个人，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我党两名领袖遇害。蒋介石为答谢青红帮，特委任黄、张、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杨庆山为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侦缉处少将处长，担负武汉及长江上游“清党”之重任；若

干帮会头目流氓恶棍因屠杀共产党人有功而被委以国民党军政界要职，青红帮也就与国民党从此沆瀣一气了。

青红帮帮助蒋介石建立统治后，各个头目利用政治投机成功的优势，拼命发展组织，扩充势力。曾任过通海镇守使授上将军衔的青帮巨头张镜湖，倚仗蒋介石拜过“老太爷”，有恃无恐地发展“仁社”，大开香堂，广收门徒，其 3000 多门徒多在军政界居要职。象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陈佛生、蒋鼎文、陈铭枢等政要，均是他的得意门生。1936 年初，蒋介石对韩复榘利用“剿共”南京空虚之际阴谋内乱反蒋十分焦急，他知悉韩及其手下几位师长都是张镜湖的门徒，遂按青帮规矩尊请“张老太爷”出山调停，坚决表示“听从张老太爷的吩咐”，老巨头出马，才说服韩复榘、为蒋介石解除了危机。

黄金荣早年帮助过孙中山，且与几个大军阀关系过密，其家园“四教厅”悬挂四壁的尽是黎元洪、徐世昌等大军阀亲赠匾额，势力不谓不重。蒋介石与戴季陶在上海交易所作投机生意穷途潦倒之际，他将其收为门徒，不仅不要蒋的压贴利是钱，而且资助他去广州投靠孙中山，加上帮助蒋策动“四·一二”大屠杀又立新功，可谓如日中天。他抓住时机大力发展“荣社”，并同宋子文、孔祥熙、王柏龄、杨虎、戴季陶、蒋伯诚、褚宜民等国民党军政要人结为兄弟。为讨蒋介石欢心，他将早年徒弟拜师贴子送还给蒋，蒋介石为此在黄家花园赠一块“文行忠信”纪念碑。黄金荣做 80 大寿时，蒋介石亲自拜寿，黄让他行个鞠躬礼就行，蒋仍按青帮规矩跪下磕 3 个头。黄金荣以此为荣、到处炫耀：“蒋总统重礼厚义，我得蒋尊重乃一生之幸运！”

被青红帮誉为“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流氓大亨杜月笙，虽然在帮会辈份晚，发迹晚，且投靠黄金荣之初目不识丁，但后来居上，显赫非凡。他凭着勃勃野心和强烈的权势欲，工于心计，有一套独特处世手腕，利用帮蒋策反成功受重用之优势，成立起“恒社”，广收门徒。他不惜重金曲意奉承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同特务头子戴笠以及杨虎、陈希曾、范绍曾等要人结成拜把兄弟，对陈群、杨管北、后大椿、吴开元等著名党棍政客，或奉为门客，或收为门生；对章士钊、郑毓秀、杨云史、畅千里、秦联奎等一批政要和知名人士，均联络为座上宾。通过不择手段苦心钻营不到十年，便成了号令所有帮会、左右社会局势的“上海滩第一大亨”。仅从他举行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和作六十大寿之隆重场面看，可谓威风至极：一个帮会头子的家祠落成典礼，国民党中央政府及主席蒋介石竟派代表祝贺；宋子文、孔祥熙、吴铁城、何应钦等政要均派代表执祭；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以及日本驻沪总领事和驻军司令等众多外国头面人物登门道贺；各省主席、市长代表及各地帮会头子、各界头面人物 100 多人参加了典礼，连台大戏唱三天等，轰动了大江南北、被称为“上海开埠百年第一大出丧”！1947 年 8 月 30 日，杜月笙作六十大寿，蒋介石亲笔题写“嘉乐宜年”四个一尺大字，派专机送上祝寿；李宗仁、孙科、宋于文、孔祥熙、郑介民、章士钊等 100 余名国民党头面人物及院长、部长、各界名流联合在祝寿文上签名，将杜月笙吹捧上天；近万名宾客大朝拜，场面恢宏不亚于皇帝做寿，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了新闻专题片到处播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他倚仗权势搜刮民财也是空前绝后的，如“七·七事变”后，杜以组织抗战后援会为名，向工商界摊派募捐达 1000 多万元，大部分都入了他个人腰包，成为抗战时期发国难财的第一人！

相比之下，自比奉军“张大帅”的三大亨之一张啸林，尽管也有过近似黄、杜般的辉煌时期，但他认贼作父当汉奸，落了个可耻下场，张啸林信奉“有奶便是娘”，跻身上海滩流氓大亨行列，完全是靠流氓殴斗“打”出来的。他在与黄、杜合伙帮助蒋介石策反政变中立下赫赫战功，又与卢永祥等几个新军阀勾搭上，以“实业救国”之名大搞工商投机，搜刮了不少民财，一心谋取上海滩霸主不得志。1939年前后，张见黄隐居、杜去了香港，上海沦陷后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认为是称霸的好机会。他勾结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与土肥原密谋，投靠日军倚势称霸，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调集帮会门徒全力以赴为日军购运煤炭、大米、棉花等军需物资，成为日军忠实的大走狗。

1939年底，张啸林在日特怂恿下，阴谋建立浙江省伪政府，由他当省长，惹恼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多次派“76号”特务对其袭击，终于在1940年8月14日将其在日伪军森严壁垒中击毙。

尽管各帮会为蒋家王朝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出身青帮的蒋介石，对黑帮的德性最知底，一直采取又打又拉、“恩威并重”的方针。随着青红帮日益势大，一度形成“白天是国民党的天下，夜里是黑帮的天下”之势后，蒋介石惟恐黑帮势力发展过大会动摇其政权统治，曾几次下令取缔帮会，甚至扬言要杀几个帮会头子压一压嚣张气焰，以至几个流氓大亨气不过，几次刁难蒋介石，给其颜色看。后经戴笠出面斡旋，双方才相互妥协。由于各帮会与国民党有历史上这种特殊的渊缘关系，故而双方一直相倚相托，同呼吸，共命运，沉湎到1949年，随着蒋家王朝在大陆统治的土崩瓦解，各帮会组织也一同分崩离析了。

## 第一章 古今中外黑社会探源

### 现代黑帮已成为世界性的社会毒瘤

黑社会势力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有组织犯罪最高形式”，是一种“高质量的犯罪”方式，延续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较之历史上的反动帮会已有很大的发展与变化。在犯罪形式上，除垄断贩毒、拐卖人口、包赌包娼、强收保护费等传统的黑道行业外，在走私、抢劫、偷渡、袭击、枪杀、爆炸、绑架暗杀等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日益向恐怖组织演化，且带有一定的政治斗争色彩。在犯罪目标上，各国的黑帮组织都在极力发挥优势进行更大规模的政治投机：有的以经济实力作后盾，拼命向政府要害部门渗透，窃取要职；有的通过贿赂、恐吓、要挟等手段与政府官员结成同党，沆瀣一气；还有的运用帮会势力积极参与和控制社会竞选活动，或使帮会头目谋求议会席位，或采取打、砸、抢、烧、杀等暴力手段协助同党剪除异己等。通过成功的投机，直接控制商贸和企业，进行巨额“洗钱”或非法赚钱，介入合法经济活动，钳制政府的打击和限制，谋求组织和经济实力上的更大发展。在活动范围上，各黑帮组织早已打破了地区、行业和国度界限，有的是哪里经贸发达就向那里插足，有的是哪行易垄断赚钱就向那行伸手，有的是哪里有同党相

投联手作案就向那里大力扩展。据国际犯罪研究专家分析：洪门天地会及其变种“三合会”，现已成为世界上最秘密最庞大的“有组织犯罪黑帮”，其势力已遍及七大洲，西方世界称之为“黄皮肤黑手党”。远东刑事嫌疑犯资料显示：有 8000 余名参与谋杀、抢劫、贩毒、拐卖人口、伪造护照和信用卡的嫌疑犯，均是来自东南亚的“天地会”、“三合会”成员所为，1991 年以来，来自香港、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天地会”团伙，仅利用伪造信用卡犯罪，就使德国每年蒙受重大经济损失达 4500 万马克。

现代黑社会犯罪，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

国际犯罪研究专家们对现代黑社会形成的共识，有五大基本特征：一是有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庞大的犯罪组织与经费来源；二是集团内部有独特的行为、生活方式与准则，整个黑社会可视为一个亚文化群；三是集团的活动一般处于秘密状态之中，但在一定条件下有时能公开；四是集团之间犯罪活动有行业与地域的区别；五是集团行为与活动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寄生性和反社会性。各国帮会演化为黑社会势力的背景、内因条件千差万别，综观现代黑社会，有的是历史上的黑帮延续至今的；有的受历史黑帮影响，在现代适宜的土壤条件下滋生和发展起来的；也有的是历史上较小规模单一犯罪发展为现代组织庞大综合性犯罪黑帮的；还有些是政党或派别长期斗争的变种或衍生物。不管哪一种类，都是与现行社会规范相抵触而秘密存在的社会势力，都已成为危害各国秩序的社会毒瘤。

就现存于各国千余种黑帮社会势力看，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流传范围最广泛、组织最稳固、最庞大、犯罪活动最猖獗、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而发展的黑帮组织，主要有下列几大家：美国：三 K 党腥风血雨美国三 K 党虽然是个有着百余年血债史的帮会，但在现代黑社会舞台上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三 K 党是 KU--KL--UX--Klan 的简称，Ku--Klux 源于希腊语，意为圆圈，引申为帮会、集会；Klan 源于苏格兰部落，意为该组织创始人都是苏格兰后裔。

因三个字头都是 K，故人们习惯简称三 K 党，是 1866 年 5 月在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的普拉斯基地成立的。当时，美国南北战争刚结束不久，失败的南方联邦军队和奴隶主眼睁睁看着昔日数百万黑人奴隶翻身与白人平等，而且许多黑人占据了地方各级政府领导职位，十分仇恨眼红，遂秘密联络昔日奴隶主、退伍军官和对现实强烈不满的白人，成立起三 K 党，对他们视为眼中钉的黑人秘密实施报复行动。由于这种黑帮组织顺应了大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情绪，使他们在对黑人施暴中又重温昔日政治上和社会上享有的特权和地位，诱使大批白人纷纷加入，仅一年多时间，就发展会员几十万人。1867 年，三 K 党的大头目原南联军骑兵将领内森·福雷斯特将三 K 党组建成“南部无形帝国”，首脑叫“大巫”，下设大区、州、县，头目分别叫“大龙头”、“大头目”、“巨人”、“独眼龙”等。党旗为三 K 角形，黄底红边，上面绣着黑龙。党内有一套严格的帮规和暗号，使用黑话，党员姓名严守秘密，入党仪式一如中国的历史帮会，要宣誓永守秘密，效忠“无形帝国”。

三 K 党多在夜间进行集会和恐怖活动，会员身穿白色或黑色长袍，头上戴着蒙面的尖顶帽，只露出两只眼睛，效法苏格兰部落传统，举着燃烧的十字架。他们经常野蛮地对黑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私刑拷打、绑架、焚烧、枪杀和集体屠杀，成为美国种族主义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大批战后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利的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惨遭血腥杀戮。1871 年，美国

面对 50 余万三 K 党的嚣张气焰，不得不在国会通过《三 K 党法案》，取缔三 K 党，致使三 K 党被迫宣布自动解散。

1916 年，一批死心塌地的种族主义分子在威·丁西蒙斯领导下，在亚特兰大市重建三 K 党，并向商贸、企业、政界大力渗透，极力扩充经济和政治实力。发展到本世纪 20 年代，“三 K 党进入鼎盛时期，拥有党徒至少 500 万人，有 14 名三 K 党魁当选为国会参议员，有 11 人担任了地方州长，政府机关、法院、警察局等要害部门，都安插进了三 K 党骨干，许多政要人物乃至总统，也秘密加入了三 K 党；如当时的美国总统哈定以及后来当选为总统的杜鲁门，都秘密加入过三 K 党。三 K 党在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支撑下，对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及外国移民，开始了更加血腥的恐怖行动。仅 1920 年，三 K 党就私设公堂，秘密或公开残杀了 900 多名黑人。1921 年一天，在康明镇万余名白人围观下，三 K 党于光天化日下公然绞死了两名黑人，引起全国一片舆论哗然。后在联邦调查局强硬干涉下，三 K 党被迫收敛，转入地下。进入 60 年代，三 K 党再次活跃起来，希冀重温 20 年代的鼎盛辉煌。后在联邦政府实施《民权法案》中，三 K 党遭到 90% 以上的美国人厌恶和反对，迫于强大舆论压力，该党活动再次沉寂下来。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三 K 党在党魁“我们要武装起来”的号召下，在许多城镇建立军事训练基地，对党徒强化“游击战”之类训练，并通过非法经营筹措大量经费购买武器武装党徒，甚至向军队渗透势力，相继在公众场合制造了数百起暴力流血事件。

1979 年 11 月的一天，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为抗议三 K 党的暴行举行示威游行，突然遭数卡车全副武装的三 K 党徒枪击，造成 6 人死亡几十人受伤，1980 年初，在亚拉巴马州发生了数百名三 K 党向游行人群开枪射击事件；在切特诺加城，突然窜出一卡车三 K 党徒向黑人妇女扫射，伤亡 5 人……1984 年 7 月，第 23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洛杉矶市举行前夕，国际奥委会和多数有黑人和犹太人参加奥运会的国家，相继收到了美国三 K 党的恐吓信。信中用极端恐怖语言威胁道：我们准备在奥运会上向跑动的黑鬼射击，奥运会的火炬将把你们烧成灰烬！来吧，我们的款待将使你们永生难忘！信上均画有“无形帝国”的标志，连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收到了类似的恐吓信。尽管奥运会在严密的防范下没有发生暴力流血事件，但三 K 党的嚣张气焰却给世界各国人民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进入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美国三 K 党不断调整策略，在大力“洗钱”壮大经济实力的同时，边在国内青少年中培养接班人，边向国外频频插手。他们披着爱国主义和宗教的外衣，拍摄了一部《种族》纪录片，在青少年中大力播放宣传“白人优越论”；经常在青少年夜间集会的场所用摇滚乐演唱种族歧视歌曲，向学校和公园散发“无形帝国”荣耀的宣传品，向广大青少年灌输种族仇视思想，强化青少年“爱国就要恨黑鬼”、“维护‘无形帝国’的荣誉”等种族主义观念，引诱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加入三 K 党。一个时期内，中部、南部地区大批诸如“白色骄傲”、“浪漫暴力”、“白种雅利安运动”之类的三 K 党青少年组织，在三 K 党唆使下，经常侮辱、殴打、伤害黑人、犹太人及外国人，成为美国青少年犯罪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从 1987 年开始，三 K 党就在加拿大和西德设立三 K 党战线分部，仅在西德就发展三 K 党徒近千人，并同“霍夫曼军事体育小组”黑帮组织相勾结，制造了许多起暴力事件。同时，通过贩毒、洗钱等筹措了大量经费，同肯尼亚、坦桑尼



亚、赞比亚等国家一些政府官员秘密交易，企图颠覆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政权，后来虽被肯尼亚等国及时发现采取措施粉碎了三 K 党的阴谋，但是，三 K 党试图将血腥之手伸向世界各地制造恐怖活动的罪恶阴谋，已引起了广大爱好和平国家的高度警惕。

#### 意大利：黑手党臭名昭著

在西方社会，活动最悠久、渗透最广泛、犯罪斗争最凶残、家喻户晓臭名昭著的黑社会组织，要数意大利黑手党。西方各国一直把对付黑手党的手段摆在打击刑事犯罪的首要位置，然而，这伙起源于西西里岛的黑帮，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反复扫荡围剿，不仅没有根治，反而使其将黑手伸向了世界各地，至今仍在欧洲、美洲乃至亚洲的许多国家大肆进行绑架暗杀、敲诈勒索、爆炸抢劫、贩毒走私等罪恶活动。据国际刑事犯罪研究专家们估计：黑手党仅在意大利就有 500 多个派系，党徒十几万人，帮凶遍及政府、司法界乃至各行各业。至于渗透到外国的黑手党徒以及各国受其影响衍生的黑手党分子，不下百万之众。全球性的贩卖毒品和走私香烟活动，很大一部分被黑手党垄断着，仅意大利黑手党的年营业额就达数千亿美元，至少占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以上。黑手党的刑事和经济犯罪活动，在当今西方社会，可以说无所不能，黑手无处不在，以致人们称之为“流动的空气”、“社会的癌症”。

意大利黑手党最早起源于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当时，西西里岛的庄园庄主为巩固分封的园地，专门找些凶残暴戾、手段残忍、有犯罪前科的无业人员做看守庄园的打手，并赋予其武装和很大的权力、残暴地对付反抗的农奴，这些双手沾满了农奴鲜血的打手，在封建领地特殊的环境里，肆意妄为，杀人如麻，无恶不作，并与其它庄园的打手们联合结盟，共同对付大规模的反抗和起义。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残无人道的黑帮组织。意大利人称之为 Mafia（马菲亚），中文意译“黑手党”。发展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黑手党已成为无法无天的黑社会庞大组织，其势力不仅取代了庄园主，而且控制了地方权力机构，自称为“荣誉社会”、黑手党边扩大势力，边向各行各业插手，为达到掠夺、霸占之罪恶目的，大肆进行抢劫、焚烧、械斗、绑架、枪杀等活动，很快在各个行业出现了被黑手党垄断的帮派：如牧场派、租田派、保镖派、矿业派、码头派、屠宰肉市及面粉果品等派别，并由凶恶残暴、智勇过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充当首领，形成了黑手党家族。几个垄断同一行业的家族形成一个帮派，各帮派有自己严格的帮规和纪律，使用独特的暗语和黑话。各帮派内部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帮规会律有所差别，但小异大同，主要有：成员之间要互相帮助，一致对外，敢于以鲜血雪耻；各个成员均有责任保护和营救落入敌手的成员，根据首领意愿和要求，成员可采取绑架、敲诈、劫掠、烧杀等暴力手段达到目的，并有权分配行动所得的财物；成员加入组织世代相袭，为维护“荣誉社会”利益甘于牺牲个人和亲属，成员违犯规矩或向外泄露组织机密，一般情况在帮内执法机构处置，严重者从头目到一般成员都有权将其处死等。

随着城市的商贸兴隆和工业发达以及黑手党横征暴敛财富的积累，各黑手党派边在农村垄断，边将势力向城市渗透，并同上层官僚机构频频接触，在政府要害部门安插党徒，寻找帮凶。每当选举时，许多黑手党派别不惜采用贿赂和暴力手段，垄断地区选票，操纵局势，推举亲信上台。黑手党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但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大批亡命党徒，常被政客和

各政治集团所拉拢利用。如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就凭借黑手党的势力夺取了政权，并使大批黑手党分子混入了政界、军界、司法界，加入了法西斯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几乎所有的党派都渗透进了黑手党势力，连社会党和共产党内也混入了黑手党分子，至于工会、农会以及势力较大的政治力量派别中，大都有黑手党分子及其帮凶，从而使黑手党在历次战争和政治风云变幻中，一直左右逢源，为所欲为。

本世纪 50 年代以前为老黑手党时期，70 年代以来为新黑手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新老黑手党为了霸权利益，进行了长期的血腥争斗。新黑手党凭着受过严格的教育训练、年轻敢闯和广泛的国际联系，逐渐垄断了从中东到法国乃至美国的贩毒渠道。他们利用贩毒获得的巨额资金，在许多城市开办了汽车运输公司、建筑公司、水果、食品加工厂等“合法企业”。以此作掩护，进行更大规模的贩毒和走私。二战胜利后，美国联邦政府曾对黑手党进行过大规模的清洗，发现在美国包赌包娼、走私贩毒、绑架暗杀、无恶不作的骨干分子原籍大都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但他们组织严密，作案者老成不留痕迹，来无影，去无踪，警方很难人赃俱获，即使抓住一些，也都个个守口如瓶，只好将他们驱逐回意大利。然而，一次次清剿，一次次驱逐，美国的毒品走私不仅没有禁住，反而更加“生意兴荣。原来，黑手党经过长期钻研，已建立起十分严密、无孔不入的毒品加工、运输、销售网络。早已被黑手党控制的地中海一带的香烟走私渠道，一直是他们运输毒品的主渠道，他们将海洛因注藏于体积很大的烟草中，一直畅通无阻。后来，黑手党与法国马赛人竞争走私渠道大肆残杀法国人被曝光，遂改用其它渠道。他们先从土耳其、叙利亚、“金三角”中东地区购进大麻、罂粟、吗啡等原料或半成品，经走私船辗转到西西里岛黑手党大本营加工厂，加工提炼成海洛因，精心伪装在柑桔、蜡制水果、糖果糕点等食品中，然后通过合法或走私途径，向法国、德国毛爱尔兰、加拿大、美国等地运销。发展到 80 年代，黑手党在西西里岛起运毒品，两天后便出现在纽约市场上，其转运渠道之畅可想而知。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各国警方为对付黑手党，都相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美国纽约警察机构派乔·彼得罗西塔到西西里巴勒莫市调查黑手党被枪杀后，各国派出侦缉、追捕黑手党的警察，屡遭枪杀。80 年代初，意大利负责追查黑手党的宪兵副总司令达拉基耶萨中将、巴勒莫警察局拘捕队长蒙塔纳和卡萨拉相继遭枪杀后，再次震惊了意大利朝野。政府为此向巴勒莫市增派千余名宪兵和警察，对黑手党大本营进行了大规模清剿，终于在 1986 年 2 月将黑手党的大头子米凯莱·格雷科抓获归案，90 年代初，随着黑手党在西方各国警方的沉重打击和审查工作的深入，其内幕经常见诸报端。据法国社会科学研究分析，仅黑手党从西西里岛地下加工厂运出的海洛因，创收就达 45 万亿里拉，折合 400 多亿美元。意大利内部提供的材料说明，黑手党目前活跃在法国、德国、美国的骨干分子，至少在 12000 至 25000 人之间，但所垄断的毒品市场收入却是惊人的，都几近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光“我们的事业”黑手党派，年营业额就达 1200 亿美元。

专家们一致认为：在西方社会铲除黑手党，还是个遥遥无期的未知数。

此外，南美哥伦比亚新崛起的麦德林贩毒集团又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个集团发展于 70 年代，当时哥伦比亚正发生经济危机，因人民生活贫困，在美国毒品市场需求的诱发下，逐步形成以麦德林为中心的卡尔德贩毒集

团。后来发展成若干集团联盟，至今拥有 240 多个大毒巢和 2 万多名毒品贩子，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凶恶、最有钱的毒品王国。他们以武装暴力贩运毒品起家，拥有一支 3000 多人的精锐武装部队护毒贩毒，在麦德林地区层层设卡防卫，设立“禁地”，全球闻名的大毒巢埃斯科瓦尔就是这里的“皇帝”。他委任举世闻名的特级杀手慕尼奥斯担任总指挥官，把 3000 多名武装分子训练成了世界一流的“敢死队”员，同时，配备了极强大的火力，拥有武装直升飞机 20 余架，炮艇 10 余艘，装甲车、坦克十余辆以及现代化的轻武器，公然与政府军警对抗，致使该地区政府武装也不敢贸然进入其禁地。这个集团基本控制着美国 80% 的毒品销售市场，每年获利 300 多亿美元。对阻碍查缉他们贩运毒品的人，不论阻力多大，他们都派人进行绑架暗杀。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麦德林集团近 10 年来已绑架暗杀各国高级政府官员、法官、警察、记者 400 多人。

1993 年，哥伦比亚政府迫于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压力，在美国支持下，组织强大军事力量对麦德林地区围剿。经过半年多的军事较量，政府军损失惨重，指挥官及政府首脑多次遭麦德林集团恐怖和袭击，最终虽击毙了 6 个为首大毒巢中的 3 个，摧毁了麦德林基地，但下落不明几个大毒巢仍在外围轮番向政府军发动攻势。特别是大毒巢埃斯科瓦尔自首后，关押在他自己指定的麦德林地区内由四座别墅组成的“监狱”内，但仍在狱中指挥骨干分子进攻政府军。政府首脑闻讯后，准备将他押到正式监狱中，不料，尚未行动，埃斯科瓦尔即带领 6 名骨干分子逃离监狱。当他得知美国政府因哥伦比亚政府接受麦德林集团条件，在议会通过“不引渡贩毒犯”的法案后，美国准备采取武装绑架的形式，到哥伦比亚抓捕埃斯科瓦尔及其他毒巢，埃斯科瓦尔当即向美国政府宣称：“如果美国深入前来绑架，我必将派人去美国绑架美国官员作人质……”由此可见，麦德林贩毒集团的确是令美国及其盟国最怵头而又无奈的超级黑社会组织。

日本：暴力团横行无忌

在东方“社会”堪与西方黑手党“媲美”的黑帮，日本暴力团算是个主角。这个由日本德川时期的赌博团伙演化而成的黑社会组织，经过百余年的屡次扫荡围剿，犹如“扑不灭的火焰”，越烧越旺，发展到六十年代初鼎盛时期，团伙成员达 20 多万人，分为“稻川会”、“住吉联合会”、“山口组”三大帮派体系。至今仍在日本黑社会舞台上唱主角的，是“山口组”和“稻川会”，团伙成员虽经六十年代初大扫荡锐减，但仍达 10 多万人。其黑手遍及大部分府、县多种行业，垄断着走私、贩毒、赌场、妓院、夜总会乃至绑架暗杀、敲诈劫掠等黑道行业。据日本法务省提供的资料表明：现在的暴力团成员，基本人人都拥有武器及现代化作案工具，日本本土发生的暴力案件，有很大一部分是暴力团成员所为，每年刑事犯罪案件达五六万起之多。

暴力团横行无忌的后盾，来自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警方乃至政府官员的苟合。赌博业早在明治天皇 40 年代就颁布法律严厉查处，课以重罚，但历经百余年查禁仍昌盛不衰。暴力团各帮派大都是垄断旅馆、餐饮、娱乐行业的巨头，利用咖啡厅、茶庄、酒吧、饭店、夜总会等场所聚赌捞钱，得天独厚。而高收入、高消费的大众市民，也乐于到这些场所消遣，于是，在这些公共场所掩盖下的地下赌场如雨后春笋。警方对此之所以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来，暴力团成员个个都是亡命徒，只要不在辖区公开闹事，警察懒

得管；二来，各个地盘上的霸主都重视向管理机构渗透，地下赌博聚敛的巨额利润，“分红”都少不了警方那份“厚礼”。这种警匪一家沆瀣一气的勾当，秘密活动了若干年，直到 80 年代初“野仲篁事件”被披露，警方才不得不收敛。当时，原大阪府警察本部港署巡查部长野仲篁指使部下掩护黑社会组织利用电子游戏机大肆聚赌，并向业主索钱被检察官查获。警视厅迫于舆论压力，把将近 40 名警官解职，成为日本警方的一大丑闻。

八十年代末，在中国一浪高一浪的“出国热”大潮中，许多自费到日本留学或利用假结洋婚出国的女青年屡屡被骗案件见诸报端，再次使日本暴力团拐骗东南亚妇女的丑闻公诸于世。上海某公司两名实习的女大学生李某和白某，天生丽质，却被一个自称日本某跨国公司经理高岛哄下了水。高岛主动为她俩作经济担保人，引诱她俩去日本自费留学，两人东借西凑 3 万多元交上介绍费，随五十多岁的高岛飞渡东洋。结果，李某和白某相继被高岛玩弄后，卖给了三流妓院，每天被迫接客二十多次，折磨三个多月侥幸逃出魔窟时，已是人鬼不分，精神失常。原来，高岛是山口组中一个专门往来东南亚拐卖妇女的老手，每年从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等地拐卖妇女到日本卖淫不下三十人，而拐回一人至少赚 40 至 50 万日元。

九十年代初，日本东映公司拍摄于“稻川会”总裁稻川角三半生经历电影《修罗之群》，被警方指控“美化暴力组织”，使暴力团插手演艺界的丑闻又大曝光。原来，自 1967 年开始，日本警方对“山口组”、“稻川会”等黑帮大举扫荡后，明令禁止暴力团体在公共设施举办公演等活动，而早在 1958 年就创立了“神户艺能社”的山口组长田冈一雄依然我行我素。他指使东映公司不仅把美化自己的《第三代袭名》搬上了银幕，而且控制了一批具有高卸名度的艺能公司和明星艺人。如果哪位艺人想出名或顺当地登台，必须事先带着钱物到山口组或稻川会等头目家中“拜码头”，否则，在演唱会上就不断有人喝倒彩或殴斗闹事。如果肯与暴力团合作，不仅有人主动当保镖，而且帮你推销入场券或唱片，把你捧得大红大紫。演艺界盛传：“如果没有山口组的控制与力捧，美空云雀就不可能混上当代‘歌唱女王’的地位。”日本警视厅暴力团对策官深山健男指出：稻川会已秘密组织新春联欢会 10 多年了，每年都有一批知名影星捧场。黑道力量不只渗透在演艺界，在整个社会都是棘手的难题。

据东京警视厅侦查本部提供的资料表明：暴力团三大帮派每年通过犯罪活动获利至少在 1.8 至 2 兆日元，而全日本国家每年的防务费，还不到 3 兆日元！暴力团的经济实力和犯罪能最由此可想而知。

台湾：众黑帮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1949 年全国解放，随着蒋家王朝在大陆的覆灭，各种反动帮会迅速被人民政府取缔。

逃到台湾的洪门天地会、三合会、青红帮等旧帮会骨干分子，倚仗同国民党历史上的渊源关系，有的跻身政、军界，钻营权势；有的同当地帮会联合开山堂，扩大组织，操纵地方选举；有的向工商、企业界渗透，以发展经济实力为主，成为“合法经济人”；还有些过去与台湾黑帮关系较好的继续联合重操旧业，包赌包娼，走私贩毒，垄断餐饮、娱乐业等。但是，大多数旧黑帮分子注重与党国“同呼吸、共命运”，持积极合作态度，不大进行严重暴力性破坏活动。而垄断台湾黑社会舞台的，却是受历史黑帮影响，于当地滋生发展起来的新黑帮。新黑帮较之历史黑帮犯罪更趋现代化：既包赌

包娼、走私贩毒、染指多种行业，又比较讲究“斗争”策略，尽量“合法化”；既打打杀杀，争地盘称霸，又注重联盟合纵，以强凌弱，“大鱼吃小鱼”；既在台湾岛半隐蔽半公开活动，又千方百计同国际黑帮组织挂勾联合，跨海“经营”犯罪国际化。尽管新黑帮从数量上不过 60 多个帮会 20 多万人，但他们都拥枪自重，经济实力雄厚，作案手段高科技化，其左右局势能量非同小可，以致连警方也不得不承认：“国府只能管辖白天，夜间是黑社会的天下！”40 多年来，大大小小 60 多个黑帮组织，一直在明争暗斗，逞霸争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常在黑社会舞台上唱主角的主要是竹联帮、四海帮、大湖帮、七贤帮、西北帮等黑帮组织。

在台北，竹联帮与四海帮进行了长期争夺战。竹联帮成立于 1956 年 6 月。与时，“中和帮”帮主孙德培因与另一帮火，开枪了死了一个名叫周天送的少年，震惊了台北，警方将中和帮十几名骨干逮捕法办，致使该帮势力重挫。中和帮另一头目赵宁决计“另起炉灶”，指挥余党到处联络拉拢常在台北街头打架斗殴的青少年学生，网络近 200 人，汇集到永和镇竹林路竹林中，以“竹联”命名成立了“竹联帮”。早期竹联帮成员大多是军眷子弟和在校初、高中不良生，顽劣放荡，生性好斗。该帮定有简单的帮规及联络代号，模仿洪门组织建帮，规定不设帮主，分设堂口主要活动目标是对付外校学生，敲诈勒索水果店主、三轮车夫、小巴司机的钱财。竹联帮活动没几年，便遇上了劲敌“四海帮”。四海帮于 1957 年 5 月在台湾大学校园内成立，以台北市四海篮球队“四海”为帮名，40 多名骨干成员均是大学一二年级富豪子弟。他们倚仗年龄、家庭及社会优势，很快称霸西门町、台大、北商一带，并在古亭区、水源地一带与竹联帮抢夺地盘、争雄逞霸较上了劲。四海帮为制限对手，联合文山、三环等帮派，大力围剿竹联帮；而竹联帮则通过绑架、偷袭、酷刑等手段力挫对方。对方几十年来势不两立，由小到大发展组织，展开了一系列械斗，作了许多震惊台湾乃至世界的大案，一直争斗至今。

在台中，“大湖帮”吞并“十三鹰帮”称雄。大湖帮正式成立于 1961 年。当时，在台中市中心区一带，流散着许多自台湾光复以来就以当私娼寮打手、流氓、无赖为生的地痞恶棍。大流氓头子张龙辉效法青帮旧制，联络 13 名把兄弟，将这类地痞流氓纠合起来，以“共御外人、互不侵犯”为宗旨，成立了“大湖帮”。大湖帮以收取各种“保护费”为主要经济来源，他们凭借凶狠残暴的手段，向各个应召站、宾馆、饭店、酒吧、夜总会等提供“保护”收费，并为一些重要人物当“保镖”，同时垄断着以麻将、四色牌为主的“文物”和以扑克、牌九为主的“武潮”，大肆聚赌收取抽头，他们倚仗聚敛的巨额钱财和恶势力，经常染指演艺界，争夺工程招标等行业，并同地缘接近的“十三鹰帮”争夺台中南地盘和行业利益，双方大动于戈，一直刀光剑影血战到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大湖帮为彻底击败对手，帮主苦心设计一骗局，以谈判为名，邀请“十三鹰帮”吴帮主在一中间地带协商解决冲突事宜。吴帮主信以为真，只带几名随从前往，结果陷入大湖帮重围，吴帮主被生擒后剁掉手脚废弃污水沟。

大湖帮乘势围剿“十三鹰帮”，将其吞并，从此称雄台中及台中南一带。发展到 1984 年“一清专案”前夕，大湖帮在林金铭主持下，进入鼎盛时期，辖区大小帮派均俯首称臣。

他们不仅垄断着赌场娼寮、餐饮娱乐业，连政府基建等重点工程也被

其操纵。市中政府建房地产开发总署大厦公开招标，林帮主事先以强硬手段挟迫所有参加招标的厂商支持他招标，又暗中与政府发包方密谋，将底价定为 1000 万元，以 750 万元为招标价，林以低价拿到手以高价抛出，从中大发了横财，其它商家敢怒不敢言，大湖帮在台中左右局势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台南，七贤帮、西北帮、三山国王庙帮打杀争霸战云稠。

以充当特种营业保镖发展起来的七贤帮，在美军驻台期间进入鼎盛时期。一些与美军关系密切的政府官员、财团大亨，为保全性命和势力，不惜出巨资雇佣七贤帮当保镖，七贤帮借助军、政、商势力，一度雄居台南黑帮“霸主”地位，很快垄断了所有赌场，他们开设的“天九赌潮，规模之宏大，服务之周全、输赢赌资之巨，曾蜚声中外。赌场分文、武两部，文部负责找凯子（有钱人），武部负责把风、讨赌债，并有专人记帐、倒茶水、开车接送、提供妓女性服务及色情媒介等。场内备有巨额现金供借贷，抽头按台面大小决定，一场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元。后来迫于警方“扫荡”压力，大武场纷纷转入以麻将为赌具的“文潮，入场可不带现金，输赢记帐，但收债手段狠毒，许多赌徒赖帐，有的被整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有的被斩手剁脚，甚至丧命。七贤帮发展到七十年代中期，内部分裂出沙仔地一帮与之争雄，为争钱财、地盘互相厮杀，互有损伤。早在两帮纷争之初，有些鬼猾角头便退出另起炉灶。以吴守雄为首的“猪灶帮”和以龚书清为首的“斧头帮”悄悄兴起，以高雄运河为界，为争夺两岸妓院生意又拉开了战幕。两帮挤杀数年后，为了共同利益，歃血为盟，结成了“西北帮”，共同经营高雄运河沿岸妓院生意。后来，积于旧怨和新利之争，龚书清派杀手将吴守雄枪杀，他也因案发而被判处死刑。接任的两帮首领郑传心和李慧昌，仍面和人不和，最后相互迫杀，一个成了“十大枪击要犯”，一个成了“疯狂杀手”饮弹自荆就在七贤帮和西北帮闹内江大伤元气之际，在左营、楠梓地区崛起了“三山国王庙帮”。该帮成员大都是来自郊区的青少年，最初靠开职业赌尝索取保护费、专为人讨债为业。当该帮在高雄火车站、新兴区、前金区等地建成“根据地”后，便大肆买卖军火，拥枪自重，并吸引大批青少年入帮，与另一新兴的“城隍庙帮”接连展开了枪战。1979 年，双方在高雄市大桥和公路上公然进行枪战；血雨腥风密布台南，被美国警匪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大肆播放，一时国际舆论哗然。“三山国王庙帮”声威大振后，公然插手娱乐业、歌舞厅，染指演艺界。

他们派出插入演艺界的黑手，由小武行升为大武行，后竟纷纷以“制片人”面目出现，左右着演艺人员，将片酬的一半至三分之二吞食，如有不从者，就要遭暗算。著名歌星高凌风在“蓝宝石歌厅”演出时挨了冷枪，就因“不买帐”所致。台湾警方资料显示：每年演艺界发生十至二十余起凶杀报复案件，大部与黑社会操纵有关。

黑帮岛内受挫，拼命向外渗透扩展

进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台湾各黑帮组织为夺地盘、争利益，纷纷买卖军火，拥枪自重。最早由台南流行的“钢笔手枪”、左轮枪、猪枪发展到高级军用间谍枪，诸如杀伤力极强的“乌兹”冲锋枪、德制带灭音瞄准器“华尔斯枪”，美国左右轮手枪、意大利高级“白郎宁”手枪、毒液枪、卡宾枪等杀手们惯用的特制枪，被军火商纷纷运销到台湾黑帮手中。各帮一遇纷争冲突，马上亮枪拼杀，友帮遇难，马上就用火力支援，从而使宝岛成

了黑帮真刀实枪大战的演兵场！迫于岛内舆论压力、台湾警方不得不组织些“扫黑”行动,影响较大的是“一清专案”。

1984年11月12日,台湾警方从500多名黑帮骨干中列出110余名首领角头,调集大批警力,以台北为重点,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扫黑”行动,一举抓捕120余名黑帮头目,使岛内黑道风声鹤唳,黑帮分子四处藏匿。一段时期,岛内社会治安稳定下来了,但过了不久,收捕的黑首领们大都释放出狱。

逃匿的又纷纷回了老巢,黑社会再次笑傲江湖,令岛民们瞠目咋舌!直到“江南命案”震惊中外,才使世人大悟过来:“警匪一家”、“政府与黑道沆瀣一气”,在台湾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

1984年8月14日,号称“天下第一”帮的竹联帮首领陈启礼,被台湾情报局汪局长、胡副局长、陈处长请到阳明山训练中心,委派他带领助手吴敦、董桂森等人赴美国,刺杀党国“叛徒”刘宜良。刘宜良本是台湾当局在政工干校培养了几十年的优秀将才,可他熟知了台湾当局内幕,不甘心为当局效力,遂退出政坛定居美国。他以作家“江南”的笔名,写了一本《蒋经国传》,揭露了台湾当局统治的黑暗内幕,并有斥责蒋经国之占论。该书出版后,轰动世坛,惹恼了台湾当局,情报局奉命追究,再三权衡,将重任交给了竹联帮。此时的竹联帮,在“白狼”张安乐、“灰鸭”柳茂川等角头扶植下,已发展成人多势众、财大气粗、雄霸宝岛、跨海联网的“天下第一黑帮”。在台湾,他们与日本黑社会“山口组”联手,建立了“香港恒升国际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在美国、加拿大等地,至少有20多个堂口数千名成员,经营着现代化公司,豪华气派,均实现电脑化,经营期货等生意,可左右当地金融市场各堂口除配备先进的武器外,还有武装突击队。在台湾情报局支持下,建有训练各种打手和杀手的“训练营”,每三个月就有一批竹联帮骨干到此受训,其武装攻击能力一次可抵一个现代化加强营。正是基于这种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陈启礼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赴美国公开杀害知名人士的任务。

1984年9月15日,陈启礼以中华民国情报局情报员的身份,编号730063,同“鬼见愁”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一行奔赴美国旧金山大理市,潜入一座紧靠太平洋海岸悬崖上的私寓车库中,朝毫无防备的刘宜良连开三枪。陈启礼一行作完案返回台湾时,情报局三处处长陈虎门到机场迎接至天府餐厅接风洗尘,当场奖赏4万美元,并许诺改日加封重酬。然而,陈启礼一行尚未喝完庆功酒,美国新闻界便将“江南命案”向全世界曝光,美国检察院接连向台湾当局发出了拘捕状。台湾情报局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不得不将陈启礼、吴敦抓捕入狱。董桂森躲避暗杀迫害,逃离台湾,由菲律宾至巴西落网,被美国政府引渡到纽约,由联邦法院审判。在美国坐镇的张安乐等竹联帮首领十多人均遭逮捕,并缴获了一大批先进的机枪、冲锋枪、手枪、弹药等。随着美国对“江南命案”的审理和联邦调查局“卧底”侦查,使竹联帮内幕大白于天下。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士李亦安以《骇人听闻的竹联帮内幕》一文披露:竹联帮在陈启礼领导下已分成四大支派,仅台湾就有28个堂口,每个堂口二三百人,多至八百多人,现有成员至少15000人,但真正数目连警察局也搞不清,其势力已基本控制整个台湾,包括政府、警察乃至情报局等重要部门。竹联帮在国外发展已具相当规模,成员除亚洲人外,尚有白人、黑人及

墨西哥人。他们在菲律宾拥有一座岛屿作“中转站”，把大批现代化武器、毒品运进台湾，又从台湾将受训的竹联帮分子运往世界各地。在香港、新加坡、泰国、日本、南非、中美洲、非洲等地，都设有堂口，仅在美国，党徒就遍布旧金山、洛杉矶、休士顿、纽约等各大城市。竹联帮的发展规划是：倚仗台湾当局和国际黑社会支持，“建立全球性的组织”。老奸巨猾的首领陈启礼，作案前将台湾情报局给他的指令制作了两盒录音带，此带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开后，使竹联帮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阴谋昭然于世。原来，台湾情报局此次派陈启礼一行杀害刘宜良，酬金是 25 万美元，而其它条件是：当局命他以竹联帮控制整个黑社会，并集中力量在香港和美国发展堂口，大力加强同中国大陆一些高干子弟、重要部门的来往，全力向大陆渗透。把美国作跳板、把香港作基地，将竹联帮势力扩展到中国大陆，全面发展势力，以达到像控制台湾那样控制大陆，颠覆共产党现政权，实现其反共复国的“最高政治目标”。这绝不是空口许愿，1989 年北京“六四”事件前后，一大批台湾黑帮分子插手制造混乱，以及近年来查破的一系列跨国犯罪集团常与台湾黑帮有关，就足以说明台湾当局的良苦用心，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香港：黑社会活动近似公开化、国际化香港黑社会组织作为国际化黑社会势力之一，历史较为悠久。最早追溯到明末清初，洪门天地会、三合会、青红帮等历史帮会，都在香港没有分支堂口，在反清复明、反英国殖民地统治乃至辛亥革命中，都有重大举动，早在 1845 年，港英政府就颁布了《压制黑社会及其他秘密会社之条例》。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的黑社会组织纷纷逃往台湾、东南亚地区，香港便成了黑社会组织最大的集散地，曾一度发展到 300 多个组织。警方虽经 30 多年“扫黑”，黑社会势力却依然此消彼长，而且跨地区、跨海跨国发展，犯罪活动更加国际化。据香港警方 90 年代初公布的数据显示：依据社团条例或公司条例注册的三合会、14K、新义安、和字系等组织近 60 个，成员 20 多万人，但实际数字还不知超过多少倍！当今活跃在香港乃至国际黑社会舞台上的黑帮，主要有“四大家族”——三合会大家族经久不衰。香港现代黑社会，追根溯源大部归属在三合会门下。警方资料显示：依据社团条例注册的三合会组织 50 多个，包括 14K 合会各个独立分支，80 年代中期，香港《中报》曾连载一篇特稿，题为《香港三合会及有组织罪案内幕》，比较详细准确地披露了三合会的真面目。三合会大部分成员组织部在数千人以上，也有少部分组织会员仅百余名。传统的洪门入会仪式仍为众多三合会组织所采用，也有少数三合会人会资格简单的，诸如由资深的老会员介绍并念诵一些普通三合会诗句即为会员的。组织规模较大的三合会大都遵循洪门规矩，组织完善，会员俗守 36 条誓词中的主要条款。会中通常没有一个有影响力 and 高层职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设主席、司库等职；主席即堂主，司库负责全会财政，收取各分支会员的利是钱和应付各项开支。中央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下属有组织的犯罪行为进行指挥与控制，并在各分支会员牵扯诸如地盘利益等纠纷对出面调停，各三合会组织通常一年或两年举行一次“合法”选举，选出主席、司库、中央委员会有关职位。三合会成员的来源，主要由街头帮匪中的人升充的，而街头帮匪前身大都来自青少年帮匪。青少年帮匪通常由十六七岁以下的青少年组成，并由年纪较大的学生或退学学生所控制，采取一些与三合会无关的称号，诸如“麦当劳帮”、“北角帮”等。青少年帮匪首领通常由三合会成员担任，部分青少



年成年或找到好职业后，活动渐少并脱离帮匪，而自愿追随首领者，便参与三合会活动，成为马前卒，这便是三合会所称的“挂蓝灯笼”，相当于见习三合会员，这些人经过简单入会仪式即加入街头帮匪，通常由一些老会员统领，受有组织罪案集团所利用，参与集体打斗，欺凌弱小，踢青少年入会、恐吓、敲诈、勒索他人金钱等。

他们在靠“拳头”暴力打出“天下”后，便升充为三合会骨干成员，步入职业化黑帮，从而使三合会“人才”来源源源不断。

#### 14K 新潮一族独占鳌头

有关 14K 的传闻颇多，比较详细确切的报道当属新加坡《联合晚报》1984 年 11 月发表的李林题为《九龙城之瘤——香港大黑帮“14K”》。14K 的崛起，早在 1949 年春。当时，中共大军即将攻入华南，两广地区风声鹤唳，国民党军统局长毛人凤密令第二处加紧联络两广各洪门组织联合抵抗，并委派大特务、黑道角头葛绍皇在广州设“洪发山”，重建“内八堂”，为 14K 崛起奠定了初基。1949 年 4 月下旬，14K 在广州市西关宝华路“开堂立舵”，正式取名 14K，一是开堂地点在宝华路 14K 号，二是加一 K 字，意为纯正坚硬，K 是 KARAT 的缩写，自视为“洪门正统”，招牌响亮可与金比。14K 以“洪发山、忠义堂、珠江水、白云香”作山头诀，以附合洪门开堂传统“山”、“堂”、“水”、“香”之规，同时，将洪门原宗旨“反清复明”改为“反共复国”，使该帮一开堂便充满着依厚的政治色彩。

葛绍皇开堂不久，中共大军攻入华南，他便率各堂香主及骨干逃往香港，以“猛龙过江”之势强压“地头蛇”。于是，14K 同当地洪门各帮展开了长达 40 多年的磨擦和火并，并在斗争风云中不断扩充壮大。尽管葛绍皇 50 年代初归对台湾不久去世，但国民党当局一直暗中支持 14K，使该帮肆无忌惮，活动猖獗，终于导致了 1956 年 10 月 8 日，14K 在控制的数千个居民点组织庆祝国民党 10 月 10 日国庆“双十节”，把一批“青天白日满地红”纸旗和浆糊强行摊派到各居民手中，要求在双十节全张挂起来。因这种行动历来被港英政府所禁止，所以，10 月 9 日上午，当政府职员李某在清除纸旗垃圾时，与 14K 成员发生了纠纷。几十名 14K 成员聚集起来围攻追打李某，致使围观闹事者越聚越多，14K 混水摸鱼，乘机制造骚乱，到处随手打人，砸东西，洗劫焚烧车辆、商店、工厂、学校、工会等。国民党局抓住这一时机，立即派人到港九现场鼓动，指挥 14K 挂起注目臂章，公开制造动乱，致使全港到处出现一帮帮红了眼的 14K 分子，四处袭击政府机构，烧杀掳掠，奸抢殴斗，连瑞士领事夫人也未幸免。暴乱第二天，港英警方向伦敦求救，英政府颁布了紧急戒严令，并派出陆军进港镇压，才平息了暴乱。尽管“双十节”暴动“导致死伤 400 多人，300 多家工厂、商店、学校被捣毁，直接经济损失 3000 多万美元，且港英政府紧急成立了“反黑调查科”，但 14K 却由此一举扬名天下。

14K 声威大振后，大肆招兵买马，扩展阵容，发展到 60 年代初，其党徒包括“挂蓝灯笼”在内，已达 8 万之众。从 70 年代开始，14K 开始向海外进军，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欧美各国的唐人街及东南亚各地。1973 年后，日本发现了 14K 组织；在澳门黑帮中，14K 成为最强硬派；在荷兰、南韩及东南亚毒品市场上，14K 成了重要操纵力量，14K 内部也发展为 45 个分支，又称“堆”；主要的有信字堆，意为忠信；孝子堆，意为孝道；德字堆，意为道德；毅字堆，意为坚毅；健字堆，意为坚毅强健；义胜堂，意为正义胜

利堂口等。同时，与国际黑社会“杀手党”相呼应，成立了由沙胆雄领导的“杀手党”。1978年6月，沙胆雄指使“杀手党”利用港澳两宗寻仇，制造了又一起震惊中外的“澳门葡京大血案”。另外，14K还专门训练了一支“12K金钗”女子别动队，由女梟陈燕率领11名“美女蛇”杀手，巧使美人计“钓鱼”，曾大闹九龙城，截劫毒梟毒品，陷害某社团长等，打杀劫掠，无所不为，被誉为世界黑社会大舞台上的“一大景观”。

#### 新义安成为后来居上之劲旅

一新义安又叫潮州帮，源自1866年在万安成立的潮州鹤佬帮。1919年万安帮分裂，义安帮另开山堂，并于1921年用“义安工商总会”名义在香港华民政务司注册，1947年注册被取消后，改为新义安至今。1953年，新义安大龙头向前因涉嫌政治问题被解出香港，该帮一度涣散，又成立起敬义、义群、大好彩等分支。后经新龙头力撮，发展到80年代，组织结构相当完善，设有4虎10杰，并在各主要地区设有“坐馆”等。

1980年4月1日，香港《华侨日报》披露：警方于3月29日开始，在长期侦查的基础上，调集大批警员，采取了号称自1956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扫黑”行动，将50余名新义安“坐馆”、“红棍”、“白纸扇”一类头领及骨干拘捕，并缴获一批现代化武器及黑帮文件。据警方审查分析，原次于14K的新义安，近年势力已发展到与其争雄地步，成员近8万人。1994年1月8日，香港警方再次发动庞大的“扫黑”行动，一举逮捕新义安14名头领。警方由此推测出：新义安已发展到8至10万会员，超过14K而执黑社会牛耳。在香港7000多间食肆、娱乐所乃至1050余辆小巴士中，均有新义安会员插手，每年从这里榨取不义之财至少1亿港元。由此可见，新义安已成为一支后来居上之劲旅。

#### 和字系发展如雨后春笋

和字系原成立于1846年。当时，部分洪门散兵游勇弟子聚集在香港中环的和记客栈，以此为据点成立起和字系帮会。

此后，广拉落魄失意黑帮街痞入会，形成一个较松散的帮会，有本事的角头便另开山堂，自立门户，到60年代初，已扩展为30多个堂口，人员达5万之众。比较有影响的组织有：和合图，又叫合桃、硬壳，于1908年从和字系分离出来的；和胜和，也叫胜和，系1930年从和合图中分离出来的一支少壮派，后来发展为香港黑社会中一支强悍力量；和安乐，又叫汽水、水房，于1934年自立门户，取名于30年代香港一种名气较大的汽水，垄断汽水行业至60年代；和胜义，由和字系中几个角头开山堂，拢罗建筑、打铁工人，于1937年成立的；和胜堂，由和字系分支1933年在香港西区、海傍、上环一带，召集失业工人成立的；和义堂，由和字系中角头1940年在香港坚尼地城组织小商贩成立的；和利群，由和字系分支收拢地痞、无业游民于1940年成立的。另外，成立较晚的和合桃、胜和百等帮会，成员大都来自青少年帮匪和街头帮匪，训练有素，无所不为，发展到80年代，均成为和字系中之劲旅。现在，和字系分支机构遍布全港，且入会仪式简单，新会员只需交出一部分利是钱给保家，并发誓跟随角头大佬卖命即可成为会员，因此，该帮具有大众化，发展既普及又迅猛，往往一夜之间生出几个分支来，可谓而后春笋。

除上述四大家族外，在香港黑社会舞台上不时显山露水的，还有同字系，包括同新和、同群英、联乐堂、联公乐等10余个分支；全字系，有全

一志、全合群、全叙英等 10 多个分会；联英社，有联飞英、联鸿英、联桃英、联顺堂等分支；广字系，有广盛、广洪、广联盛等分支；以及粤东、东联社、义同天等黑帮组织。许多帮会组织都不按社团条例注册，连警方也搞不清全港究竟有多少个帮会组织。

#### 香港黑社会经营之道

香港黑社会各帮派经营的行当，大都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既有较固定的地盘和区域，又进行行业垄断。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现代高科技的推广应用以及警方“扫黑”力度加大，各帮派不仅在经营范围上不断扩大，而且经营方式、方法、手段也不断更新变化，更加隐蔽、更加智能、更加现代化。据香港政府“扑灭罪行委员会”和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掌握的情况，对现代黑社会有组织罪案所用的定义，概括如下：“有组织罪案是持续和经常不断的刑事共谋，通过正当或卑劣、合法或非法手段从社会里攫取巨利。它是利用威吓和贪污手段而得以存在，它又利用种种法律漏洞，使能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法律制裁。

在现实方面，有组织罪案集团要手下严格纪律，要手下卖命去作奸犯科，而集团首脑通常都置身事外，逍遥法外”。

这个由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扑灭罪行委员会”的专家们下的上述定义，实际是对香港黑社会经营之道的高度概括和浓缩。当由此定义透析开来就会发现；黑社会组织不仅经营范围广的令人咋舌，而且方法、手段令人眼花缭乱，触目惊心。

从宏观上看，主要有下列一些方面——

#### 色情活动

黑社会各帮派主要垄断着卖淫和色情电影、录影带、影碟及刊物等。大多数低级夜总会、按摩院、一凤楼、桑拿浴以及提供妓女的公寓和俗称的“鱼蛋档”等色情场所，都被黑帮所控制，但提供资金及组织者，常以几个中间人来掩饰身份，很难查证背后是何集团。而传播色情的场所，设备日益先进，如用遥控录影机，透过一连串放大器，将画面传送至远距离的影剧院或客房电视中。利用“姑爷仔”引诱少女卖淫，也是各黑帮惯用的手法，从事这类职业的“姑爷仔”，仅港九地区就不下 10 万人之多。活动公开化、组织最庞大的当数 14K。“姑爷仔”有的扮富家子弟，有的扮书院学生，也有扮白领阶层的，偶尔也有扮穷光蛋的，五花八门。“姑爷仔”物色少女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在学校、工厂、商场等处所认识的，有在派对中认识的，有通过亲朋好友中介认识的，更多的则是萍水相逢，在旅途中一见如故的。

“姑爷仔”无不使尽浑身解数投少女所好，千方百计将少女诱入柔情蜜意之圈套，玩弄一番后，有的被贩卖，多数被介绍到色情场所作帮会的摇钱树；如每次卖淫收嫖客 150 港元，卖春女至多得 40 元。少数容貌气质及才能出众的少女，帮会将加以培植，将她弄进娱乐圈子，造就成大红大紫的影星、歌星，然后长期控制，成为帮会的大摇钱树。如前几年名噪一时自杀的影星白小曼，便是这类牺牲品。

#### 贩毒

各黑帮均参与贩毒，并且以此作为帮会收入的重要项目。

一是参与国际贩毒，利用香港与世界各地便利快捷的通联条件，通过各国网点，操纵毒品市场。二是在港九地区坊间街头贩毒，通常由小贩身带若干小包毒品售送给熟识的顾客。

但近年警方在街头扫毒行动加剧，小贩们便仅带一点点样品在街头坊间寻找顾客，而大量散装毒品则分散在若干不同地方存放，瘾君子们在小贩那里品尝样品付款后，便获告知前往某处找某人领取毒品。活动在街头或坊间的小毒贩，大多是年轻的黑帮“挂蓝灯笼”一类成员，以及与这些帮匪成员过往甚密的人。据警方估计，大的帮会集团仅在港九地区，每天贩毒生意额就达 10 万港元以上；三合会每年仅出售毒品一项，牟利超过 1 亿港元。

#### 赌博或非法投注

赌博是各黑帮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大集团年收入都以数千万至亿计。当今营业的赌博，主要两种形式：非法赌场和外围投注。非法赌场的保安措施十分严密，而且备有几处地方，遇有情况随时转移。赌客只要在深夜营业的酒楼、舞厅等地伫候，就有专车来接送他们去赌场。通常设赌老板在场内，但遇到警方突击搜查，便由帮会中低级分子挺身而出，自称是赌场主持人，而且在赌桌上仅摆少数钱款，大量赌资在场外暗中交割。外围投注是八九十年代一种新兴的非法赌博形式，由于警方的干扰，这种赌博已变成极复杂的作业。许多大集团据悉以马场作为行动基地，若干外围人士利用小型发报机将投注发射出去，便有人将投注传送到接收中心。接收中心均有严密的预防措施，如用高科技通信手段将电话由一处转到另一处，以及用无线电话将投注由香港转到驻在澳门的外围人士那里。这种外围投注，既可有效地改变计算机的派彩倍率，避免警方侦破，又可使帮内人摸不清大型计划操纵在哪位首领手里，仅知道其中几个单线联系的普通会员。即便到了法庭上，也供不出多少实情，致使法官见到的人证物证，不过是这场大型赌博活动中一个小环节的一小部分而已。

#### 放高利贷和收债

这也是各黑帮获取巨利的一种惯用手段。放高利贷者大多与非法赌博联合作业，有些集团住在澳门放贷，派人押着债务人返回香港收钱。有的集团则借助依法成立的财务公司，公开放收高利贷；也有些三三两两的小集团游动放贷，但款额不大，不过数千元而已；还有些放高科贷者专门对付那些细小但有体面的商人因生意一时周转不灵而求助借贷者，公然在当地报章上刊登广告招徕生意。各黑帮操纵的赌场，大都提倡赌赊帐，当赌徒输了钱，便立刻成为放高利贷者的服务对象。而收债外围人士便由此跟踪而至，自然不会按法律途径追债的，多以非法手段，或威胁或恫吓，或使用暴力，勒索胁迫对方还钱，否则，轻者让你倾家荡产，重者肢残身亡，报章上每年都登载若干此类案例。可见，放高利贷者、赌赊帐和收债外围人士是沆瀣一气的，大都是同一个黑帮集团的成员联合作业的。

#### 勒索保护费

各黑帮集团在其控制的区域和行业中，对各个小业主、小老板、小商贩们，均勒索收取一定的保护费，通常交上保护费，其它帮派就不敢来找麻烦，否则，事端不断，难以安业立命。凡不是由帮会开设的夜总会，必遭人索取保护费，老板只有高薪雇佣街头帮匪坐镇，才可避免蓄意打架斗殴事件发生。在市区和农村的小型店铺、业主们，除平时缴纳保护费外，每到农历新年，都会收到一些免费赠送的桃花，但必须给送花人奉上一封大利是钱，否则，这年就过不安生。对于资产大的商贾，黑帮勒索保护费的手段更“高明”。比如搞建筑的承建商，若不听黑帮恐吓交保护费，其建筑机器设备可能很快遭人破坏，损失将是几十万元以上。下一步接着是街头帮匪与承建商

接触，劝喻他们雇佣看更人，制止这种破坏行为。承建商付钱后，往往见不到看更人，但机器设备不再遭破坏了。再一种策略，就是胁迫承建商聘用黑帮推荐的工人，虽然实际露面的工人不多，但要支付若干工人的工资。实际上，这种工人都是与黑帮一体并为之操纵的，他们向承建商索取的高额工资，还要交给黑帮一部分。而承建商为了保证在合约最后期限内竣工，只好就范聘用，否则，损失就大了。

#### 走私诈骗

香港政府“扑灭罪行委员会”早就指出：本港多年来的汽车失窃、电气货品和若干违禁物品屡屡偷运出境，据悉大都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所为。特别大陆开放后，各帮派纷纷深入内地，以考察投资环境、洽谈业务项目为名，物色走私搭挡。他们内外勾结，先是从日本、东南亚，然后是美国、南韩、台湾等大批倒货在香港中转，向大陆走私高级轿车、香烟、洋酒及家电产品。随着走私品种扩大和数量剧增，以及摸清了大陆走私分子大搞假冒伪劣的底细后，便大肆回收旧车改装，拣“洋垃圾”翻新向大陆转卖，发展到近些年干脆在海上现制作现出售，速度之快，数量之大，为国际黑社会舞台上所罕见。警方估计，每年香港据悉各黑帮向大陆走私汽车、家电、烟酒等发巨财不下几十亿港元。近年在警方查办的白领罪案中，还发现了若干诈骗和仿造罪案，多系黑帮所为，而且是借助行贿和威吓等手段进行的。供应身份证和旅游证件的黑帮，与供应伪造银行本票和支票的集团互有联系；而海外的黑帮分支网点也遥相呼应，使这些伪造的本票和支票得以在世界各地流通使用。至于利用信用卡诈骗的案件更是屡见不鲜，尤其在经营夜总会及零售业务中极为普遍。

#### 广泛经营合法或近似合法的业务

##### 并确立垄断权

进入八九十年代，随着香港现代法制文明建设的进步和回归祖国日期迫近，众多黑帮组织纷纷用不择手段聚敛的金钱收购合法企业以及投资若干类生意业务，并竭力在一些合法业务和近乎合法业务中确立垄断权。当然，一些新集团要在一些新行业中取得垄断权，不仅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常有一连串的帮派火併？

据警方分析，当今至少在下列行业中，据悉都由帮会集团把持着垄断权——建筑业从政府发标大的城建项目到僭建寮屋区的居民小土石工程，获得行业垄断权的黑帮无不插手操纵。各工地承建商或工头，如不交保护费或把工程批给他们去“倒包”，不仅工地建筑器材被盗被毁，连工头人身安全也难保证。而僭建寮屋的居民，多是受教育较少的贫民，黑帮便登门为他们提供电力、食水等供应服务，如若不从，便会受到恐吓和威胁，也不敢向警方举报，只好乖乖地付出高昂的服务费，才免遭事端。

##### 装修业

不少三合会分子经营装修工程公司，或给予这类公司以财政资助；特别是那些获房屋主管机关认可的装修工程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常获得大利可图的装修工程合约，而三合会分子稍使手段便可坐收渔利。许多居者有其屋计划的屋村装修工作，也有赖于黑帮撑腰的公司在村内经营装修业务，因为非属帮会的商人未经垄断权者允许，不仅立不住脚，而且迫令他们离开，否则，就要难堪，甚至酿出事端来。

##### 运输业

若干公共小巴和专线小巴路线，据悉均被黑帮暗中操纵控制着。他们向这些线路上的司机加收入站费、月管理费、清洁费等，如果不缴这些费用，司机就会被赶出小巴系统无法经营，甚至其车子突然被砸毁。近年黑帮为了加强对运输业的“文明管理”，采取透过有关机构实施“掩护”，以商会的面目出现，迫令司机加缴部分钱入商会，并参与一些活动。司机焉敢不从？因为那样将招致殴打或停业，而司机们加缴的这笔费用，行内人说大都转嫁到了乘客身上。

#### 鱼肉菜农副产品市场

凡是规模较大的鱼市、肉市、菜栏、鸡鸭栏、农副产品市场，大都由帮会分子参与经营或操纵市场价格。对大多数固定摊位，黑帮都强迫提供非官方的“保安服务”，收取保护费。对欲进入市场的渔民、农民、菜农，黑帮大搞垄断收购，然后在批发市场上加价出售。

由于他们控制着市场货源主渠道，于是便随意哄抬和压低物价，欺行霸市。如若不听从他们的调度指挥，要么运不进、卖不出，要么遭偷盗、被哄抢，难以安心经营。

所以，大多数人只好忍气吞声，任其摆布，非官方干预，他们是不会收敛的。

#### 饮食业和公共娱乐场所

凡新开业的酒楼、餐馆、食肆等，无一例外要向帮会缴“一次性开业费”，而每月的经营费和保护费更是必不可少的。令业主们最头疼的是，黑帮不仅强迫性地为他们提供泊车等服务，而且常串通泊车服务员偷窃高级轿车，给他们招来麻烦。

经营娱乐场所的老板们，对黑帮更是敬若神明，凡没有黑帮插手的娱乐场所，老板得赶紧雇些街头帮匪为其坐镇，否则，随时可能引出事端来。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娱乐场所是由帮会直接拥有和管理的。特别一些麻雀馆和联谊会，大都已成为黑帮洗钱的主渠道，行外人士是很难涉足进去的。

除上述行业外，像黑帮操纵电影、电视制作业，通过扶植的影星控制影星合约、勒索外景队以及垄断海外发行权等，早已被新闻界“炒”得家喻户晓。1994年底、澳门格兰披治赛车期间，涉嫌黑社会大哥级人马的参赛车手陈耀兴深夜突遭暗杀，使黑帮涉足体坛的丑闻再次大曝光。据该罪案侦查负责人透露：黑帮入侵体坛由来已久，有证据说明主要在足球、赛车、武术拳击等领域。近年足球场上常发生两组为争执和球员间碰撞而殴斗、追打教练等暴力事件，多是由黑帮暗中唆使的、而令港民夜里闻之色变的“黑夜飞车”，更是由黑帮幕后操纵的非法赛车活动；每年底澳门赛车场上集结活动着一批目露凶光、污言秽语的“公仔佬”，便是佐证。最突出的是武术和拳击界，被称为三教九流龙蛇混杂。有些以开武馆为名，挂羊头卖狗肉，干些罪恶勾当，警方屡屡取缔过这类“武馆”、“健身会”。近年来，由于武馆声名狼藉，于是这些人在黑帮支持下又改头换面，搞开了拳馆，大倡自由搏击等项目，以搞比赛招徕学员，再次引起警方瞩目。1995年初，香港廉政公署高级官员、香港拳总主席徐家杰突然被革职，据内部人士透露，主要是与黑帮过从甚密，搞了些秘而不宣的勾当。

总之，当今香港的黑社会组织钻营范围之广、方法之多、手段之高，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程度。正如当局“扑灭罪行委员会”的专家们所说：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倘若警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很难发现的；因为他们都以业主、老板、公司职员甚至集团领导等“正人君子”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只有当他们秘密结社暗中活动搞出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或罪案时，才会露出其狰狞面目来。

## 第二章 境外黑社会乔装“登陆”

清剿扫除黑社会，是新生共和国的一大创举。几十年过去了，黑社会这个字眼，连同它依附的阶级基础，基本在大陆绝迹了，甚至年轻一代人都陌生的不知其为何物。按照大陆正统人的思维定势预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和国国度里，再出现黑社会犯罪，简直是天方夜谭！

孰料，国门刚刚打开不久，在举国瞩目的特区深圳市，接连发生了黑社会入境犯罪活动。此后，广东、福建、海南、上海、北京等省市，境外黑社会入境犯罪案例，陆续见诸报端。活生生的客观事实，无情地撕碎了人们的美好预言，人们禁不住惊呼——狼来了其实一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犯罪学家就提出了警告：“改革开放之后，要特别重视黑社会犯罪问题。”

理由很简单：黑社会毕竟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沉淀物，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一旦社会环境适宜，这种潜伏期很长的社会毒瘤，必然恶性发作，可以说，这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一个看得见的事实是：黑社会组织虽然被扫出大陆了，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组织还在发展，活动照常进行。既然中国大开国门，他们还会卷土重来。

1982年6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引起国人舆论哗然的消息：“美籍女教师莉莎·威克瑟，因窃取我国机密，触犯中国法律，于1982年5月28日被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威克瑟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无疑，在国门刚刚打开，刚从政治斗争旋涡中解放出来且对西方社会“刮目”的人们，对这条入境美女蛇的行径引起了极大兴趣，一时，成了众人桃色新闻的谈资。

其实，案情不太复杂：28岁的威克瑟是1980年6月从美国来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分校当英语教师的。她以西方美女特有的洒脱、靓丽和放浪，很快使周围一批高知识阶层人物着迷。于是，她打着“中美友协成员”名义，以特有的交际手腕和流畅的中国话到处交朋友，不久便有50多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对位高权重的人物，她主动献殷勤，为其翻译英文信件、当兼职秘书等，很快让“目标”臣服。某经济学家就是这样被她拉下水的，她利用为其翻译英文信件之机，先后窃取了我国二十多份内部机密材料。对那些色迷迷地想沾点洋腥臊味的人物，她更是如鱼得水，顺手牵来玩弄股掌之中。社科院研究生沈某是有妇之夫，且在攻关国家重要研究课题，但经不住威克瑟的洋味诱惑，很快沾上去且坠入情网。沈某日后交待说：“……从此以后，她就像个魔一样揪住了我的灵魂，她那诱人的身段、逗人的音容、奔放青春靓丽，撩拨得我吃不下，睡不安，引得我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威克瑟答应我，我就豁出去了，对她有求必应……”结果，沈

某为了满足私欲，不惜为威克瑟提供了《农业文献索引》、《农业经济情况》、《中国农村调查资料》及一些未定稿的研究资料和内部机密材料 30 余份。威克瑟的名义恋爱对象衣××，是经济学院颇有名气的高材生。尽管他也知道威克瑟与他每周两夜共枕狂欢的同时，毫无顾忌地与他人插空上床，但他不忌讳戴“绿帽子”，仍一在情深地恋她、追她，任她摆布，他与威克瑟上床欢娱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帮她整理出一至两份搜集到的机密材料。当威克瑟察觉到我安全情报部门开始注意她的不法行为时，衣××竟主动地为她转移机密材料 140 余份。更可悲的是，某成套设备局处级干部肖某，威克瑟仅赠给他一本英文小字典，赏给他一个虚情假意的亲吻，肖某竟迫不及待地以“赠送研究资料”为名，将一份党内绝密材料复印后送到了威克瑟的床上……威克瑟在被我国驱逐出境后不久，便在“自由世界”大造舆论，把中国的高知识阶层诬蔑的不堪入耳、她在恬不知耻地卖弄了一番自己的“色相勾引术”后，竟直言不讳地宣称：“……那里简直是不设防的城堡，既便是有防，在我美女神面前也不堪一击……”可惜，中国人大都在津津乐道地谈论这条美女蛇卑鄙的“下三路”，竟无多少人关注她来中国的真正目的。据国际刑警部门提供的资料：威克瑟是美国三 K 党家族成员，受美国中央情报部门专门训练派遣。

威克瑟间谍案只是一个信号，一个警告。随后而发生的一系列案件都充分说明，境外客商大批响应改革开放，涌进国门，绝不仅仅是旅游观光、洽谈项目、投资办企业——1983 年 3 月 29 日下午，在广州市面向海珠广场的广州宾馆七层楼外，突然悬挂出一幅宽半米、长 3 米，白底黑字赫然写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条幅。这在中国是政治大案，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和警方着实忙碌了一阵。结果，仅 6 小时就擒获了案犯何某某和林某某。初审，何、林二犯一口咬定是来自香港的客商，是到大陆考察投资环境的，各类证件材料也都齐全，无可挑剔。但随着审讯的步步深入，这两位客商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何某某是台湾驻香港“391 特务组”组长，林某某是组员，他们受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派遣，专门到大陆来摸“行情”的，计划首先在沿海布建情报网……1986 年，中国首次披露“412 特大贩毒案”。这是中国警方同国际刑警合作破获的首例跨国性贩毒案，缴获海洛因 100 多公斤！

此案供方和买方先期在曼谷共同策划，派人到昆明、德宏以旅游观光名义，作了长达 4 个月的观察才开始行动的。

为保险起见，缅北供方派人小批量走私入境，然后由泰国黑社会派出贩毒老手温某某从德宏到昆明中间接应；香港黑社会也派出老手戴某和余某某到昆明接货。尽管双方部署的天衣无缝，终于还是被中国警方根据国际刑警情报部门提供的信息查到了蛛丝马迹，在昆明将温某某、戴某、余某某为首的贩毒集团交货时一网打荆据温、戴犯供称：他们只不过是先探路，目的是打开“中国通道”，建立中缅运输线。

结果，此后破获的一系列贩毒案，无不证实了这一点。

1990 年，公安部协调指挥云南、广东、四川、甘肃等盛市公安机关联合侦察大半年破获的“8911”特大贩毒案，有 3 个各有分工的贩毒团伙，成员 40 多人。以“西昌人”为首的团伙，坐镇云南边境小城芒市。在边境线上布建据点，专门联络境外“明珠”、“双胞胎”等毒品经纪人，组织成批毒品入境；以甘肃“老道”为首的团伙，坐镇兰州，往来于成都，专门搞中间批发；组织中间储存和运输；以广东“小陈”为首的团伙，专门往返于香港，



接洽买主，负责与国际贩毒网“接轨”，进行毒品交易。由此形成了采购、贩运、销售、联络“一条龙”贩毒流水线。

1991年至1992年冬末春初，西安市破获了以陆玉然为首的26人特大贩毒团伙，查获海洛因80多公斤及汽车、摩托车、大哥大、BP机、刀具、枪械等物资一大宗。这个团伙长期以西安市的许多高档宾馆、饭店为活动阵地，从云南贩来毒品后，立即用电话和传呼机联系指挥各销售点负责人，约好接货时间、地点，然后乘自备汽车或摩托车分赴各销售点快速交易。其行动非常快捷、缜密，各个小头目均配有几个传呼机，根据不同的联络对象，使用不同的传呼号，一切强调快、准、密。

往往进货万多克，不到一天就分销完毕。据公安机关侦破组查证，仅陆玉然一人，自1989年以来，就在西安市直接销售海洛因4.2万克，获暴利百万元之巨！

1992年5月至8月，云南省警方根据公安部的部署要求，集中优势警力打了场“扫毒战”，在破获的一批贩毒案件中，有两宗大案可谓建国以来的“中国之最”：泰国黑社会“同盟军”首领杨茂安、杨克强父子，事先同香港毒枭订立购运海洛因合同后，将220件147公斤海洛因密封在“丰田”轿车夹层中。杨氏父子坐镇曼谷遥控指挥，由其亲信从云南临沧地区边关入境，直赴广州与香港毒枭派来的接应人交货，然后再公开到香港结算。尽管曼谷和香港两大毒枭自以为境外遥控指挥、过境假道运转万无一失，终究还是半途被中国警方查获，暴富美梦化为泡影。8月份、毗邻云南勐海县的境外黑社会“掸邦东部同盟军”同香港贩毒集团在缅甸订立购货合同后。

专门派出一个参谋长级的毒枭，组织一批精英，分散携带168公斤海洛因，从勐海县边境过关，奔赴深圳某宾馆交货。当遥控指挥的曼谷总部发觉入境人员已走漏风声后，顿觉不妙，急令香港派出已到深圳的接货人撤退。幸亏滇、粤警方联合侦查组反应快速，闻讯不到10分钟，就包围了深圳宾馆，将已溜到宾馆门口急急外逃的一伙接货的毒贩一举抓获。

云南，这个近年来已成为国际贩毒集团大举“登陆”的贩毒集散地，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已成为世界性警、匪关注的“热点地区”。云南边陲与缅、越、老三国毗邻，边境线长达4060公里，其中，中缅边境线1997公里；中越边境线1353公里；中老边境线710公里。境外，举世闻名的缅、老、泰“金三角”毒源地，已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毒品生产基地。进入八九十年代，世界性的“扫毒战”，迫使各大国际贩毒集团纷纷垂涎中国云南，将这里列为毒品过境销往欧美的主渠道。根据警方在云南近年来查获的4000多宗贩毒案分析，“金三角”毒品从云南入境的中国运输线，已基本形成三大路线：第一条线，从云南德宏入境，经保山、大理至昆明；第二条线，从西双版纳入境，经思茅至昆明；第三条线，从中越边界入境，经文山至昆明。昆明作为最大的中转站，又向外辐射出几条运输线：一条是经广东到香港，这是主渠道；一条是从厦门偷运到台湾；一条是绕道贵州、四川，转道西北地区出境，再就是转道上海、北京等地同国际航运贩毒线接轨。

毒品，杀人不见血的钢刀，世界性的瘟疫，以其巨额暴利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毒贩子不惜冒杀头之风险。以海洛因为例，在“金三角”一带，每公斤的批发价大约1万元人民币；入境运至昆明，每公斤就升至3至5万元人民币；运至广州，每公斤批发价就翻至10万元人民币；运到香港，每公斤批发价升到20余万港元；贩运到美国后，批发价猛增8至10倍，每公斤零

售价甚至高达 200 万美元；正是这种巨额暴利诱惑，刺激着贩毒集团不惜重金，不借流血代价，千方百计开辟“中国通道”。稍作一下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各贩毒集团投在开辟“中国通道”上的血本：以 1992 年为例，仅云南省就查获海洛因 4075 公斤，鸦片 1100 公斤；而印度，查获海洛因的最高年份约 2100 公斤；美国，查获海洛因的最高年份为 1300 公斤；香港，查获海洛因的最高年份为 470 公斤……这也正是“中国通道”的巨大诱惑。自 1989 年以后，在中缅、中越、中老边境一带的贩毒集团，都在拼命扩充实力，并形成了许多股强大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购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训练部队，形成“以毒养军，以军护毒”之势，个个都把进攻目标瞄向了“中国通道”！

狼来了，狼来了！共和国诞生后，我们宣传呼喊了几十年“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时刻磨刀霍霍，准备窜犯大陆”，但毕竟没见过多少境外敌人窜进来。然而今天，不管宣传不宣传，呼喊不呼喊，活生生的案例和黑社会分子，一批批地涌现在世人面前，不由你不惊呼：这回是真的狼来了！

台湾黑帮“登陆”不忘“宗旨”

台湾各个黑社会帮派，作为国民党大半个世纪以来又打又拉加以利用的“政治宠物”和惨胎，一直走着“亦官亦匪、相依相托”的发展道路，不谋而合地奉行着当局的“大陆政策”：从蒋介石时期的“七分敌后，三分敌前”，蒋经国时期的以大陆为主战场，我为支战潮到李登辉的“立足台湾、进取大陆”，万变不离其宗：“反共复国。”

大陆改革开放后，随着海峡两岸人民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与合作，以及“海协会”与“海基会”的斡旋和协调，海峡两岸几十年来紧张对峙的气氛逐步缓和，像过去台湾当局派遣特工人员偷渡大陆进行爆炸、暗杀、策反等恐怖活动，愈来愈遭到两岸人民的唾弃。于是，国民党“十三大”将“大陆政策”调整为“扩展‘台湾经验’，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发挥政经影响，争取大陆民心。”台湾当局“大陆工作会”主任萧昌乐则公开宣称：“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就是落实大陆政策。”于是，各帮会奋起响应当局号召、纷纷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然而，由各帮会操纵的一批批打着回大陆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等旗号的民主人士、民间团体，回到大陆后，是怎样支持大陆“民主运动”的呢？

在“民主运动”的背后

1986 年 12 月 29 日，南京鼓楼广场上人头攒动，接肩磨踵，人们争相聆听两名来自台湾的大学生演讲。这两名大学生眉清目秀，一派学者风度；他俩针对当时社会上群众议论纷纷的党内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侃侃而谈：“……由此可见，现行的制度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改革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制度……。”“改革仅靠大学生呼吁不行，各界有识之士要敢于站出来，联合协作起来，要使我们整个社会都动起来……”。这两名大学生精彩的演讲，吸引得听众越来越多。所到之处，倍受沿途商贩、学生及流动人员的声援，摸底细的人说，他俩是从甘肃、福建、河南、江苏一路游说而来的。此事引起了国家安全部门和警方的注意，经追踪调查，证实一个叫刘某某，一个叫何某某，在台湾绝非什么大学生，早期系黑帮分子，后加入“大陆工作会”。此番回大陆的政治演说鼓动，完全受命于国民党军事情报局。于是，警方遂在 1987 年 1 月将他俩及其同伙拘留审查。

1987 年 3 月的一天，在重庆山城电影院、枇杷山公园等公共娱乐场所，突然一夜之间，遍地飞舞起印刷精美的“反共”策反传单，直言不讳地号召

民众“开展武装斗争，中国民主之胜利才有希望，”武器来源，要从武装部、公安局、军营里去抢拿，官方警备并不太严，只要敢做就有成功之把握……云云，署名“西南民主运动武装工作队文宣组。”

这在中国大陆，属于政治大案，警方自然快速出动了大批警力围捕清查。结果，查来查去，抓获了一个由台湾“大陆工作会”组长柏某、副组长孙某某、交通员张某等骨干发展的境内成员张某某、谭某某等 10 余人的团伙，缴获了由台湾军事情报局配发的电台、手枪、子弹、药品、美元、印刷器材等物资一大宗。据柏某和孙某某交待：他们原是黑帮中的小头目，后经台湾军事情报局训练派遣。潜回大陆的主要任务是入境发展组织，以推动“民主运动”为名，扰乱社会秩序，制造动乱，乱中求生存、求发展，他们不仅在重庆秘密购买了高级印刷器材，印制散发了大量策反共产党的宣传品，而且已在四川、云南等地发展了一定数量死党……八十年代末，大陆“学潮”、“民运”风波乍起，政局一度紧张。台湾当局“大陆工作会”迅速作出反应，给各种途径入境大陆人员下达了“战略方针”和策略、任务：密切掌握大陆在政治、经济以及其它社会领域中随时出现的种种不稳定之迹象，及时运用各种方式“拓展工作”，多方面地访问大陆民众与中共政权者的关系，设法广泛地制造和扩大大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久而久之使大陆民众向“台湾思维”转化，以从根基上使中共政权逐步动摇和瓦解。

与此同时，“大陆工作会”组织印刷了大量多品种“心战品”，通过海漂、空漂、走私货船挟带、入境人员携带等多种途径向大陆输送。这些“心战品”，有的以海外某些民主团体名义出现，如“海外中国青年民主联合会”、“香港中国民主同盟会”等，有的冒名大陆民主运动组织，如“广州学生纪念‘四·五’暨‘五·四’活动指挥部”、“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盟”等；还有的直接伪造成大陆小报或地方报刊，把港、澳、台一些报刊上攻击诬蔑大陆现政权的文章加以剪辑、转载，大量印刷发行，诸如《泉州晚报》、《雷鸣》等报刊。1988 年 10 月至 1989 年 3 月，拉萨发生大规模骚乱之际，台湾“大陆工作会”组长高某某，率一个特务组潜伏在甘肃临夏自治州，频频向台湾发报，请求输送“心战武器”，“越多越快越有威力”。并报告了他们煽动拉萨骚乱的工作计划：“宣传舆论先导，聚集骨干参与，鼓动民众参加，迫使中共放弃四项原则。”

1989 年 4 月至 6 月，中国学潮迭起。台湾当局头脑发热。

以为“政治反攻”“业已获得国际广泛的肯定与大陆同胞的回响”，“反共复国之机来临”，连续召开中常会，国民党全会，发表一连串声明：“推翻共产暴政乃统一的先决条件”，并拟定了所谓“支持援助大陆民主运动举措”，指令一切入境人员要“超负荷加速运转”，“强力推进大陆民主化之进程”。于是，一批批台湾“大陆工作会”骨干精英，频频出现在大陆“学潮”潮头上“大陆工作会”骨干陈某，打着“中国民联”旗号，组织了震惊一时的“三十三人签名事件”。

上海国家安全局曝光“周某案”：周某于 1988 年出境，接受了台湾特务机关专门训练，潜回大陆后秘密发展了曹某某等 5 人特别工作组。大陆闹起学潮风波后，周某根据台湾军事情报局事先约定的“漏格密函”，（即明信中第 6 个字、第 8 个字……）依次拣出的字系密令内容，查获函为“把握现状，参加学运，回报成果”。周某据此发动力量参与闹学潮，煽动暴乱，被公安机关一举查获。

从 1989 年 5 月中旬起，“大陆工作会”组长王某某率领一班人马驻扎在天安门广场上，随时向台湾“自由中国之声”传报电讯，以“来自天安门的消息”向全世界播放；如“5 月 20 日，绝食团总指挥要向全世界宣布，天安门 20 万大学生将全体立即绝食……”“工自联”宣布：政府不在 24 小对内无条件接受学生的要求，从即日起举行全市工人总罢工……当一批批台湾“大陆工作会”派遣到大陆制造动乱的骨干被查获曝光后，连一贯抵赖的台湾当局也不得不表白辩解：“……我们确有一些工作人员进入大陆工作，但我们不能替中共证实他们所逮捕的是否为我敌后工作人员……”

#### 在投资经商的背后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台湾当局眼看过去年强力推行的一套“民主运动”措施渐渐失效，于是，立即调整“战略方针”，积极“顺应”大陆改革开放政策，打着回大陆经商、投资办企业的幌子，以公开掩护秘密，以合法遮盖非法，以“企业化”掩护“政治化”，支持怂恿大批黑帮向大陆发动了新的攻势——1991 年春天，仿佛是一夜之间，在海口市崛起了一座三星级大酒店——桃源酒店。大型 KTV，装饰豪华，灯红酒绿，美女如云，周密服务，天天“不夜城”。外商、华侨、客商大贾以及各路头面人物纷至沓来。很快成了海口市一大景观，以致当地人形成了请客聚会到桃源，否则就没派头、没面子的观念。后来，警方在扫黄查赌行动中发现，凡头面人物到桃源，非赌即吸全嫖娼，全市有名气的“三陪女郎”大都来此傍大款，桃源成了地地道道的“红灯区”。于是，警方组织优势警力突然治安大清查，一举抓获吸毒、赌博、嫖客和卖淫女数百名。随着审讯工作步步深入，“桃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承包桃源的朱总经理是来自台湾的黑帮头目，且听命于“大陆工作会”指令，他聘请当地黑道头目李某和张某为副总经理，边为其招呼生意，边与“四海帮”头目田某、“三环帮”堂口蒋某某密谋发展帮会组织，吸收当地一些屡经司法机关打击处理的地痞流氓为骨干，把桃源建成了黑帮据点。据查，全市当时发生的许多抢劫、强奸、贩毒、流氓滋扰等刑事大案，大都是从这个黑据点中密谋，然后有组织、有计划实施的。

九十年代初，南京市繁华地段崛起了一座“花都歌舞厅”，豪华气派，生意兴隆，热闹非凡。董事长韦某某、副董事长陈某某均来自台湾，另一副总经理袁某某来自泰国。开业之初，人们对台湾同胞回大陆来投资经商不忘炎黄子孙之根基甚为赞赏，但后来随着“花都”生意的不断扩展，有头脑的人看出不对劲了。警方发现，韦出入形影不离的保镖高某是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流氓头子；“花都”成立了一个保安队，从队长到队员几乎全是被打击处理的“两劳”释放解教人员亡命徒，据说是韦董事长专门花 10 万元雇佣来的；韦还出资 100 万元成立了一个“华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把刚刚劳教释放的戚某请来，任命为总经理，到处招摇撞骗。警方自然要作出反应，派出了精干力量秘密查访。结果发现，韦老板频频往来于广州、上海等地，原来是一批接一批地招收卖淫女郎，放在“花都”坐台，广交“头面人物”和一些社会上的地痞流氓，边淫乱边扩展“业务”。警方果断制定方案，对花都歌舞厅进行了突击查封，使一批流氓恶棍、嫖客娼妇不法之徒落网。随着审查工作扩展，发现这是一个南京建国以来罕见的特大黑帮集团。韦某某、陈某某都是台湾“四海帮”的头目，袁某某是从大陆偷渡到泰国后加入黑帮的。陈某某以花都歌舞厅为据点，流窜于无锡、丹阳、上海等地，以投资办

企业为名，大肆进行诈骗、贩卖假护照等活动。韦某某操纵两名保镖用境外假信用卡搞诈骗，已骗款 36 万元。袁某某以花都歌舞厅作掩护当“蛇头”，四处联络意欲出国人员，以引渡 1 人 5 至 8 万元不等价格，同泰国黑帮密切协作，已先后组织 5 批 21 人偷渡出境。

1993 年 9 月 30 日福建省公安厅刑侦处侦破组突然逮捕了一名来自美国的大老板黄某某。奇怪的是，美国警方闻讯后，专门向中国警方发来了致谢电，原来，黄某某是美国警方多年来下大本钱缉捕的“青龙帮”老大。黄某某本是台湾“竹联帮”中小头目，“江南命案”发生后，台湾警方迫于世界舆论压力，大扫“竹联帮”，黄某某逃到美国另立山头，成立了“青龙帮”，网络了一批落魄黑帮分子大肆进行刑事犯罪活动。迫于美国警方的追缉，黄某某于 1990 年来到中国，改头换面，以“中美国际贸易联合会有限公司”的名义，先后在福建、广东、云南、山东、北京等地开办了分公司。他以这些分公司为依托，广交朋友拉关系，到处投资入股，特别是港、澳、台来开办的合资企业，许多都有他的股份。名义上黄某某是个道貌岸然的跨国公司大老板，实际上，他跳跃在中国各个分公司间，遥控指挥着在美国的“青龙帮”频频活动，疯狂进行绑票、暗杀、敲诈勒索等活动，美国警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侦查，但对其欲擒无望，欲罢不甘，十分头疼。更为严重的是，黄某某通过在中国开办的一串公司作掩护，已同港、澳、台许多黑帮组织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并且大肆“洗钱”筹备了巨额资金，企图在中国大陆扩展地盘，一旦时机成熟，将其“青龙帮”总部迁到中国大陆“安家”，大显身手，重振当年黄金荣之雄风！

随着大陆警方对入境黑社会组织侦查力度加大，一伙又一伙来自台湾的黑帮分子触网，并且不断在各新闻媒体曝光——1993 年 8 月 6 日凌晨，厦门市“碧宫酒店大都会”KTV 包房内突然发生殴斗，一伙台湾商人和一伙厦门商人为抢占两名陪酒女郎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保安人员知道双方都大有来头，既不敢也无能加以制止，任其撕打摔砸，把个豪华包间砸得支离破碎。厦门一伙倚仗人多又是“地头蛇”，出手凶狠，把这些台湾人打得脸上、身上都是血，直到对方跪地求饶方才罢手，台湾人狼狈地撤离了 KTV 包房。占了上风的厦门人余兴未尽，还未来得及炫耀，突然，两名台湾来的枪手冲了上来，一人手持美制汤姆森手枪，一人持德制鲁格手枪，边向碧宫 KTV 包房冲锋边射击，打得厦门一伙人跳楼鼠窜。等警方闻讯赶到现场时，除了一滩滩血迹和弹壳外，人已跑得无影无踪。后经深入侦查获悉：这伙台湾人是“大湖帮”的“四九仔”，名义上是在厦门考察投资项，实际上带着职业枪手来摸行情，企图与当地黑帮争夺地盘。

1993 年，江苏在反腐败斗争中接到群众举报：无锡农科所合资开办的“展如保健品有限公司”是个“黑窝子”，一些县、镇领导干部为其当保护伞，使其肆无忌惮地搞诈骗、流氓淫乱活动。有关部门责成警方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展如保健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兰某某是来自台湾“中华民国事业促进会”的理事，实际上是“洪门天地会”的头目，他和另一名副总经理范某某在台湾一直进行走私、贩卖军火活动。他们到无锡投资办起“展如保健品有限公司”后，以此为据点作掩护，广交政府要员，拉拢一些要害部门人员到公司花天酒地享乐金钱美女，拜把子，拉关系，结党营私。他们甚至贸然“进军”南京，拉拢腐蚀党政干部，支持他们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活动。

出人意料的是，在一些政府官员“保护杀掩护下，他们竟迅速发展起了帮会组织，某县一名副县长和一名镇党委副书记已被其收买发展入会，一个封为“心腹”大哥，另一个封了“堂口老大”！

一段时间，海口市国宾大酒店兑换外币的黑市交易十分火爆：不论中外游客、商人华侨，还是内地小商贩，只要持有人民币，在这里可任意兑换美元、马克、台币、港币等外币，要多少有多少，兑换价都比黑市高几个百分点。此事引起了金融和公安部门的重视，分析有来历不明的大量外币，遂组织专案组追查。结果发现，总经理王某某系台湾“四海帮”头目“纸扇”，他以国宾大酒店为据点，大肆进行“洗黑钱”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已成为台港澳黑帮“洗钱”的主要场所之一。更严重的是，王在海口已开办了连锁歌舞厅、卡拉OK厅、电子游戏室，各厅均有伴舞女郎实行“三倍”，播放淫秽歌曲和录像带，进行卖淫嫖娼、色情赌博及吸毒贩毒活动。更出人意料的是，王竟然公开播放《中华民国颂》、《梅花》、《夕阳山外山》、《大中华》等反动歌曲，为台湾国民党政权极力歌功颂德。

据东南沿海省市警方提供的资料表明：九十年代后从台湾到大陆投资经商办企业的人员；许多人都有黑社会背景。从查获的大量制贩毒品、走私枪支、出售假护照、信用卡、假人民币等案件，基本以台湾来的黑帮分子为“主调”。福建省警方连续查获贩卖台湾走私入境的机制假人民币3个集团，抓获24名案犯，缴获假币1200余万元，其仿真度一般验钞机根本验不出来，基本达到以假乱真之程度，1993年在沿海查破4起特大制造“冰毒案”，摧毁制毒工场5处，缴获“冰毒”半成品200多公斤，全是台湾黑帮所为。更严重的是，被台湾警方通缉的“十大枪击要犯杨××陈××林××，均已潜入沿海一带，继续与台湾黑帮联络着，对不时跳出来进行犯罪活动；大陆警方追击紧时就出境，台湾警方追击紧时又潜回大陆，双方甚为挠头！

#### 黑社会“登陆”广角镜

如果架起高倍望远镜扫描境外黑社会分子流向的话，就能看到：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以港澳台为主流的各个黑社会组织，个个都张开了血盆大口，饿虎觅食般向中国大陆扑来；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非法的，空中，海上，陆地，集团的，单个的，冠冕堂皇的，偷偷摸摸的，车载的，船运的，机装的，货物夹裹的，渠道多元化，行动立体化，“登陆”全方位——福建。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同香港、澳门毗邻密联，在海外的华人、华侨800万之众，在港澳的福建人逾百万，80%以上台湾同胞的祖籍在福建，于是，这里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九十年代后，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缓和，经贸活动频繁，出入境人员基本是每年成倍地递增。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

环境优势，为境外黑社会分子出入活动带来了天赐良机。

据福建警方“反黑”部门提供的资料：截止1996年，经常出入福建省活动的境外黑社会组织已达几十个；主要活动地在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等城市。这些黑社会组织，基本都是打着探亲访友、投资经商办企业、组织海峡两岸联谊活动等名义渗透进来的，个个部有合法的、堂而皇之的董事长、总经理、企业家、专家学者、这师那师之类的桂冠，他们大都无拘无束地公开出入于党政部门和社交场合，许多人被新闻媒体“炒”得大红大紫。殊不知，他们以开办的公司、企业、娱乐场所为依托，暗地里都在干着发展组织、扩充实力、垄断行业、争霸地盘的勾当或密谋着各种犯罪活动。“14K”、

“新义安”、“福义兴”、“和胜和”、“新和帮”、“水房”、“和安乐”、“忠方堂”等十几个福建籍黑帮组织，凭着对原籍地理环境、乡情人缘熟悉的优势，大肆在亲友中传播黑社会组织的宗旨帮规、帮会优势，宣扬江湖义气，拉帮结派，发展组织。“14K”沙田地区的“纸扇”郭某某，入境不到三年，已在厦门等地设立了“14K分堂”。

“忠方堂”的“红棍”王某某在福州和福清市已发展成4个堂口分支，指挥各堂口网络地痞流氓入会，形成了一定势力。

福建警方从对查获的境外黑社会犯罪70余起罪案数百名骨干成员情况剖析发现：众多黑帮分子入境后，利用初步建立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拼命插足金融、企业、房地产等部门，千方百计在政府和执法部门找“靠山”，建立保护伞与台湾当局有瓜葛的黑帮分子，则大力迎合大陆的政治号召和现行政策，广泛结交党政军干部，刺探中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资料。更多的黑帮分子则是采用黑社会惯用的犯罪方式和手段，从境外输入先进的枪支、交通、通讯、电子化工等高科技犯罪工具，秘密与当地黑道分子相互勾结，进行各种犯罪活动。澳门来的黑帮头子刘某，在莆田市涵江区秘密网罗了一批“两劳”释放解教人员，加以培训，先后持枪抢劫赌尝绑架勒索个体户和侨属，作案30余起，抢劫10万余美元及大宗物品。

广东。警方一份“扫黑”资料显示：广东省10年内已打掉境外黑社会组织几十个；取缔当地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300多个，抓获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分子1500余名……另据广东警方最新透露：现纳入警方视线的境外黑社会组织，主要涉及香港的“14K”、“水房”、“新义安”、“和胜和”，澳门的“14K”、“和胜义”，台湾的“天道盟”、“竹联帮”、“四海帮”，日本的“山口组”等黑社会组织。境外黑社会组织前赴后继疯狂“登陆”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一斑。

八十年代，境外黑社会渗透到广东，主要活动在深圳市、珠海市、珠江三角洲地区。进入九十年代，黑社会组织已基本渗透到了各个城区，连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也陆续发现了港澳黑社会组织的犯罪活动，随着各个黑帮组织争相渗透发展，多数帮派已倚仗各自优势划范围，争地盘，而且，各黑帮间经常为争夺势力和地盘大打出手，进行“黑吃黑”火併。

“14K”的“红棍”黄某某、“草鞋”孙某某投资在惠阳建起了“建龙山庄”酒楼。以此为据点，网络30余名地痞流氓为“马仔”，充当其先锋。后来闹内讧，孙某某又承包了“威威大酒店歌舞厅”，开设了新据点，招兵买马，抢占地盘。双方几经火併，最后联合进行犯罪活动，狼狈为奸。

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天然资源的开发，经贸活动的繁荣，使海南成为世界瞩目的又一块“大肥肉”。随着中外客商纷至沓来，东南亚各黑帮组织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据海南警方调查资料显示：海南经济特区建立以来，已发现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犯罪活动主要是：台湾的“竹联帮”、“四海帮”、“三环帮”，香港澳门的“14K”、“和胜和”、“新义安”、“和胜义”、“越南帮”、“大圈仔”等帮派。与其他省市不同的是，“进军”海南的各个黑帮组织，基本是响应中国政府“开发建设新海南”的号召，打着投资办公司、建厂办企业的名义，以显赫合法的身份开进海南的。比如“越南帮”冯帮主，以“香港琼威发展有限公司”总裁的身份，在一位省政府要员的陪同下，前呼后拥来到海南考察投资项目。冯帮主转了一圈，当即拍板在海口市滨海大道购地兴建“滨海公园”，开办了高档的“昌隆大酒店”，并下令属下分公司

冯堂主和欧阳堂主分别开设了“昌盛”、“盛昌”两座大酒店。

顿时，《海南日报》、《海口晚报》、盛市电台、电视台对冯帮主一行的重大举措大篇幅、大场景、全视角地连续报道，一阵把冯帮主“炒”得红了南半天，以致当地人一段时间形成了“言必称冯”之势！

进入海南的各个黑帮组织，多数都由该帮中层以上头目为主，有智有谋，财大气横，势力雄厚，每人至少办一个公司，开一个企业，有的人开办四五个公司和企业，而且大多数开办的是娱乐业、酒店和贸易公司。如“新义安”的头目曾某某以公司为据点，请来一些党政干部吃喝玩乐，不惜用重金和美女连续请请请，送送送，直到一些领导干部下水。某领导干部被其抓住把柄后，只好违心地答应了对方便出借“车牌”的条件。曾老板据此进行走私汽车犯罪活动，先后走私运送高级轿车 100 多辆倒卖到内地牟取暴利，最后席卷巨额资金而去！

在海南省党政机关反腐败清理整顿中，有这样一部分干部丢了乌纱帽，甚至成了阶下囚。

上海。上海作为历史上黑社会活动的大舞台，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龙头”，世界瞩目的国际性大都市，自然也是世界各地黑社会组织进攻的“主战潮”。可以说，上海在“扫黑”斗争中采取的措施最早，查控力度最大，成果自然也是丰硕的。由于上海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第二大中心的缘故，也由于我国政府多从政治影响方面考虑的因素，上海警方至今尚未全面对外公布这多年来查破的入境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情况。

根据目前上海警方原则披露的情况看，像台湾的“竹联帮”、“四海帮”、“莹桥帮”、港澳地区的“新义安”、“和胜和”、“14K”、“三合会”等主要黑社会帮派，都不同程度地渗透进上海进行了犯罪活动。不过，从警方 1993 年公布破获的“四海帮”渗透活动案中，不难想象其它黑帮渗透到上海活动之规模。

1993 年，上海警方“反黑”侦破组成功地抓获了台湾“四海帮”海外联络部部长张彼得一行。警方坚持政策瓦解，加大审查力度，迫使“张部长”供述：“四海帮”总部七位核心“山主”，除留守一位坐镇台湾外，其余六位各带一支人马，已纷纷潜入上海，目的是考察当今上海的社会环境，布建网点，发展组织，计划在适当的时机，将总部迁到上海“安营扎寨”。为此，他们已在广州、厦门、青岛等沿海城市设立了联络站，派遣了联络员，并在上海派遣了“海外部长”，为把台湾总部迁到上海做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工作。另据“张部长”交待：总部几次开会研究，为达长期占据上海大舞台之战略目的，必乘大陆改革开放之时机，积极应和中共之政治主张，开通多种渠道，以多种方式投资，建立永久性网点，重点目标是酒吧、舞厅、卡拉 OK 厅、饭店、旅馆、夜总会、打靶场游乐场等第三产业。计划筹集到雄厚资金后，参与上海股票经营，进而操纵和控制股票市场，增强经济实力，吸引世界各个黑帮组织特别是贩毒集团到上海进行“洗钱”活动！

张彼得“部长”的交待，着实震惊了有关部门的领导。警方据此迅速调集优势警力，对“四海帮”涉足的第三产业和各联络站采取闪电行动大清查，使一大批刚刚立足的“四海帮”骨干分子纷纷落网。落网人员中，有些是从台湾负案在逃或越狱潜逃的骨干，潜入上海后改名换姓，租房娶妻，立足生根成了“新上海人”。这种黑帮分子虽不口台湾去，但不时出入境去香港、澳门、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地进行串联，为落实其“总部”指令而



奔忙。有的同当地地痞流氓相勾结，手上掌握着几十名暗娼当“应召女郎”，随叫随到，在许多娱乐场所都形成了招嫖卖淫流氓犯罪活动的网络。也有的专门利用境外关系走私进口淫秽录像带、鱼报、药物等，与地摊小商贩配合默契，形成批发倒卖淫秽物品的暗网。还有的暗设赌场或吸毒室，拉拢外来客商消遣，从中抽头聚资，许多黑帮分子在当地建立了较有影响的地盘和势力，成了新上海滩上的“大哥大”！

北京。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既是境外黑社会组织垂涎的“天府乐园”，也是中国军警保卫守护的首要目标。随着政府“反黑”宣传力度加大和一些典型案例陆续披露，人们日益意识到，北京的“反黑”斗争形势也是不容乐观的。从警方披露的下列这些典型案例中，足见境外黑社会渗透活动之猖獗——1993年5月29日，4名福建人持北京市外事办公室颁发的因公普通出国护照去美国考察，而且都是打着北京市平谷县某工商总公司的经理、技师等名义，遂引起了警方怀疑，立即扣留审查。随着深入侦查发现，原来这是又一个境内外勾结“偷梁换柱”组织偷引渡特大犯罪团伙。“蛇头”美籍华侨蒋××，系美国“青龙带”的小头目，在北京市开着“皮包公司”作掩护，委托“道”上的不法分子联络，结识了平谷县某工商总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王XX和副总经理郭××，以同该公司合资办企业并负责提供该公司人员免费出国考察为条件，要求这家公司负责解决11名出国人员的护照问题，如果办成的话，先为该公司一名领导干部免费提供到美国考察旅游。如此优厚的条件，果然打动了平谷县某工商总公司的两位经理，王、郭遂按照国家政府机关办理因公出国证件的程序，为11名福建人办理了去美国考察的因公普通出国护照。遗憾的是，警方发现并扣留住这4名福建人时，先期办理的7人已经偷渡出境了！这种境外黑社会“蛇头”以同国内厂家合资办企业为名，堂而皇之地办理因公出国考察手续进行偷渡的手段，在一段时间内很难察觉和控制，国内一些诈骗、走私、投机倒把犯罪分子，多是通过这种渠道混出国门的。

相对来说，境外黑社会组织与国内一些商贸、企业、公司不法分子勾结进行的走私犯罪活动，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危害更大。美国洛杉矶汽车有限公司戴董事长，据悉是黑社会组织的一个小头目。他在美国成批量购买了高级轿车后，租用美国乐天发展有限公司在天津港的商业保税库，将轿车成批运到天津保税库储存。然后通过北京京宝石化总公司王副董事长和该公司办公室的张主任，打着利用外资办合资企业的旗号，向海关申请进口轿车免税待遇，以合法手续入关后，在国内公开倒卖，牟取暴利。结果，蒙混过关，顺利销售，屡屡得逞，整个走私贩私过程形成了购买、运输、储存、进关、销售“一条龙”。

1993年6月，警方根据举报、调集警力查封了这条“黑线”，当场查获高级轿车19辆，价值1000余万元！

1993年，山东的威海、烟台、青岛汽车大走私，震惊了中央领导。由中纪委、监察部、公检法等部门联合组成的专案班子进驻胶东，全面查私打私，封锁海上通道，依法严惩了一批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再次体现了中共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斗志，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殊不知，此次走私贩私活动最猖獗、受益最大的却是香港万半集团。这是由香港黑社会组织支持操纵的一个集团，张董事长十分狡诈，事先考察了北京、山西、山东、辽宁等地的汽车销售市场和运输路线，然后联合某部驻太阳岛办事处的陈主任，密谋

由万半集团出资，太阳岛办事处出具假证件手续，从南韩成批走私汽车。为稳妥起见，张董事长从太阳岛办事处、北京、山西、辽宁、山东等地均派出了骨干小头目负责，并委派万半集团中国市场营销部王经理全程监督协调。一切安排妥当后，张董事长飞抵南韩坐镇，一次上百辆购买轿车，雇船偷运到黄、渤海一带靠岸，先由太阳岛陈主任一行挂上伪造的军用车牌转运到聊城，再雇军舰将汽车转运到辽宁省棉西某基地储存。最后，雇佣大批的地方司机挂着军用车牌，持完备的假证件手续，一批接一批地运到北京、山西等地分散销售。整个走私贩私活动分工明确，组织严密，明火执杖，手续完备，无人敢问津。由中纪委挂帅的专案班子接到举报后，冲破种种封锁障碍，顺线追踪，全面清查，一次就查获了从南韩走私入境的高级轿车 119 辆，价值数千万元之巨！

综观中华大地，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凡是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商贸活动繁荣，改革开放力度大的盛市地区，可以说，境外黑社会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渗透！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反有组织犯罪部门的专家调查分析：目前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到中国大陆进行犯罪活动，基本形成了两大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黑社会组织，渗透力强，活动频繁、猖獗，第二个层次是来自日本、韩国、美国的黑社会组织，以境内外相勾结为主，冠冕堂皇，更加阴险狡诈。专家们严肃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犯罪案件数量和质量，正逐年增加和提高，并且有“升级换代”的趋势，形势严峻，“反黑”斗争任重而道远！

境外黑社会组织大举“登陆”，世人有目共睹！这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告诫国人：警惕吧，境外大批黑社会分子已扑到你面前，正假惺惺地向你伸出了“友好”的魔爪！

#### 黑社会入境犯罪六扫描

“狗走遍天下吃屎，狼走遍天下吃人。”境外黑社会组织不论通过什么渠道渗透到大陆来，也不论打着什么合法的美丽的旗号、唱着多么美妙动听的高调，但他们侵占掠夺、手段残酷、严密组织、贪婪霸道、无恶不作的本性，却始终没有改变！

架起社会科学摄像机全方位扫描近十多年渗透到我国来的各个境外黑社会组织就会看到；除少部分偷渡入境外，大部分都是以旅游、探亲访友、投资经商办企业、民间文化艺术和各种学术交流的名义，公开地合法地来到中国大陆的。尽管他们所在的地区和国度社会制度与我国不同，但他们到大陆后却能很快适应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党政部门的各种政治号召，说中国的好话，装中国的好人，最初也办些中国倡导的“学雷锋”、“精神文明建设”、捐款“希望工程”或公益事业之类的赢取人心的好事。尤其来自港、澳、台的黑帮分子，叙中国同胞情，结炎黄子孙谊，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满嘴仁义道德，一腔热血诉衷肠，确实很快征服了一大批人，以为这些来自境外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人，不光物质生活水准高，而且、道德品质、思想觉悟也高，跟这些人交朋友、做生意能沾光，错不了！

于是，心灵上受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教育筑起的精神防线，很快就自动拆除了。然而，当这些境外来宾“安营扎寨”建起地盘势力、施展开种种伎俩进行犯罪勾当露出狰狞面目时，许多人才大吃一惊：哇，天下黑社会一般黑，披着羊皮的狼更狡诈、更凶残啊！

综观目前警方查破的大量境外黑社会组织在社会各个领域所犯的刑事

案件，黑社会分子作案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渗透力之强，作案工具之先进，犯罪方法之狡诈，作案手段之残忍，无不令大陆人咋舌！将其各种犯罪归类扫描，主要集中在下列方面——发展组织建据点，蓄意制造阴暗面从各地警方查破的案件看，凡渗透到中国大陆的境外黑社会组织，无一例外先是凭借外商身份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布建网点，然后拼命发展组织扩充实力。一旦立足生根羽毛丰满后，立即凶相毕露，蓄意进行犯罪活动，所在地区，治安秩序混乱，社会阴暗面急剧扩大。通常情况下，境外黑社会分子入境投宿宾馆、饭店或亲戚朋友家中时，属于“摸行情”阶段，多是温文尔雅，亲亲热热，包装精美，很迷人；进行租房、购房、立项投资开公司、办企业搞基本建设时期，属于“布网建点”阶段，一般都奉公守法，四方接洽，重视宣传，拼命往脸上贴金，捞取政治资本和社会荣誉桂冠；开业后广交各界人士，扩大影响和业务范围，便进入了“实质性阶段”。这时，差不多个个成了阴阳脸：表面上，一副大款、大腕、企业家、大老板的派头，洋溢着“一方救世主”之风度；暗地里，黑社会“老大”嘴脸毕露，摆出帮规会律，网罗“马仔”，严密组织，扩充实力，大搞非法活动，走私贩毒，流氓殴斗，聚赌嫖娼，敲诈勒索乃至绑架杀人，无恶不作，无法无天！

1993年7月31日11点钟左右，深圳市某政府几名干部在罗湖区“隆都餐厅”陪朋友喝酒吃饭。突然，当地大名鼎鼎的陈老板在20余名打手簇拥下，闯进餐厅调戏服务员，寻衅滋事。这伙干部中一名警察出面制止，陈老板一声喝令：“教训教训狗子！”众打手一拥而上，围住这伙干部殴打，打得那名警察昏死过去，其余的个个满脸满身是血，只剩了一口气，陈老板一声呼哨，个个不可一世地扬长而去。

此案震惊了当地政府和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追查。结果发现：独霸罗湖区卡拉OK厅和众多实业公司的大老板陈某某，原在香港“14K”黑帮中任“红棍”，早在1978年就因伤人罪被港方判监禁27个月。释放后来到罗湖区，凭借外商身份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购置了大量楼宇房屋，开办了若干实业公司和酒吧、舞厅、卡拉OK厅，广泛拉拢各种社会关系，短短几年内，成了罗湖区乃至深圳市赫赫有名的大老板。后来警方发现：陈老板暗地里广泛收罗“两劳”释放人员当“马仔”，骨干发展入帮会，不仅拥有先进的通讯、交通工具及军用手枪、电击枪、大刀、匕首等武器，而且无视我国的法律和执法机关，公然进行非法聚赌、卖淫嫖娼、流氓斗殴，敲诈勒索、走私伤人等犯罪活动，遂组织警力对该集团进行暗中调查了解。不料，惹恼了陈老板，公然叫嚣：“罗湖区是我陈某人开创的天下，谁敢找我的麻烦，谁就活腻歪了！”陈老板已组织密谋拟制了一份报复政府和办案人员的计划，大有把罗湖区政府推翻独霸天下之势！

罗湖区党政领导听取“7·31”流氓伤害案专案组情况汇报后，对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犯罪如此猖獗十分震惊，遂调集大批警力统一行动，对陈老板集团进行大规模清查，一举抓获大批黑道不法分子，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刀械作案工具、通讯器材等。初步查明，陈氏黑帮集团先后殴打政府干部、执法人员和无辜群众数百人，抢劫、绑架勒索作案近百起，总价值300余万元！当地干部群众感慨地说：“政府再不打击取缔这伙黑帮，罗湖区就变成黑社会的天下了！”

陈老板黑帮集团的覆灭，给各级党政部门和执法机关敲响了警钟。深圳市警方迅速采取措施，集中优势警力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黑”行动。

随着中国大陆警方“反黑”力度加大，越来越多的黑社会组织犯罪由公开作案转入隐性犯罪，由公然称霸一方转为暗地垄断一城一池；由暴力性、野蛮性犯罪转为智能性、隐蔽性作案。所不同的是，这些人黑社会背景大，经济实力雄厚，活动层次高。他们开办的中外合资企业、商贸公司、饭店、旅馆、歌舞厅、卡拉 OK 厅，均比其他客商办得好，生意兴隆，经济效益很高。单从经济实力来看，可以说这些人已垄断了许多企业、公司和第三产业。他们很善于伪装，经常改名换姓，神出鬼没，行动诡秘，不太热衷与政府和执法人员交往或参与公益活动，但暗中却同境外人员来往频繁，干着一些见不得人却又不易被人察党的勾当。

据警方犯罪研究专家分析：这是境外黑社会组织一种新的高级犯罪活动方式，较之公开的、暴力的犯罪活动更加阴险毒辣，对社会治安稳定带来的是更多的隐患，更大的潜在的威胁。有效地对付和控制此类犯罪，必须敌变我变，采取新的策略和手段。

#### 涉枪犯罪，制造恐怖

从中国警方 80 年代末以前查获的境外黑社会组织犯罪案件看，很少发现他们携带枪支或持枪作案。似从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以来，境外黑社会组织大量购枪贩枪进行涉枪犯罪活动，并引发了国内涉枪案件急剧上升。一方面，中国历来控制枪支弹药，除军、警执法人员外，严禁任何人接触枪支，加之进入 90 年代后，全国多次大规模地进行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爆炸物品的清缴行动，民间私藏枪支弹药已寥寥无几。境外黑社会组织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争霸地盘势力的需要，在边境一带特别是中越边境线上，开辟了军用枪支交易黑市，大量购出或贩运进性能先进的武器弹药，瞄准中国大陆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以多种途径向外出经商、流窜犯、不法分子倾销，从中牟取暴利。另一方面，从发生的一系列持枪抢劫、敲诈勒索、强奸杀人等案件看，犯罪“成功率”极高，为黑社会组织犯罪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况且，持枪作案，本来就是黑社会组织制造恐怖活动惯用的伎俩。他们渗透到大陆拥有了武器弹药，既可为自己行动护卫壮胆，又便于随时武装新发展的会员，使帮会集团由“普通型”发展成“武装型”，作案更加有恃无恐。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才导致境外黑社会组织这几年疯狂进行涉枪犯罪活动，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1989 年夏天，福建警方在剖析查破的上百起境外黑社会组织犯罪案例中发现：多数黑帮分子都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既携枪作案，又案发后持枪拒捕，给社会治安构成了暴力威胁，遂开展了以收缴枪支弹药为主的治安大清查行动。结果，缴获了各类枪支 700 余支，子弹上万发及炸药、刀具等物一大宗，其中相当，部分涉及到外来客商。9 月份，厦门警方接到举报：台湾“竹联帮”头目吴某某操纵着一个贩枪集团，与境内不法分子勾结，建立了“海上通道”，秘密贩运到大陆倾销。警方立即组成专案班子跟踪侦查，在确切掌握其行动路线、交货地点、销售地点后，于 9 月 18 日调集优势警力突然出击，一举抓获台湾来的黑帮分子 21 名，缴获“七七式”手枪 682 支，子弹 10500 发。经审查，吴某某供认：他根据台湾总部的谋划，内外勾结，已分数次成功地向大陆走私贩卖了“六四式”、“七七式”手枪数千支，子弹数万发。警方马上派兵多路，展开了大规模追查，义缴获了一大批。

随着吴某某这个建国以来最大的贩枪集团的覆灭，全国各地警方引起重视，陆续查破了一批境外黑社会组织贩枪涉枪案例。1992 年 3 月，海口

市公安局成功地破获了以柯运清、张贵弟为首的特大持枪抢劫杀人团伙，缴获手枪、冲锋枪 17 支，子弹数百发。柯运清、张贵弟均系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流氓恶棍，他俩偷渡出境逃到香港后，投靠了黑社会组织，接受了“三合会”帮规会律及作案专业训练后，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又潜回大陆。他们在海口、琼山、凌水一带广泛收罗“两劳”释放且对政法机关报端仇视的亡命徒，拉起了一支 30 多人的黑帮队伍，公然向政法机关宣成，并多次跟踪袭击、追杀公安政法干警，以致当地人一闻听这伙黑帮出动，无不胆战心惊。这个黑帮集团“拉杆子”仅一年多时间，就流窜于海口、凌水、琼山一带抢劫、敲诈勒索、强奸杀人、制造恶性大案 20 余起，抢劫钱财 30 多万元，枪杀 4 人，枪伤 10 余人，犯下了累累血债罪行。当地群众说：他们的凶狠劲，比当年的海霸强盗还厉害！

与此同时，广东警方在收缴枪支弹药、爆炸物品治安大清查中，也查获了一批境外黑社会组织涉枪案件。韶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中队长何勇，在追查境外黑社会组织罪案中被枪杀；惠阳县公安淡水镇派出所指导员彭宝林，在追击境外黑社会分子时遭枪击牺牲。这两起枪杀警方人员的大案，引起了广东和香港关方面的重视。在这场缴枪“扫黑”行动中，惠州市警方选调精兵强将，深入查访追踪，一举抓获了这两起大案的主犯，缴获冲锋枪 1 支，手枪 5 支，子弹数百发。经审讯查明，这伙亡命徒系香港“14K”的黑帮分子，渗透到惠州几年后，自以为羽毛渐丰，势力雄厚，遂肆无忌惮地从香港贩进枪支弹药，持枪抢劫、诈骗、敲竹杠收“保护费”，为非作歹，当地人敢怒不敢言。当警方发觉立案侦查时，他们公然持枪逞凶，枪杀办案人员，与执法机关顽固对抗。

据上海警方透露：进入 90 年代后，上海涉枪案件基本以每年 20% 左右的速度递增，有时高达 25% 以上。从查破的涉枪案件看，已形成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境外黑社会分子入境暗地里收买枪支，偷运走私出境，主要是高档猎枪和中越边境贩进的军用枪支，从中牟取暴利；另一种是内外勾结，从边境非法走私枪支入境，边用于武装新发展的黑帮分子，边向社会上不法分子倾销，蓄意诱惑不法分子持枪抢劫、强奸、敲诈勒索、绑架杀人等，致使涉枪大案急剧上升。

来自福建警方的报道：自 1993 年以来，全省涉枪罪案基本以年均递增两倍的速度急剧上升。1995 年，全省共立持枪犯罪案件 491 起，持枪犯罪造成死亡 56 人，枪伤 152 人，财产损失 500 余万元。1996 年仅半年时间，全省就已立案枪罪案 310 起！在这两年查破的涉枪案中，境内外黑社会分子勾结，持枪作案占了很大比重；而且，犯罪手段不断升级，持枪作大案几近疯狂！

1995 年初，负案在逃犯庄某偷渡入泰国，投靠了黑社会组织，经黑帮专业训练后，于 11 月 29 日偕 2 名黑帮分子潜回福州长乐市。他们凭着熟悉当地地理环境和人际关系的优势，持枪潜入福州市人大代表、长乐市猴屿镇屿村村长陈永海家中，持枪将其绑架，枪口抵住脑袋，逼迫他给在哥伦比亚当老板的儿子打电话，要他交付赎金 50 万美元，否则，当即将其击毙。这伙黑帮分子大施淫威，对着电话连开 4 枪，喝令其子快快交钱。其子被迫无奈，只好将手头仅有的 4.5 万美元按其付款方式划发出去，其父才幸免一死。

1996 年“严打”第一战役中，福州市公安机关一举铲除了柯多喜为首的涉枪犯罪集团，再次清除了一股境内外勾结持枪制造恐怖的“黑水”。柯

多喜系被公安机关多次打击处理的流氓头子，自 1984 年开始，他通过海上走私分子结识了台湾贩卖枪支的黑帮分子，遂按黑帮要求，秘密网络 13 名地痞流氓建起贩枪黑帮，筹划了一笔黑钱后，在台湾黑帮操纵下，装备了先进的通讯器材、轿车、武器弹药等作案工具，开始跳跃作案。自 1994 年 8 月以来，先后流窜于长乐、福清、闽侯、连江、福州市区等地，持枪抢劫、绑架勒索、轮奸妇女等作案 91 起，枪杀 2 人，枪伤 10 余人，抢劫财物价值达 64 万余元，以致在上述地区一提“柯多喜”三个字，当地人就吓得大气不敢出，群众没了安全感！

制贩毒品，大辟“中国通道”

制毒贩毒，营造吸食毒品市场，本来就是各个黑社会组织传统职业“拿手戏”。据国际刑警部门称：当今世界，毒品犯罪已成为危害全人类健康、影响整个社会安定的国际公害。

世界毒品年交易额高达 5000 亿美元，已远远超过了石油的贸易额！

从国际上看，一是毒品犯罪已形成世界性的网络。毒品种植规模最大的地区是东南亚的“金三角”，座落在缅甸、泰国、老挝交界地区；其次是“金新月”，座落在南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交界地区；再就是南美洲的“金新月”，座落在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交界地区。此外，还有中东的黎巴嫩、贝卡谷等地区也生产，但主产地是“金三角”，进入 90 年代后，“金三角”鸦片年产量平均达 2500 吨至 3000 吨，占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强。二是吸食毒品急剧蔓延。随着国际性贩毒活动加剧，原有的毒品消费国吸毒人数持续增长，毒品向精制化方向发展，没有毒品消费的国家，吸毒人数如从天而降迅速猛增。以美国为例，80 年代，吸毒人数不到 2000 万人，90 年代后，已激增到 3000 万人；意大利平均保持在 25 万人左右；法国 10 万人，英国 14 万人，俄罗斯已猛增到 60 万人，连仅有 1500 万人口的马来西亚也有 13 万人吸毒。三是毒品犯罪已严重威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一方面，毒品的生产、贩卖和消费对一如家和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构成威胁，毒品交易额约占世界经济贸易总额的 9% 以上，仅美国每年毒品消费就达 400 亿美元以上。另一方面，贩毒集团凭借毒品交易牟取的巨额资金，收买、贿赂国家高级官员和执法人员庇护，严重腐蚀了各国政府公务员队伍。更严重的是，各大贩毒集团纷纷购置小精、尖的现代化武器建设武装力量掩护贩毒，并且时常为争夺地盘和势力展开武装火拼。象“金沙角”原坤沙贩毒集团拥 000 多人的武装部队，政府军多次围剿均惨遭重创，足足和政府军抗衡了十几年。哥伦比亚贩毒家族德林卡特集团，拥有武装部队 2 万余人，直接左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成为凌驾于国家之上的黑社会势力，严重威胁、破坏着一个乃至几个周边国家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稳定！

从国内看，自 80 年代以来，我国在国际毒潮冲击下，毒品犯罪已形成迅猛蔓延之势；从警方最高权威部门公布的数字看：1983 年，全国查获制贩毒案件仅 5 起、缴获鸦片 5.25 千克、海洛因 5 克，1991 年至 1995 年，全国破获制贩毒品案件高达 12.5 万起，缴获鸦片 10.6 吨，海洛因 15.8 吨，大麻 3.4 吨，冰毒 2.3 吨。逮捕制贩毒品犯罪分子 33216 人，依法判刑 25893 人，其中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 5349 人！在上述依法惩处的毒品犯罪分子中，有 30% 是境外黑社会组织人员；从查处的境外黑社会分子数量上看，虽然不足万人，但他们的活动能量、渗透力度、作案程度，却是国内新生毒品犯罪分子的几倍甚至十几倍！80 年代，这些境外黑社会分子仅

在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甘肃等地渗透活动，但发展到 1996 年，几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不同程度的发现了他们活动的足迹。正是这些境外黑社会贩毒分子，开辟了若干条“中国通道”，把“金三角”的大量毒品“假道”中国，源源不断地销往欧美等国际市场；正是这些境外贩毒分子极力营造“中国毒品市场”引诱我国吸毒人数猛增到 50 万人以上；正是这些境外贩毒分子的猖獗活动，迫使我国不得不拿出大量人力物力大规模开展禁毒活动，先后对吸毒成瘾危害社会和家庭的人员强制戒毒 18 万人以上，劳动教养戒毒 10 多万人。

综观近 10 年来境外黑社会贩毒分子的活动轨迹，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假道中国，过境贩毒。80 年代，境外黑社会贩毒集团主要派遣若干小股贩毒分子入境活动，煞费苦心开辟“中国通道”，而主要的毒枭却坐镇境外指挥调度。这些同国际贩毒网紧密勾联制贩毒品的老板、中间商或代理人，主要麇集在香港，因为香港不仅是“金三角”经泰国海路传统的贩毒主通道，也是“金三角”从新辟“中国通道”转销欧美国际市场的“中转站”。这种格局就决定了假道中国的大宗毒品，买卖活动必须在境外进行贸易。通常情况下，毒枭们先在“金三角”进行订货洽谈，然后组织人员假道中国贩运到香港、台湾、澳门，等货物转上国际贩毒网后再作结算。像 90 年前我国破获的震惊世界的“412”和“8911”特大贩毒案等，基本上都是毒枭们事先在缅甸、泰国订货，然后过境中国转运到香港进行成交的。

由于贩毒分子入境后在“中国通道”上屡屡“走水”落网，使境外毒枭们非常头疼，于是，他们就在贩运路线、方法和技巧上苦苦钻研，逃避大陆警方侦查。早些年，毒贩们主要选择瑞丽、畹町、潞西一带入境，后来滇西一带警方加强了防控，毒贩们又转向临沧一带另辟通道。他们入境后，往往避开怒江天险的红旗桥、东风桥等，专拣人烟稀少的偏僻山道通行。由滇入粤的毒贩们为了躲避查缉，甚至绕道川黔，远涉陕甘山区。在贩运载体藏毒方面，更是挖空心思。有的混装于木材或药材中，有的隐藏在汽车备胎或备用油箱中；也有的藏匿在电视机显像管里，还有的把海洛固溶成液态浸在衣物中。但大宗的贩毒团伙则重点在汽车的隐蔽部位上作文章，伪装的天衣无缝，不是非常内行地道的人，是很难查出破绽的。

第二阶段，雇佣“马仔”，内外勾结。境外黑社会贩毒分子们从屡屡落网的教训中悟出：要在“中国通道”上完成大宗毒品贩运中转，没有境内人接应掩护，不仅成功率太低，而且随时会招致灭顶之灾。于是，从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以来，境外毒贩子们改变了“独吞”、“独行”的方式，不惜抛出巨额资金大量雇佣“马仔”，具体实施毒品走私入境和接应毒品出境。他们雇佣的“马仔”，基本是三种人：一种种是认钱不认人的边民，利用他们经常成群结队到内地打工经商来去自由的特点，接应毒品。另一种是“两劳”释放解救人员，这些人大都对政府不满，释放后以个体经商为主，许多人沦为地痞流氓，是境外黑社会发展骨干的主要对象。再一种是偷渡到香港、澳门的不法分子，这种人谙熟大陆和境外的社会情况，但在境外又很难谋取到稳定的职业摆脱社会底层生活，贩毒集团利用他们当“马仔”，既解决了生存问题，又便于控制在手上。自从境外黑社会组织大批雇佣“马仔”实施贩运毒品后，毒枭们在整个贩毒过程中真正实现了人货分离，摆脱了境内外缉毒人员的侦察视线，避开了内外卡、堵、截层层关门。即使单个“马仔”落网，由于毒品分散在若干“马仔”和若干条线上，“马仔”既不知老板的底

细，也不摸横向网络情况，丢了货损失也不大，毒枭及骨干毒贩安然无恙。

随着“马仔”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其中不乏有一些由“马仔”变为骨干进而另立门户成为老板的。1992年，平远地区警方在“扫毒”战中一举摧毁了“保剑贩毒集团”。保剑就是从1987年被境外黑社会发展为“马仔”跑广东贩毒，为毒贩跑腿与下手发展起来后另立门户当老板的。保剑落网时，已组织集团向广东贩运28次大宗毒品，成了富甲一方的大毒枭。更严重的是，近些年境外黑社会组织为保护“马仔”贩运毒品，大量配备武器形成了武装贩运。一般“马仔”贩运两件以上（每件为700克）海洛因，就配发匕首和手榴弹；贩运10件以上就配发军用手枪、微型冲锋枪和手榴弹，由此导致我边境缉毒干警多次与贩毒分子发生枪战。大宗贩运毒品的“马仔”，多选择地势险要或人烟稀少的地带昼伏夜行，一旦与缉毒干警相遇，要么开枪拒捕；要么引爆手榴弹，给边境一线缉毒工作带来了更大难度和危险性。

第三阶段，营造“中国”市场，制毒贩毒多元化。近些年来，境外贩毒集团在组织大宗毒品假道中国转销国际市场的同时，开始从过境毒品中分流，向中国内地倾销，极力营造“中国市场”他们称之为“分销”。通过“马仔”兼营分销，得天独厚，很快形成了地下分销网络。这样，分销网络一头联结着境外毒品贩运集团，一头供应着吸毒消费市场和地域性贩毒团伙，“中国毒品市潮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形成了！据上海警方1993年公布，在查破的80多起毒品案件数百名吸毒惯犯瘾君子中，既有外国人，也有外地入沪务工经商人员，大都是些暗娼和个体暴发户。这些人手中有了钱精神更空虚，极力寻找毒品求刺激，一旦成瘾便一发不可收拾，引诱着贩毒分子越聚越多，营造了一个吸毒贩毒小市场。据各地警方近几年“扫毒”披露的战况看，凡是经贸发达的盛市、区，基本都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地下毒品分销网和吸毒贩毒小市场，而且屡禁不止，有急剧上升之势。四川警方披露：1995年8月，全省开展的“扫毒”战役，一次查获吸、扎毒人员91668名；在成都、重庆、凉山、攀枝花等城市，均查破了上百人的零包贩毒市场！

与此同时，境外黑社会贩毒集团还极力在中国境内开设地下制毒工厂，向外走私易制或半成品毒品，现已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过去，“金三角”的毒枭加工海洛因所需化学品主要从泰国、印度方面采购。近几年，境外贩毒集团利用中国化学品物美价廉且又“马仔”贩运畅通的特点，拼命开设地下加工厂，由“马仔”从境外贩运进成品，再贩运出制毒化学品。据云南边境缉毒部门报告：1990年，截获企图走私出境的制毒化学品8.3吨；1991年上升到49吨；1992年58吨；1993年猛增到97.8吨！顺线追查，制毒地下工厂主要在四川，为此，全国禁毒办三令五申，责成四川彻底清查。四川警方尽管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仍未彻底禁住；1994年，又查获31.4吨；1995年，仍查获37吨。更出人意料的是，自我国1992年首次破获加拿大籍李秋萍制贩“冰毒”案蜚声世界警坛后，冰毒，当今世界新生的一种更具诱惑力的毒品一族，再次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1993年，香港警方一次查获冰毒3.58公斤；泰国肃毒机构捣毁4个冰毒加工厂，缴获冰毒74公斤；我国福建省警方连克4起特大制造冰毒案，摧毁地下制毒工厂5处，缴获冰毒半成品200多公斤！1994年，香港警方又查获冰毒22公斤，福建省警方再次捣毁两处境外毒贩开设的冰毒制造厂，缴获一大批制毒配剂和原料。自此，“香港成为冰毒集散地，中国大陆成为制造冰毒重要基地之一”，成了世界舆论关注的“热点”和不争的事实！



1995年，大毒梟坤沙集团投降，緬甸政府軍進駐坤沙集团原轄區以及泰國軍警加強邊境防務，緬北政局動蕩出現戰亂，導致該地區傳統的毒品運輸線受阻，“金三角”大批毒品囤積。各大毒梟為傾銷囤積的毒品，向我國雲南、廣西、廣東一帶發起了全面進攻，警方連續查獲了一批一次販運幾十公斤乃至幾百公斤海洛因的特大販毒案！1996年1月中旬，廣東緝毒辦獲取信息：“金三角”一國際販毒集團組織了前所未有的人力物力，從廣東向外販運大批毒品。廣東警方遂調集大批偵技骨幹，制定了周密的偵查方案，跟蹤偵查，牢牢掌握了販毒集團的交貨時間、地點和行動路線。4月15日，廣東省公安厅指揮部認為時機成熟，果斷指揮深圳、廣州、市公安局同時行動，并把戰線延伸到雲南、福建兩省警方，聯合出擊，從而一舉抓獲46名販毒分子，其中境外黑社會頭目7人，繳獲海洛因598.85公斤，販毒汽車16輛，快艇一艘，毒資900多萬元。

“9601”特大販毒案的成功偵破，引起了世界性的轟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通令全國嘉獎，並給參戰人員榮記了很高的戰功。廣州市局緝毒大隊從落網犯中獲取線索，順線追查，於5月8日又攻克了一個特大販毒集團，抓獲3名境外販毒頭目，繳獲海洛因80.25公斤，手槍2支，毒資150萬元！儘管警方緝毒戰績卓著，但從破案後審訊和有關情報顯示，破獲的仍然是一小部分，大批量的毒品已從廣東等地源源不斷地販運出境，打入國際市場！

#### 走私販私，牟取暴利

不擇手段獵取財富，是各個黑社會組織的共性特點，而走私販私，則是境外黑社會組織多年來向大陸滲透，從中牟取暴利的主要手段和渠道。從大陸海關、邊防、警方近十年來查獲的大批走私販私案件看，境外黑社會分子向大陸走私的物品，從汽車、家用電器、槍支彈藥、通訊設備、香煙洋酒乃至服裝百貨，可謂應有盡有；他們勾結境內不法分子向外走私販賣文物、黃金、藥材、獵槍、土特產等，更是無所不包。儘管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不間斷地开展反走私鬥爭，但境外黑社會分子挖空心思走私販私的勢頭並沒有減弱多少，走私販私活動的猖獗，對我國國家經濟利益的損害，對中國民族工業的衝擊，乃至物質文明建設的破壞，都是無法估量的！

來自北京警方的報告：1992年，警方破獲的境外不法分子入境犯罪大案，其中走私案查獲的物品價值數千萬元；1993年破獲的入境犯罪大案，查獲的走私物品價值不菲。從案件發生的數量和作案的質量看，呈逐年大幅度上升之勢；而且，骨幹頭目單獨行動直接作案的明顯增多，1993年9月13日，台灣竹聯幫小頭目潘某，以香港某企業公司經理的名義，從香港乘坐CA110航班直接飛抵北京。晚上8時許，潘某攜帶行李直接闖關，邊檢干警發現其攜帶行李異常，遂強行開包檢查。

結果，行李中央帶着550塊摩登英文牌手錶，73塊雷達手錶和價值50萬美元的手錶零件。經審查，潘某供認：他夾帶的這些手錶，是以某鐘表公司手錶海事會的名義直接銷售的，以前都順利地過了關，不料這回撞到了“槍口”上。

來自深圳市警方的報告：前些年，香港黑社會分子入境走私，主要從水路上偷偷摸摸運行，尤其以車輛、家用電器和香煙居多。90年代後，由於警方加強了海上緝私人員和裝備建設，境外黑社會分子便挖空心思從陸地上走私，多以假報關、少報關或張冠李戴等方式蒙混過關。僅1993年，海

关就查获此类走私物品价值 760 余万元。9 月 3 日下午，罗湖分局南塘派出所根据线报迅速出击，在文锦渡口岸附近截获一辆香港走私货柜，将“14K”小头目陈某某及其走私的 300 部录相机一举人赃俱获。

来自福建省警方的报告：1989 年至 1992 年，查破境外黑社会走私案件 128 起，抓获黑社会犯罪分子数百名，缴获一批军用枪支及子弹，海洛因 121 公斤，安非他明 700 多公斤，文物 8016 件，总价值 1.5 亿元之多，从入境人员成份看，以台湾偷渡的黑社会分子居多。

但进入 90 年代后，入境的黑社会分子从港、澳、台地区扩展到东南亚和日本、法国、美国等国家，走私手段也更加多样化，1993 年 8 月 26 日，福建省公安厅和福州市公安局侦技人员在追查一宗走私案件中，发现美籍华人董某和旅美华侨郑某有同境外贩毒集团秘密往来之嫌疑，遂深入侦查，结果查获了 140 万美元。审讯查明：董、郑二人是由黑社会组织操纵专门“洗钱”的骨干分子。这次他俩扮作旅美华侨夫妇窜到福州，目的就是将这 140 万美元毒资“洗”出去，不料疏忽大意，落入警方手中。

来自黄海、渤海缉私部门的报告：进入 90 年代后，港、澳、台地区和南韩、日本的黑社会走私集团，在大批走私汽车受阻后，又转向大批走私洋酒和香烟，尤以香烟居多。日前，北方市场上流通的“登喜路”、“万宝路”、“长剑”、“三五”、“黑猫”、“希尔顿”等外烟，主要来自海上的走私品。载量大的走私船，通常游荡在公海上，专门寻觅南方到北方捕鱼的船民零星批发，倒卖给北方船民挟带上岸；有的则与沿海一带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利用雾天或夜间靠岸交货。青岛、烟台、威海边防部门近几年已查获几十艘香港、日本、南韩的走私船，有时一次查获香烟 10 多万条；有些走私集团干脆将大船停泊在公海上，从大陆走私购去制烟的原材料，直接伪造畅销烟向大陆倾销，像北方地区畅销的“将军”牌香烟，有相当一部分是走私集团在公海上伪造的！

综观查破的各类走私案件，对我国危害最大的是汽车走私和文物走私。

时下，在中国大地上驰骋的“奔驰”、“宝马”、“皇冠”、“本田”、“丰田”、“伏特”、“三菱”、“现代”、“大禹”、“雪铁龙”、“凯迪拉克”等世界各国名牌轿车，有相当一部分是走私进来的。

据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称：沿海各省市大都发生过汽车走私事件。有关这方面的案例、数字以及查处情况，已大量见诸报端，本文不再赘述，仅举两例，足见境外走私集团贩车活动之猖獗。著名日本作家杉田望曾专门采访报道过中国南方境内外黑社会勾结秘密走私轿车的情况，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黑社会每向大陆销一辆车可得 3 至 5 万元赃款，如果是高级‘奔驰’车可得 20 万元……一夜之间就能赚到这远远超过普通中国人年收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钱，这是天下难找的好买卖，也难怪有许多人人为之挺而走险了。”“黑社会与高级轿车之间的谜，可以从去年 5 月中国有关方面公布在广东省惠州市发现盗车集团一案中看出端倪：惠州市原公安局长洪永林因涉嫌向黑社会提供伪造出售‘黑车’的许可证而被逮捕。

这一案件还涉及到公安、海关等政府部门的不少干部与黑社会有牵连的内幕。”“黑社会团伙将在香港偷窃的高级轿车运入广东后，从这些人手中搞到运行许可证及注册证明，然后通过地下渠道销赃，所以他们必然会捞到很大的好处。”

“据香港警方公布的数字，仅 1992 年香港地区被偷盗的汽车即高达 6500

辆，其中大部分被非法偷运进大陆。即使是目前，香港和大陆当局严厉打击、取缔这种非法交易的时候，香港每月仍有约 600 辆高级轿车被运往大陆，通过地下秘密渠道销往国内各地。其手段极为狡猾和隐蔽，而且是有组织地干，这一，点中国的内部文件亦曾提到过……” 1992 年至 1993 年，震惊世界的胶东半岛汽车大走私，引诱的南韩、日本、港、澳、台走私集团趋之若鹜。一批接一批的“现代”、“大禹”、“皇冠”、“丰田”、“三菱”之类的高级轿车从威海、烟台、青岛一带海岸“登陆”，涌向中国北方市场，致使国产轿车滞销、降价。直到中央最高领导人亲自指示查办、中纪委率联合专案组进驻胶东，依法查处了几十名边防、海关及政府官员，才刹住了胶东汽车走私狂潮！据有关部门称：仅胶东汽车大走私，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止几十亿元！

文物走私，盗窃文物珍品，历来是国际黑社会走私集团的特殊专业和生财之道。文物是溶文化、艺术、科学、历史于一体的人类社会宝贵财富，各个国家无不重视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国际上早就制定了《禁止和防止非法出口与转让艺术珍品公约》，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查缉文物走私，但境外黑社会分子走私盗运文物和艺术珍品的犯罪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多少，反而愈演愈烈。从国际上看，打击不力和个别发达国家的庇护，助长了文物走私活动。据国际刑警部门披露：举世闻名的纽约艺术馆，现已被盗文物珍品 4157 件；全欧名博物馆、艺术馆被盗珍贵文物高达 4 万余件。追踪这些文物的销赃走向，除一部分向当地豪门巨富销售外，大部分经由欧美黑社会组织输入了日本黑社会。因为日本自从成为经济大国后，便雄心勃勃要当“文化大国”，竟然不顾国际公约禁令，鼓励文物进口，并制定了“免报、免检、免税过关”的《特惠海关法令》，从而使日本成了当前世界文物珍品的销赃大国，引诱的世界各地文物走私集团肆无忌惮，越作越大。从国内看，在国际走私集团暴利刺激下，“要致富，盗古墓，卖文物”，在许多地区已形成屡禁不止的“黑潮”。境外黑社会走私集团操纵的一批批文物贩子，像幽灵级游荡在中国各个历史文化名城或地域，秘密与当地不法分子相勾结，形成了盗挖、藏储、转运、销售“一条龙”。像 1987 年秦陵兵马俑将军头被盗，1988 年屈原纪念馆战国时期的铜敦被盗，青州博物馆被盗等震惊世界的大案，都是事先境内外文物贩子周密谋划，作案后迅速偷运出境的。像屈原纪念馆战国时期的铜敦 6 月份被盗，11 月份已出现在美国纽约索斯比拍卖行，中国外交部经过一年交涉，才归还我国，但国家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近几年，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山西、江西、浙江、四川等省市，都有大批地下文物被盗，一些文物珍品和历史遗产被盗被劫，大都是在境外走私集团操纵下作的案。许多案件警方都投入了大量警力，但仍有一些案件久侦未破，给国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 制贩假币，扰乱金融秩序

90 年代以来，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北等省市，先后出现过“大面额纸币恐惧症”，100 元、50 元面额的人民币，几乎遭到所有商贸人员、广大群众的怀疑，人们都自觉地拒收大钞，尤其是 958 打头的 100 元大钞，几乎没有人再敢相信是真币。稍后，在江苏、湖南、山西、安徽、江西等地，人们甚至连 10 元、5 元面额的人民币也产生了怀疑。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的货币；其真实、可靠、权威信誉受

到强烈冲击和严重毁坏！这是港、澳、台、泰等地黑社会制贩假币集团向大陆倾销伪钞，给中国老百姓心理造成的恐慌，给大陆正常金融秩序带来的严重破坏。从警方查获的境外黑社会组织制贩假币案件看，不到5年时间，境外黑社会伪钞集团已向大陆投放机制假人民币3亿元之多！

制贩假币，被国际社会公认的由黑社会组织控制操纵的一种严重经济诈骗犯罪行为，不仅严重地扰乱了各国的金融秩序动人民群众稳定的经济生活，而且直接破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历来为各国政府和人民所深恶痛绝，参与国际《反伪钞制造技术会议宣言》的国家已有136个国家，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据国际刑警部门披露：在全世界流通的美元英镑、马克、法郎、里拉、比索、港币、日元等30多种货币；都遭到国际伪钞集团制贩过，连防伪技术最高水准的日元，还被日本伪钞集团制造了38亿日元！美元作为世界性金融的硬通货，历来是伪钞集团伪造进攻的主要目标。据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称：全世界伪造美钞的地下工厂至少有15000家，近五年查获的假美元已有10多亿元，仍在世界各地流通的美元不少于1.8亿元，平均每百张美元中就有5张是假的，伪钞集团每年给美国财政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亿元以上！为此，美国警方不得不投入大量警力财力，同国际刑警部门一道开展反伪钞行动，虽查缉摧毁了一批伪钞工厂，但仍是打不胜打。

我国建国后很少发现有制贩假币犯罪活动、八十年代陆续查获了一些制贩假币案件，但基本上是国内不法分子所为，主要采用拓英复英套色描绘等简单工艺，制作粗糙，易于识别，并且制贩数量也不大，冲击不了正常的金融秩序，1989年，深圳警方首次发现用电子分色制版的机制假百元人民币，其仿真度极高，普通手持验钞机根本无能为力，完全能以假乱真。这种被称为“深圳版”的假币一上市，立刻铺天盖地而来，每月都有大量的纸币送到银行验别，有时高达上千万元之巨！

随即，福建一带也发现了大量从台湾走私入境的机制假人民币，都是100元、50元的大票，机器雕刻制贩、照相制版、电子分色制版的都有，仿真度逼真到一般人和仪器根本识别不出来！这种被称为“台湾版”的机制假人民币一“登陆”，立即给沿海各盛市造成了强大冲击波。福建警方在一次反假币集中行动中，一举破获台湾来的3个黑社会团伙，抓获“竹联帮”、“四海帮”、“三合会”等24名制假币黑社会分子，缴获假人民币1208万元。

1992年，广州市警方经过深入查访，缜密侦察，一举破获了魏某某特大伪钞集团，缴获“深圳版”假人民币3000多万元。魏某某自偷渡到香港后，投靠了“14K”伪钞集团，很快发展为骨干头目，潜回大陆“拓展业务”。魏某某以港商名义租住在某高级宾馆，出入携带女秘书，乘坐私人高级轿车，身后追随着一伙亡命徒职业打手，他用“大哥大”随时听命于港台黑社会老板的指令，并与全国各地倒卖伪钞的“老板”、“大款”们联络着，疯狂“拓展”着地下贩卖伪钞“业务”。魏某某从港台老板那里以1:10比率吃进机制假人民币，然后以1:5比率倒卖给全国各地炒伪钞的“老板”、“大款”，一批机制假币走私入境后，该集团基本上一个星期左右就倒卖到全国各地。魏某某伪钞集团被广州警方查获时，已向内地倒卖伪钞1亿多元。魏某某交待：根据港台“老板”的制贩方案，计划在二至三年内，向大陆投放假人民币10亿元！

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大量机制假人民币走私入境，诱引的国内各地不法分子趋之若鹜。

他们由最初购买炒卖假人民币，发展到走私假美元、假英镑、假马克、假法郎、假港币、假外汇券等拼命炒卖、致使黑市伪钞倒卖比率急剧上升，由最初的 1：5 上升到 1：3，甚至 1：2 至 1：1.5；因为这些机制假币除非找银行验钞识别，否则在市场上畅通无阻！1992 年底至 1993 年初，上海警方先是查获了巴基斯坦 3 名黑社会分子，缴获其贩卖的假美元 32200 元；后不久又查获了台湾“洪门”头目洪××，缴获从台湾携带到上海贩卖的假美元 46500 元，这些假美元仿真度之高，非银行专业人员和仪器，根本无法鉴别。据银行部门估计，目前东南沿海一带流通的大面额纸币，大约每百张中就有一张是假的！更严重的是，境外黑社会伪钞集团向大陆疯狂投放机制假币，诱引得大陆炒卖、仿制假币的人员和数量，都在急剧膨胀。

1995 年，根据中央部署，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假币专项斗争。各级党委、政府亲自部署，公安政法机关打头阵，银行、财政、海关、边防等部门积极配合，整体作战，先后破获制贩假币案件 5000 余起，缴获假人民币 1.1 亿元，假国库券 4600 万元，假美元 271 万元及其它外币一大宗；抓获制贩假币犯罪分子 5700 余人，其中，境外黑社会分子达 23%；同期，全国金融系统收缴的假人民币高达 2.01 亿元，创共和国成立以来之最！1996 年春节，全国公安系统在“春节治安攻势”中再杀“回马枪”，又查获制贩假币犯罪分子 370 余名，缴获假人民币 1700 余万元，假美元 580 万，假港币 120 万，假德国马克 100 余万及其它外币一大宗，制贩假币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一斑！

从近年查破的大量制贩假币案件看，此类犯罪已明显呈三大趋势，一是制造伪钞源头在境外，仿真度越来越高。据落网的境外黑社会分子交待，各伪钞集团，尤其是港、澳、台、泰等地黑社会集团，正广泛收罗高科技工程师，不断开设地下工厂，利用电子分色制版、照相制版、机器雕刻制版等先进技术，大量机制假人民币、美元、马克、法郎、港币、日元等币种，仿真度之高，非银行专业人员和仪器难以鉴别。他们通过走私渠道疯狂向大陆投放，目的是占领“中国市潮掠夺大陆财富，给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和人民的经济生活构成威胁和破坏。二是境内外相勾结，贩卖数量急剧上升。境外黑社会伪钞集团依仗雄厚的财力和先进的通讯、交通工具，通过地下渠道与大陆不法分子相勾结，结成了一张张规模庞大、盘根错节、高效灵敏的分销网络，暴利引诱，层层“批发”，形成了走私入境、分发投放、流通入市“一条龙”，而且贩运炒卖数量越来越大。前些年，查获一个假币团伙，几万元、十几万元是大案；现在查获一个假币团伙，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1996 年 4 月，澳门“14K”骨干吴某某与内地不法分子相勾结，组成一个 15 人贩卖假币团伙，流窜到山东枣庄时被警方抓获，缴获假美元 3 万元，假巴西币 9.9 万元，假马克 60 余万元！三是大陆假币制造技术不断翻新，制贩活动日益猖獗。在境外高技术机制假币诱导下，大陆不法分子千方百计探寻高科技设备和手段伪造假币，花样不断翻新。尤其是彩色复英四色胶英照相制版、机器雕刻对英套印等先进手段，正被许多新生的假币贩子所掌握运用。前两年，成都发现了“感光假币”，假币贩子利用化学感光剂将 100 元的图文复制在 10 元真币上，变成逼真的 100 元伪钞，一般用光照验钞机和手摸难以识别。由于感光复制受时间限制，一定时间后感光剂自动消失，但假币复原成 10 元真币时，犯罪分子已得手逃之夭夭！此后，这类犯罪手段就在许多省市蔓延开来。1996 年 2 月，山东广饶县警方成功破获

了一起特大制贩假美元案，抓获李宝安等 4 名案犯，缴获假美元 210 余万元。经查，李宝安专门到南方找境外制币黑社会分子学习技术后，投资购买了彩色复印机及专用油墨、纸张、裁刀等工具，精心制出第一批，出售获赃款 30 余万元；第二批正要大量出手之际，不料“东窗事发”落入法网。

制贩假币，内外勾结，一旦形成气候，后果不堪设想！

经济诈骗，投机倒把

1992 年 2 月，港商池某某和刘某某来到深圳一家效益不佳的工厂，以香港某大公司外贸部经理、副经理的名义与该厂签订合同，租赁厂房，迅速开展起购买电力纺丝绸业务。仅 2 个月，就有广州、上海、无锡、杭州等 14 家颇有实力的厂长、经理应邀洽谈，与池、刘签订了购销合同。各厂家法人代表携带部分定金和合同满意而归，陆续将电力纺丝绸按合同时间发往深圳。孰料，到了合同交割最后期限，各厂家既不见港方划拨的贷款，也未见业务人员给予说明，于是，纷纷找到深圳来，一看，人去楼空，杳无音信，遂向警方报了案。深圳警方立即组成专案组赴香港追查，某大公司既没有派人在深圳搞这项业务，公司也从未有池某某和刘某某这两个人，所用该公司的购销合同和公章，全是伪造的。经进一步侦查，据悉池、刘两人系“新义安”黑帮的两个小头目，早已将货物销赃携款外逃。这两个黑帮分子仅此一举，就诈骗 14 个厂家 690 多万美元货款，其中有 6 家蒙受巨大损失，差点倒闭。

这，仅仅是境外黑社会组织到大陆进行经济诈骗的一个镜头。根据警方掌握的资料，类似事件，几乎在所有省份都发生过。深圳警方 1993 年查处此类经济诈骗案 61 起，涉及香港黑社会组织作案的就有 22 起。

当前，国际上许许多多的诈骗集团，从事形形色色的诈骗活动，大都与黑社会组织有关。境外各黑社会诈骗集团趁我国改革开放、扩大进出口贸易，吸引外资且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之机，大肆入境诈骗，投机倒把，诈骗行业无所不包，诈骗手段五花八门——A、打着外商旗号，假用投资名义，向银行骗取巨额贷款，再套汇出境；B 利用大陆急需进口紧缺原料之机，用假证件签订假合同，伪造运货单，境内外配合，骗取巨额现款后立即出逃；C、以国际期货买卖为名，伪造空头期货买卖单据诈骗；D、以经办的商业、工厂合法单位掩护，利用挂靠或租用办公点，伪造公章进行诈骗。如港商黄某某，本是台湾“竹联帮”潦倒分子，投奔泰国“三合会”后，持假护照入境，谎称拥有 10 亿美元资产，先后欺骗 12 个省市签订 80 多亿元合同和意向书，诈骗得逞 130 多万元；E、以购买货物或有外汇兑换为名，用假的本票、假信用证进行诈骗；F、伪造假汇票、假房产证等，进行调包诈骗；G、利用自设电脑线路，以外汇空买空卖进行诈骗；H、利用大陆银行通信落后和时间差，用伪造或窃取的外国信用卡购买黄金珠宝或大量恶意透支。J、海事诈骗。港、澳、台、泰一些诈骗集团，在外地设海运公司，到另一地去拦货运输，途中调包换向，修改航海日志，驶往大陆兜售货物，诈骗得手即逃。如香港“伟泰轮”号从泰国装运价值 300 多万美元货物至新加坡，途中改漆船体、船名，伪造航海日志，驶往上海，并提前派员到上海联络，船一靠岸即兜售货物，获巨款后逃之夭夭。破案后查询，发现有关外贸公司和有关国家港口，均被其骗过巨额货款。

境外黑社会诈骗集团之所以到大陆行骗屡屡得手，一是钻大陆有关业务部门人员缺乏外贸活动业务知识技能的空子；二是被一些外商、贵宾、爱

国华侨之类桂冠迷惑，过分信赖入境人员；三是有大陆不法分子作内应，里外配合，狼狈为奸。

1993年8月2日，上海浦东警方接到天鑫实业公司报案：1992年12月28日，该公司与香港怡东实业公司李总经理签订了出口塑料编织袋合同，对方提供了香港某银行开立的信用证（L，C）作保，结果被诈骗54万元人民币。浦东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侦查，结果发现，所谓香港尚东实业公司的总经理李某，原是长宁区一刑释分子。此人释放后即偷渡到香港投奔了黑社会堂口张某拜师。张某对其进行了“诈骗术”训练，为他提供了回乡证和伪造的香港怡东实业公司印章、名片、图纸、资料、发票及某银行开出的假信用证。昔日阶下囚摇身一变成了港商总经理，携带女秘书和一批随从，坐高级轿车，出入高级宾馆饭店，到处招摇撞骗。

短短5个月，这位假港商总经理就与有关单位签订了价值3600多万元的合同，以“议付”形式将款骗到手后，迅速套汇成港币汇入香港黑社会头子张某的帐户上，使上海有关银行和业务单位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境外黑社会组织进行经济诈骗，专钻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尤其钻期货交易的空档，打着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或联营国际期货或代理业务等名堂诈骗，将大批似懂非懂的期货交易人员玩弄于股掌之中。期货交易是依据国家有关法律、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用以集中竞价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活动，是非实物性的期货作交易和巨额金融交易，应有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信息传播体系、交易监理体系和结算动作体系，其运营应在一套健全的规划制度制约下有序地进行。由于我国刚开展期货交易业务不久，有关监督、制约制度不完善，广大业务人员对期货交易尤其是跨国交易操作过程不熟悉，境外黑社会骗子便制造各种期货真交易业务的假象，以有暴利可图为诱饵，布设陷阱，有计划、有组织、贪婪地大肆诈骗。

1992年，香港“三合会”头目黄某打着“菲律宾马尼拉期货交易市场香港经纪公司首席代表”的名义来到上海，以每年上交25万元港币和每成交一口付100元人民币为佣金作条件，与上海某公司签订了联营国际期货交易代理业务。该公司对其深信不疑，为其提供了经营场地和银行帐户，委托他全权操作国际期货交易业务。黄某迅速从香港和新加坡调来5名助手，实际上全是本帮分子，装模作样地公开招聘200余名业务人员，购置了电脑、传真机等办公设施，匆匆培训一周业务人员后，便开张了上海某国际期货经纪公司，有板有眼地操作起了国际期货业务。黄某以“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租用‘美联社’通讯卫星线路，与菲律宾马尼拉期货交易市场联网，只要上海客户下单电传至香港总部，再电告马尼拉成交，上海公司很快便从电传中获悉并通知客户”，云云。如此一套运营程序，把一批不明就里的商家客户吹得云里雾里，迷一般涌上门来。

刚开始，确有一批客户没费吹灰之力发了财，于是，人们添枝加叶，口碑相传，诱引的一批批急于发财的人纷至沓来。不到半年时间，先后有93个单位和“大款”与之签订了国际期货代管业务合同，并交纳保证金等款项5000多万元人民币，美元120万，日元108万。殊不知，这批巨款被黄某拿出3000万去炒股票入了腰包，花掉近千万元吃喝嫖赌玩乐，其余套汇成港币，转移到香港“组织”内瓜分掉了。人去楼空，鸡飞蛋打，许多蒙受巨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至今叫苦不迭，追悔莫及！

伪造证件，组织偷渡

1992年5月，北京市警方成功地破获了一起特大偷引渡案件，再次将境外黑社会组织大肆伪造证件进行偷引渡犯罪活动告白于天下——来自意大利的华侨王某和其外甥张某某，分别于1979年和1986年获准出境，定居意大利。爷儿俩虽然穿上了洋装，拿到了外国绿卡，但永远改变不了的黄皮肤，却阻碍他们难以进入“白领阶层”。为了改变窘境出人头地，爷儿俩便投靠华裔黑帮“天地会”，当了马前卒。他们利用为黑帮堂口跑腿打下手之机，与港、澳、台同宗黑帮挂上了钩，并结交了上些兄弟，羽毛渐丰，便钻中国人“出国热”的空子当“蛇头”，干起了偷引渡勾当。爷儿俩回国探亲时，利用亲友关系，秘密联络了14名意欲私自出国的浙江人，一口应承为其提供全部证件帮他们引渡出国门定居。他俩以每人先交3至4万元不等价格，收取14名浙江人45万元“保证金”，从中拿出14.5万元委托澳门“三合会”的张某和石某，为这14人办理有关出国的假证件。同时，委托澳门“三合会”的高某办理假护照，并达成协议：高某每办成一套假护照，王某和张某某支付人民币2万元。其实，高某也是个“二道贩子”，他又找本帮专做假证件生意的梁某某，以办成一套假护照付1.5万元的价格倒了过去。梁某某立即找帮会头目叶××，以某旅游公司的名义，分三次为这14名浙江人办理了港澳回乡证、澳门身份证和葡萄牙假护照。王某和张某某拿到这批假证件后，立即带领14名浙江人从北京外事部门办理了过境签证，并购买了出境飞机票。按说，“生意”做到这个程度应是万无一失了，孰料，王、张两人的不法行踪早已纳入警方视线，正当他们一伙洋洋得意登上飞机欲飘洋过海之际，警方侦查分队突然采取闪电行动，将这伙眼看要跨出国门的偷渡分子一网打荆八十年代后，随着我国扩大开放，国门大开，国际交往增多，境外灯红酒绿高物质生活方式的引诱，以及不时见诸新闻媒体“出国者”的炫耀，推动的出国风潮狂澜迭起，一浪高过一浪。一道国境线虽然隔开了不同的空间，但物质和精神贫富悬殊的落差，仍成为不择手段出国者前赴后继的原动力。据有关部门公布：自90年代以来，全国每年因私出国出境人员均在200万人次以上，有时高达300至400万。官方公派出国、公费留学、研修等正宗门路，一般人望尘莫及，多数人挖空心思不惜代价，寻觅通往“天堂”之路，但求能出国，堂堂正正还是鬼鬼祟祟皆无妨，当个“三等公民”也胜做中国平民百倍——境外黑社会分子正是瞄准了许多中国闹“出国风潮”者的心态和胃口，才大肆干开了偷引渡勾当。

境外黑社会偷引渡集团大都谙熟各国出入境规定和陆、海、空边检情况，为了从大批偷渡者身上源源不断地牟取暴利，千方百计在为偷渡者提供假证件上下功夫。港、澳、台、泰国等地的黑社会偷渡集团，常采用的方法是在当地找“造假专家”伪造中国护照、边境出境印章、硬印及其他国家出入境章、入境签证章等，贴上偷渡人的照片，带其蒙混出境。1992年12月7日下午，持阿根廷护照的陈鸿良携一女郎搭肩勾臂来到山东威海边检站，在“金桥轮”验证台前递上了证件。检查官边验证边询问，发现陈鸿良有阿根廷绿卡不会讲西班牙语，女郎柴红持台湾护照却不懂当地方言，遂严格测试，证实柴红的护照是伪造的，将两人扣留审查。陈被迫供认原籍上海，1986年出国，1989年拿到的阿根廷护照和绿卡，经与上海警方协查，上海迅速来人将两人带走了，原来，陈鸿良一直是上海警方追缉的“蛇头”。

审讯查明：陈鸿良出国后就与澳门“三合会”黑帮挂上了钩，由帮会专做假证件的同伙为其提供各种护照证件，利用他做生意出入国便利的条件



向外偷引渡，平均每季度引渡 2 至 3 次，引渡 1 人至少收取 5 至 6 万元。此次引渡情妇柴红落网时，已成功引渡出国门 19 人！

江苏省警方查获的以袁某某为首的偷渡集团，在泰国“三合会”操纵下，不到两年时间，就组织 5 批 21 人偷渡出境。

港、澳、台、泰偷渡集团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内外勾结，高价收买港、澳身份证、回乡证，换贴上偷渡人的照片，加盖上边境，及香港出入境章，组成“旅游团”，打着“旅行社”的旗号向外偷引渡。也有的专门收买南美、南太平洋一些小国的护照，加盖出入境章，装成外籍华人偷引渡。其中，不乏有发了横财的偷引渡分子，因为引渡 1 人，通常要向黑社会蛇头交 3 至 4 万“保证金”，出境后补交手续费至少 5 至 6 万元，如果转道去别国，再补办手续交费，若钱不够借“蛇头”的高利贷，那就遇上“狮子大开口”了。不仅蛇头发横财，连内地为其联络的“马仔”也跟着一夜之间成富翁。1995 年 3 月 25 日下午，青岛机场边检站查获了一个叫阿庆秋的“港商”，他持的“港澳同胞回乡证”有多次出入境验讫章。

警方对其严加审查，他被迫交待，该证是他花 3 万元从泰国一偷渡犯手中买的。进一步侦查证实，此人叫阮国权，原青岛无业游民，自从与泰国“14K”刘某搭上钩后，专门为其偷引渡当“马仔”。他就拿着这张“港澳同胞回乡证”打着港商名义，不到两年时间，已从河南中原油田、威海、崂山等地联络偷渡人员捞取回扣近 200 万元。某企业被其迷惑上钩办“合资企业”，专门为其配了辆“奔驰”轿车、保镖、女秘书，供其出入宾馆、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投资的“合资”企业产品已上市场，其资金还没到位，他连老本也一块进了监狱！

近年来，随着“出国热”风潮再次涌起，一些境外偷渡集团干脆派人入境带领偷渡人员一批批地从陆地或海上偷越国境线。有些从西南边境经缅甸偷越到泰国的偷渡分子，往往将人扣押住再通知其国内家属，寄付高额费用购买去日本及西欧各国的假证件。从海上偷渡者往往乘夜间或恶劣天气，成渔船的往公海上运送。1996 年春天，山东威海成山头一带多次截获这类偷渡分子，多是“蛇头”从福建、浙江、辽宁、黑龙江等地联络来向南韩、日本偷渡的，有时一次截获上百人……据边防部门披露：90 年代以来，沿海各省市机场港口边检站都查获数量不等的偷引渡人员，从地域上看，尤其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辽宁、云南、贵州、江西等省市突出。日本作家杉田望在访华采访福建偷渡情况时这样写道：“福建一带历史上比较穷，许多华侨都是早年离家出外谋生的穷人，所以当地人久有出外挣钱的习俗，拜金主义思想浓厚。他们相信，只要能出国就一定会发财。乘机钻这一空子的自然是当地黑社会一伙。对于想通过地下渠道溜出国门的人，他们可以给你提供各种伪造的出国证明及护照、机票等必要的文书手续，但索要的金额数字惊人，每人十几万元……，既无权又无钱而想出国的，正是黑社会的最佳顾客，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出了国就能挣大钱。所以不惜到处借支付出国的手续费，有时黑社会组织也可以替你支付，但高利贷相当可怕。”

“福建省黑社会与台湾的‘竹联帮’保持着秘密的联系，一方面获取各种信息，另一方面指使手下人在福州、厦门一带私下招募意欲偷渡者，并伺机在暗夜中利用渔船将他们偷运到公海，在一定地点由‘竹联帮’的船接手，然后进行下一步行动。‘竹联帮’的秘密关系更广，与日本的暴力团亦有联系，所以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但到目前为止，往日本偷渡的成功率很低，

有些船在途中遇到风暴连船带人一起葬身大海。还有一些刚抵达日本沿岸即被日本警方逮捕，不久后被遣送回国。

即使侥幸成功者也不得不求助于日本暴力团伙，在某些工地、餐馆及小工厂打‘黑工’。由于他们欠下了黑社会的钱以及没有护照，所以被严格看管丧失人身自由，直到还完债为止。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伪装难民继续偷渡。”

#### 绑架暗杀，敲诈勒索

1996年3月11日，由公安部挂牌督办、福建、香港、美国三方联合侦破的“12·10”特大持枪绑架勒索案告破，使境外黑社会分子的暴戾本性和卑鄙行径再次原形毕露——旅美华侨倪某某是美国商界、政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一直受到当局的特别关注。不料，被黑社会组织“飞龙帮”盯上了“大头”，阴谋对其敲诈勒索。倪某某为了躲避风头，于1995年12月飞回福州探亲。“飞龙帮”闻讯后，迅速派出“二号山主”陈某某带领3名杀手跟踪追至福州，并秘密与福州和香港的黑社会分子取得了联系。三方黑帮密谋策划，相互策应，于12月10日夜间突然采取行动，由陈某某3人持枪绑架了倪某某。陈某某枪口抵住倪某某的脑袋，勒令交赎金300万美元，倪某某被迫交出随身携带的130万美元，陈某某3人阴谋得逞，迅速携款潜入香港。此案震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两国均发出特急通缉令，责令办案人员不惜任何代价破案，抓获主犯。原来，“飞龙帮”陈某某一伙在美国已多次绑票暗杀、敲诈勒索搞恐怖活动，作了多起大案，被联邦调查局列为缉捕重犯。

福建警方受命后，立即派出精锐的侦技骨干配合美国和香港警方联合侦查。联合专案组经过3个多月的艰难追踪，终于发现了这个由美国、香港、福州三地黑帮分子勾结成集团的行踪。1996年3月11日，专案组周密部署，突然行动，将绑票暗杀的黑帮分子一网打尽。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相继报道，赢得了各国“反黑”部门赞誉，引起了世界性轰动。

绑架暗杀，敲诈勒索，历来是黑社会组织最凶狠残暴的手段，也是他们成为黑社会最不得人心的卑劣行径。八十年代，尽管境外黑社会分子纷纷“登陆”渗透，但由于立足未稳，尚未形成势力范围，故作案不太敢放肆，使此毒招作案者较少。但进入九十年代后，许多黑社会组织自以为在大陆站稳了脚根，且发展了内地不法分子作内应，形成了相当的势力范围，作案得心应手，遂开始原形毕露，作案肆无忌惮。据广东犯罪研究专家的调查资料显示：90年代以来，港、澳、台、泰黑社会组织在大陆第三产业中活动日益猖獗，并且极力发展内地不法分子加盟入伙，依仗雄厚的财力和人力，不断布建起秘密势力范围。据悉，在广东若干自由市场个体运输出租、小吃食品、旅馆、发廊、酒吧、舞厅等行业，出现了由境外黑社会头子坐镇遥控指挥、当地黑社会分子“地头蛇”出面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的犯罪现象。据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个体“的士”、“面包”车司机反映：在各个车辆运行区段基本都有了黑帮分子的势力范围，哪个司机要想正常运营，就得向黑帮分子交“入线钱”，通常每台车每天要交纳总收入的5%左右。如果谁拒绝，那就会招致若干不明不白的麻烦，比如突然冒出一伙人，一窝蜂上车不给钱，乱吵乱闹乱吐痰，打架斗殴，轰赶外地人，或在候车点捣乱不让别人乘你的车，弄的你无法运营，如不低头认帐，很可能车子就要遭到破坏。在一些繁华街区的卡拉OK厅、酒吧、饭店、舞厅等，调查人员多次听到老板们含含

糊糊抱怨“黑道人”捣乱难以经营的唉叹。经深入查访才知道：许多黑帮分子专门盯梢这些场所的不法经营活动，一旦掌握了老板店主有什么客留外来妹“三陪”，或嫖娼、或赌博以及搞非法贸易等活动，很快便公开登门索要“情报费”、“保护费”、“堵嘴钱”。谁要拒绝，那他们就会“理直气壮”地把你送到执法机关去。这些被黑社会分子抓住了隐私把柄的店主老板，大都甘愿“破财免灾”，交个万儿八千的“私了”，打掉牙往肚里咽。

1992年夏天，广州市繁华街区几家豪华餐厅和卡拉OK厅，突然夜间被人洒了屎尿，搞的顾客躲之不迭，老板叫苦连天，生意“砸锅”。据知情人反映，这是店老板没交给黑帮分子“保护费”，黑帮们“示威”招致的麻烦。更有甚者，第三产业的老板们得罪了黑社会或与其结下了深怨，说不定何时会招致灭顶之灾。广州市某商贸区一家外地来的经营家电的老板，突然夜间店铺起火，全家4口人及1名店员被烧死，现场严重破坏。警方侦查判断，是该店老板参与秘密走私家用电器，被黑社会分子看作涉足了他们的走私势力范围，导致了一场“黑吃黑”惨剧，估计与势力较大的“过江龙”黑帮有关。这是一个由香港“14K”暗中操纵、当地地痞流氓纠合成的专吃“走私钱”的黑帮组织。他们到处暗中刺探和监视走私线索和人员，保证不对本团伙走私造成障碍。他们甚至将窃听器偷装在其他团伙的走私艇或走私器上，一旦掌握把柄，毫不客气地从中抽取20—30%的“堵嘴钱”；对无视他们分赃要求的人，经常大开杀戒。

根据福建警方披露：上述类似情况，在福州、厦门、石狮等繁华城市多次发生过。仅1993年，就发生4起境外黑社会分子入境暗杀报复案件，杀死杀伤14人。1993年秋的一天下午，深圳市某商业办事机构办公楼突然窜进4名蒙面持枪杀手，不同青红皂白，见人就打，见物就砸，将5名办事人员开枪打死逃走。警方侦查发现，杀手是香港黑社会派来的，作案后快速潜回香港杳无踪影，推断是黑帮内闹纠葛，争霸势力范围进行的“黑吃黑”报复杀人。

尤其近些年来，港、澳、台黑社会组织通过便利的地理条件，大肆与境内不法分子相勾结联手作案，越作越大。1993年4月1日傍晚，深圳市时代手袋厂港商杨老板下班晚了些，从本厂回宿舍行至蔡屋围处时，突然从路旁一辆停放的“的士”出租车中窜出4名蒙面歹徒拦住车，强行将其蒙面堵嘴，劫持到附近一个陌生的久无人烟的工棚内，用匕首威逼他交赎金150万港币。杨老板拒不屈服，被打得奄奄一息。折腾一天后，杨老板迫于歹徒淫威，不得已4月2日下午用手机通知其香港亲属，分别将50万和100万港币汇入了歹徒指定的香港两家帐户上。歹徒们确信钱已到手后，将杨老板扔进路沟内逃往香港。深圳警方组织专案组快追速查，在香港警方全力协助下，历尽艰难，终于查破此案。原来，此案主谋是“新义安”任“红棍”的林某某，成员除本帮外，还有“义群”的黑帮和深圳的黑帮分子。

他们事先在香港摸清了杨老板的底细，又通过深圳的黑帮分子摸清了杨老板的行走路线和时间，周密谋划后，由林某某亲率杀手潜入深圳直接实施，作案之快捷，行动之诡秘，勒索款额之巨大，为历年来黑社会入境犯罪之罕见！

暴力掠夺，无法无天

1994年11月6日上午8时许，香港“新义安”黑帮的两名“四九仔”林某某和朱某某，在深圳东莞市东信酒店门前东张西望了一阵，对着不远处

一辆新皇冠出租车嘀咕着径直奔了去。出租司机邓某见两个港商来租车，很客气地打招呼，林、朱两人说去市区，邓便彬彬有礼地载着他俩上了路。不料，行至一山坳处，朱某某说要“方便一下”，邓某刚将车停稳，林某某和朱某某突然拔出手枪，分别抵住邓某的脑袋和腰部：“不许动！”随即，从路旁窜出一个叫阿威的同伙，恶狠狠地用布套将邓某的头、眼蒙住，用手帕塞住嘴拖出车外，拉到路旁树林中，用铁丝将邓某捆绑在一棵树上。还没等邓某明白过怎么回事来，林某某3人开着劫到手的新皇冠轿车扬长而去。邓某缓过神来，拼命挣脱开铁丝，跑到公路上拦了辆过路车赶到附近的新桥派出所报了案。新桥派出所干警一听是光天化日之下劫车，紧急集合起来，驾乘两辆车朝林犯一伙逃跑的方向追击。干警们分析：林犯一伙劫车后必然急于卖车脱手，遂分头向几家汽车交易市场追踪查缉。果然，林犯一伙正在某场寻找买主，一看警察追来，立即驾车逃跑，于是，在市区大道上出现了电影电视中常见的“飞车追捕”惊险镜头。当追至郊区公路上时，警车迂回包围，将林犯一伙拦截住，林犯一伙眼见逃脱不成，负隅顽抗，拔枪射击拒捕，又是一场警匪激烈枪战！公安干警步步逼近，火力猛烈，林某某被一枪击毙，朱某某和阿威见大势已去，被迫缴枪投降！

这是深圳警方近年来“扫黑”战中一个精彩的镜头，也是境外黑社会分子入境无法无天猖獗作案的一幕。

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明抢暗夺据为己有，是各种黑社会分子的贪婪本性。八十年代，境外黑帮分子入境后极力伪装成“爱国华侨”、“投资商”、“企业家”之类的正人君子，虽然也暗中作案，但不太敢贸然行事。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入境人员数量骤增，边检手续放宽以及他们对大陆情况的日益熟知，这些“披着羊皮的狼”不再注重掩饰真面目了，一有作案机会，立刻凶相毕露，作案胆大妄为，无所顾及。1993年1月4日凌晨6点钟，香港某公司司机周某驾驶一辆大货车到深圳市罗湖区拉货，并顺便将公司经理托带给住宅管理处林主任的钱送到家。当周某上楼叫出林主任下楼来打开车门取钱时，突然，从车后边窜出2名蒙面歹徒，手持电警棍猛击周、林头部，两人被击倒昏迷。两歹徒夺过盛钱的塑料袋驾车逃走，共劫去港币331100元，日币139200元，新加坡币2960元，马来西亚币3000元，荷兰币4000元。这起特大杀人抢劫案，震惊了深圳警方和有关部门，经快查速访，获悉是香港来人所为，遂与港方警署联合破案。很快查明，是“14K”的两个“四九仔”作案，但阴谋得逞后已逃往国外黑帮中庇护，杳无踪影。同年3月1日早上7时许，香港“和胜和”黑帮分子黄某某，以兑换港币为名，将东莞市中年妇女卢某骗至深圳某宾馆住处成交买卖。黄某某乘卢某点钱之机，突然抓出早已准备好的铁锤猛击卢某头部，致其当即死亡。黄某某抢起卢某的人民币57000元、港币2480元向香港奔逃，幸亏宾馆服务员报案及时，警方快查快追，途中将黄犯捕获。

类似这种境外黑帮分子持刀弄枪暴力侵财案件，近年在广东、福建等地不断发生。据深圳警方报告：仅1993年，境外黑帮分子入境公开持刀持枪抢劫、绑架幼童、强奸、爆炸、杀人等暴力性作案就有22起，占查获入境人员犯罪案件总数的31.8%；经与香港警方联合调查发现：这类作案分子多是黑社会组织底层打手“四九仔”、“挂蓝丁笼”、“街头帮匪”所为。因为近些年来，在香港流传开什么：“做生意的在深圳好挣钱，有钱的在深圳好花钱，作案的在深圳好捞钱”，诱引的港、澳、台黑社会底层亡命徒眼红

手痒，利用地理环境上的便利条件，一批批流窜入境作案，非偷即抢，舞刀弄枪，打打杀杀，无法无天，而且出手快，逃离快，胆大妄为，不计后果，1993年5月24日下午，巡警在罗湖区京湖酒店门口抓获了一名持刀抢劫犯胡某某，查明是香港“新义安”的一名“街头帮匪”，他刚入境不到5个小时，就持刀抢劫了一青年妇女3700元！罗湖分局南塘派出所大白天抓获了香港来的盗车犯张某某，一举抓出10名同伙，有8名是来自香港“14K”、“新义安”、“和胜和”的黑帮“四九仔”。这个团伙专门白天公开在罗湖区、龙岗区一带盗窃进口高级轿车，已销往东莞获取暴利160余万元，作案不隐蔽，不逃离，连续盗窃，贪得无厌，为历年来入境黑帮团伙作案之罕见。尤其出人意料的是，香港新界一带一些法制观念较差的中小学生和失业少年，在“深圳好捞钱”的诱惑下，利用沙头角等地一步之隔的便利条件，竟然时常结伙越界到一些商业区和住宅区偷抢物品。新界13岁的学生邓某和14岁的失业少年黄某结伙越境，到沙头角镇住宅区撬门入屋行窃，两次就盗窃钱物28000余元！

来自云南边防缉毒部门的报告：自1993年以来，随着我国边境缉毒力度加大，许多过境贩毒分子和携带的毒品被查扣，境外黑社会贩毒集团闻讯后，公然派出武装分队突袭我边检站、所和口岸，抢夺被查扣的人员和毒品，致使双方多次发生枪战。过去境外贩毒集团护毒武装分子还讲究隐蔽，多在夜间偷袭，近年来经常大白天进行武装进攻，不仅动用步枪、冲锋枪、手雷等，而且还多次动用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对我国形成了武装挑衅，气焰十分嚣张！

如此嚣张的黑帮集团不仅在边境，在内地也发生过，海南省出现的黑帮大枪战就足以说明问题。海口市以孔某某和林某某为首的黑帮集团，自投靠香港“14K”发展为海南堂口后，依仗其强硬的主子作后台，肆无忌惮地抢夺、垄断房地产、基建工程、建材店铺。由香港“和胜和”操纵的许某某为首的黑帮集团不服气，以为孔某某、林某某集团侵犯了他们的势力范围，遂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两帮不断发生火并争夺战，矛盾日益白热化。1993年12月16日傍晚，孔某某和林某某亲率骨干打手20余人，突然朝盘踞在老城镇大富豪歌舞厅、六合电子游戏机官等地的许某某集团发起进攻。双方动用了手枪、冲锋枪和炸弹，直打得老城镇大街马路上子弹血肉横飞，硝烟烈火滚滚，行人四散奔逃，交通通讯中断，全镇一片混乱，警方闻讯全员出动围剿时，许某某集团已被打死10人，打伤8人，行路者受伤十余人。像这种黑帮间“黑吃黑”无视国法公然枪战大火并事件，实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

更有甚者，一些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发展起势力范围后，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专政机关，公然与国家基层政权抗衡。港商廖某某是1972年偷渡到香港的不法分子，投奔“和胜和”黑帮后，拼命效力钻营，升任“坐馆”骨干。1979年因打架斗殴被港英当局判缓刑，1982年又带领黑帮行械抢劫被判刑10年。1990年提前出狱后回到深圳龙岗老家，收罗了一批“两劳”释放分子和地痞流氓，成立了“和胜和”龙岗山堂。自任堂主，从此依仗财大气粗黑势力众，在龙岗一带横行霸道，公开宣称：“龙岗就是我‘和胜和’的天下，谁和我帮会作对，我就炒谁的鱿鱼！”凡到龙岗经商的外地人，大都被廖某某集团勒索交了“保护费”，谁若拒绝，就甭想安生干下去。港商姚肥在龙岗区开了一家“肥仔记饭店”，生意兴隆，廖某某多次派人登

门索要 2 万元“保护费”，姚老板坚决不给。廖大为火光，遂指使手下于 1993 年 3 月 17 日晚上向“肥仔记饭店”扔了三枚炸弹，将饭店门窗及桌椅餐具炸得一塌糊涂，幸无伤着人。事后，廖某某再次打电话威逼老板娘交 5 万元“保护费”，否则“炸死你全家！”其老家村委会按规定分配给廖某某一块住宅用地，廖随即转卖给他人捞了一笔钱。然后，又向村委伸手要地，村委不同意，廖某某凶相毕露，威胁邱村长，向其勒索人民币 35 万元，扬言不给就叫他“吃炸弹！”邱村长誓不妥协，廖某某恼羞成怒，指使手下朱某带领 4 名打手，手持刀斧和自制的炸弹闯入邱村长家，以刀压威逼逼邱村长写 20 万元人民币欠条。

邱家人悄悄向后水径派出所报案，公安干警及时赶到将朱某一伙抓获，制止了这场暴力事件。廖某某一看勒索不成，立即调集黑帮向村委会和派出所反扑，并将一家商业对头港商洪老板的“宝马”牌轿车炸毁，向政府和公安机关示威。此案震惊了龙岗区党政领导和专政机关，遂调集警力组成专案组清查廖某某黑帮集团。5 月 14 日上午 10 时许，公安干警追踪发现廖某某躲进了惠阳县淡水镇塘边 11 号住宅一窝点中，淡水派出所民警彭伟林立即带领一个搜查组冲上去缉捕廖犯。廖某某一看难以脱逃，立即扔炸弹、开枪拒捕，打死了冲在最前面的民警彭伟林。公安干警忍无可忍，当即开枪将廖某某击毙。

从这个窝点拒获“五四”式手枪 2 支，子弹 115 发，自动手雷 12 枚，电火雷管 16 个，硝氨炸药包 10 个以及安装好定时器的炸弹 5 个。

廖某某黑帮集团的覆灭再次说明：黑社会分子暴力掠夺的黑手黑心黑肝肺本质不会改变，一旦条件成熟，必然兴风作浪，独霸一方，肆无忌惮，无法无天。

#### 吃喝嫖赌，营造淫乱黑窝点

初春的一天夜里，上海浦东开发区某夜总会。霓虹灯交织成的迷幻宫殿里，一流的音响在顾客头顶上轰鸣，一帮来自东南亚的歌手连舞带唱，虽然歌舞声中不免有些嘈杂、刺耳，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高档次、新潮派的。当歌手们演唱起卡萨布兰卡的时候，一群身着桔黄色迷你服的服务小姐推出一排小车，人头马、轩尼诗、马爹利、拿破仑、法国白兰地之类洋酒，开瓶的，满杯的，应有尽有，一车车谦恭地涌到一个个大款们面前，期待着垂青。而船式格局的 KTV 包房里，台湾、香港、日本、南韩以及西欧来的阔佬们，则品啜着皇帝拿破仑、路易十三之类极品洋酒，搂着“三陪女郎”狎妓，不时发出淫荡浪笑。

夜晚 10 时许，女子时装模特队登场了。先是奇装异服，后是薄如蝉翼，娇柔地朝顾客面前扭屁股赢取掌声喝彩。随着嘈杂的喝彩声加剧，一个个大款们乃至各包房里阔佬们凸出了眼珠子：哇，泳装表演！OK，脱，脱，比基尼！一个个青春靓丽的胴体，颤微微的乳峰，圆滚滚的肥臀，秋波闪闪的媚眼，性感和博彩无异是“性感炸弹”连爆，大厅里再无一人故作矜持，台商老板和主持小姐恰到好处地宣布了本晚上的有奖助兴节目，一个个急不可待的大款、阔佬们涌进了舞池。在缠绵舒缓的音乐和复合光波的迷幻中，舞池里不时传出阵阵“宝贝，好爽噢”、“悠着点嘛”、“我受不了啦”之类狎妓浪笑。

晚上 11 点半，在一片喧闹声中，台商老板宣布了一个个奖项得主，大都是来自港、澳、台、南韩、日本的阔佬中奖。最后大奖开出，得主是台商

杨老板，他身着背带西裤神采飞扬地走到台前。主持小姐半嗔半笑地逗他：“您作为今晚最大的幸运得主，拿什么答谢各位来宾呢？”杨老板微微一笑，朝着侍应生从容地一挥子：“oK，五瓶xo！”

在一片喝彩声中，一群手持鲜花的模特女郎一拥而上，随着嗲声嗲气的祝贺声，杨老板两颊上印上了一串串粉红的唇印！随着“难忘今宵”乐起，一个个阔佬、大款挽着、搂着“小蜜”、“三陪女郎”乃至模特小姐钻进门口早已恭候的轿车里，驰往附近一座座高级住宅区，欢渡销魂佳期夜去了……——这是某报社两名记者前不久在有关部门陪同下暗访上海夜总会亲眼目睹的一幕。

揭开发区管理部门介绍：开发区的高级住宅区和别墅群，大部分是被港、澳、台、南韩、日本及西欧的一些客商购买或租赁的；配套兴办的宾馆、夜总会、歌舞厅、酒吧、卡拉OK厅、电子游戏室等高级娱乐场所，基本上都是由外方独资或合作合资并由外方为主经营管理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这里不设居民委员会之类社区管理机构，而是由房产建造单位或物业部门自管、代管，并采取有偿服务的形式，因此，这里的住户和业主情况不明，变化无常，主要与境外人员交往，情况十分复杂。

但据警方调查摸底：开发区内宾馆、大厦、办公楼、娱乐场所，基本上都是“三资”企业，经营结构为“综合性”，融吃、住、玩、商为一体；经营形式为“全开放”，不同国籍、不分内外，不讲身份，谁都可以涉足，如虹桥开发区内国际贸易中心的单位和住户150多个，涉及14个国家和地区；管理手段为“自我型”，一幢大楼犹如一个小国家，一座宾馆犹如一个小社区，一个老板一种管理方法，经营项目不一，权力高度集中，根本不让警方插手内部保卫工作，基本上成了境外客商的“独立王国”。从调查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活动情况看：台湾的“竹联帮”、“四海帮”、“莹桥帮”，港、澳地区的“14K”、“新义安”、“和胜和”、“三合会”等黑社会组织，都在这里投资参股或经营管理着若干夜总会、宾馆、饭店、舞厅、酒吧、卡拉OK厅等娱乐餐饮业。由于这些场所特殊的背景和国家赋予带有“一国两制”色彩的特殊政策，成为黑社会组织策划犯罪、联络同伙、藏身匿迹得天独厚的场所。从警方近年来查获的贩卖枪支、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走私诈骗、伪造货币、组织偷渡等大量入境犯罪案件看，大都涉及这些地区和场所。事实说明：由于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涉足和操纵，开发区的许多高级住宅区、别墅群和娱乐餐饮业，已成为黑社会分子吃喝嫖赌、吸毒贩毒、色情淫乱、聚会联络策划各种犯罪活动的黑窝点。

从港、澳、台、泰、日本以及西欧的黑社会组织经营项目看，开设赌尝妓院、酒吧、跑马尝夜总会以及宾馆、旅游村、电子游戏等黄色娱乐场所，是他们“本职业务”的重要内容。一则，他们籍此取得合法社会地位，获取厚利，并将非法收入转化为合法投资；二则，便于吃喝嫖赌，满足黑社会分子们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消费本能需要；三则，营造秘密据点，既便于他们策划、指挥、联络各黑帮组织和活动，又为广大黑帮分子提供了藏身隐匿的安全窝。我国尽管扩大开放，尽管开设了若干特区和开发区，尽管给了境外客商若干优惠政策，但始终没允许，也不准设立妓院、赌尝“红灯区”。于是，境外黑社会组织专钻我国特区和开发区各种优惠政策的空子，依仗其雄厚的财力渗透、垄断特区和开发区的娱乐餐饮业，“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独资、合资、合法经营的幌子，极力营造吸毒、聚赌、卖淫嫖娼色情淫乱窝

点，布建了一系列不是“红灯区”的“红灯区”，毒化了社会风气，诱发了多种犯罪活动；同时，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排挤专政机关，使警方以公开治安管理的办法难以控制，难以获取和掌握黑社会分子的活动情报信息，难以及时发现、预防和打击各类犯罪活动。

据深圳警方披露：全市重点涉外卡拉 OK 厅、歌舞厅中受境外黑社会组织控制的，基本都搞色情服务、聚赌嫖娼、吸毒贩毒等不法活动。境外来的不法客商和内地的一些不法分子专往这些场所钻，搞一些秘密联络和非法交易活动，使这些场所基本都变成了色情淫乱、嫖娼吸毒、集黄、毒、黑于一体的黑窝点。警方虽多次清查取缔，但过不多久又故态复萌。

据上海静安区警方披露：全区 700 多家宾馆、夜总会、酒吧、舞厅、卡拉 OK 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港、澳、台黑社会背景的。凡是查明由黑社会组织投资经营的娱乐场所，都搞色情服务、聚赌吸毒招徕顾客，故开业后很快能造成一定社会影响，个别场所一度被外界称为“红灯区”。更严重的是，这些场所大都雇用打手，美其名曰“保安人员”，专门配合“三陪小姐”快刀斩客，对付那些被斩有异议的顾客，经常闹出事端来。由于这些场所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境外许多爱国人士和境内有识人士已多次通过新闻媒介呼吁：深入开展打黑扫黄扫毒行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决清除黄、黑、毒，净化社会环境，培育文明市常上述披露的十大类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情况，并非全部，只不过比较突出而已。据司法机关权威人士剖析指出：从近十年来查获的入境犯罪种类看，我国《刑法》规定的七大类犯罪基本上都涉及到了：比如“反革命罪”中的勾结外国、阴谋危害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收买、策动、勾引我国家工作人员投敌、叛变；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爆炸，放火，投毒，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的违反海关法规，进行走私，违反金融、外汇、金银管理法规，进行套汇、伪造贩卖国家货币；如“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罪”中的故意杀人、过失杀人、故意伤害、过失伤害，强奸妇女，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如“侵犯财产罪”中的抢劫、盗窃、诈骗；如“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等流氓行为；违犯枪支管理，私藏枪支、弹药拒不交出的；伪造或者盗窃、抢劫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的；制作贩卖毒品的，盗运文物出口的，偷越国（边）境的，“妨碍婚姻家庭罪”中的重婚罪等等。除此之外，境外黑社会组织还涉足了我司法实践中多年未见的犯罪活动，如间谍特务、动机恐怖、雇佣杀手、看场收款、设赌抽红、嫖娼竞价、勒索保护费等等。

总之，境外黑社会组织“登陆”透活动是立体化的，作案犯罪活动是全方位的，对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危害破坏是全面、广泛而深远的；这，已成为境内外一切有识之士有目共睹、无可争议的事实！

### 第三章 大陆团伙犯罪日益猖獗

中国大陆的黑社会犯罪是在团伙犯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了解团



伙犯罪就不会知道中国大陆的黑社会犯罪内幕，因为，团伙犯罪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已成为犯罪的主要组织形式。

中国大陆大规模地出现团伙犯罪活动，应当说始于八十年代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和经济建设的迅猛崛起，整个神州大地复活了。但是，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羡慕“酒绿灯红”追求享乐腐化的极端个人主义以及旧习惯势力的沉渣，随着西方文化、技术和生活方式洪水猛兽般涌进国门，也迅速复活了。于是，在法制尚未健全的形势下，以流氓犯罪为主流的打、砸、抢、盗窃、强奸、传播淫秽物品、卖淫嫖娼等团伙犯罪迅速滋生蔓延。特别是恶性刑事大要案急剧上升，动辄三四人、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团伙，光天化日之下拦截侮辱妇女等疯狂作案，肆无忌惮，以致许多地方出现好人怕坏人的局面，妇女天黑不敢单独出门，有班不敢上，有事不敢办，人心惶惶，没有安全感，社会舆论雀起。

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听取公安部长汇报情况后，拍案而起，严厉指示：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于是，一场由公、检、法机关联合办案，快查、快抓、快结、重判的大规模“严打”战役，迅速席卷全国。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从重从快“严打”风暴！

这是中国公安、司法机关大扬警威快刀斩乱麻并引起世界性瞩目的战役性的大行动！

三年“严打”，三大战役。一大批社会渣滓被清除，一批鬼魅魍魉被斩首示众，人心大快，由乱到治，中国大地实现了空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的稳定，被世人誉为“七五盛世”。

但是，进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商品经济大潮奔涌以及动乱的影响，团伙犯罪再度急剧上升。据警方最高权威机构统计公布的数字表明：1988年，全国查获犯罪团伙5.7万个，成员21.3万余人；1990年，查获的犯罪团伙上升为10.5万余个，成员36.8万人；1991年，查获团伙13.4万余个，成员50.7万人；1993年，查获团伙15万余个，成员57.5万余人；1994年，查获团伙20余万个，成员猛增到90余万人……团伙犯罪，不仅逐年剧增甚至翻番，而且多数团伙连续作案，所作案件在整个刑事案件中占的比率大幅度上升：1990年，湖南省查获的犯罪团伙中，作案3次以上的占62.7%，其中3021个重大犯罪团伙作案都在5起以上，作案30起以上的竟占34%；安徽省阜阳市打掉的一个犯罪团伙，半年时间作案286起，平均每天作案一起还多。据天津、山东、江苏、湖北、贵州、辽宁、河北、山西等省市警方的典型调查，近年来发生的车匪路霸、流窜抢劫、劫车杀人、贩毒贩枪、流氓伤害等恶性大要案，基本都是犯罪团伙所为，犯罪能量远远高于单个作案的犯罪分子，作案占刑事案件的40%以上，所作大要案高达60—70%以上。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在破获的1135起重大刑事案件中，团伙所作案件581起，占57.2%！

综观全国刑事案件查破情况，犯罪团伙成员在整个刑事犯罪人员中，基本占40%以上，而犯罪团伙涉及的案件，则高达60%以上。尤为严重的是，急剧上升的团伙犯罪许多向着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犯罪迅速蔓延，基本

循着团伙犯罪——集团犯罪——带黑社会性质集团犯罪的轨迹发展。从警方查破的大量集团犯罪案件看，哪里团伙犯罪严重，哪里就容易滋生蔓延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有组织犯罪发展就越快，哪里社会治安秩序就差，这已成为全国性突出的社会问题。事实说明：中国大陆团伙犯罪在逐年剧增的基础上，正迅速向黑社会蔓延，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再度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 团伙犯罪大扫描

犯罪团伙，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组织形式，在《中国刑事侦察辞典》中解释为：“三人以上，为实施犯罪而纠集起来的一种犯罪组织，是共同犯罪的种类之一。”在中国公安、司法实践中，通常认为具有以下主要特点：A、组织松散，除少数骨干分子外，组织成分不稳定；B、头目、骨干多为惯犯，一般成员多有轻微违法犯罪劣迹，成员间多系伙伴或师徒关系；C、犯罪有一定专业性，既有专门侵害某一特定客体的，也有“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D、活动有一定纠合性、突发性，常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盲目流窜；E、行动诡秘，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对社会危害大，是犯罪集团的雏型。犯罪学家们研究认为：了解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必须了解团伙犯罪，因为，犯罪团伙、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这三种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集中反映了黑社会类型的犯罪组织萌芽、发展、恶性膨胀三个重要阶段。可以说，在中国大陆没有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的奠基和发展，形成有组织犯罪的黑社会，是不太可能的。

综观中国大陆九十年代以来的团伙犯罪趋势，从活动范围看，基本是从行业到地区乃至全国；从犯罪组织程度看，基本是从临时性合作到密切配合；从活动特征看，呈现出从秘密到公开或半公开。可以说，在整个刑事犯罪活动中，团伙犯罪涉及的面最广，作案最猖獗，对社会危害最大。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比较突出地集中在下列方面——暴力抢劫胆大妄为舞刀弄棒，抢夺劫掠，历朝历代是同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土匪、响马、强盗联系在一起的。

不论深山老林，还是僻乡荒郊，不论江河湖汉，还是都市城镇，都有土匪强盗出没肆虐过，为历代统治者和正义之师剿杀征伐的重要对象。中国大陆经过建国前后大规模地剿匪战斗后，在历史上延续千年之久的土匪强盗现象才被最终消灭。然而，四十年后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抢劫大案，不禁使人联想起历史上的土匪强盗而心有余悸！透过下列这组镜头就会看到：尽管现代社会中的暴力抢劫犯的作案方式、地点、手段等与历史上的土匪强盗有所差别，但本质上却是一丘之貉！

镜头一：江西省东乡县有座驰名中外的老虎岭，座落在东乡、余江、金溪三县交界处，东鹰公路蜿蜒而来穿岭而过。

老虎岭上灌木丛生，除岭旁建有一处石亭可避雨歇脚外，方圆数十里荒无人烟，传说早年这里经常有老虎出没，但建国以来从未听说过发生什么不测之事。孰料，商品经济大潮袭来后，老虎岭上冒出一伙强盗，频频劫掠伤人作大案。

6月29日凌晨1时许，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下店车队司机何成波3人，驾车驶上老虎岭时，被路上一排大石头挡住了去路。“谁恁发坏？”“缺德哟缺德！”何3人边嘟哝着边下车搬石头，突然，从路旁树丛中突出4人，手持尖刀、铁棍，凶神恶煞般围住3人就打。

何 3 人一看是遇上了强盗，赶紧向外掏钱保命，这伙歹徒抢去现金 1400 多元和 4 条香烟，眨眼遁入灌木丛。

7 月 4 日凌晨 2 时许，浙江省武义县粮食局汽车队司机朱红杨、朱江慧、何道献 3 人驾车驶进了老虎岭。突然，司机说车前胎漏没了气，下车一看是被一钉在木板上的大铁钉扎破了。3 人刚动手换备用胎，不知从哪里冒出 5 名歹徒，挥刀弄棍围住 3 人便打，抢去现金 2190 多元四散奔逃。

7 月 29 日凌晨 3 时许，贵州省科学院司机任国斌、任亚光驾车驶到老虎岭上石亭旁，被 4 名歹徒用石头拦路挡下车，持刀抢去 1500 元现金及部分物品，临走连汽车挡风玻璃也给捣碎了！

“老虎岭上有强盗！”这消息迅速在附近三县传扬开来，司机们无不闻讯胆寒，宁愿绕行数百公里也不敢再从老虎岭上过。警方闻讯甚感案情严重，遂调集 20 多人沿线布网，查访守候，一个多月后，终于将以黄建龙为首的 7 名拦路抢劫团伙抓获。经查明，这是一个由当地地痞联络“两劳”释放人员结成的团伙，合伙不到两个月。就已连续作大案 6 起、小案 10 余起，抢劫过往司机现金 2.3 万元及随行物品一大宗！

镜头二：孔子故乡曲阜，文明风尚源远流长，多少年来，这里似乎未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而足以给人们留下长久记忆的事件。当商品经济大潮涌来时，小终吉村青年农民孔令福脱颖而出，在农家院外挂出了“曲阜市第三化工厂”的牌子，以畅销全国的“灭鼠灵”药而骤然致富。一时间，报刊电台宣扬，各级领导接见，“青年致富明星”、“山东省农民企业家”、“精神文明建设标兵”等多种桂冠接踵而至，孔令福大红大紫了！

正月的一天，孔令福乘着节日的喜庆宣布了扩建新厂再上新台阶的计划，并从银行提出巨款准备到南京购买空气压缩机。他这天忙到夜里 11 点钟才回家，饭后疲乏困盹，钻进被窝就进入了梦乡。他两口子住的是一套同厂房、办公室连在一起的卧室，也许是早已习惯了和着机器轰鸣声及职工的说笑声入眠，因此，当他迷迷糊糊听到有人撞击房门时，还以为是恶作剧的职工媳闹他小两口呢！突然，单扇房门被“呼卤撞开了！在床另一头就寝的爱人孔秀华刚氤了一声，一个蒙面人“嗖”地窜上来扼住了她的脖颈！未及孔令福反应过来，又一个彪形大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来捺住了他的胳膊，寒光闪闪的匕首直抵咽喉，一声低吼：“不许动！”

借着微弱的台灯光，孔令福一下看清了强盗们的阵势：四个人个个戴着面罩和手套，手持匕首或刮刀。一个身穿将军呢服的小个子把门，一个穿黑衣服、中等个头的家伙捺压着他爱人，一个穿束口黑衣服的大个子捺他，另一个穿青褂牛仔裤的歹徒拿着棕色提包满屋里搜寻。只听大个子恶声恶气地命令：“交出写字台的钥匙来！”

拿提包的家伙很快发现了孔令福睡觉前扔在写字台上的一串钥匙，一把抢过去就往写字台三个抽屉锁孔里插。但连试了几个钥匙，都没打开。这家伙顿时恼羞成怒，迅速从提包里掏出一瓶汽油，朝床上洒了一圈，厉声威胁道：“你们要咋呼，我立马就给你点上！”说罢，将钥匙在孔秀华面前一字儿摆开，用匕首戳着她的脸喝令道：“要活命就说实话，哪一个？”孔秀华被迫无奈，颤抖着手指给了他。

强盗打开油展，将 133000 元巨款塞满了提包。大个子见目的已达到，拿匕首在孔令福脸前边比划边威胁：“我们走后，第一你不准咋呼，一咋呼就给你点火！第二不准报案，要是走漏了风声，随时叫你全家脑袋搬家！听

明白了？”

拿提包的家伙又掏出汽油瓶子，在所有触摸和走动过的地方洒了一遍，大个子见“后事”料理完毕，一挥手，盗贼们麻利地撤出屋去，钻进漆黑的夜幕里，顿时无影无踪！

“农民企业家遭抢劫！”案情顿时震惊了曲阜党政部门和警方。市公安局局长武贞俊迅速调集精兵强将携警犬赶赴现场，追踪查访，撒网排查，寻到了连日来疯狂嫖娼的孔伟昌，又顺线追踪逮住了穿将军呢服的小个子陈绪河。以此为突破口，查出大个子叫孔宪清，拿提包的叫孔宪林，但二人分赃后已途往西安。警方分兵追击，二孔落网，四犯归案。突审查明：这是一个由不务正业、偷鸡摸狗的农村无业青年组成的抢劫团伙。“三孔”都犯有前科，受过警方打击处理。他们在曲阜酒店结成酒肉“生死兄弟”后，在曲阜市仁义街租了两间房子作落脚点，常聚在一起喝酒，看录像，研讨盗窃技艺。他们计划“先搞个大户装备起来”，“最好弄部车快干快跑，到外地劫司机、劫老板，捞它一笔钱，回来办公司、开饭店”。

“占据孔子故里这方圣地，黑白两道一齐上，轰轰烈烈干一场”抢劫孔令福“吃大户”是他们计划的第一步。案发前天晚上，孔伟昌乘停电之机，把孔令福厂里的采购员请到家中喝酒打扑克，故意套话说，摸清了孔令福的活动情况及提回巨款准备到南京买空气压缩机的事。他立即通知三兄弟；商定了行动计划，分头准备好了作案工具。案发当晚，他们在孔宪清家化妆，分头摸到姜家村东麦秸垛处碰头，由孔伟昌留在墙外放哨接应，二孔和小果子入厂，不到半小时即阴谋得逞！他们第二天下午聚到仁义街分赃，庆贺了一番。本计划接着“干几个大户”，但听说公安局出动大队人马去了现场破案，故分头“躲风头”，不料一个也没躲成，全部落网，“宏伟计划”也泡了汤。

镜头三：1995年4月17日上午9时许，福州市某公司经理林宝铨兄妹同骑一辆“铃木王”摩托车，开到福州市工商银行营业厅前，进厅取出50万元现金，放进一只鳄鱼皮制大手提包中，林宝铨驾车，林妹妹怀抱巨款坐车，一溜烟似地朝交通要道六一路驶去。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厅里厅外四双恶狼般的眼睛瞄了个一清二楚，恶魔出笼了！

林宝铨兄妹俩刚驶上六一路，身后便跟上来两辆黑炮弹型摩托车，每辆车上两人头戴密封头盔，后一个揣着来福猎枪，相距不到10米，一前一后饿狼扑食般朝林家兄妹追击上来，兄妹俩竟毫无知觉和防备。当三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驶进六一路繁华路段时，前一辆“黑炮弹”摩托车一提速赶上“铃木王”并行，没容兄妹俩反应过来，黑炮弹后座上的歹徒“嗖”地掏出来福枪朝他俩“砰砰”就是两枪。兄妹俩随着摩托车“呼哧”倒地而摔出四五米远。后一辆黑炮弹摩托车冲上前来，前一辆车上的歹徒又打出两枪作掩护，车后座上一穿黑西装的歹徒囊中探物般伸手从呻吟着的林妹妹手中抓起鳄鱼皮大手提包，随着一阵黑急狼烟扬起，两辆黑炮弹摩托车飞一般窜出六一路，眨眼功夫消失在人海中！

这一幕，前后仅一分钟！大白天发生在福州繁华市区的这起血腥抢劫，使在场的人们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光天化日之下在繁华闹市区公开持枪抢劫，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十分罕见和惊人的！案情顿时震惊了市区各界，警方迅速出动大队人马围追堵截。随即，福州市，福建省电台、电视台连续播发了

这一消息，呼吁市民行动起来，发现和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尽快擒获凶犯。

4月24日，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福州车站鹤林山上发现了一堆烧毁的摩托车残骸。警方去鉴定系凶犯所骑黑炮摩托车，是人为地用汽油烧毁灭掉罪证的。与此同时，警方从银行当天9时许监控摄像机拍下的录相带上翻拍出若干照片，发动目击者辨认，认出其中一个叫柯焰强的就是那个持来福枪打林家兄妹的凶手。深追细查，柯焰强4人已潜往昆明。刑警追捕队飞赴云南，终于在昆明石林宾馆将柯焰强、徐承熙、黄新、柯焰平抓获归案。

审讯查明：这四名凶犯都是浪迹江湖的青年小商贩，在长期合伙做买卖中交成了酒肉朋友。3月29日，柯焰强与徐承熙合伙跟踪了一个在工商银行取款的中年人，趁其行至闹区不备，一个掩护，另一个拎走了中年人放在车筐中的提包，回去打开一看，竟得了5.3万元！四人一拍即合，决定走这条快速暴富的捷径。他们美其名曰“富捷计划”，商定搞个十次八次，弄个几百万元在福州扎个地盘，专营道上生意。

他们从赃款中拿出1.1万元买了两支来福枪，配好两辆黑炮摩托车，一辆掩护，一辆抢劫，多次秘密演练，认为万无一失后，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富捷”行动。四人出师第一战就碰上了林家兄妹，干净利落，速战速决，回去一看竟获50多万元，高兴的个个差点晕过去。他们分赃后烧毁摩托车，决定潜到昆明泡妞享乐一番，避避风头回来接着干，作梦也沒想到，眨眼功夫落入了法网。

5月13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判处四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5月1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四名暴徒从团伙抢劫到押上断头台，刚好一个月！

来自警方的权威调查报告：暴力抢劫作为刑事案件中危害最严重的犯罪，由八十年代中期占刑案总数的10%左右，上升到九十年代中期的20%以上，团伙作案数则由30%上升到近70%，少则三四人，多则十几人乃至几十人，动辄舞刀弄枪，伤人杀人，抢夺劫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侵害目标也由过去抢劫单个行人、个体老板、暴发户发展到抢劫国家经济要害部位、银行、珠宝店、商业网点等。特别自1992年以来，犯罪分子持械抢劫银行基层营业网点的恶性大案急剧上升。据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称：1992年，全国银行系统发生抢劫案44起，1993年上升到66起，被抢现金293万元，比往年上升3倍多，银行职工被犯罪分子杀死20人，杀伤15人。如吉林省和龙县工商银行运钞车开到文化街储蓄所接款，突然冒出3名歹徒开枪打死一名押运员，打伤取款员和司机，威逼司机开车逃走，抢走现金36.1万元。11月7日7点30分，海口市农业银行白沙分理处刚接下市农行运钞车送来的营业款，两名歹徒以取款为由硬闯进柜台内，突然掏出枪乱打，抢走现金64万元……发展到1996年春季“严打”战役前夕，暴力抢劫案件已上升为刑事案件之首。据公安部新闻发言人称：1996年头两个月，全国已立抢劫大案14357起，比往年同期上升10.8%；其中，四川上升6%，浙江上升9%，辽宁上升22%，黑龙江上升60%，福建上升达75%！1月10日，3名歹徒在武汉市工商银行硃口支行古田办事处门口，开枪打伤武汉市有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名提款员及3名行人，抢走该公司工资款65万元！2月1日，4名歹徒持猎枪窜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黄金公司宝丰珠宝行，打死2名值班人员，抢走价值169万元的金银首饰！2月8日，两名歹徒开一

辆轿车悄悄驶抵北京市工商行甘石桥分理处旁，突然进厅开枪打死一名保安员和一名业务员，打伤另一名保安，抢走现金 116 万元，驾车逃之夭夭！更严重的是，沈阳市冒出了两个持军用手枪抢劫的团伙，大白天展开“竞赛”式抢劫，公开抢劫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到银行取款的人员。其中，一伙作案 11 起，开枪打伤 1 人，抢劫现金 11 万多元；另一伙则作案 6 起，开枪打死 6 人，打伤 3 人，抢劫现金 20 万元……暴力抢劫，动辄杀人，尽管案发后大都被警方快侦速破，依法严惩，但对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及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

#### 盗窃敛财贪婪成性

案例一：1993 年 2 月 2 日夜里，南京市国际海员商场被盗，盗贼将价值 24 万元的 63 件（套）蓝宝石、翡翠首饰和两台进口摄像机、一台进口袖珍彩电、5 只爱华牌收音机及部分无线电话、石英手表、掌上游戏机等高档电器窃走。现场遭到破坏，给警方侦查破案造成极大难度。时至 11 月 20 日，这伙盗贼再次出动，潜入金陵老年病康复医院财务室、撬开保险箱，盗走 54 万元的现金和 15 种有价证券，再次激怒了警方，震惊了石头城！

警方侦查中发现：被盗的债券中有 30 万元江苏省租赁公司债券，4 月 12 日到期，遂将债券 0005001 到 0005500 号秘密部署在各兑付点架网守候。4 月 13 日上午 10 点 50 分，两个男青年果然来到萨家湾办事处大厅兑付债券，券号正是 0005001，被警方一举擒获。顺线追查，挖出了以汪卉青为首的特大盗窃团伙。审讯查明，汪卉青是旧南京市邮政局长的孙子，从小对社会怀有强烈的逆反心理，向往爷爷当年失去的“天堂。”于是，利用给各单位作广告宣传牌之机窥测时机踩好点，网罗一帮狐朋狗友照应行窃，从南京图书馆龙蟠里特藏部、古林公园到国际海员商场，屡屡得手。他希冀用赃、款装备起来，扩大实力网络，重振汪氏家族当年之“雄风”，不料“翅膀”未硬便栽在警方手里，追随爷爷而去！

案例二：1994 年 1 月 6 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以王万成、李庆祥、路占元、赵德全为首的特大盗窃团伙，3 人被判处死刑，8 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让人们感到震惊和不解的是，这是一伙大字不识俩的农民，在乡下本是些老实巴脚的庄稼汉，可一旦入城务工后，眨眼功夫就学坏不本份了，丢弃了靠劳动致富的传统美德，一次次将罪恶之手伸向一个个平常而善良的家庭，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他们由 3 人滚雪球似地网罗成十几人的团伙，盗窃物品大到电视机、收录机、小到烟、酒、茶、针头线脑，累积作案 120 余起，侵害 300 多个平常人家，销赃获利达 24.6 万余元！盗窃，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不断改善着他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使他们一个个堕落成社会渣滓，在监狱和刑场上平添了一堆堆臭狗屎！

案例三：1994 年 7 月 11 日，河南省西峡县交警吴光荣、武建军执勤中查获一辆银灰色“三菱”吉普车，挂内蒙古牌照，用的却是湖北省罗田县驾驶执照，证照不符，证件不全，遂扣车审查。结果，在车内又搜出一套湖北省红安县人事局桑塔纳轿车的证照及兰州、北京、宁夏等地的零星车牌照手续。抓证攻心，破获了一串盗车大案。顺线追查，挖出了以聂辉、秦刚、肖仲兵、潘刚、喻立文为首的特大跨省盗销高级轿牢团伙。这是一个由部队复员司机以战友为纽带结成的团伙，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盗、运、销“一条龙”，跨省区作案，高速快捷，如鱼得水。从 1993 年 8 月至 1994 年 7 月，他们先后流窜在北京市、甘肃兰州市、安徽安庆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

西宁市、湖北红安、黄州市等地，盗销桑塔纳轿车 6 辆，“奔驰”560 轿车及“三菱”吉普车各一辆，获赃款 196.3 万元！

……

盗贼，小偷，梁上君子，江洋大盗、飞贼、贼帮之类，是最能触动所有人神经末梢的字眼，自古以来，人人闻之胆战心惊，痛恨之，诅咒之，无不咬牙切齿。

饥寒起盗心，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盗贼产生的根源形成的共识。然而，时至今日，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的人群不再为饥寒所虑，大都解决好了温饱问题，许多地区步入了小康水平，在饥寒这个字眼早已成为过去的境况下，为什么盗贼现象不仅没有多少收敛，反而由单个到团伙、由农村到城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愈演愈烈呢？据犯罪学家研究报告：盗窃现象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基本上升了百分之八九十。在警方查处的刑事案件中，盗窃案占的比例上升 40% 以上、以致许多专家感慨道：中国社会治安最大最头疼的难题就是盗窃问题！甚至有人发牢骚形容：现在到处是贼，差不多快成贼世界了！

从警方查破、剖析的若干典型案例中，尽管各有千秋，但有一点却是共性的：敛财聚富，贪婪成性。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盗贼现象的根源不再是为饥寒所迫，而是无限地追求金钱财物，追求享乐腐化，追求当大款，当暴发户，当老板财主，富了还想富，终朝只恨聚无多，贪婪成性没个度！君不见，这多年来，各地各行各业风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吗？金、银、铜、铁、煤之类矿山一开。当地老百姓男女老少齐上阵，偷摸拿抢如自家东西一般“理直气壮”；工厂一开工，立马附近崛起一群群“拣拉圾”大军，什么工厂的原材料、零部件，只要变钱就偷摸来卖；一处古迹、古墓被发掘，立时就冒出一群盗墓贼和文物贩子；一座油田、一座矿山，一项国家重点工程上马，周围很快就养出成千上万的贼窝子、贼村、贼乡来，甚至盗贼公然开着车锯开输油大管道灌油倒卖，造成油喷井停……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奔涌，亿万农民大进城，人财物空前大流动，盗贼成群结帮并逐步形成地域性、行业性，路线性垄断势力，在中国大陆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诸如“铁路扒窃队”、“××国道游击队”、“某市区拎包帮”之类盗窃团伙、警方像割韭菜一样割一茬、冒一茬。1994 年七八月间，山西警方为保障晋煤外运，在丰沙铁路怀来县一带开展了一场打击盗窃铁路物资的专项斗争，一次就抓获 5 个团伙 30 多人，仅缴获盗割的铁路备用钢轨就达 100 余吨！据警方介绍：这些团伙成员大都吃“铁路饭”几年甚至十几年了，抓往罚，放了再干再抓，早已成职业盗贼了。“要想富，偷铁路，一夜一个万元户”，早成为若干铁路沿线贼帮们风行的口头禅。

郑州铁路警方在京广线上捣毁了一个特大盗窃团伙，为首的吴享元，竟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大学生！他纠合刘红星、孙洪强、田移林、张金城、李贻生仅半年，就在中伙铺至武昌南站线上盗窃国家运输物资 33 次，物品几十种，销售获赃款 30 余万元！河北省昌黎县警方在一次行动中就抓获一个 60 多人专盗铁路运输物资团伙；仅仅一个千把人的里格庆村，就有 50 余人参加过盗窃团伙，作案 119 起，有时一夜就盗销铁路物资 10 多万元。黑龙江海林林业地区警方查获的以孙录为首的特大盗木集团，长期活动在牡丹江、松花江、佳木斯一带，盗窃生涯达 10 年之久！落网这年作案达 65 起，盗销木材等获赃款 46 万余元！

特别近些年来，全国各地警方都相继破获了一大批专盗保险柜、珍贵文物、珠宝店、汽车摩托车之类的团伙，高智能作案，高科技手段，“速战速决”，跨省市销赃、得手快，获利大，警方侦查难。石家庄站前公安分局1995年4月查获了一个叫马跃增的劳改释放犯盗车贼，顺线追查，挖出了曹国峰、鲁世全、鲁文海等为首的特大盗窃摩托车集团。这伙盗贼白天借做小买卖卖菜作掩护“踩点”、夜里出击撬盗运销，不到一年时间就盗销摩托车82辆，获赃款60余万元！贵阳市警方查获的以叶龙为首的盗车团伙，6个人结伙作案仅半年时间，就盗销“解放牌141”和“东风”翻斗车15部，获赃款100多万元……盗贼无常，一个警方反盗斗争永恒的课题。由团伙盗窃向集团化发展，更成为近年来警方“严打”的攻坚难题。随着形势发展，警方与团伙化、集团化盗贼的较量，将会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复杂也越激烈！

### 车匪路霸无法无天

一提到车匪路霸，凡出门在外的人无不心惊胆寒，这是近些年来崛起的一种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在公路、铁路、水路上对客货车辆、司乘人员及行人实施抢劫、盗窃、强奸、敲诈勒索、流氓滋扰等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财产和公共安全的新型恶性犯罪活动。透过下列这组案例，足见车匪路霸作案之猖獗，手段之残忍，危害之严重！

——1995年1月17日暮霭四合时分，一辆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发往山东省德州市的个体大客车上，从衡水车站上来的6名青年，当车行至武邑县境内时，突然凶相毕露，个个掏出匕首、尖刀，对着车上乘客乱吼：“哥们儿几个没钱过年了，都他妈的识相点，把钱乖乖地拿出来！”“谁他妈的找麻烦，别怪哥们的刀子不认人！”于是，一场突兀奇来的血腥抢劫开始了！车上19名乘客个个被撕扯得狼狈不堪，8000多元现金及金首饰等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有五六名试图抗争的乘客被打得鼻青脸肿，一王姓乘客脸上、手上、胳膊上被捅了五六刀，鲜血撒的车上、座上到处都是。暴徒们临下车，还冲着司机吼道：“今后龙华以西不准你停车！”

1月18日，河北省副省长郭世昌闻讯后指示：公安机关抓紧侦破，并配合运输部门加大防范措施，确保春节客运安全！衡水警方迅速成立起“1·17”专案班子，调集衡水市、武邑县、景县大批警力投入侦查破案。不料，得逞一时的车匪们竟顶风而上，于1月20日在衡德公路上再次洗劫了一辆大客车！

这天傍晚时分，山东聊城汽车运输六队一辆跑德州至临清的大客车，行至平原县王果铺时，车上突然冒出5名歹徒手持匕首短刀抢劫，先是一名大个子乘客被捅伤，接着是57岁的老汉被抢去5000元卖鸡款，然后是车上28名乘客被通个搜身，7600元现金及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有6名抗争的乘客被捅伤！更令人发指的是，暴徒们用刀子逼着司机调转车头，穿过德州市区，开往河北省景县；途中，他们逼着乘客一个个脱下鞋子，解下腰带，赶到车厢前头抱头蹲下，两人看着，3个暴徒把某中专女学生芸芸姑娘拽出来，拖到后排座上狠袭。这伙禽兽丧失了人性，先是轮番搂抱抠摸，然后在乘客睚眦怒目下，不顾芸芸的苦苦哀求和反抗，残无人性地对她实施了轮奸……“1·17”和“1·20”两起特大车匪劫案，顿时震惊了河北，山东两省衡水和德州市两市警方均调集大批警力昼查夜巡。1月21日，衡水警方在南宫市抓获了一个叫马继光的嫌疑人，供出了“1·17”和“1·20”两起大案的团伙，但大都潜逃到山东一带作案去了。果然，短短的一个多月，从济南



至菏泽一带又接连发生了5起车匪路霸洗劫案。3月8日下午2点钟，一辆由菏泽开往济南的大客车上上来4名歹徒，持刀抢劫4500余元，并刺伤抗争乘客5人！山东省和济南市党政领导纷纷要求快侦速破，省公安厅和济南市局调集大批警力沿线布网，加大巡查力度。3月12日，警方终于发现踪迹，在济南黄河大桥北侧艳阳春饭店里抓获了主犯郭大山。据其交待，又在禹城抓获了同伙李彦春、李福顺、于刚、于利军等人。经与河北衡水警方专案组核对，与他们抓获的王刚、张存富、高长根等人，均系“1·17”和“1·20”大案的主犯。冀鲁警方遂即联手展开大追捕，16名案犯纷纷落网。

警方很快查明：这是一个以郭大山、王刚、高长根为首的专门洗劫长途客车的特大团伙。郭大山是济南市北园的个体户，王刚是辽宁抚顺市劳教逃跑犯。高长根是河北省阜城县负案在逃的惯盗犯。他们仨在衡水市血站相识，决计“拉一帮敢死队大干一潮。他们从卖血人中物色流窜分子，发展13名骨干，结成了特大团伙，跳跃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一带流窜作案，专门洗劫长途客车。这个特大团伙结伙作案仅半年多，就在北京、邢台、石家庄、沧州，衡水、德州、济南、菏泽等地持刀洗劫360余人，强奸妇女18人，刺伤抗争乘客28人，洗劫现金15万余元及贵重物品一大宗！

——“五四”青年节这天，正当陕西省的青年们文明欢渡佳节之际，从秦岭山中冒出6名青年败类，在西万公路上拦住一辆从石泉开来的大客车，上车后齐刷刷地亮出匕首尖刀电击棍，一人用刀抵住司机，5人持刀逐个搜身，从39名乘客身上洗劫7000余元，车到长安县时跳车逃窜！此案震惊了陕西省高层领导，责令警方速查速破。省公安厅调集长安、西安、商洛、安康7县市警力布网侦查。5月8日下午，长安县警方抓获了“5·4”案犯之一褚贵仁，获知其余5人已潜往甘肃西峰市、陕西警方迅速派出30人追捕队兵分两路飞赴西峰市，在某旅馆将正在谋划再次洗劫大客车的5案犯一举抓获！

——贵州省警方查获的以吴绪明、朱世奎、周虎为首的特大车匪路霸团伙，是一伙由初中“双差生”沦落社会后不务正业的劣迹青少年发展起来的。刚开始，他们由偷鸡摸狗、掏包拎包、小打小闹相互联络结伙，随着年龄增长和视野开阔，于1992年5月模仿港澳台黑社会组织，成立了“十三太保”组织。发展到1994年，人财物积蓄厚实了，遂正式改组成立了“白龙帮”，推举吴绪明坐了堂主，朱世奎、周虎当了副堂主，下设16个骨干职位，订立了严密的六条《帮规》，决定“以搞钱为宗旨，不讲手段，只论钱财”，并分工了铁路、公路、水路作案线。“白龙帮”出山仅一年多，就在铜仁、岑巩、玉屏、浙江等地作案上百起，在火车、汽车、轮船上持刀弄械抢劫、盗窃、敲诈乘客四五百人次，劫掠现金20余万元及贵重物品一大宗！

车匪路霸这种恶性暴力型犯罪，无不为人所深恶痛绝，几度成为近些年广大人民群众呼吁政府严加整治的“热点”问题，也是警方一直“严打”的重点。据警方调查分析：这类犯罪虽经严厉打击得以遏制，但在不少地区和路段时有回潮，发案比例基本占了抢劫案总数的40%左右，而且形成了一定的规律特点。从车匪路霸袭击的目标看，主要是“三道”、“三车”、“三种人”：即国道、省道、县道，过往客车、货车、出租车，司乘人员、旅客和单身行人，尤其是个体车辆和业务营销人员受侵害最多。车匪路霸基本是以抢劫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为主，也有些是专抢货运物资的，还有些集抢劫、盗窃、敲诈、强奸于一体，只要得手无恶不作。特别对一些年轻漂

亮女性，既抢劫，又强奸、轮奸，手段残忍，令人发指！从车匪路霸组成人员看，多数系青年农民、无业人员和有前科、劣迹的不法分子。

纠合形式多种多样，团伙基本占 90% 以上，少则三四人，多则十几人乃至几十人。既有江湖义气“铁哥们”型的，也有以亲朋为纽带联合本村、本族、本家兄弟爷们“亲族型”的，还有些是由劳改劳教狱友及流窜分子纠合成“帮会”型的。从车匪路霸作案手段看，基本是采用暴力手段公开行动。有的持短刀、匕首、电击器等跟车上路，有的三五成群持猎枪、棍棒等强行拦车拦路，也有的故意设障碍或制造交通纠纷及设赌诱骗的，如若不从，当即掏枪刀甚至拿炸药包胁迫洗劫；还有的冒充警察以查车为由强行拦车抢劫的。山东滨州市警方在博兴县境内查获的以张庆里为首的团伙，私自购置了警服、警棍，夜里冒充警察查车，拦下车抓住司乘人员就打骂“罚款”，不给就捆起来搜身搜车，不到两个月就拦劫货车 80 多辆，洗劫现金物资 18 万多元！从车匪路霸作案规律上看，作案前都经过一番踩点、谋划和分工，对作案工具、时间、部位、方式、逃跑路线及聚汇点、窝销赃等都有精心安排。作案部位多选择在治安防范薄弱的城乡结合部或偏僻路段，时间多利用冬春农闲、外出打工、货运、客运量大增的时节，且多数在傍晚、夜间或凌晨时间作案，得手快，逃跑快，跨市、县、区奔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吃一线，害一片。从警方查获的案件看，多数作案具有连续疯狂性：犯罪分子在强烈物质欲望刺激和侥幸心理驱使下，一旦行动就不肯罢休，如果不得逞，短时间内将连续作案，如果得手又未被抓获，将更加肆无忌惮，越作胆越大，越无法无天。1996 年 1 月 5 日，3 名车匪在陕西省清涧公路上洗劫一辆开往延安的长途客车后，在逃跑的路上乘兴又拦下一辆大客车，对 39 名乘客再次持刀洗劫……流氓伤害恶行其道以行恶为资本，以恶“打天下”，敛财聚富，强权霸道，是当今众多流氓团伙横行不法的共同特征。下列这则典型案例足见其恶行暴径——1994 年 10 月 30 日傍晚 8 点左右，座落在河北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的“四季香酒家”正火爆着。进来 6 男一女青年要了 400 多元一桌酒菜，酒足饭饱浪笑声中，其中一个去结帐时扬言“菜钱给算贵了”！这帮男女拒不付钱，起身便走。

女经理何涛急急追出门外要钱，一个胖子回头一晃拳头：“爷们来是看得起你，再罗嗦明天砸了你个鸟店！”这时，何经理的哥哥何波从屋内赶出来陪着笑脸说：“几位大哥别生气，咱店小利薄给个本钱得了。”一个戴眼镜的家伙不耐烦地说：“给四十块打发他！”何经理的丈夫李涛闻讯赶过来问怎么回事？戴眼镜的家伙一瞪眼：“你想管闲事吗？”说着，冲李涛胸前恶狠狠地捅了一拳，两人遂扭打在一起。何波忙将两人拉开，一个劲地说好话，这伙男女才骂骂叽叽地愤愤离去。不料，十几分钟后，这伙流氓突然又返回来了，戴眼镜的带着 4 个手持猎枪和大砍刀的暴徒进屋二话不说，见人就开枪，挥舞大刀乱砍，李涛和两名女服务员还没反应过来就倒在了血泊中，酒店里顿时一片呼天喊地声和器皿破碎声。正在马路对面行走的一名中年妇女和 5 岁幼女刚驻足观看，不料被飞来的猎枪弹击中，也倒在了血泊中……这伙流氓把“四季香酒家”砍杀打砸得烂乎乎的再无一点声息后，出门拦下出租车扬长而去！

——这是当今流氓团伙肆意伤害欺凌平民财产和人身安全典型的一幕！

这桩震惊河北的血案，经石家庄警方全力侦查，20 小时后将以张宏庆

(戴眼镜者)为首的流氓团伙抓获归案。警方查明,这是一个以个体商贩、发廊女和当地地痞沆瀣一气的流氓团伙,自恃桥东一带为其“地盘”,欺强凌弱,打砸抢杀视为儿戏,犯下累累罪行:1994年8月,这伙流氓持刀敲诈了外地一刚来的个体户张某,弄去6000余元;同年9月,他们在铁路俱乐部跳舞时,一女青年不愿与张宏庆跳“贴面舞”,张指使手下将女青年和同行的蔡老板劫持到市外,当众糟蹋女青年,刀枪压头要去现金1000元及10克重金戒指一枚;时隔不久,他们受个体户陈某之托,拿着刀枪向另一个体户王某索回8万元债款,却分文没给陈某,供这伙流氓私分挥霍了……从各地警方近些年查处的大量流氓团伙案件看,犯罪分子可谓作恶多端,五毒俱全。其根本特征就是“恶”以恶为本,以恶逞强,故意将恶行赤裸裸血淋淋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欺凌奴役弱者,显示恶的威力,以此牟取金钱财物、地位权势及所需要的一切。特别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经济开发区以及新兴的基建工地周围,不断崛起一些“占地为王”的流氓团伙,挑头的有当地地痞,有头头脑脑的子弟,更多的则是“两劳”释放人员及有劣迹的社会盲流人员,个个以“不怕死”、拳头硬、“进过局子”为荣为本钱,以暴力胁迫手段垄断建筑、运输、劳务、原料、集贸市场乃至餐饮业,强占豪夺,寻衅滋事,横行霸道,成为一些地方和行业“惹不起”的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

犯罪学家们研究认为:当今流氓团伙犯罪在中国大陆属第三次周期性浪潮:第一次是建国初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流氓组织兴风作浪;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初对外开放后,随着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涌入国门及“文革”遗弊复发形成的流氓团伙犯罪,致使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严打”战役措施。当今流氓团伙犯罪与八十年代初相比,具有明显的三大特点和趋势——从纠合组织上看,呈现从松散型向帮会型发展趋势。八十年代初的流氓团伙,很少有一定的组织名称、形式及活动制度,多数是臭味相投纠集在一起,在首要分子指使下盲从犯罪。而当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滋生的流氓团伙,许多都冠以什么“丐帮”、“十三太保”、“太湖帮”、“金井帮”、“河西别动队”等旧时帮会名称,有的还定有宗旨帮规、帮约等,极力模仿历史上和境外黑社会组织的特点进行犯罪活动,组织性向紧密型发展,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从团伙成员成份上看,呈现复杂化、年轻化趋势。当今流氓团伙成员基本是在人财物空前流动浪潮中聚合到一起的,物以类聚,多是些“两劳”释放回归人员、个体商贩、“双差生”类劣迹青少年、不务正业的农村青年等社会渣滓,而且年龄越来越年轻。

据建湖县警方调查分析1983年摧毁的9个流氓团伙中,年龄最大的42岁,最小的17岁。

平均21.5岁;而1992年查处的11个流氓团伙中,年龄最大的29岁,最小的15岁,平均18岁;有劣迹的青少年学生占20%以上!从犯罪行为上看,呈现形式多样数罪并犯趋势。八十年代初的流氓团伙,主要是看“黄货”、学“黄样”、侮辱、调戏奸污妇女的居多,而当今流氓团伙犯罪行为日呈复杂性,数罪并犯占主流。为追求精神上的刺激,就去赌博、嫖娼、吸毒,甚至模仿黄色淫秽方式去狼褻、强奸、轮奸妇女;为了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不惜持刀弄械公然抢劫、盗窃、敲诈勒索;为了满足贪婪欲称王称霸,故意以恶打天下,欺凌弱孝打砸抢烧乃至杀人,心狠毒辣,横行无忌,胆大妄为,不计后果。

从法院 90 年代中期判处的流氓团伙看，以流氓罪单项判处的仅占 15% 左右，而以数罪并罚判处的高达 80% 以上！

杀人越货人性毁灭

初夏的傍晚，深圳华灯初上。三名浓装艳抹的靓女闲荡在车流如梭的公路旁，物色着一辆接一辆“的士”车，逗弄的一个个出租车司机过来无不探头搭讪。

终于，一辆白皇冠“的士”被三靓女瞄上了，未等年轻司机将车停稳，三靓女便涌上前展示青春资本搔首弄姿：“师簿，到我发廊洗头啦，好爽啦！”“到我那按摩啦！”“包你满意啦，50 块很便宜啦！”三靓女一阵甜言蜜语，把个青年司机搞得晕晕乎乎，两眼盯着靓女们半裸高耸的乳房直咽唾沫，鬼使神差般地被靓女们簇拥着向郊区一片出租房区驶去。

在一幢小二层楼前停好车，上得楼来，一女子忙打开录放机，摇滚乐震天价响起来，另一女子下楼去搞吃的（实则去望风），剩下的靓女便浪声浪气地脱衣服。急不可待的年轻司机冲上去抱住裸女刚滚到床上，里间屋突然窜出两条彪形大汉，挥舞铁棍照司机头上一阵猛砸，可怜年轻司机风流梦还没作成便成了怨鬼！个把小时后，这伙男女把尸体用塑料袋裹好装进白皇冠车后备箱里，一溜烟似地奔向丰顺抛尸销车去了——这是张小建特大系列杀人抢劫团伙作案的一个镜头。

张小建是随打工潮南下从丰顺来到深圳的。他托人谋到为某公司老板开车的差事，家里人便风传他当了老板，于是，爱人傅红琼、小姨子傅立敏、弟弟张小波、弟媳谢秀云、妹妹张小凤、妹夫陈景俊纷纷赶到深圳捞钱来了。殊不知，深圳根本不相信眼泪，兄妹一伙没熬上两个月，便为每月打零工挣的几个钱交不起房租、饭费、水电费而抓耳挠腮了！1993 年 3 月的一天，张小建带这伙百无聊赖的妹妹到宝安街上闲逛，望着穿梭的各式靓车都眼红了。

不知谁说了句：“弄辆的士卖卖也能发财”，一下把这伙男女酝酿已久的恶念触发了！

当晚，她们拦住一辆“的士”骗进小楼，几分钟便“做掉”了，随即开车回丰顺，途中抛尸于一苇塘中，将车卖了 4 万元，一家人好生快活了一阵子。第一次吃上了甜头，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钱快挥霍完了就去骗车，再杀人，再倒卖车。张小建分工由 4 女子以色相勾引司机上床，几个男的突然出击“做人”，随即将车开往丰顺、揭西一带抛尸销车。这伙狗男女为了发大财，完全毁灭了人性，把杀人抢车当成了职业和生意，象屠宰场流水线作业一样杀人越货。张小建为一家人定的战略目标是：“每人搞够 100 万就洗手！”如果不是警方发现无名尸体紧追破案，还不知有多少年轻司机被无辜“做掉”成怨魂！

1995 年 7 月 24 日上午，当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张小建团伙血淋淋的罪恶事实时。

听众们无不被这恶魔般七兄妹的暴行所激愤：自 1993 年 3 月至 1994 年 6 月间，张小建一伙在深圳、宝安、东莞等地，以色相引诱，扮装乘客等手段作案 19 起，骗杀司机 17 人，洗劫倒卖汽车 18 台，直接经济损失 600 余万元……杀人，不论采用什么手段和方式，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古今中外都列为危害社会和公众安全的重大恶性案件。中国自古有“十恶不赦”之千古定律，杀人均“罪入十恶”，定为“常赦所不属的逆伦大罪”。即便崇

尚“天赋人权”、“个性自由的西方国家，也从不宽容故意杀人者；人《法国拿破仑刑法典》到当今英、美大法系律例规定，无不对谋杀、故意杀人罪予以重惩！中国现行法律基本是杀死、一人即有一人抵命的，“杀人偿命”可谓连孩童都知晓的铁律！然而，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杀人案件频频发生且不时上升，不能不让人忧虑国人的法制观念在淡化，更让人忧患的是团伙杀人案件的上升，最让警方挠头、最突出的是下列类型团伙杀人案——图财害命这已成为当今团伙杀人案件的主流。众多不法分子为了圆一夜之间暴富梦、往往结伙铤而走险，重点侵害个体老板、营销人员及出租车司机，一旦开了杀戒，便嗜血成性，无所顾忌。西宁市的马龙、马毅、王彪、王芳、肖雪梅都是游荡于社会上的“混子”青年，虽无正当经济来源，然豪奢的高消费欲刺激的他们一步步走向疯狂的境地，合伙杀人劫车变卖牟取暴利。他们制定了个“进军大西北”计划和行动路线，分工由王芳和肖雪梅“钓鱼”，以色相逗引司机上钩，三男负责杀人、开车、销赃。4月21日傍晚，出租车司机沙建材被这伙男女“钩”住了，两女子上车后半推半就地往沙建材身上靠磨、乘沙建材急刹车之际，马龙掏出榔头从后边猛击，途中抛尸，直奔“魔鬼城”冷湖镇驶去。正当她们择霍着赃车赃款谋划下一个目标时，被警方迫上门来破了“金钱梦”。山西警方1994年6月追捕落网的特大系列杀人团伙，主犯朱保良、何晓磊、白学锋都是劳改狱友，几年监内改造非但没唤回他们做人的良知，反而刺激了他们报复社会、图财害命的罪恶欲望。自1993年元旦至1994年春天，他们走一路抢一路，杀一路，碰上汽车司机杀，单个行人也杀，走到城镇也杀，路过乡下也杀，一个个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先后作案30余起，杀死无辜平民17人，重伤6人，几乎创了共和国建国以来团伙杀人之最高记录！

绑票杀人许多犯罪学家把这类犯罪归咎于境外涌入暴力凶杀影像品的熏染。的确，八十年代前，中国大陆很少发生过绑票杀人案件。对外开放后，随着境外武打暴力凶杀片、黑社会组织敲诈勒索、绑票杀人之类音像制品大量涌入，经常是电影、电视、录相片上演什么，社会上就模仿着发生什么案件。尤其九十年代以来，诸如出名的厂长、经理、百万富翁的子女被绑票，个体老板、巨商大款甚至外商华侨被绑票敲诈之类的案例不时见诸报端，与境外绑票案所不同的是，大陆这类团伙作案手段更毒辣，多数犯罪分子不论能否拿到勒索的巨款，动不动就“撕票”杀人，使人们对这类犯罪特愤恨。1996年春天，山东临沂市三名农村劣迹青年瞄上了两名来投资办厂的台商，遂利用其外出之机进行绑票勒索30万元巨款。

警方发现后快速围捕解救，三犯居然孤注一掷引爆了炸药，造成车毁人亡的重大悲剧！

报复杀人此类犯罪团伙成员，大都受过政府打击处理，劣迹累累，对当今社会现行政策强烈不满，将自己的窘迫状况归咎于政府和社会“不公”，整天坐在“火山”上，遇事迁怒他人，蓄意报复社会和无辜人员。1994年被列为安徽省1号恶性凶杀大案的主犯周庆超、金林、徐联合，都是公安局的“常客”，当地有名的“黑道”流氓头子，号称“暴力团”，对人动辄玩刀子，老百姓谁见了谁躲，公认的“杂种”、“亡命徒”。一次在淮上饭店流氓殴斗中打死了一个叫“阿胖”的青年，遂携枪带刀潜逃，沿途见人就杀，见钱就抢，连杀三名司机和一名少女，并潜回合肥市筹备了大量炸药，袭击爆炸公安局。若不是警方布好天罗地网将他们生擒，他们将导演一场震惊全国

的爆炸杀人事件！陕西省警方 1996 年 2 月抓获的余延军杀人团伙，就因余延军对参与拐卖人口被判刑强烈不满现政权，蓄意报复社会 and 他人，不到 5 个月就连续作案 9 起，持匕首、铁锤杀死无辜平民 11 人！

雇佣杀人重庆益阳市赫山区李昌港乡的龚放南，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个体老板，在经商中与安化县的商人张胜利结成了“把兄弟”。不料，张胜利包藏祸心，以给龚老板的女儿燕子在广州鞋厂安排工作为名，将燕子骗到安化县奸污了不说，还关起来逼其接客卖淫，每天接客四五次，患了严重性病，折磨得死去活来。龚放南闻讯后痛不欲生，他完全可以报案靠执法部门伸张正义，可他却采用了所谓“道上”流行的办法。

雇佣冷面杀手进行了断。当地就有以龚海之、孙界清、张德林、龚爱国为首的这么一帮“杀手”，专为人“摆平”这类事端的“道上”好汉。他们接下龚老板上万元雇佣金后，跋涉千里，绑架了张胜利的小儿子，把张胜利砸昏勒死，抛尸野外，大大的为龚老板出了口恶气。如果不是警方破案查获了这次冷面杀手，其“生意”将会越来越红火——这，仅是时下许多地方和行业者雇佣杀人的一个镜头而已。

雇佣杀人，这种建国前黑帮的专门行当，八十年代前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听说过。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雇佣杀人的案例却不时见诸报端。雇主黑心，杀手冷酷，金钱肮脏，似乎构成了当今所谓“道上”又一种新行当，从警方查破的这类案件看，雇佣杀人多系“黑吃黑”的勾当。雇主要么是赚了昧心钱的黑老板，要么是贪官污吏，其暗杀目标，要么是政敌、情敌、竞争对手，要么是有致命的把柄在对方手中攥着。而充当杀手的雇佣者，多数是要钱不要命的流氓恶棍亡命徒，号称“道上”人。近年来，随着市场商战竞争加剧，一些心怀叵测的黑老板特别青睐这种“道上”人。于是，在需求规律作用下，杀手行业渐“火”并渐形成团伙合力“做人”之势；既有经纪人，又有保护伞，杀手们多是些身负重案、命案的在逃犯，被道上称为“死鬼”的人。京城警方前不久就查破了这么一个团伙：某房地产公司的吕经理与某商业者板刘某合伙做买卖挣了一大笔钱，因手下分赃不均积了仇。刘某发誓要吞并吕氏公司，带人整治得吕某眼看要垮台，吕经理狗急跳墙，甩出 32 万元让保镖雷某找人把刘某和女友给“做掉”。雷某找到“道上”经纪人郭某接下了这桩买卖，郭某立马找来“死鬼”王某和张某，都是河北和辽宁警方通缉的杀人逃犯，以 15 万元成交。郭某为两个死鬼筹备了杀人枪支弹药和匕首，雷某提供了刘老板与女友的生活照片及起居落脚点。结果，半个月后，刘老板和女友在一宾馆姘居时，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两名杀手给“做掉”了！

杀手们携 15 万元赃款潜逃，而郭某一伙带上 17 万元又物色新的雇主去了！

#### 制贩黑枪危害生灵

自从 1983 年中国大陆发生震惊中外的“追捕二王”持枪杀人案后，诸如“二张”、“三靳”持枪抢劫银行、流窜杀人的暴力案件陆续见诸报端，公安、武警和群众与凶犯遭遇多有伤亡，以致在人们心日中一听“持枪杀人”不寒而栗！进入九十年代后，涉枪案件剧增，像震惊全国的北京“建国门事件”、“崔大庆事件”、“贵州 9.13 枪案”等。都是犯罪分子持枪作案，才制造了一起起惊天动地的惨案。特别是团伙持枪作案，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留下了厚重的阴影：——三名歹徒手持猎枪威逼全体船员下到舱底。逐

个搜身劫掠钱财后放火烧船，使 24 名台胞、2 名大陆导游和 6 名船员全部遇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千湖岛特大持枪抢劫纵火案”；“——天津大邱庄案发后，“庄主”禹作敏公然指挥手下用自产的五连发猎枪装备起职工和保安人员，武装抵抗执行公务的司法人员，以致震惊了中央最高领导集体，不得不动用大批公安、武警进驻大邱庄；——1995 年 7 月 11 日，在广东海口市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警匪大枪战，战斗持续 12 小时，双方发射子弹 3000 余发。

黑枪泛滥，持枪妄为，世界性的灾难，人类社会的共同忧患！

当今世界，从美国到意大利，从哥伦比亚到黑非洲，从西方到东方，地球的各个角落无不受到黑枪的侵袭和困扰！据西方新闻媒体披露：枪支犯罪在美国已成为与吸毒等同的社会问题。在这个高度“自由”的国度里，由于公民享有佩枪“自由”，已先后有十几位总统中过黑弹，公民平均每 20 秒钟就有一人遭枪击，每 20 分钟就有 1 人用枪自杀，每年有数万人遭枪击伤亡，仅 1985 年至 1994 年，全美国就有 14 万人死于枪口之下！1995 年春节前后，白宫三次遭枪击，迫使克林顿总统不得已奔走各洲呼吁，虽然出台了个“布雷迪法案”，对个人佩枪作了一定限制，但黑枪肆虐社会问题至今未得到根本改善。

中国历来对枪支管理和涉枪犯罪高度重视。早在 1951 年，政务院就颁布了《枪支管理暂行办法》1981 年公安部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使配枪、用枪、禁枪管理纳入了法制轨道。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奔涌，人财物大流动，不仅便利了犯罪分子持枪流窜作案，而且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制贩枪支不法分子带来了天赐良机；加之原有的枪支管理法规不健全，惩处力度不够，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黑枪泛滥，涉枪犯罪几度在中国大地上形成肆虐之势、迫使警方不得不数次开展全国性的缴枪大行动。尤其近几年，各省市党政领导亲自挂帅，动员部署开展收缴非法枪支、管制刀具、爆炸物品的群众运动，这在建国以来还是少有的。据不完全统计，1992 年 9 月至 1994 年 9 月，仅公安部在全国开展行动中，就收缴各类非法枪支 65 万余支，其中军用枪 8700 余支，1995 年至 1996 年秋，各地警方通过开展收缴专项斗争，又收缴销毁大批单、双管猎枪、鸟枪土炮、钢珠枪及部分军用枪。然而，尚有 3000 余支军用枪丢失流散在社会上，隐患未除！

从警方收缴查获的制贩枪支来源看，主要有三大渠道。第一渠道，来自中越边境，这是军用黑枪的源头。中越战争结束后，边境一线大量军用枪支流落民间，以致边境开放后出现了若干“黑枪市潮”。据广西、广东、云南、福建四省区警方统计的数字表明：仅 1988 年至 1992 年 5 月，就缴获从越南入境的军用枪 1082 支，子弹 1.67 万发，手雷 250 余枚。此后，随着黑枪市价剧增，即由过去数百元一支猛增到数千元一支，贩运黑枪愈演愈烈。昆明市和宜良县警方在一夜路查中，从客车上连查三起贩枪案，抓获来自安徽、浙江、江苏的 5 名案犯，缴获五四式手枪 10 支、五六式冲锋枪 2 支，子弹 2000 余发。类似团伙，每年都查获几十个。海南省澄迈县警方破获的冯开春、吴金声贩枪团伙，先后从越南芒街和广西永兴镇往海南贩卖军用枪 53 支。第二渠道来自部分兵工企业和乡镇企业生产的单、双管猎枪。

其中，黑龙江、四川、湖南、山东、江苏的个别军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利益驱动，都不同程度地制造并向国内销售了若干单、双管猎枪，特别是五连发短管猎枪，黑市高价达五六千元一支，1994 年 8 月至 1995 年 3 月间，

湖南省桃源县“金盾实业总公司”从益阳市军工企业资江机器厂买出枪弹来倒卖，两次就向泉州市高价贩卖 47 支唧筒式猎枪和 5500 发子弹。

第三渠道来自民间私造和不法分子改制、仿造。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就有制作鸟枪、土炮狩猎或看家护院的传统。特别是东北、云、贵、川、山东、山西等地的山区农民，私自造枪持枪数量相当惊人。仅山东省苍山县警方一次缴枪行动，就收缴猎枪 6800 余支。随着造枪技能的提高和经济利益驱动，近些年流散在社会上的土枪屡屡发生涉枪案件。许多不法分子锯掉枪管枪托，改制短枪，仿制单打一、钢珠枪甚至五连发等轻便武器，流窜各地作案，直接对社会和公众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一度成为社会公害和热门话题。据警方调查分析，流散在社会上的各类枪支被不法分子用于抢劫、盗窃、强奸、杀人等作案的达 26% 以上，个别地方高达 30—40%！福州市警方统计：1994 年因涉枪案件造成 65 人死亡，占该市刑案死亡总数的 30.95%，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余万元！仅持枪抢劫一项就立案 453 起，占涉枪案件的 92.26%！

黑枪泛滥，涉枪犯罪，无疑是令全社会生灵不安的重大隐患，坚决禁枪，依法严惩持枪妄为的犯罪分子特别是犯罪团伙，全社会共同的呼吁，势在必行。

#### 拐卖妇女儿童丧尽天良人性

拐卖妇女儿童，这种古老而野蛮的罪恶勾当，在共和国土地上时起时伏，已肆虐了十几年，时下，各种新闻媒体还在不时报道着各地“打拐”、“解救”的新成果。从下面撷取的这组案例镜头中人们将会看到：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何等艰难而曲折，人贩子对人性的践踏是何等野蛮和残忍——镜头一。四川省登阳县的李芬带着三个月的身孕到成都市找工作，被人贩子颜波、宋连中、武玉军一伙骗到安徽辗转四天，先后被 5 名人贩子强奸、轮奸，呼天叫地均不应，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被以 3200 元的身价卖给利辛县中町镇的老光棍侯某为妻。侯某将其整天锁在暗室里，吃喝拉尿全在屋里，过了两年多非人的暗屋生活。李芬整日以泪洗面。当警方将其解救出来时，再也看不清人世间万物了！

镜头二。四川省 14 岁的少女姚青，被张泽秀团伙以招工为名拐卖到安徽后，在长达 7 年时间里，先后被几十名人贩子强奸、轮奸，以 2500 元至 4000 元不等身价被倒卖 8 次，被一个个粗暴男人蹂躏，完全丧失了生育能力。被警方解救出来时，21 岁的姑娘蓬头垢面，憔悴的像四五十岁的老太婆；神情木然，语无伦次，连自己家住那里，到过什么地方，父母叫什么都说不清了。其母在她失踪第二年后因思女悲切而病故，其父为寻女变卖得家中一贫如洗。当警方安排父女俩见面对，竟谁也认不出是谁来！

镜头三。1994 年 4 月 28 日，郑州铁路局中级法院宣判了许维明特大系列麻醉拐卖儿童团伙主犯死刑、从犯重刑，使 14 名儿童被解救。当几十名受害人骨肉团聚的嚎陶镜头推向电视机前时，引起举国震惊，其时，尚有未到场的五六个家庭已遭家破人亡：安徽省砀山县程仕芳赴河南叶县探亲途经郑州时，被许维明用高橙掺药麻醉拐走两岁儿子吴波波后，婆婆闻讯伤极背过气去，不久喊着孙孙的名字去世，程仕芳则精神失常成了废人；四川省璧山县的吴荣碧在郑州站被许维明麻醉抢去儿子后，回家悲伤过度，丧失生活信心，喊着儿子跳了井……面对这一幕幕人间惨剧，凡心地善良有正义感的人不会无动于衷。据警方和妇联的调查，凡被拐卖的妇女，大都走过类似的



苦难历程：被人贩子强奸、轮奸，转来转去卖给素质很差的陌生农民遭毒打，遭蹂躏，过着牲口般的奴隶生活。

凡被拐走孩子的家庭，大都经历过夫妻埋怨感情破裂，精神失常乃至家破人亡的悲剧！

丧尽天良人性的人贩子，为了追逐铜臭，不惜冒千古骂名和杀头危险，在泱泱文明国土上肆意践踏女性，毁灭着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无疑是对人性的灭绝，对现代文明社会的罪恶亵渎！

早在 198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严惩拐卖人口犯罪活动的决定，并把人贩子列为 7 种重点打击对象。1991 年 9 月 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的决定》，再次为人贩子敲响丧钟。这多年来，全国性的“打拐”、“解救”大行动，可谓一场接一场，一浪推一浪，然而，九十年代以来，此类犯罪非但没有禁绝，在许多省市和地区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八十年代拐卖妇女儿童，多是由云、贵、川等省向江苏、山东、河南一带流动，九十年代后则出现了相互交叉流动之势，几乎是各个盛市、区、县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人贩子的罪恶足迹。八十年代警方查获的人贩子是团伙和单个不法分子松散交叉作案的多，而九十年代查获的人贩子，基本都是十几人、几十人乃至上百人重大团伙或集团化的拐卖。安徽省警方 1992 年从宿县一宗拐卖的妇女案入手，越查越多，辗转上万里、一举摧毁了一个 70 多人的特大拐卖妇女集团。这个以杨望云、刘国顺、王军、罗忠洪为首的拐卖集团，仅两年的时间就发展成员 74 人，形成了组织严密，分工具体，骗、拐、运、转、窝、藏、出卖“一条龙”。他们以旅游、做生意、走私黄金、贩卖烟土等为名，先后从长沙、武汉、西安、郑州等地拐骗妇女 91 人，分别以 2000 元至 4000 元不等身价，卖给了一些贫穷落后的山区老农民！

更可悲的是，在警方查获的大量拐卖妇女团伙中，许多主犯都是曾被扫卖过的妇女。妇女骗妇女更容易上当得手，贩卖同类，充当罪恶的掮客，好了伤疤忘了疼，变本加厉地把同类一个个推向火坑，面对这类被铜臭和愚昧扼杀了女性善良的人贩子，实在让人说不清是愤恨还是悲哀！安徽警方 1994 年查获的利辛县“宋氏家族”特大拐卖妇女集团，主犯之一张泽秀就是被人贩子从四川锦江区拐卖给“宋氏家族”的。当她为宋家生下一女儿时，“宋氏家族”的几名惯犯已落网重判，她理应借机回归。然而，她竟联络家乡一个团伙，收拢起宋氏家族的残兵败将，甚至将其 60 多岁的公公宋效修和婆婆武玉珍也拉进来，重新编织起一张拐卖妇女的大网，疯狂地从四川向安徽一批接一批地拐卖。短短几年间，张泽秀集团就拐骗妇女 130 余名，出卖脏款 33 万余元！变态疯狂作案带给“宋氏家族”的结局是：8 名主犯被处决，20 余名同伙被重判劳改，家中只剩下老嫗武玉珍携着 6 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悲守穷庐！

贫穷和野蛮向来是人类史上一对孪生兄弟。长期的贫穷和缺乏文化教育造成的愚昧无知，使一批批年轻女性无不向往文明世界，而一旦来到文明世界瞬间又变成了聋子瞎子，给人贩子造成了可乘之机，略施小计，三言两语便一个个成了牺牲品。震惊中外的“95 打拐第一案”，就向世人展示了这样一些血泪斑斑的事实。这是一个由公安部协调指挥山西、北京警方联手打攻坚侦破的建国以来罕见的特大案件。专案组调集数百名侦探高手奋战 3 个多月，辗转云、贵、川、京、晋、冀、豫七省市 6 万余公里，光村庄就跑了

460 多个，才基本查清了他们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以四川籍人贩子为基础以北京和朔州为总联络点、分兵 8 条拐卖线、辐射 20 多个县市区的特大拐卖集团。他们抓住各地青年妇女纷纷进京“淘金”而又不明就里的特点，专门从北京劳务市场上物色妇女拐骗到外地大肆贩卖。早期以“黑汉”王文雄夫妇为首的团伙，主要拐卖地是内蒙古的乌盟地区和河北省的保定、沧州和衡水地区。1992 年底，“黑汉”团伙遭到京城警方严打后，漏网的甘智辉等主犯又网罗到北京打工的刘华裔、刘自学、李勇等流窜分子，继续从北京劳务市场上向外拐卖妇女。1993 年末，甘智辉一伙在京、冀等地落网后，漏网的刘自举、李勇等又和黑道上著名的“黑蜘蛛”李敏团伙联络起来，组织起清一色的巴中人为骨干，以打工或做生意为幌子作掩护，藏匿于北京市区 30 多个窝点上，更加隐秘而疯狂地从北京崇文门、宣武门等劳务市场及北京站等繁华闹市区大肆诱骗妇女向外拐卖。他们先后在内蒙古的乌盟地区、河北省的保定、沧州、衡水地区、山西省的晋中地区、忻州地区、大同市、朔州市等地，建起了 8 条畅通无阻的地下拐卖线，在 20 多个县、市、区设立了据点，各条线上均设有稳固的窝点和中转站，将拐卖的女青年流水作业般地从这 8 条线上通过二道三道甚至四五道贩子顺利出卖到老农民手中。不到三年时间、先后有 300 多名妇女被他们像批发运输货物一样从这 8 条线上销售掉了！

1995 年 8 月 27 日，在朔州十万人公判大会上，16 名主犯被判死刑，46 名罪犯被判重刑，人声鼎沸，大地震颤！年仅 24 岁的“黑蜘蛛”李敏，这个曾被人贩子三次倒卖后摇身一变成了拐卖同类的“女魔头”，行刑前竟向记者们唱起了她最喜爱的情歌《庄稼汉》：“掰一块太阳给你，怕你嫌烫；掰一块月亮给你，怕你嫌凉……”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惜，毒蜘蛛的天良人性复苏的太晚了！善良的人们实在不愿看到这种古老而野蛮的罪恶现象，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继续演下去了！

#### 称霸一方为非作恶

“南霸天”欺压吴琼花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那毕竟是建国前的事。当江泽民主席亲自批示查办的“当代南霸天”海南省澄迈县王英汉恶势力集团案公之于众时，国人们不禁惊诧道：当今恶霸真有这么凶吗？

其实，类似王英汉这样称霸一方的流氓恶势力团伙，在全国各地市场上、路段上、经济开发区、热门行业里乃至广大农村里，可谓俯拾即是，数不胜数！

——武昌市警方在打掉的一批流氓恶势力团伙中，仅霸占市场一项就如此陈述道：以龙文国为首的 10 余人犯罪团伙，把水果湖肉市场当作自己的地盘，每天收取进市场的卖肉批发户“地盘费”100 元。以韩俊义为首的 12 人犯罪团伙称霸于东风、长丰、常码头三个鲜鱼市场，“规定”凡进村买鱼者要交过路费 10 元，否则不准进鱼池；凡在市场上卖鱼者，每筐须交纳 10 元，否则不准卖！以黄文利为首的 20 余人犯罪团伙，在长丰乡黄河沙嘴“明文布告”：凡沙船卸沙，每吨要交一元“管理费”：凡在此经营沙子的老板，每人要交 100 元至 500 元的“保护费”……——南京市警方查处的以陈向东为首的 39 人特大团伙，都是由“两劳”释放人员组成的，心狠手辣，结伙紧密，分工具体，既有“老大”，又有“军师”，还专设有打手、会计、保管等。该团伙长期受雇于个体业主、抢占垄断收购猪皮、牛肚、鹅毛等市常为抢地盘、争势力，霸市场经常与其他恶势力团伙械斗，有的被捅伤，有的被

打断路膊腿。还有的被挑断脚筋等，无一人敢报案，成为当地有名的“黑道霸主”。

——河南省许昌县小召乡圪塔张村恶棍韩宝山，纠集一帮流氓无赖舞刀弄枪，打打杀杀胁迫村民篡权当上村委会主任，在村里成了说一不二的“老大”。村支书批评他强奸妇女、殴打无辜是违法行为，他竟指使手下夜里包围村支书的家，砸烂门窗，向其水井中倒农药，并把死人衣服挂到其房屋里，整得村支书一家生活不下去被迫辞职。村里谁不听他的话就整谁，先后有30多人遭毒打，有20多名青年妇女遭其侮辱奸污，10多户逼得家破人亡，村两委班子瘫痪了，许多人都躲到外地去，以致村里90多亩桑田蒿草丛生，责任田全部荒芜！

——英才俊杰辈出的抚州市，曾一度被“五大恶霸”帮派“瓜分”主宰了。以“东霸天”李永忠为首的团伙，盘踞在城外剪子口一带，将洋洲、孝桥以及临川县的罗湖、太阳、华溪等地划为自己的“地盘”，谁若涉足，刀枪相见。以“西霸天”杨龙生为首的团伙，占据西门口、梅庵路一带号称“人过留钱，乌过拨毛”。“南霸天”鄢老五势力范围最大，自称整个赣东大道都是他的“辖区”。以梁涛为首的“北霸天”团伙，号称“少壮派”，都是十六七岁的劣迹少年。占据人民电影院、大公路一带，打斗最恨、多次捅伤无辜群众。“中霸天”范三荣团伙盘踞在地区京剧团、抚州饭店、荆公路、开关厂一带、号称“霸中霸”。

这“五霸”团伙少则十人，多则二三十人，个个手持三角刮刀、三八刺、屠刀等凶器，经常聚众同伙，打架斗殴，肆意敲诈个体商贩钱财，向各摊主门市索劝保护费，谁若不从，轻则拳脚相加，重则刀砍斧伤，连小偷、扒手进了他们的“辖区”也得“进贡”，群众更是敢怒不敢言，谈“霸”色变！一次，“北霸天”团伙与“南霸天”团伙争雄械斗，二三十人手持刀棍在闹市区迫杀，在地区医院门前一外地人说了声“好成害”，梁涛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刀，那人当场毙命！

打霸除恶，是九十年代以来各地警方一直列为“严打”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对象。许多盛市、地区不断开展了诸如“打五霸”、“扫六害”、“除七霸”（路霸、市霸、菜霸、山霸、河霸、村霸、街霸）之类的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并设立了“打霸办公室”之类的班子机构，一批批恶霸被公判严惩，声势不谓不大，战绩不谓不辉煌。然而，时至今日，在许多地区，恶霸团伙仍呈屡打不绝甚至滚雪球发展之势，究竟是何原因呢？从警方查处分析的报告看，关键是恶霸势力有着雄厚的生存条件和土壤——从恶霸势力的组成人员来看，基本以“两劳”释放人员、地痞、流氓、恶棍及受过打击处理的劣迹人员为主。这类社会渣滓以“进过局子”、不怕死、拳头硬、敢作恶为资本，对社会怀有强烈的报复心理，心狠手辣，胆大妄为，一般人藏不起，躲着走，群体性“惧恶现象”更助长了恶霸势力团伙的嚣张气焰。加之这些社会渣滓都有被查办过的经验，都有一套对付警方的反侦查伎俩，在“两劳”人员循环增多的客观形势下，仅靠警方有限的力量是很难将这类众多的社会渣滓管得严、管得祝从恶霸势力生存的经济条件来看，他们大都以开公司、办商店、搞饭店等经商为主，最熊的也弄几个摊位在市场上摆摆，都有一定的活动场所和资金。他们以恶争霸市场，自然非法牟取的暴利大，一方面不断扩大经济势力，一方面用于拉关系找“保护杀为其撑腰壮胆。凡恶霸势力盛行的地方，基层政权管理功能都很弱化，甚至许多管理人员与恶势

力沆瀣一气，拉拉扯扯、酒肉朋友，充当了恶霸势力的黑后台。从恶霸势力作案形态看，以流动性攫取钱财为主。恶霸以恶敛财，根本不讲什么仁义道德，他们信奉的是“你的就是我的，他的是我的，我想要都是我的”霸道哲学。为了攫取不义之财，要么敲诈勒索，强讨恶要，要么强买强卖，欺行霸市。也有的以“第二政府”、“第二派出所”自居，公然插手一些经济、民间纠纷、为一些摊主老板催款讨债，充当解决事端打手，从中捞取钱财。更多的则是以恶逞强，白吃白要白拿，谁若不从，拳头刀棍立马相见。他们侵害的对象，多是流动性做买卖的人或外地人，一般做买卖人情奉“和气生财”，往往吃点亏，打掉个牙忍着往肚里咽；外地人做买卖更是谨小慎微，总认为为着百儿八十元钱不值得去惹麻烦，更怕势单力薄惹不好遭报复。正是一大批这种信奉“惹不起，躲得起”明哲保身哲学的人，在野蛮和邪恶面前甘愿忍辱受气，各人顾各人，才更加助长了恶霸势力有恃无恐的为非作恶，肆意妄为。

#### 嗜欲黄赌毒丑恶浪里行

1994年11月，广东警方在茂西一带扫毒战中，一举侦破了以何剑雄、王春梅、黄斌、陈孔才、郑聪等为首的特大贩毒集团，扫荡6个吸毒窝点，抓获60余名吸、贩毒人员，缴获海洛因230多克，影碟机、录像机、镭射唱碟机各一台，2台25吋彩电31盘黄色影碟，5辆摩托车及汽油发电机等赃物一大宗。警方查明，这是一个由汽车运输职工、个体老板、商贩及无业人员纠合成的松散型团伙。这个团伙最早是十几个人聚在一起看黄色淫秽影碟、赌博、流氓鬼混寻求刺激。后来，何剑雄、王春梅夫妇从广州弄来海洛因让大家“过把瘾”，开始滚雪球式地发展起来。何剑雄先后从广州8次贩口690余克海洛因，发展了60多个“瘾君子”。没钱买毒品时，男的去偷盗、抢劫，女的敢去卖淫，弄来钱再吸毒、赌博、嫖娼淫乱，成为一个集黄、赌、毒于一体的“黑色大染缸”，这基本反映了当前许多犯罪团伙生活发展的一种新趋势——非法牟取金钱后看黄色淫秽物品消遣，赌博或卖淫嫖娼寻求刺激，精神空虚吸毒品，为获取更大的利润去贩毒，吸、贩毒品金钱接济不上时就去偷盗抢劫，疯狂作案！

黄、赌、毒，社会丑恶的污水浊流，犯罪分子龌龊逍遥的“天府乐园”，也是葬送瘾君子们的魔窟深渊！

#### 黄浪浊流何时休

黄色淫秽象征腐化堕落，任何一个国家，不禁止黄色淫秽物品泛滥，民族素质的提高，社会秩序的维持，道德文明的建设都无从谈起。中国大陆黄色淫秽物品泛滥始于八十年代中期，基本是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从公共场所到家庭，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到高，由点到面蔓延开来的。从1983年开始，警方就接连不断地开始了“打非扫黄”行动。然而，黄色淫秽物品随着商品经济大潮奔涌。不仅屡禁不绝，反而像割韭菜一样越割越冒，越冒越多，以致甚嚣尘上。发展到八十年代末，几乎是淫秽录像带、录音带、报刊、书籍、画片、扑克等一齐泛滥。由黄毒泛滥诱发的赌博、走私、吸毒、卖淫嫖娼，流氓盗窃。

抢劫等社会丑恶现象和刑事犯罪活动，形成了滚滚黄浪浊流，猛烈冲击着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堤坝，成为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破坏社会安定的一大公害，终于导致了1989年席卷神州大地的“中国大扫黄”战役行动。

九十年代初，黄色淫秽物品基本转入了地下渠道，多数制黄贩黄犯罪

分子行动极为诡秘，加之全社会的强化四项基本原则和“两个文明”建设教育、黄色淫秽物品市场在数年内不“景气”。但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崛起，传播、运输载体的日益现代化，制黄贩黄的犯罪分子特别是犯罪团伙向“集约化经营”方向发展，黄浪浊流不时“回潮”，再度呈现三大新趋势——从品种和质量上看，向高、精、全发展。八十年代查获的黄色淫秽物品，主要是书刊、录像带、录音带、图片、扑克等，近几年随着游戏机、多媒体、唱碟机、视频激光影碟机等现代家用电器进入千家万户，黄色淫秽物品从VCD到DVD影碟，从磁带到磁卡，从书刊画片到打火机、圆珠笔等日用品，从淫药淫具到各种保健品，可谓品种繁多全，精品高档大展销，应有尽有，内容也更加黄色淫荡，更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和吸引力。

从传播渠道和数量上看，基本是陆、海、空、立体化、批量化。八十年代查获的黄色淫秽物品主要来源于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城市，近几年则呈现纵横交流，多渠道网络化传播。黄贩子们各有其道，既有从海上走私的，也有从民航机场伪装其它货物托运的；既有走火车线的，也有走汽车线的；既有走邮政线的，也有走空车配货的，甚至小轿车也没空闲跑过。八十年代查获几十盘录像带、几百本黄书都立大案查处，现在查住一个团伙，动辄几千、几万盘影碟。哈尔滨警方在南岗查获一家地下制贩黄色和非法盗版窝点，一次就收缴影碟2万余盘。青岛警方1997年5月25日从海运公司、华城音响公司查处一个网络团伙，收缴盗版淫秽VCD和电脑光盘1.8万余盘！

从制黄贩黄人员成份和作案手段来看，可谓五花八门，地下高效运作。人员基本是以个体商贩“两劳”释放或有劣迹的人员、无业人员为主，许多受黄毒腐蚀下水的男女青年，也破罐子破摔加入了贩黄队伍，五花八门的贩黄大军正由散兵游勇向团伙化、集团化方面发展。黄贩子屡经打击，都有一套反侦查和秘密制作、运输、藏匿、营销网络和手段，通常是单线联系，秘密传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要字据凭证，不露马脚留把柄。以时下热销的VCD影碟为例：国内外一些影视片一制作出来，不消一星期盗版盘就从南方销到北方。去年国家音像部门从国外引进的一些大片还没等播放，盗版的VCD视碟就抢占了国内市场，严重冲击了国家电影和电视市场令人震惊的是，盗版盘不论内容正色还是黄色淫秽，只要市场上销路好，眨眼功夫成百上千万盘就制作营销出去。广东警方和工商部门在中山市查获一家地下的VCD批发点，每天向北方批发几十万盘影碟，盗版的大片、黄色片应有尽有。市场上正版的视碟每个五六十元，而盗版的零售价每个才几元至十几元，差价如此之大，难怪地下盗、销网络运作速度如此之快之高！据南方查获的一些个体老板供述：一套生产盗版VCD设备尽管上千万元，但用不了一两个月就能赚回来，即使干几个月被查住甚至蹲十年大狱，赚个千多万元也合算！地下盗运销黑网之所以屡禁不绝，根本在于这种暴利的刺激。尽管国家把1997年列为VCD年，然“黄”扫不尽，“非”打不绝，仍是摆在各地警方和管理部门面前的棘手难题！

#### 赌海茫茫任沉浮

赌博是使人上瘾堕落，导致倾家荡产，家庭破裂，诱发贪污、受贿，诈骗、吸毒贩毒，卖淫嫖娼、偷盗、抢劫等犯罪活动罪恶之源，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和道理，也是中国大陆一直列为“除六害”犯罪行为之一。然而，十多年大规模的禁赌活动，各地打击惩处的赌徒当以几十万、上百万计、赌

博活动依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今仍有众多的人趋之若鹜、“前赴后继”投身茫茫赌海任沉浮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赌潮一直昌盛不衰，诸如美国的超级赌城韦加斯，大西洋赌城，拉斯维加斯，日本的麻将城，以及澳门赌埠、台湾赌博风潮等，这多年一直通过新闻媒介、影视、书刊等渠道，不停地向国内“引进”渲染，在许多人心目中造成了“赌博国际合法化”的错觉，认为是中国同世界“接轨”的必然趋势，淡化了“赌博是犯罪行为”的基本意识。

从国内看，各种形式的麻将热、扑克热、麻将扑克大赛、摸奖券热、游戏机热等多种娱乐活动，也在人们思想意识上把赌博淡化成一种“娱乐娱乐玩玩”、“轻松轻松调节下神经”的一种消遣活动。加之时下各大城市高档宾馆许多游戏游乐厅没有老虎机、游戏机类赌具，吸引着中外“贵族”玩，一般人有钱也可堂而皇之地“玩一把”，更加助长了人们“赌博合法化”的错觉。但人们普遍忽略了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赌博活动的纠合性、反复性和惯赌的顽固性，使一批赌徒无形地聚成若干团伙，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上了赌桌欲罢不能。赌徒们赢了钱就吃喝嫖娼乃至吸毒挥霍，输红了眼什么法律道德全不顾，非偷即抢，行骗恶要，杀人放火什么罪恶都敢于！据警方这多年查获的多种类型的犯罪团伙看，惯犯往往都是赌博惯徒；而查处的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几乎个个都参赌、设赌或以赌局为诱饵强取豪夺，赌资动辄几千几万乃至几十万元。同时，诱引和滋生出许多其它犯罪诸如假抓赌、真抢劫类犯罪团伙来。广元市元坝分局抓获的以王玉海、罗金平、王清泉、吴礼帮为首的团伙，竟然买来警服、手铐、电击枪等假冒公安“抓赌”，短短几个月内，这伙假公安就采取秘密跟踪，突然包围、强行搜身、殴打、扣、押等手段，抢劫赌资4万余元及香烟，电饭堡、手表等物资一大宗。

更为严重的是，许多游乐场所“赌具”的设立和禁赌意识的淡化，为许多类型的犯罪分子开了方便之门。青岛警方1997年查处的程海青贪污87万元团伙，玩“老虎机”就是其最大的一个挥霍场地。这位原青岛铁路分局机械汽修厂的纳员，进入某四星级宾馆贵族游乐厅后，就迷上了玩“老虎机”。为了炫耀富有和气派，他带着娼妇和狐朋狗友一块玩“老虎机”，赢了就去开包间淫乱挥霍，输了由他包付，每天输掉上万元习以为常。仅两年时间，他就把国家、集体乃至职工的工资款贪污到手，一捆捆投进“老虎机”的血盆大口，30余万元石沉大海！

#### 黑色漩涡知多深

1990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这天，云南电台、电视台向世界报道了昆明市37000人禁毒大会实况，当场烧毁毒品1吨多，同时处决14名大毒贩，顿时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这是共和国在禁绝了毒品40年后首次大规模地向国内外公开宣传毒品泛滥和禁毒大行动！自此，不仅每年国际禁毒日全国各地新闻媒介大量宣传禁毒情况，而且平时打掉的一些贩毒团伙也不时见诸报端，1997年6月26日，连一贯宣传非常保守的济南市，也大胆地把公判几批贩毒团伙实况推向了电视观众！

时下，毒品泛滥在中国大陆回潮已成为国人目睹认可的事实。其实，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国内外毒贩相互勾结大肆“开辟中国通道”、编织毒网营造“中国市潮就形成气候了。

然而由于管理层关于缉毒和禁毒的宣传条条框框太多，以怕影响“社

会主义国家形象”为理由，基本实行“多做少说，做而不说”的宣传方针。事实说明，这种做法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对内不利于发动群众反毒禁毒，对外也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误解和疑虑，1990年2月，联合国首次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毒品问题，通过了反毒品《政治宣言》和《全球行动纲领》，宣布1991年至2000年为“联合国禁毒年”。近几年，随着全国性的禁毒大宣传、大行动以及时下《鸦片战争》巨片的公映，国人已逐渐意识到中国正在打“第三次鸦片战争”，形势不容乐观。然而，毒品的泛滥、贩毒团伙的猖獗、吸毒群体的感染凝成的“黑色漩涡”，人们究竟知多深呢？

从毒品泛滥形势来看，可以说是呈迅速蔓延逐年剧增之势。1983年，全国查破制贩毒品案仅5起，缴获鸦片5.25千克，海洛因5克；1991年至1995年9月，全国破获制贩毒品案高达12.5万起，缴获鸦片10.6吨，海洛因15.8吨，大麻3.40吨，冰毒2.3吨，1996年至1997年又查获了多少呢？虽、然警方最高权威机构尚未公布，但透过一些个别省市公布的数字，也可推知个大概。

据广州市警方披露：近几年每年查破贩毒案件1400余起，查获贩毒分子2000余名，查获毒品30万克以上。

云南省禁毒办公布的数字表明：近几年每年查破贩毒案件3000余起，处决毒贩400人左右，缴获鸦片2000公斤以上，缴获海洛因4000公斤以上。

不妨拿这个数字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作一比较：印度查获海洛因的最高年份为2100公斤；美国查获海洛因的最高年份为1300公斤，香港查获海洛因的最高年份为470公斤。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警方禁毒取得了巨大战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毒品泛滥的严重性；因为被警方查获的毕竟是一部分，至于漏网或未被发现的究竟有多少？估计是个不小的未知数。

从贩毒团伙作案形态看，日呈集团化、职业化、国际化，越来越狡猾和猖獗。八十年代查破的贩毒活动主要集中在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广东、福建、甘肃等盛市，九十年代后，全国各盛市、自治区均陆续发现，近几年几乎遍及各县、市、区。八十年代查获国内贩毒分子三四人携带几十克海洛因视为大要案，如今查获一个贩毒团伙，动辄十几人，多则几十人，贩毒少则几百克，多则几千克、几万克。1995年3月25日，广东普宁警方一举抓获毒贩庄六，当场缴获海洛因4285.5克；查获贩毒逃犯吴建民，缴获海洛因6505克。

此时，两犯已组织五六人从云南贩口海洛因15000余克在普宁卖掉了！广州市警方治安队在高速公路巡查时，发现一辆云南车牌吉普车停在路旁很可疑，搜查时毒贩已逃跑，当场缴获高纯度海洛因17块，重达50余公斤！若按当前美国市场每公斤200万美元计算，价值1亿多美元，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更严重的是，屡经打击的贩毒团伙越来越狡猾，秘密转向跨省区或境内外勾结联合作案，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职业化贩毒体系，作案中使用现代化的通讯、交通工具，有的还配有猎枪、军用枪支弹药武装贩运，缉毒人员多次与此类团伙遭遇，枪战中造成许多人员伤亡。更有甚者，有的贩毒集团直接在国内开设地下毒品加工厂、对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危害更大。广东、福建、上海警方联合侦破的“1·26特大冰毒案”，就是境内外毒贩相互勾结在江门市开设的地下冰毒加工厂，被警方查获冰毒738公斤，原料麻黄素5000多公斤，抓获毒贩子56人，为世界禁毒史上所罕见！1996年4

月1日，宁波市警方在定海区电镀加工厂抓获一个制贩冰毒团伙，当场缴获冰毒200多公斤。经审查，该团伙不到一年已制造贩卖冰毒1000余公斤！

从吸毒群体感染程度来看，正向吸贩一体化、犯罪多元化方向发展。据警方1996年初公布的数字：全国统计在册的吸毒人数已达52万人，但据犯罪学家们粗略估计，实际吸毒人数是这个数字的几倍以上。据众多吸毒者披露，吸毒人群中大都崇尚过这首诗：“若到黑甜之乡，唤彼为引睡之媒；倘逢红粉楼中，籍尔作采花之使”——这是大多数吸毒者受好奇心驱使追求享乐刺激到飘然若仙境界的真实写照。

从记者们在广州、上海、厦门、海口、杭州、青岛、宁波等戒毒所采访报道的实况看，“三年吸掉一座宾馆”。“百万富翁富姐吸成穷光蛋”的事例不胜枚举，因吸毒造成倾家荡产、众叛亲离、家破人亡的事例俯拾即是。特别是女性吸毒群体时下已高于男性，从女大款到卡拉OK厅小姐，从三陪女郎到卖淫女，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女教师、女医生、女大学生乃至女中学生！更严重的是，吸毒已成为诱发其它犯罪的罪恶之源。瘾君子们每天都耗资数百元以上，一旦手头拮据，女的去操皮肉生意，男的非偷即抢。

据警方调查显示40%以上的吸毒人员走上了贩毒道路，53%以上的吸毒人员兼有其它犯罪行为。时下在福建、广东一带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旦发生了盗窃、抢劫案件，当地老百姓多愤恨地众口一辞：“肯定定义是白粉仔干的！”

## 第四章 带黑集团犯罪触目惊心

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是一种在犯罪团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组织更严密、犯罪更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的集团犯罪，也即当今人们所常说的“黑社会”或“有组织犯罪”。

关于当今对中国大陆黑社会及有组织犯罪的涵义和界定问题，一直是多年来司法学术界有争议的课题。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律教授康树华认为：目前中国一些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之所以称之为“黑”，就是因为某些犯罪行为已具备了黑社会性质，而其发展动向测蕴涵着向黑社会更深层发展的迹象。这类重大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虽然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但已具有黑社会犯罪的痕迹和性质，是向黑社会犯罪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从犯罪特征看，有七个突出特点：A，有一定势力范围，但规模尚小；B，绝大多数自发产生；C，绝大多数为区域性的犯罪组织；D，作恶多端，残害群众；E，欺行霸市，有一定的经济实力；F，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党政干部，寻求保护伞；G，组织化、系统化程度虽较低，但初级群体特点十分明显。从犯罪类型上看，具有地域型、流动型、帮会复辟型和境外渗透型。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虽然还未具备旧中国黑社会、港、澳、台黑社会及国外黑社会那样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组织，但就其发展的广泛性，特别是其犯罪的严重性来讲，已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综观九十年代以来各地警方查处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可以说已经遍布全国各省市。许多省市甚至遍及城乡，象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海南、广东、福建、四川、贵州、湖北、甘肃、辽宁、黑龙江、山东、山西、



河北、河南等省市及邵阳、益阳、深圳、温州、营口、辽阳、石狮、番禺、潍坊、晋城、宜昌、商丘等中小城市，均查获了十几个乃至几十个这类罪大恶极的犯罪集团。特别是在旧中国帮会比较集中的地区尤为严重，象过去青、红帮活动的主要区域长江流域、运河一带，都滋生了大量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

警方在长江一线集中“扫黑除霸”行动中，就查获“芜湖帮”、“池州帮”、“新州帮”之类犯罪集团 30 余个，有的集团达百余人之众！一些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不仅活动猖獗、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而且野心勃勃，预谋策划联，合发展，扩充“地盘”和势力，以期更大的图谋！

从警方查处的大量案例看，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犯罪已成为当今中国大陆刑事犯罪中最严重的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以恶逞强。由这“一伙人”、“一帮人”、“一群人”纠合起来的犯罪集团，之所以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某些场所长期称王称霸，为非作恶，关键是他们信奉和依仗“恶”的威力，公然欺强凌弱，征服和奴役一切善良的老实人，有组织、有预谋地故意侵害他人的、集体的、国家的利益，以其令人发指的恶行恶为让善良的老实人屈服，忍气吞声地接纳他们这种恶势力在光天化日下存在。

——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主要由社会渣滓聚集而成“气候”。集团的“老大”和骨干成员大多数是屡经政府打击处理的“两劳”释放人员、地痞流氓和有劣迹不务正业的人，动辄十几人、几十人，乃至上百人紧密成团，代表的却是社会渣滓、流氓无赖、贪官污吏等“一小撮”人的利益。他们作案的目标主要是妨害社会管理公共秩序，对现政权和现代社会极其不满，不仅有浓厚的犯罪意识、流氓意识，而且有强烈的报复意识和反社会意识。

——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崇尚暴力。他们舞刀弄棍，持枪“拥兵”自重。动辄使用野蛮的暴力手段争“地盘”，夺势力，打打杀杀，强取豪夺他人的钱财满足其贪婪的需求和野心。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强力贯彻“一切都是我的”强盗逻辑，疯狂使用暴力的、凶残的、狡诈的手段去征服“所属”的“臣民”，压制、迫害一切反对阻碍他们的人。

犯罪以一种或几种形态为主，兼有其他如流氓伤害、敲诈勒索、强奸、抢劫、杀人、放火等多种犯罪，无恶不作，五毒俱全。

——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往往与社会腐败现象沆瀣一气。拼命向政府权力部门、执法部门渗透，寻找贪官污吏作“保护伞，是所有犯罪集团的共性特征。许多犯罪集团在“保护伞周旋下，尽管经常作恶，却或多或少地涂上了一层“红色”的色彩，诸如戴上了“劳模”、“改革家”、“现代企业家”、“拔尖人才”之类桂冠。有的篡夺了基层权力，有的本身就是掌握一定权力的“披着羊皮的狼”，贪赃在法，腐化堕落，直接利用手中的权力拉帮结派，编织黑网，苦心营造个人小集团的独立王国“家天下”。

——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无法无天。他们依仗雄厚的经济和社会势力，藐视现行的一切政策权威，藐视国家的法律法令、社会道德、公共秩序和现政权的一切行政规章制度。

在他们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公然充当“第二政府”，裁决处置一切他们认为属于“该管”的所有事务、让所有“辖区”的人“臣服”地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就是“圣旨”、“皇法”，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以恶“打天下”

1994年2月2日，辽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10万人公判大会，宣读了以“三利一伟”为首的140余人带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在义县、锦州、阜新、锦县、盘锦等地作恶罪行长达4万余字的判决书。随着处决主犯的枪声骤响、万人空巷奔走高呼：“解放了——”这是正义对邪恶的声讨，阳光对黑暗的怒吼，也是带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应得的下场！

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究意恶到什么程度呢？

我立了根就是王

说起“三利一伟”的大名来，在锦州一带可谓家喻户晓，人人惧之。武春利33岁，原辽宁义县饲料厂工人，两次被判刑，号称义县“地癞子霸主”。梁三利、佟相利、李洪伟，都是武春利的铁杆打手头子，都多次被拘留判过刑。自从武春利劳改释放回来在义县“立棍”称“老大”后，公然宣称：“我立了棍就是王！”当地一些地痞流氓都前呼后拥尊称他“利哥”，经常围着转的流氓恶棍30多人。在他之前称王被判刑入狱又释放回来的王宝石对此不服，说了句，“他算老几”，惹恼了武春利，于是，一场犹如旧上海滩黑帮“黑吃黑”争“老大”式的恶仗开始了。一天夜里，武春利带一帮打手追赶王宝石至张国荣家，不由分说，进屋见人就打，见物就砸，把王宝石和张国荣砸得浑身是血。王宝石也不是好惹的：“这小子还敢和我立棍儿”？三天后的凌晨5时许，王宝石纠合一帮打手携枪带刀赶到张国荣家，与武春利双方摆开了“决斗”阵势。按照他们私订的“规矩”，武春利先动手，只见他挥舞利斧朝王宝石劈去，王的左臂顿时鲜血直溅。轮到王宝石还手了，王疾速抓过一支猎枪朝武就是一枪，武春利捂着胸口倒了下去。其打手们一看不妙，拉起武春利仓惶逃走去搬“救兵”。十几分钟后，佟相利和贺庆祥开着一辆伪制的警车带着7名打手风驰般来到战场，围住张国荣家，猎枪子弹和砖头瓦块齐射。王宝石一伙就在屋里向外射击抵抗，双方对打几十分钟，闹得县城人说：“日本鬼子进城啦！”上班的人们惊恐不安地折腾了一上午。事后，武春利觉得没解气，让人把张国荣毒打一顿不算，又从盘锦市调来“职业杀手”杨旭光，甩给他一万元，让他教训张国荣（此时王宝石已被拘留）。杨旭光跟踪张国荣至范某家，其16岁的儿子范志华不明就里正好有事出门，杨旭光以为是张国荣，当即开枪，可怜这无辜少年倒在了血泊中！

武春利的“铁杆”李洪伟有打人的嗜好，他所在的二运公司280余名干部职工，70%以上的挨过他的打骂，先后有7位经理在他拳头威逼下调离了二运。一天，集团的一帮痞子来找李洪伟耍，行至义县火车站广场时，李洪伟为了显示威风，命令广场上的机动三轮车集合起来，排队开车沿着广场花坛兜圈子给他们看，逗得这帮流氓站在中央哈哈大笑。司机刘某一提速调车头想逃，李上去拽下车来“啪”地就是一个大嘴巴，司机谢某开车稍慢了一点，李上前飞脚朝他脸上踢去，谢某顿时血流满面！

佟相利是武春利的连襟，威震义县的大流氓，他到处宣扬：“只要我看上哪个女的，她准跑不了，我的目标是一个月30天，天天不重样！”凡被佟相利盯上的青年妇女，没有一个不被糟蹋的。女青年小李下班走在大街上，俺相利开车路过一下看中了，马上停车下去就要与姑娘“搞对象”，没等小李反应过来，就被他揉进汽车捺在座席上强奸了。青年女教师张某刚建立了一个幸福小家庭，俺相利就象苍蝇一样“叮”了上去。张老师誓死不从，俺就以“在全县把你搞臭”相威胁，追至家中守着她丈夫把她带走奸污了，导

致其家庭解体。漂亮的女收款员小刘正与一名交警谈恋爱，佟相利追上去说：“我叫佟相利，我要和你搞对象！”小刘知道这个魔头的厉害，一再好言解释：“我已经订婚了。”佟相利凶相毕露：“订婚了也得吹，不然，我叫人一天打你对象一次，一天上单位搞你一次！”果然，两天后的傍晚，那名交警莫名其妙地遭到一伙地痞毒打，小刘也被佟相利挟持到家中奸污了！

随着“三利一伟”恶名远扬和这个流氓集团的势力日渐壮大，别说一般干部群众，连执法人员他们也不放在眼里。一次，武春利带着一帮打手在县城大街上追打几名外地人，县法院的一名庭长陪爱人和 11 岁的女儿路过看不下去了，上前劝说了几句。武春利恶狠狠地指着庭长带的枪叫：“你那枪算个球，有能耐朝我胸口上打！”随即，照着庭长和他爱人脸上就是几拳，并顺手拎起他们 11 岁的女儿扔出去 4 米多远。县公安局一名副局长闻讯带人赶来制止，武春利边骂边赶过去：“不就是个鸡巴副局长！”上去就给副局长一个嘴巴，把副局长的警帽打得街上乱滚！

以恶逞强，以恶称霸。以恶打天下，这是众多带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奉行的法则。纵观这类地痞流氓，从小就是“双差生”、坏孩子，长大了没有知识，没有好品行，没有起码的劳动技能，更没有做个好人的基本素养和尊严，他们唯一的资本就是无知妄作，为非作恶。

他们把善良正派唾弃的恶，被正义不耻的恶视为能耐、本事、荣耀，以恶立业成家，以恶牟取自己需要的一切，以恶征服奴役世界！

玉田是我打出来的天下

河北省玉田县原水利局打井队工人卢玉峰，以能打架斗殴、能敲诈勒索，能玩弄女人，能耍泼无赖“四能”出名，被社会渣滓尊为“四哥”，外号卢四。他依仗拳头硬、不怕死结交了一批地痞流氓、“两劳”释放人员和无业劣迹人员，在玉田县建起了黑网，自行离职，以经商为名，带领 20 余名流氓打手专门敲诈勒索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钱财为业。卢四通过“黑吃黑”将另一流氓代守宝团伙打败，收编了代守宝的余党，发展成拥有 40 余名成员的黑帮集团。卢四公然宣称：“玉田是我打出来的天下，我一跺脚，玉田城四角就乱颤！”他带着一帮打手整天围着县城转，看到谁不顺眼就打，相中了哪家的东西伸手就拿，想吃哪家坐下就让摆宴席，喝完酒就去赌博、玩女人。白吃白喝白拿白玩了谁要提个钱字，立马大打出手，先后被他们打伤致残的达 67 人之多！1992 年 9 月的一天，卢四带一帮打手驾着轿车和摩托车闯入玉田县京山饭店白吃白喝一顿，服务员让他结账，他一挥手，打手们就在店里打砸起来，其中杨德臣、田维征、轩风林等工作人员被打得爬不起来了。卢四在打人时碰坏了手表，硬逼着饭店经理杨连祥赔了 1200 元修表费！1993 年元月份的一天。卢四带人转到玉日邮局邮电门市部，非让经理盛保元为他们去安装 4 部电话，盛没答应。“敢驳我的面子？”卢四一咧嘴，打手们一拥而上将盛经理捺在门市部毒打，直打得盛经理被迫答应才罢休。卢四自动离了职，还常去强行报销医疗费。不给报就打砸，仅 1993 年二三月间，就强行报销 7000 多元！

卢四长期霸占着女青年刘某、王某、金某、尹某陪其睡、玩，威胁她们不准找对象不说，外出看上哪个姑娘漂亮就揉进车里带回来奸污玩弄，仅卢四一人就先后奸淫 18 名女青年。他们玩腻了本地妞，就到外地玩。一次，卢四带人到唐山玩女人，相中了三名卖淫女，就带回玉田群奸群宿。在流氓鬼混中与县人大邹副主任的儿子邹三发生冲突，卢四唆使人将其毒打一顿。

其二哥迁怒三名卖淫女，卢口闻讯后又将他毒打一顿，并责令二邹花钱给三名卖淫女治病，并将这三名卖淫女接进县医院老干部病房“疗养”，从此，三名卖淫女整天穿着泳装出入病房与卢四一伙鬼混，闹得医院鸡犬不宁，吓得住院的老干部纷纷出院躲避。县人大邹副主任闻讯出面相劝，卢四讥讽道：“你不就是个人大副主任嘛，在玉田算个球？老子有钱，不老实就花 20 万买你的破脑袋！”

按常理，作恶之人都讲究点隐秘性。总要用块破布遮遮丑。然而，带黑犯罪集团恶势力偏要让“恶”赤裸裸地公之于众，故意在光天化日之下显示恶，以恶抖威风，壮恶威！

在辽中可以不知道县长是谁，但不能不知道我王涛的大名辽宁省辽中县年方 25 岁的王涛，是县某局长的二公子，从部队复员回来第二年，就因打架斗殴、赌博、开枪打人三次被公安局拘留。正因为三次犯案进过“局子”，使王涛这位衙内恶少一下在辽中县出了名。一些地痞流氓盛传他“根子硬”，“作的多大也没事”，纷纷来巴结拥戴他坐上了辽中“黑道老大”的交椅。从此，王涛周围追随着 20 多名流氓地痞、“两劳”释放人员骨干、横行辽中县，抢男霸女，欺压百姓，寻衅滋事，赌博嫖娼，敲诈勒索，扎毒吸毒，无恶不作，搅得辽中县乌烟瘴气，谈“王”色变。1993 年 7 月的一天，王涛正在一家酒店白吃酒席，一名手下狼狈地跑来哭诉：“大哥，我在渔市上被大鲨鱼打了！”“你提我的名了吗？”“我报了大哥的名，他说，他在辽中出名时你还撒尿和泥玩呢！”“妈的，废了他！”王涛马上乘一辆面包车带一帮打手冲进渔市，打手们将正在卖货的“大鲨鱼”拽到王涛眼前。王涛不由分说，狗出手枪朝“大鲨鱼”脚下“砰砰”两枪，打手们挥舞大刀一顿乱砍，“大鲨鱼”顿时成了个血人儿。王涛抓起“大鲨鱼”的头发怒喝道：“调你妈的，这回认识我王涛了吧？”大鲨鱼直喊“爷爷饶命。”王涛一脚将其踹翻，挥舞着手枪冲着集市上水泄不通的人群喊道：“在辽中县，你可以不知道县长是谁，一但不能不知道我王涛的大名！只要我一跺脚，辽中县城就得发颤！”

“在辽中吃饭，我从来不花钱；辽中的车，我想坐哪辆就坐那辆！”王涛这几句“施政宣言”，辽中的大人小孩都知道。

辽中的大部分酒店都有王涛吃饭的帐单，只要王涛在上边画个圈就算结了帐。一天，王涛带着一帮打手又来到“美美酒家”，山珍海味吃一顿，手下马强扯住一个叫白姐的服务员陪王涛“玩玩去”。白姐不从，女店主赶紧出来陪笑说：“大爷饶了她吧，小白是我亲属啊！”王涛嘿嘿一笑，“算帐！”女店主赶紧拿出帐单送给王涛，上边记着王涛历次吃饭画了圈的 4000 多元。王涛掏出打火机递给了打手李中生，李中生当即将帐单烧了。王涛“啪”地打了女店主一个嘴巴：“你可看清了？”临出门，李中生飞起一脚将满桌酒席踢翻在地。王涛出门坐出租车，司机不但不敢要钱。许多人反而以“拉过王涛”为荣。一次，王涛叫往一辆出租车，司机脱家中有事不肯拉，王涛掏出枪“砰砰”开了两枪，逼着司机白拉了他两个月分文没交！

王涛嗜好赌博，历来输了打，赢了要，所到之处，没人敢赢他。一次，他到开原赌博输了 5 万元，立即回来带上一帮打手去要了回来。他还常把辽阳、抚顺、沈阳等地的赌徒请到辽中来赌，他设赌抽头，每次都抽头万余元以上。王涛赢了钱就去嫖娼、扎毒。他外出看上哪个漂亮姑娘，都逃不出他的魔掌，仅他离婚那年，就强奸了 8 名女青年。他扎毒每天需要 30 至 40 支

杜冷丁，不管哪个医院都有他“备用”的，随用随龇。1993年12月的一天，王涛到某医院去扎杜冷丁，一名新来医生不认识他争吵了起来，王涛上去就打，嚷着“非扫平了你这个鸟院！”全院吓的乱作一团，书记请出60多岁的老院长挡驾。老院长拄着拐杖来求情：“看在我这老面子上，就饶了吧？不行我给您跪下啦！”王涛没让老院长跪，却让那医生来下跪，吃了顿巴掌，带走了院里所有的杜冷丁，还让那位医生赔了1000元……玉涛集团落网后，一位老预审员对着一尺多厚的卷宗感叹道：“五毒俱全，辽中从古到今第一霸啊！”

### 地下武装

1995年春节前夕，黑龙江省鹤岗市南山煤矿突然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持枪杀人、抢劫、爆炸、纵火案。

这年1月28日，再有几天过春节了，南山煤矿匆匆从银行提出230万元现金给全矿工人发工资和奖金。28日发放一天，晚上将剩余的93万元用5个帆布袋装好，存放在与保卫科、经警队值班室隔壁的库房里，专门安排6名保卫干部和经济民警队看守。不料，晚上19时许，一个披肩发、头戴鸭舌帽、穿粉红夹克的女人冲进经警队值班室，举起滑管猎枪对着看电视的经警扫射，隔壁保卫科值班室里也骤然响起枪声。在库房内看守的4名干警一听外边枪声大作，知道有人来抢巨款，留下两人死守，两人冲出来边支援边报警。顿时，手枪、冲锋枪、猎枪声象暴风骤雨般在库房外响成一片。几名歹徒见冲不进库房，边打边叫骂：“出来，出来，不出来统统炸死你们！”果然，歹徒们见冲不进去，疯狂地向库房前值班室扔了炸药包，房倒屋塌，保卫干警仍在拼死抵抗。歹徒见抢劫巨款无望，遂放起大火毁灭足迹，撇下一辆出租车和一具尸体撤退。在这场激战中，经警队长赵成远、经警毛成才、杜文君、田立华、宋师平、张志国和儿子，保卫干部张永华、于占利、于晓光等壮烈牺牲。

此案震惊了黑龙江党政领导和公安厅、公安部、中央政法委领导，层层指示限期破案。

庞大的侦查队伍开进鹤岗市，昼夜拉网侦查，终于破了这起由黑帮集团头子孙海波、闰文字、田源、田字等精心策划实施的持枪抢劫巨款案，缴获“五四”式手枪4支，双筒猎枪1支，五连发猎枪之支，11连发口径步枪2支，钢珠枪、口径手枪各2支，各种子弹608发及炸药、雷管、匕首、手机、BP机、赃款等一大宗。

这起特大涉枪案件的发生。再次暴露了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持枪无恐、胆大妄为的严重性和残酷性，也再次迫使警方把大规模的禁缴黑枪行动摆上了重要日程。

有了枪，更壮胆；枪在手，天不怕

不论哪朝哪代，不论冷兵器时代还是热兵器时代，武器既和战争与和平相伴，也和正义与邪恶并存。当武器在法制轨道中掌握在正义者手中时，就是文明和安定的保障；而当它掌握在邪恶者手中为贪欲和野心服务时，特别是成为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犯罪工具时；必然变成灾难的“潘多拉”！从警方查处的众多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看，几乎个个都拥有相当数量的非法枪支弹药，许多流氓黑道头子都直言不讳他说：“有了枪，更壮胆”；“枪在手，天不怕！”

1994年3月，邯郸警方破获的以卢进红为首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盗窃、

抢劫集团，本是一伙不安守本份的农村青年，以同学、亲戚、本村好友为纽带纠合在一起的。90年代初刚组合起来作案时，主要是进城偷盗铜、铁、铝等工业原材料销赃卖钱。没发大财，也没犯大事，仅被治安联防队追打了几回。1993年夏季的一天，卢进红带领3名骨干在107国道沙河段上伏击抢劫了狩猎人员3支猎枪后，开始持枪拦路抢劫，成功率百分之百，胆子一下大起来，认为比原来盗窃废铜烂铁那种出力多、销赃难、弄钱少的勾当强百倍。从此，卢进红指挥近20名骨干成员兵分两路，专门盗窃烟草、物资仓库、拦截洗劫过往车辆。他们先后流窜于山东、山西、河北等地13个市、县疯狂作案，平均6天作一起大案，不义钱财象气吹一样把他们撑的忘乎所以了。1994年初，卢进红又带人潜入邯郸市体委西山射击场盗走小口径步枪1支，手枪3支，气手枪6支，又从社会上买了一批黑枪，把集团成员全部武装起来，并在石龙梅专门进行射击和驾驶技术训练，计划把集团成员个个训练成“全能大盗”。当他们确认装备精良真正掌握了射击和驾驶技术后，作案更加猖獗，平均每4天就作一起大案，实现了出手快、得手快、逃离快、销赃快、获利大的“四快一大”目标，连续作案65起，盗窃、抢劫香烟、现金、汽车、摩托车等“获利”140余万元！1994年3月30日10时许，卢进红率领三辆摩托车冲进永年县抢劫10.6万元现金逃跑，受害人乘车追赶。他们公然边交叉掩护逃跑边疯狂射击，遇上行人也乱打，在中州和平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光天化日下武装抢劫杀人的“暴力恐怖片”！

山西警方查获的侯林山、郭秉霖两个特大盗窃、走私文物集团，就是靠黑枪黑弹、非法武装壮胆一步步恶性膨胀起来的。刚开始，这两个集团仅有十几个人，偷偷摸摸地盗挖古墓、贩卖文物，很快发了大财，侯林山成了道上有名的“侯百万”，郭秉霖成了蜚声港澳地区的“郭千万”。为了更大的图谋发展，他俩先后网罗60多名“两劳”释放人员、地痞流氓、社会渣滓当保镖、“马仔”、打手，购置配备30多支军用枪、猎枪和千余发子弹，装备上对讲机、大哥大、传真机、无线电台、无线监听器等先进通讯工具，并搜集了许多警用装备、警方内部资料和无线电通讯频率等，形成一支与当地警方足以抗衡的非法武装力量。

“侯百万”和“郭千万”出门跟着一帮荷枪实弹的保镖，前有摩托车开道，后有面包车护卫，他们坐在中间豪华轿车上，一路上对讲机、大哥大联络；耀武扬威，惊天动地。当地人说：“中央领导视察也没他们威风！”这两个集团凭着盗挖古墓、走私文物装备起来的这支地下武装，为所欲为，公开雇佣民工，武装护卫盗挖古墓24座。

侯百万和郭千万坐镇广州，与港澳台文物贩子相勾结，大肆贩卖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20余起，获赃款830余万元！

有了武装就能摆平一切

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大都奉行以枪论是非、以枪争高低的原始野蛮、愚昧和狭义的“公断”规矩。为了争地盘，扩势力，团伙间经常“黑吃黑”械斗、决斗，今天你用枪打了我，我明天用枪还击你，两败俱伤，算是“摆平”。正是这种黑道传统规矩，才使得各个集团一旦得势后拼命网罗亡命徒，千方百计搞枪支弹药装备地下“敢死队”，不仅导致流氓团伙间“黑吃黑”械斗不断，而且滥伤无辜，给社会造成一个个恶性毒瘤。

宜昌市警方1994年查获的李发全特大带黑集团，就是靠武力恶发起来的。李发全因强奸罪判刑8年释放后，开了家“四海餐馆”，专门接待“两

劳”释放人员和逃犯，网罗地痞流氓、社会渣滓形成 100 多人的集团，都尊李发全为“大哥”。他们以硬、横、泼、打、霸占了宜昌市场，并形成了猪皮帮、水果帮、菜帮、鱼帮、服装帮、客运帮等一批流氓市霸团伙。李发全设了专门师爷和保镖，制定了严格的“帮规”统领各帮。并购置了各种军用枪、猎枪 50 多支，管制刀具 100 多把，在集团内设立了铤枪队、大刀队、短枪队、各帮头目装备上大哥大、BP 机、电台、摩托车、小汽车等先进通讯、交通工具，市场上哪里出现不交“保护费”、不“听当当”的茬口，立马派出一支队伍去“打击处理”。以李发全、余余志、陈向民、刘华明为首的这个特大流氓集团，公然宣称：“咱有了武装就能摆平一切！”他们依仗这支乌合之众地下武装，先后在宜昌市城区陶珠路、中山路、解放路、隆中路、港窑路、绿萝路、上街头、九码头、屈原码头、川陵码头、黄柏河码头等地，寻衅滋事，欺行霸市，强拿恶要，敲诈勒索，流氓伤害作案百余起，伤害数百人；其中，杀死 2 人，重伤 8 人，轻伤 16 人，轻微伤 60 余人，无故被殴打的群众无数。他们每年仅在上述市场。码头强收恶要所谓“保护费”，就达 40 多万元！

平时，这个特大带黑集团的各帮派各霸一方，胡作非为。

当集团进行大的“行动”时，各帮派便听李发全统一号令，统一指挥，统一经费开支，统一使用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每次械斗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三四十人。1993 年 2 月的一天晚上，李发全的朋友之女周××在舞厅与人发生冲突，李即刻派骨干李守云去将对方砍伤。伤者是一流氓团伙头子樊晋宇的骨干，樊老大咽不下这口气，当即召集团伙议定报复，扬言与李发全“摆平”。李发全马上调集 30 余名打手组成大刀队和短枪队，集结在南苑，统一食宿，统一着装，查准樊晋宇的窝点后，一嘲黑吃黑”恶战，打得樊晋宇落花流水，并将樊晋宇挟持到黄河桥头，用大刀将其大腿、脚砍成残废，才算“摆平”了这桩“官司”。

宜昌及周围几伙流氓团伙与李发全多次发生过争地盘、争生意冲突。均被李发全带领地下武装这样“摆平”了。对于集团内部倾轧纷争，李发全在“协调”不成的情况下，也是靠武装“摆平”。集团成员牟宗剑与朱光杰为争猪场生意发生冲突，请李发全出面调解，为牟宗剑争了理朱光杰不服。李发全一示意，牟宗剑便带人突然将朱光杰打倒。对其头、四肢连砍 18 刀致残，才算“摆平”。集团二号首领余余志与李发全争地盘、分赃不均发生冲突，互不服气，集团“联席会议”调解也无效，李发全就依据“帮规”定了余余志个“不忠”、“反水”罪，调集三大队将余余志擒到屈原码头下，由李发全亲自将余的手筋、脚筋挑断，算是“摆平”。李发全依仗这支地下武装“摆平一切”，在宜昌可谓“八面威风”，不论社会上还是集团内部，一提“李大哥”三个字，无不胆战心惊！

我们就是东方的黑帮，政府也管不着

海南省警方 1993 年摧毁的东方县刘进荣“东方黑帮”特大武装犯罪集团，就是自恃地下武装精良，公开与警方抗衡了 7 年之久，先后杀害 9 人，重伤 13 人，殴打、轻伤群众上百人！

刘进荣曾在部队当过侦察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还获过“神枪手”称号。复员回东方县东方镇后，在“三月三”黎族节上与人发生冲突，持刀杀人后潜逃到东方、昌江一带深山老林里当土匪，一直被省公安厅通缉。刘进荣秘密出山后，流窜于东方、昌江、乐东等地，纠集逃犯、山匪、“两

劳”释放人员和地痞流氓 23 名骨干，成立起“东方黑帮”，自任“老大”，盘踞在深山老林，不时窜下山来变本加厉地报复社会。刘进荣率领“东方黑帮”从东方十公里半、那都、二甲金矿点入手，扩展到乐东的抢伦金矿点、昌江的王下、红林、又河金矿点，又深入到俄乐、保丁等 8 个金矿点建成据点，通过敲诈勒索、抢劫的几十万元钱，从中越边境购来 20 余支“五四”、“六四”、“七七”式军用手枪，微型冲锋枪、军用手雷、手榴弹、对讲机、望远镜、吉普车、摩托车等军队制式化装备，雇了 4 名保镖，将集团装备成一流的地下武装，公开与当地警方抗衡。刘进荣指挥集团霸占着东方、昌江、乐东等 10 多个金矿点，敲诈勒索，强取豪夺，抢劫杀人，并组织起 70 多人的“东方黑帮”开采队，长期霸占好矿恶开硬采，疯狂聚敛钱财。刘进荣每次出山“视察”，前呼后拥，荷枪实弹的保镖杀气腾腾“清潮开道，刘进荣所到之处动辄挥舞着手枪叫嚣，“我们就是东方的黑帮，政府也鸟不着！”

刘进荣自恃兵强武器精，根本不把政府放在眼里，甚至公开向警方挑衅。一次。刘进荣伙同刘进伟等 10 余人窜到广坝农场，抢劫两家杀伤两人，开枪打死反抗的陈三舍、陈永发父子俩，然后给公安局写信，放肆侮辱挑衅，气焰嚣张至极，1992 年 9 月 2 日，刘进荣率宁亚全、符打靠等 13 名骨干窜到东方三甲矿区强行霸占金矿，经理王玉平、秦外祥等人与之争执论理，刘进荣当即开枪将两人击伤，打手们一拥而上，用手榴弹、枪托把 4 名金矿负责人砸了个半死。同年 9 月 27 日上午，东方县警方派保安员吴群弟、陈有、壮少文到东方镇佳头村查找被盗物品，被刘进荣带人堵在村治保主任家，问清是东方县警方派来的，不由分说，上前用手榴弹猛砸头和裆部，最后，用“五四”式手枪将三人腿部、臀部击伤，扬长而去，1993 年元月 18 日下午，刘进荣又带领 10 多名骨干出山，袭击了王乡下粮所和广坝乡派出所，非抢即砸，还抢走了一支“七七”式手枪……为了追捕、围剿刘进荣这个特大武装犯罪集团，东方县公安局、海南省公安厅多次派出侦察组追捕队跟踪追查堵截，几次与刘进荣遭遇发生枪战，并将刘进荣击伤。警方在派人化装侦察中被刘进荣识破，先后有两名侦察员被杀害！最后，省委、省公安厅领导痛下决心，调集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大兵团围剿，终于将这伙山匪恶霸一举歼灭。1993 年 2 月 25 日，刘进荣达到昌江县王下乡三派村外山上时，被警方追捕队击毙。

## 第二政府

当年，哈尔滨的乔四流氓集团曾被人称为“第二政府”。

乔四的真实姓名叫宋永佳，1991 年 6 月被处决时年仅 43 岁，却有 20 多年的犯罪史，先后因盗窃、赌博、流氓伤害、投机倒把等 5 次判刑成为阶下囚。当时，政府的动迁、规划、基建等部门在城建中十分头疼“钉子户”，乔四瞅准了这个行当，联络起一批地痞流氓和“两劳”释放人员亡命徒，专门“帮助”政府“拔钉子户”。哪里出现“钉子户”，乔四就带人找上门去，要么威胁恫吓，要么大打出手，打着政府的牌子，以恶开道，没有拔不掉的“钉子户”。乔四集团由此出了名，一些拆迁、建筑单位纷纷高价聘请他们去拔“钉子户”，只要乔四带人去，没有一个不怕不听招呼的。乔四看准了这一优势，乘机拉起了拆迁队，哪个工程赚钱就往哪里钻，弄不到手他就派人去威胁、捣乱，最终都一个个弄到手才罢休、凭着他的恶行霸道，很快垄断了全市拆迁业。哈尔滨市道里市场拆迁、两个拆迁队竞争，乔四派人把人家打跑，用 8 万元抢过来，转手以 18.5 万元转卖给他人，轻易获利 10 万



多元。某拆迁工程以 340 万元招标，乔四凭着垄断市场的优势，硬逼着人家提到 400 万元给他，他一次净赚 60 万元……乔四凭着流氓霸道不仅使集团气吹一样“富”了起来，而且统治了小克、小飞、郝瘸子、杨馒头四个流氓团伙，成了哈尔滨市黑道“老大”。乔四集团渐渐垄断了全市拆迁业、建筑业，并霸占了许多酒店、舞厅、夜总会以及汽车修理等市场，强拿恶要，敲诈勒索，滥伤无辜，为非作恶，成为危及全市安定的一股黑水。就是这样一个黑道霸头，竟然被市拆迁业和建筑业冠以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并提升为龙华建筑公司副总经理！

如今，凡被警方查处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基本都“继承发扬”着乔四式的“衣钵”，以各种方式扮演着“第二政府”的角色。他们以恶作后盾，以“第二公安局”、“第二税务局”、“第二工商局”、“第二法院”、“第二政府办公室”等形式出现，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强收什么“保护费”、“场地费”、“营业税”、“治安费”、“断案费”等五花八门的费用，把政府职能部门赶到一边去。不准插手他们“地盘”里的各种事务，强力行使“第二政府”的权力，让正义和善良“臣服”他们的势力，忍气吞声地跪倒在邪恶的脚下，任“第二政府”主宰一切，肆意处置，胡作非为——且看麻城“韩市长”湖北麻城的流氓集团头子韩学兵年仅 31 岁，却因盗窃、流氓伤害三次被判刑 10 年。特别是他两次殴打执法人员均判刑较轻，在麻城盛传他“关系广”、“后台硬”，好人怕他，坏人地痞流氓投靠他。韩学兵在市区开办了一家“大世界餐厅”，并开办了一家汽车修理厂，以此为基地，大肆网络地痞流氓和“两劳”释放人员“结拜兄弟”，并极力为“难兄难弟”安排工作、调换工种，经济资助等，都说他“行侠仗义”、“神通广大”、连三个流氓团伙也不得不来拥戴他当上了黑道“老大”，形成了一个拥有 35 名骨干成员伪特大流氓集团。因韩学兵坏的出名恶的出奇，社会上叫他“美国佬”；因黑道上传他“神通广大”，都喊他“韩市长”。韩学兵很乐意别人喊他“韩市长”，经常大言不惭地公开叫嚣：“在麻城没有我韩市长解决不了的事！”

麻城不论哪个部门那个地段那家酒店、舞厅开业，不请“韩市长”到场就甭想安生，1993 年 11 月 21 日，“铁路大酒店”开业，忘了请“韩市长”来“抬桩”，韩听说后立即带一帮打手闯入该酒店闹事，质问梁经理：“在麻城谁说了算？”梁经理知道来者不善，赶紧赔礼说：“韩市长说了算。”当即宴请韩学兵一伙“重新开业”，并送上四条万宝路香烟和 2000 元作韩的“出场费”，由韩“抬了桩”才算正式开业。“白天鹅餐馆”何经理不买帐，没“请示”就在韩学兵“地盘”附近装修餐馆准备开业。韩学兵派打手冲进去砸了玻璃柜和家具，“勒令”停止装修，并将厨师贺某拉出来毒打一顿，拉到“红霞酒楼”上班，不准再回“白天鹅餐馆”去干。何经理没请韩学兵“抬桩”开了业，韩学兵今天带人去检查说“菜里有苍蝇”，端起菜就朝何经理脸上泼；明天去“考核”说“饭不熟，水不开”，抓起来就满屋里扔，直折腾的何经理开不下去停业为止。

市技校一项建筑工程公开承包，劳动局建筑队工头邹应生眼看竞争不过西畷建筑队，就请韩学兵出面“帮忙”。韩学兵找到西畷建筑队长刘某厉声问：“认识我韩市长不？那工程我兄弟包了！”刘队长知道“美国佬”的厉害，被迫将已签好的施工合同交给韩学兵当场撕毁，将工程拿给了邹应生，邹立马给了韩 5000 元“辛苦费”。

1993 年 11 月，麻城司法局龙池司法所受理一起民事纠纷案，暂时将案

中一辆农用汽车扣押存放在“大别山饭店”。

车主托韩学兵“帮忙”，韩带人赶去不同青红皂白把司法干部郑某打伤，捣乱得案件办不下去，被迫将汽车放行。

姜涛从部队复员回来一时找不到工作，经常打架斗殴，韩学兵欣赏他是打架的好手，便胁迫棉纺厂长硬将姜涛安排到厂保卫科上班。姜涛从此感恩戴德，成了韩学兵的干将，韩指向那里，他就打向那里。

韩学兵凭着“韩市长”的恶名臭名，到处插手“管事”，指挥集团不仅垄断了餐饮业、建筑业，而且控制了棉纺厂、麻城力车厂、麻城制革厂等一批企业，迫使这些企业从购原料到销售产品乃至人事安排都受制于韩学兵集团。韩学兵也由此“荣膺”什么“麻城市长”、“第二法院院长”、“一麻将主席”、“麻城大哥大”等“称号”，仅两年时间，韩学兵就率领集团作案 140 余起，流氓伤害 114 起，敲诈勒索、赌博抢劫 15 起达 50 余万元，奸污妇女 16 人，受害人均慑于韩学兵的淫威，竟无一人敢报案！

离了我二老潘，三大市场就玩不转

齐齐哈尔市警方破获的以潘家长为首的 39 人特大流氓集团，靠淫威霸占了全市蔬菜、果品、钢材三大市场；指使着百余名打手喽罗欺行霸市敲诈勒索，强取豪夺，持枪威胁，滥伤滥杀无辜，成了齐齐哈尔市市场“总统”，把政府市场管理部门都赶出了市场，竟然还披上了“改革者”、“模范个体户”等一系列桂冠！

潘家长绰号叫“二老潘”，本是齐齐哈尔市北菜站的一名工人，年仅 36 岁，却因流氓斗殴、盗窃、抢劫被判刑和劳教 3 次，1992 年劳教释放后，他承包了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民航路昌盛果菜批发部，网罗了一批地痞流氓和有劣迹前科，敢打仗能拼命的社会渣滓，非法购置猎枪和管制刀具，装备了打手队，靠武力霸占垄断了蔬菜市场，并聘劳教释放归来的昌盛果菜批发部副经理崔华全为“军师”，有组织、有章程、有目标地建起了拥有 39 名骨干成员的特大流氓集团。政府将蔬菜和果品市场分开后，潘家长立即派得力干将、劳教归来的周军带一帮人马去占领；市里建立星火开发区钢材市场后，潘家长又派劳改 9 年归来的臂膀高杰带一帮打手去霸占。从此，潘家长以“家长老大”自居，带领“军师”和打手队，手持“大哥大”，身披大“凯撒”，坐着大轿车，“巡查”在三大市场，政府市场管理人员都纷纷躲避。蔬菜、果品、钢材市场上不论哪一方需要“平事”，潘家长一声令下，打手队立马持枪带刀乘车赶去“处理”，潘家长得意忘形地宣称：“离了我二老潘，三大市场就玩不转！”

在三大市场上，潘氏集团一手遮天，说一不二，连工商、税务部门也奈何不了他们。潘家长承包的两个蔬菜仓库。欠工商管理费 3 万多元拒不交纳，工商管理所长刘志鹏去找潘家长，潘恶狠狠地一瞪眼：“没钱！有钱也不给！谁敢碰我的仓库，我就拿 10 万元买谁的脑袋！”从此，派出几名地痞专门找刘志鹏的茬，整得刘志鹏再也没敢上班。政府管理干部尚且如此，一般人进市场只有老老实实听潘氏集团拨拉的份儿。市场上的招待所、食堂、酒店，潘家长想吃哪家吃哪家，想占哪家占哪家，谁敢争辩，打手队立马冲上来非打即砸。所有摊点、小贩，统统要交给潘家长“占地费”和“保护费”，带拖车的要交 800 元，仅收取这类费用，潘家长每年就白捞三四十万元！个体户王太齐进市场卖冻梨没交“占地费”，潘家长派杨昆去“处理”，杨昆带人去打了王太齐，还踢着他妻子怀孕的下腹部发狠道：“让你一辈子甭想下

崽！”王太齐被逼得走投无路，给潘家长送去 3000 元钱和一枚大戒指才算“平事”。个体商贩张清等人以每斤 6 角从辽宁拉来一车黄瓜，打手刘志刚威逼他们卸到潘家长货位上，以每斤 3 角强行收下，货主赔了 3000 多元不说，还交上潘家长 1000 元“落地费”才放出了市常个体户李文彬从福州购来一车皮菜花，因将车皮号码看错，误卸了潘家长的货，潘家长非逼着包赔 10 万元“损失费”。李文彬一再托人说情，最后被讹去 2 万元才算“平事”，李为此窝囊的得了一场大病差点送了命！

据群众举报作证：凡在这三大市场上与潘氏集团发生过争执和冲撞的，没有一个不遭毒打的，连一位 70 多岁的老太太因在潘家长货位上挑菜都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潘家长的打手姜涛仗势欺人时受到李影、李哲兄弟俩反抗，潘家长闻讯立即带打手队追到李家，不问青红皂白，一拥而上将李影乱刀砍了个半死，潘家长亲自操刀将李哲活活捅死！

政府不如黑社会“管事”

在许多带黑社会性质集团犯罪猖獗的地方，黑道的势力“权威”都大大超过了政府，以致人们称之为“阴盛阳衰”！宜昌市李发全流氓集团的名气大到全市基本家喻户晓，连在校的初中生都知道“大哥李发全”的厉害。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打架伤人、失窃被盗、经济纠纷等，受害人都纷纷去请“大哥李发全”来“摆平”。当记者采访一些当事人，问他们“为何不去公安局报案”时，他们却说：“政府不如黑社会‘管事’。找政府机关办事拖拖拉拉，不知猴年马月才给处理。请李发全一出面，不管多大的纠纷、争斗、扯皮的难事，立马迎刃而解，冰消雪融：”以致个别集市、车站、码头出现社会治安状况混乱时，有的政府干部竟提出“请李发全出面管一下，调停调停！”

更有甚者，个别地方软弱涣散的政府干部，遇上一些棘手的难题，干脆请黑帮集团代表政府行使职权去处置。

1995 年 3 月，海南省警方清剿的琼山市 32 军持枪流氓犯罪集团，就经常舞刀弄枪代表政府向老百姓强收“保护费”、“劳务费”。集团头子洪德严本是个杀人犯，他打着建国前在当地为非作歹的国民党 32 军的旗号，网罗 20 多名逃犯和“两劳”释放人员，从贩枪团伙手里购来军用枪支、子弹、手榴弹，装备上摩托车，吉普车及现代通讯设备，以琼山永兴镇为据点，公开持枪抢劫。敲诈勒索乡民 70 多万元，横行乡里达 6 年之久，成为凌驾于镇政府之上的“代政府”，镇政府不仅怕 32 军，而且一些头头脑脑还与 32 军相勾结，公然请 32 军代表政府解决一些征地、征粮、征款等难题。1994 年，琼山市政府拨款 50 万元支持永兴镇搞农贸市场建设。建市场要先修一段公路，镇政府决定招标承包。包工头王某等人来承包，32 军闻讯竟派人来索要 30 万元“保护费”，吓得各承包单位纷纷知难而退。镇政府迫于 32 军的压力，由负责此工程并主管政法工作的人武部王部长出面与 32 军达成协议：由 32 军在派出所的代理人劳人杰出面承包，32 军负责“保护”，“保护费”由镇政府出一部分，工程获利中出一部分。修路工程开始后，果然在征地、砍树、平整土地中遇上了一些“钉子户”。劳人杰立即把这些“钉子户”名单报给 32 军，32 军立即派出一队人马持枪拿手榴弹来到工地上，一阵砍砸，眨眼功夫平定了“钉子户”，临走留下几个小兵持枪吃住在工地上“维持秩序”。工程竣工后，劳人杰从镇政府领出 15 万元，又从市场建设费中抠出 5 万多元，交给 32 军 20.1 万元“保护费”，双方“皆大欢喜”，当地群众气愤他说：“这里早就警匪一家，政府和黑社会也是一家！”

## 称霸一方家天下

“如果真是上有一张关系网养痍遗患，下有一群亡命之徒效力奔命，老百姓怎么过呢？”——江泽民总书记对海南省“当代南霸天”王英汉流氓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这段批示，不仅向全国党委、政府和执法机关下达了“打霸除恶”的战役行动命令，而且为所有正义善良的人们撑了腰，壮了胆：在共和国大地上岂容流氓恶势力逞强霸道！然而，这也给众多犯罪学家、社会学家、记者、作家们提出了一道新的研究课题：当今这霸那霸，是怎样形成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集团的呢？

还是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南霸天”的罪恶轨迹吧：新“南霸天”胜过老“南霸天”“霸天”是罪恶的化身和代名词。倘若历史上的老“南霸天”能看到当今新“南霸天”胡作非为程度的话，肯定会诚惶诚恐，自叹弗如：当代新“南霸天”王英汉在澄迈县称霸6年间，先后作案30余起，持枪杀人4起，流氓伤害20余起，致伤致残37人，敲诈勒索群众30多万元！

其实，八十年代初，王英汉不过是澄迈县金江镇王宅村一个穷困潦倒的老农民，后来仗着在江湖上学了两招花拳绣腿，第一个在金江镇开办武馆，网罗了一批流氓烂仔，由此发家成了“气候”的。王英汉开武馆不仅混了不少钱，而且凭着43名弟子打手成了横行乡里的一股黑势力，轻而易举地当上了王宅村的村长。1988年海南省开办经济特区后，若干建设项目上马，王英汉摇身一变又成了“大包工头”，指挥弟子打手们强占工程项目，投机倒把，强干硬卖，非法牟取暴利，一举成了澄迈县首屈一指的“暴发户”。于是，在县公安局、县检察院、县政府大院对面，一座现代“恶霸庄园”拔地而起：一千多平方米的新式洋楼，琉璃瓦顶、铝合金门窗，曲径回廊，花园假山，院中套院，房中套房，宅深院大，四米多高的大墙上就差没拉高压电网了！王英汉非法购置来十几支“五四”、“六四”、“五九”式军用手枪、冲锋枪和大量子弹、管制刀具，将子侄亲属和弟子打手装备起来。王英汉在大院中养着一班荷枪实弹的保镖和打手，一妻四妾簇拥着，整天花天酒地不说，还在海口市建有两座别墅，养着几个小姘头供他逍遥。王英汉出门坐着日本高级轿车，前有两辆摩托车开道，后有几辆车“保驾”，保镖打手荷枪实弹，6条大狼狗前窜后跳，真可谓惊天动地，威风凛凛，碰上就伤，撞了就亡！

——1990年7月30日上午，王英汉姐姐家养的一头猪窜进长安镇后山村庄稼地里糟蹋庄稼，被一农民打死。王英汉的长子王育宜立即带领11名打手，开车持枪冲进后山村缉拿“凶手”，村民们纷纷围观。王英汉的外甥指着曾祥平说：“就是他！”打手们一拥而上将曾祥平捆起来。村民们纷纷指责他们乱抓人，王育宜和打手符东勇、王育权、邱光坤等拔出手枪就向村民们射击，当场将无辜的19岁的青年曾祥平打死！事后，凶手逍遥法外，死者的父母神经错乱，只会念叨一句话：“我儿的命不如王英汉姐家一头猪啊！”

——1991年6月21日，王英汉的二儿子王育承与同学陈英命发生口角，跑回家中喊来两名打手将陈英命用刀砍伤。

两天后，王育承仍说“没解气”，又端着火药枪在陈英命去上学的路上向其开枪，打进体内70多粒散弹，造成终身残疾！

——1992年4月的一天，王英汉的堂弟王英友、王英权带一帮朋友去

电影院看镭射电影。王英友故意用水喷一小孩取乐，小孩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他竟冲上去追打小孩。小孩跑出去喊来几名巡警，王英友一伙“噌噌”地拔出手枪威胁道：“谁敢抓我们就毙了他！”巡警被迫离去，王英友却背后朝巡警开了枪，将巡警徐大河的大腿击穿，王英友竟若无其事地领着他那伙朋友回了王英汉的庄园！

——一次，王英汉的长子王育宜和侄子王育秀上街拦下一辆三轮车，风驰县城“兜风”一圈，车主徐瑞和让他俩付，车费，两人抓住徐就毒打一顿，王育宜又抓起一块石头将徐的右眼砸瞎扬长而去。徐的父亲徐明志冒死找王英汉说理，王英汉不以为然地说：“一条人命才值 8000 元，你儿瞎一只眼给你 4000 元就不少了！”硬逼着徐明志在一份“不准告官”、“永不翻案”的协议书上签了字，才扔给了 4000 元！

——1994 年 1 月，县政府门前修一段路的工程承包给了顺安实业公司。王英汉找到公司李经理，硬要“分一段给我搞”，对方没答应。开工那天，王英汉带着一帮打手持枪骑摩托车冲到工地上，“砰砰砰”朝天鸣枪“勒令”停工，并用枪点着李经理的头恫吓：“如果再开工，你就买棺材装死人吧！”

李经理慑于王英汉的淫威，只好找王英汉妥协解决。王英汉张口就是：“不给我干就给 40 万元！”李经理解释说：“这个工程总共也赚不了 40 万元呀！”最后，按王英汉的条件签了这样一份协议书：顺安公司负责施工，王英汉负责修路工地的治安秩序，治安管理费 18 万元。直到李经理把 18 万元送到王英汉手上，才敢回去重新开工！

王英汉流氓集团之所以在澄迈县横行霸道、无法无天，作案达 6 年之久，关键是他用肮脏的金钱编织了一张关系网庇护着他们。用王英汉自己的话说：“县里有我们的人，公检法有我们的人，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怕什么？”正是靠了这张关系网，王英汉集团先后打死打伤 30 多人，经常敲诈勒索；有 20 多人次被抓获，但没有一个追究过刑事责任，全都是关押一段时间后，以有并查无实据、关押已久等种种借口“放虎归山”了。就在王英汉集团落网处决 5 名主犯前，王英汉的内弟和大老婆王桂蓉仍在海南省上下活动，扬言“花上 100 万也得把英汉保出来！”

正是上有一张关系网养痍遗患，下有一群亡命之徒效力奔命，才使王英汉流氓集团这个社会毒瘤得以恶性膨胀，成为蜚声中外的当代“南霸天”！

“北霸天”山高皇帝远

座落在抚顺市东部山区的红透山盛产铜，党政部门设置以矿山为主而建立，全区由红透山铜矿和一镇三村组成。这里矿工和家属、农民混合，工农杂居，城乡一体，环境偏僻闭塞，是个典型的山高皇帝远的去处。由此特殊环境条件滋生的刘景山、王伟胜为首的流氓犯罪集团，1994 年前成了主宰这个地区的“北霸天”。

刘景山不过是个铜矿提升区党支部书记兼区长的小头目。为了掌握更大的权力，获取更多的不义之财，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网罗了 20 多名地痞流氓、“两劳”释放人员和惯盗、亡命徒，成立了个“十三太保”黑帮，由他做帮主，为其篡权、贪污、统治矿山“保驾护航”。他先后把“十三太保”中的方国富、杜贵良等 5 名亲信干将调进提升区工作，实际上个个有班不上，专门游荡在矿区巡查对刘景山不利的人和事去“摆平”。有“十三太保”作后盾，刘景山明目张胆地把表弟和妹夫提拔为提升区副区长，把妻子和妻妹安排在提升区核算员和保管员岗位上，使提升区变成了刘景山的“家天下”。

仅 1993 年，刘景山就在“家天下”中无端克扣工人奖金 7.1 万元，装进了个人腰包。“靠矿吃矿”迅速暴发起来的“矿霸”王伟胜，是刘景山的老同学和老邻居，两人勾结密谋，由刘景山作后盾，王伟胜出面收罗了三四十名盗贼、地痞流氓和失业劣迹人员开办了系列经济实体，形成了一个庞大流氓集团，尊王伟胜为“红爷”，以经商为名，非偷即抢，敲诈勒索，欺行霸市，成了一股横行红透山地区的恶势力。“十三太保”和王伟胜流氓集团一明一暗，内外结合，遥相呼应，共同尊刘景山为“老大”、王伟胜为“二掌柜”，主宰着红透山地区胡作非为——王伟胜集团统管着全区废品收购站（点），手下肆无忌惮地盗拿矿山上的国家资财，明目张胆地将矿上正在使用的铸铁管材砸碎卖钱。刘景山则利用职务之便，把大量可堪用的金属器材大笔一挥“报废”给王伟胜卖钱，仅变卖给王伟胜的钢丝绳，每年就达 100 多吨，卖赃款 20 余万元。刘景山和王伟胜私自拥有汽车 17 辆，全是从盗卖矿山器材物资赃款中购买的，又用于更大规模地盗运国家矿山资财。红透山铜矿连续两年生产不景气，经济收益大幅度下降，就是被这伙矿霸蛀空的。

刘景山指使集团垄断了红透山许多酒店舞厅，到处都是白吃白喝白玩的“乐园”，而且还专门开了座“岳家酒楼”；供他和王伟胜带领干将们在此赌博、嫖娼、花天酒地逍遥。他们还把嫖娼玩腻了的女青年先后组织十几名到广州等地卖淫，为集团赚钱。对“辖区”的工农群众，刘景山、王伟胜集团肆意敲诈，强拿恶要如自家物品般随意，如奴隶般任意打骂。

老工人马金库家开了个小卖店，王伟胜的手下任传刚经常带人去白吃白喝白拿，马家向他要钱时，他带人一顿砖头打烂了小卖店，将马家 8 口人打伤了 6 口，将马金库打成重伤住院不说，还威胁群众不准到小卖店买东西，致使小卖店倒闭，1994 年初警方查处这个集团时，他们已作案 117 起，流氓伤害、敲诈勒索群众 98 人，其中 50 多人遭毒打重伤或残疾，致死 1 人。

刘景山、王伟胜集团称霸红透山地区后，直接插手矿山和政府的政事，致使许多政府职能部门不能正常运转，干部不敢管事。诸如交通事故、打架伤人、经济纠纷之类事端，都得找刘景山、王伟胜集团裁决处理，否则处理不下去。特别是工商、税务部门被该集团扰乱的市场收不上钱来，最后妥协委托这个流氓集团收费，收上钱来给 30% 的提成。由于这个流氓集团地地道道地代替了当地政府，使广大工农群众对政府寒心失望了，当抚顺市警方前往查处时，都纷纷躲避不肯作证和提供线索！一些主持正义敢于管理的干部，都被刘景山、王伟胜视为妨碍他们“家天下”的绊脚石，都千方百计一个个“搞掉”了；仅两年时间，就被他们打击、威胁、恫吓赶跑了 14 名领导干部，其中矿长两人，公安处长三人！

副矿长陈锡久在制止王伟胜的干将刘文、马福祥盗窃矿山器材后，被两名流氓追打得不敢上班躲在家中，他们仍不放过，于 1993 年 2 月一天夜里，用炸药包将陈锡久家爆炸……东西南北霸，都恶不过“中霸天”河南省商丘警方 1995 年春天查处的柘城县郭永志 47 人特大流氓集团，其作恶程度远远超过当地历史上的土匪头子张岗锋。柘城的老百姓说：“什么东西南北霸，都恶不过‘中霸天’郭永志！”“郭霸天这样的恶棍不除掉，共产党的天下算完了！”

“中霸天”郭永志能恶到什么程度呢？

郭永志是以乱收费、乱罚款、乱整人、乱打人心狠手辣而发家的。1994 年 3 月，一举谋取了柘城县交通局长、党组书记的交椅，并且戴上了县人大

代表的铁头衔。郭永志上任第七天，就将他 11 名流氓亲信调进了交通局，其中有 9 人是“两劳”释放人员和因违法行为受过警方打击处理的。郭永志对这伙流氓亲信交待说：“我让你们干啥就干啥，出了事我负责。打人重了我给人家拿医药费，打轻了我给人家赔个情拉倒！”诸如王晓东没办任何手续，被郭永志任命了交通局公路派出所副所长；王方祥兼上了交通局、运管所和城乡管理站三个单位的领导职务；劳教释放犯崔永成了交通局运管所副所长，代行所长职权等，一个个都安插在了重要部门和岗位上。不到一年时间，郭永志就调进 99 人，其中 40 人全是他的亲信和打手，从管人、管钱、管物、管业务到各个重要站所，全都成了郭永志的嫡系，交通局由此变成了郭永志的“家天下”。为了便于联络和控制，郭永志为王方祥、白运杰、史洪亮、魏忠云等打手头子配备了手机、BP 机和摩托车，郭永志一声令下，各个头目带一帮打手限定×分钟赶到。平时，这些打手早请示晚汇报，中间行踪打报告，全局上下不论谁对郭永志有半点言行不敬者，立即揪出来毒打往死里整。1995 年 3 月 8 日，交通局运管所副所长司广华因给郭永志的打手少发了点提成，郭永志让王方祥和王晓东捺住在办公室里毒打一顿，打得司广华左耳膜穿孔。郭永志又把司广华叫到办公室，用东洋刀压住司的喉咙威胁道：“你要敢胡说或上告，马上就废了你！”之后，郭永志派的打手几次到司广华家里威胁恫吓，吓得司广华的爱人神经错乱，类似这种无辜触及郭永志集团遭毒打、威胁或恫吓的，全局干群达 70% 以上！

在柘城县，郭永志凭着官方职权和一顶顶用钱买来的“铁帽子”，依仗庞大的流氓集团和关系网作后盾，横行霸道，肆意妄为：想吃哪家吃哪家，出门前后摩托车开道，保镖打手前呼后拥，看着谁不顺眼，抓过来就打；相中了什么物品，拿上就走；相中了那个女青年，打手们很快就给他哄骗挟持到卧室床上……郭永志在柘城称霸仅两年多，柘城人已是家喻户晓，一提到郭大娃（乳名）三个字，个个不寒而栗，胆战心惊！

——1995 年 1 月 1 日傍晚，郭永志在 8 名干将簇拥下吃完了酒席，提出“到盐务局玩玩去！”这伙流氓到那里一看冷冷清清，郭永志嫌没人“迎接”他，恶狠狠一句“平了它！”

打手们个个恶狼捕食般冲进去，见人就打，见物就砸，有 6 名值班和留守人员被迫打得四处躲藏。职工王云涛被追打进仓库躲藏，王方祥带打手破窗而入揪出来，打得王云涛跪在地上直喊“爷爷饶命！”王方祥嫌喊的声音太小，仍往死里打，最后将王云涛打断两根肋骨形成气胸，导致精神失常。其余打手还用火钳子夹住燃烧的火煤球往大街上行人身上乱扔取乐，几位躲闪不及的人被烧伤，一看是郭永志家的流氓在发坏，个个大气不敢吭一声四散逃命！

——一天下午，郭永志驾车高速行驶至梁庄乡杜菜园村时，险些撞着路边农妇杨玉英，杨嘟哝了一句“车咋开的恁快？”郭永志停下车，抓住杨玉英就打。路旁饭店店主谷慎平赶过来劝说了两句，郭放过杨玉英，窜进饭店掀翻了几张桌子，找出一把菜刀追砍谷慎平，谷仓惶逃跑，郭永志余气未出，将路旁一卖花生的老头摊子踢了，扬言“非踏平杜菜园不可”！当晚，郭永志派出一帮打手，把谷慎平和为谷求情的郭永志的三老爷一块找来，让谷慎平跪着爬进郭家大院，郭永志摸出一把“五四”军用枪“砰”地朝谷慎平脚前打了一枪，打手们一拥而上将谷慎平打了个半死，郭永志扔下一句“再管闲事就平你那鸟店！”随后将谷拖出去扔在了大街上！

——县饲料厂女工陈传金刚从新疆调回柘城不久，同郭永志的铁哥们工商银行行李行长的岳父因工作问题发生了争执。郭闻讯带领一帮打手半夜闯进陈传金家，将她和丈夫于胜贵及两个女儿揪住就打。个个打得皮开肉绽，把屋里的电器，家具也砸了个稀巴烂。郭令手下白国珍拿菜刀逼陈传金全家跪在地上求饶，郭厉声训斥：“你一个新疆外来户，在柘城逞什么能？我想治你，随时治你个半死！再逞能叫你全家死无葬身之地！”吓得陈传金全家不敢上医院包扎伤口，于胜贵也不敢上班，女儿辍学，一家人被迫逃离柘城，流落到浙江玉环县谋生去了！

——县煤建公司职工卢某之妻谷亚平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垂涎已久的郭永志以“好朋友聚聚”为名把卢某叫到家，酒席间以“你说过我的坏话”找茬口，拔刀“算帐”。打手们先打后吓，最后交底说：“要想活命就把老婆让出来吧！”卢某被逼的在柘城生活不下去，被迫到外地做生意，郭永志霸占了其妻谷亚平。郭永志的好朋友、亲戚、农行干部刘超对此事好心劝了两句，郭永志说“成心坏我的好事！”从此，过段时间想发火整人时，就派打手把刘超抓来，跪在地上任其用东洋刀抽，用手枪砸，每次都折磨个半死，1994年8月的一天，郭永志再次把刘超抓进家准备“结果”了他，让刘超跪在脚下，用刀抽枪砸着破口大骂两个小时。县财政局、邮电局、农行、县政府办公室的领导干部及郭永志的姐姐姑姑和刘超的父母都来跪下求情，郭永志用“五四”手枪开了三枪示威，拍着东洋刀大发淫威：“啥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

啥是法律？我就是法律、谁有势力是谁的天下，在柘城我杀个人跟杀个小鸡一样！”当众把刘超打了个半死扔出去，没弄死他算给了各方求情个面子！

——县物资局局长，党组书记、高级工程师、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宋效启在郭永志调离工作时奉命查过他的帐目，郭为此怀恨在心。1994年8月18日傍晚，郭永志让手下把宋效启用车拉到自己开的“龙祥大酒店”，一进门见郭永志横着东洋刀杀气腾腾立在大堂上，王方祥等打手持大刀分立两旁。郭永志开口便骂：“妈哩个×，小舅子，你竟敢查老子的帐！我今天非毁了你不可！”打手一拥而上，对宋效启拳打脚踢一顿。宋效启一看势头不好，高声喊道：“我就不信我这个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高级工程师今天会死在你这里，你就打吧！”郭永志也怕打死他把事闹大，故而停打转向疯狂侮辱一个多小时：“妈里×，你若今后再找我的麻烦，我叫你不知道咋死哩！叫你从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像宋局长这样在柘城的名人、大官都遭郭永志如此侮辱打骂，一般平民百姓就可想而知了！据警方查证，在柘城无辜遭郭永志集团殴打侮辱的群众达数百人之多！

郭永志不仅政治上霸道，而且生活上荒淫无度，整天过着奢侈糜烂的日子。吸烟非“中华”不吸，喝酒非“茅台”、“五粮液”不喝，一日三餐有特级厨师专门烹饪，女服务员端着跪在卧室里伺候着；稍不如意非打即骂。在他自己开的大酒店里相中了哪个女服务员，捺倒就奸污，玩够了就扔给手下干将们糟蹋。到别的酒店宾馆看上了哪个女服务员，就以“给你安排工作”为名，带回自家卧室里强奸，并规定：“我啥时候叫你来你就来，不听话就叫人把你从楼上扔下会！”若干服务员慑于其淫威，被强奸后都打掉牙往肚里咽。某酒店服务员宋小姐被其强奸恫吓后精神失常，贩毒自杀幸被其母发现获救。警方搜查时，仅在其卧室里就搜出“金枪不倒丸”、“男科1号”等



淫药、黄录像、VCD 影碟几大箱子！郭永志独揽着交通局的财政物资大权，让会计随时准备着大量现金供他挥霍。他从会计处一次十万二十万地拿钱去花，却从来不写条也不报销，让会计想办法去！就在他被捕前一天，还从运管所和航运公司拿走了 30 万元！1995 年 6 月 1 日警方派出大队人马前往郭永志家搜查，仅从他 40 多万元的小洋楼里就搜出玉器、翡翠、高级工艺品、高档皮衣、面料、名烟名酒、空调、微机。照相机、高级音响等贵重物品装了三大汽车！柘城群众有上万人冒雨围观，都说“第一次开了眼界！”许多群众还燃放起爆竹！奔走相告：“郭大娃倒了！”

“柘城人又解放了！”

建帮立制图“大业”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封闭的中国大陆人还只是从“青红帮”之类史料中了解一些旧中国黑社会组织记载的话，那末，当今黑社会的幽灵，不论老帮会，还是新帮会，不论中国式的还是外国式的，随着各种大众传媒特别是书刊和影视的传播，在中国大地上已到处游荡着“黑道”的阴影，受此熏染滋生的现代黑帮集团，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黑出于黑胜于黑！”有的模仿老帮会起帮名。定帮规，立帮规帮纪，喝起盟血酒，排座次，立山头，如“斧头帮”、“菜刀帮”、“丐帮”、“青龙帮”、“黑龙会”、“天龙会”等等；有的根据地域、犯罪区域或垄断行业定名立帮的，如“芜湖帮”、“潮洲帮”、“池洲帮”、“金井帮”、“猪皮帮”、“码头帮”、“东山帮”、“河西帮”等等；但是，更多的则是模仿境外现代黑帮的组织模式、活动方式和管理方法进行建帮立制的，如“狼帮”、“鹰帮”、“金剑帮”、“蝴蝶帮”、“大刀帮”、“十兄弟”、“十三太保”、“二十四条龙”、“敢死队”、“别动队”、“生死帮”、“振兴帮”、“天龙帮”、“黑虎队”、“白龙帮”等等，从警方九十年代以来查处的大量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看，有相当一部分集团都起帮名、定帮规帮法帮纪，排座次如“堂主”、“龙头大哥”、“主帅”、“副帅”、“军师”、“师爷”、“参谋长”、“红棍”、“黑棍”等等。许多帮会集团组织目标明确，成员间等级关系明确稳定，活动有一定章程和模式，犯罪有明确分工和势力范围，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不仅形成了职业化犯罪集团，而且效法古今中外颇负盛名的黑帮，走向更大的犯罪图谋，意欲建立自成体系的黑社会。与当今现政权抗衡，进而图谋取而代之！

“大刀帮”誓在上海滩重振黑帮“雄风”上海警方 1995 年春天破获的“大刀帮”，就是继“生死帮”、“天龙帮”、“九人帮”、“十兄弟”、“卫守党”等十几个影响较大的帮会覆灭后又一个发誓要重振上海滩“青红帮”当年“雄风”的黑帮集团。以劳改释放犯徐茂德为首的“大刀帮”，是 1994 年 5 月开始结伙的，20 多名帮会成员全是清一色的劳改劳教释放犯，他们通过狱友找狱友等途径纠合到一起的，于 9 月份歃血起盟，以大刀为特定凶器和标志成立了“大刀帮”。帮会决定以打架斗殴、帮人讨债、劫索钱财、帮人“摆平”事端等为主业，以宝隆酒店、黄浦大酒店、亨龙酒家、河鲜餐馆、宁宁餐厅等为据点和联络点，以南市、黄浦、闸北、虹口、浦东新区等地为活动区域，进行职业化犯罪活动。帮会推举老谋深算心狠手辣的徐茂德为“龙头大哥”，王筱林、朱华彪、俞歧鸣为副帅，朱杰、王晓良、陈金贵等依次排了座次，封了职位，定了严格的帮规、帮法和纪律，规定每个成员都用绰号，隐姓埋名，平时用 BP 机联络，昼伏夜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叛帮者死，人人诛之”等。帮会的口号是：“今日小

三子，明日大哥大”；帮会的奋斗目标是：“用大刀砍平上海滩”，“重振上海滩当年帮会之雄风”！

——1995年2月17日深夜11点半，徐茂德接到亨龙酒、家殷经理传呼告急：因“斩客”引起顾客不满，有3人不肯离去！徐茂德立即带上一帮会员持大刀乘车飞赴酒店，进店不由分说，挥舞大刀冲上去就砍，顾客方某和唐氏兄弟顿时被砍得浑身是伤，头破血流逃跑，方某未逃走，头部被砍3刀，背部一刀直达肺部，砍断两根肋骨。经医院抢救虽然脱险，但造成脑震荡出血及气血胸！

——九江路“振业时装店”郦老板与原斐翔服装厂业务员周某有一笔9.8万元的债务，央求“大刀帮”副帅朱华彪帮忙讨债。郦老板设计约周到店见面，朱华彪突然带一帮打手持大刀包围上来，威逼周还债，当场扣下周骑来的望江250摩托车及证件，并逼周写下一张“摩托车折价65000元，尚欠33000元于6月30日前还清”的欠条，才放周离去。当晚，郦老板在“振豪酒家”宴请“大刀帮”，并给了朱华彪3000元酬金。

——凤阳路做羊毛衫生意的女贩子张老板和另一贩子钟某做生意好上了，丈夫为此吵翻，弄走一笔钱准备离婚。张老板无计可施，找到“大刀帮”副帅俞歧鸣帮忙。俞歧鸣带上几个大刀帮伙同王被林围住张老板的丈夫谢某，一顿打了个半死，鼻梁骨也被打折了，为张老板讨了个“公道”，张老板宴请一场，送上了2000元酬金。

——徐茂德一相好的女老板刘某与人发生冲突，徐茂德闻讯后立即带上一帮“大刀帮”打手将对方敲掉两颗门牙，诈来金戒指一只，金子链一根，并胁迫对方写下了一张1000元的欠条！

——“大刀帮”小兴的朋友余某被另一商贩欠债3万元未还，小兴招呼上一帮打手在顺昌路截住对方殴打还了债不说，还勒索了对方5000元人民币和500美元“劳务费。”

——“大刀帮”在宝隆酒店聚会时，边唱卡拉OK边向几名外来顾客寻衅，对方刚要说理，“大刀帮”一哄而起，抽刀乱砍，其余逃走，一名李姓顾客被砍伤5处，当场昏厥，后送医院缝合36针。其哥闻讯赶来酒店说理，又被大刀帮一阵乱砍落荒逃命去了！

“大刀帮”出山仅半年多，就在新上海滩上制造流血事件20余起，砍伤无辜群众10余人，重伤致残2人，敲诈勒索50余人10余万元！

“狼帮”敢于光天化日之下持枪上街

一排20多人的队伍排成两排横队，男的在前面平端着步枪、单、双管猎枪，声嘶力竭地喊着号子；女的在后队手捧着洋琴，弹奏着“义勇军进行曲”；帮主夹在中央，左手叉腰右手挥舞着手枪，污言秽语叫骂着：“谁敢惹老子生气，就让他尝尝枪子的厉害！”上千名围观的群众远远地跟随着这支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队伍，在繁华大街上示威走了一圈，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传染病医院——这是山西运城城市“狼帮”光天化日之下持枪示威的一个镜头：若不是有人录像、摄影记录下这活生生的一幕，人们简直不敢相信：在朗朗乾坤的共和国大地上，在大搞法制文明建设九十年代的今天，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竟敢如此嚣张！

这是“狼帮”帮主张永强为显示黑帮“威风”故意导演的一幕，就是让世人看看黑帮的气派！

张永强不过是运城城市传染病医院的一名锅炉工。但他从小在流氓无赖

堆里打打杀杀长大的，公安局的“常客”，是运城首屈一指的流氓恶棍，无人敢惹，张永强在流氓殴斗中同原王庄曲家巷流氓头子曲红革、二敢等结成了铁哥们，进而又与各霸一方的鲁利民、陈国福，姚长虹、季西林、曲学军、王永崇等 23 名流氓恶棍结为兄弟，拜了把子。为使运城的“流氓事业”大发展，“玩的运城团团转”，这伙流氓恶棍成立了“狼帮”帮会，推举张永强为帮主，拜运城市赵村老奸巨滑的原党支部书记姚长虹为“军师”，各个流氓头子都排了座次，划分为 10 个山头地盘，定了严格的帮规帮法，制定了“发展会员、装备武器，扩展地盘，控制运城，发大事业”的“狼帮”奋斗目标和作案计划。他们到处网罗“两劳”释放人员、流氓无赖和卖淫女，使“狼帮”很快发展成拥有 60 多名骨干 100 多人的特大流氓集团。各山头通过贩枪、贩毒、走私、敲诈、抢夺等手段，先后搞了 100 多支黑枪，其中“五四”式手枪一支归帮主使用，微型冲锋枪 1 支，半自动步枪 2 支，五连发仿制手枪 20 多支，单、双管猎枪 80 余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 20 余枚，烈性炸药 20 多斤，管制刀具百余把，成了一支敢与当地警方抗衡的地下武装。“狼帮”有了这支武装力量后，作案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犯下了累累罪行。

——“狼帮”帮主张永强指挥一帮打手持枪弄刀控制了传染病医院的门卫和保卫部门，“管理”着全院的车辆，经常纠集接送社会上的流氓赌棍来院里赌博。一次，张永强赌博输了 3000 多元，便向医院制药厂负责人关键刚要 5000 元。关键刚实在拿不出来，被张永强一伙拳打脚踢揍的浑身是血逃回家去。张永强带人追到其家中又毒打一顿，持刀威胁道：“你长了几个脑袋敢和老子作对？院里从院长到小护士，那个敢不听老子的？运城街上被老子打断腿的多了，挖了眼珠子的也有的是！今天先饶你一命，两天后拿不出钱来就叫你家里收尸吧！”关键刚被逼得走投无路，夜里悄悄逃出运城躲到他乡。从此，张永强整天带一伙打手“通缉”搜捕关键刚，他在院门口碰上副院长董世有问：“你知道关键刚躲到哪去了？”

董说了声“不知道”，张永强顿时大怒，拔出手枪朝办公楼“砰砰砰”开了几枪，吓得全院人员四散奔逃！

——夜幕降临，“狼帮”出动。少则十几人，多则二三十人，坐着轿车、吉普车、面包车、摩托车，携枪带刀，“巡查”公共场所。见谁不顺眼就打，见谁有钱就要，不给就抢，闯入夜总会舞厅抓住服务小姐就要流氓，相中的就带回家奸污，仅帮主张永强就奸污女青年 10 余人！

——“狼帮”控制着许多出租车，凡进入他们“地盘”的车都得交“保护费”否则就招灾。他们经常叫上一批出租车拉着打手去临汾、西安等地与一些流氓团伙“黑吃黑”殴斗，或者狼狈为奸勾结起来联合作案。在殴斗或作案中打伤的成员，都拉到传染病医院“免费”救治，医务人员稍有动作迟缓即遭侮辱殴打！

——“狼帮”经常到一些厂矿企业、宾馆、饭店聚赌，赌资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乃至十几万元、“狼帮”的人输了钱就“抓赌”，非偷即抢，经常三更半夜窜入居民区找个体户或经理老板，舞枪弄刀威逼要钱。

——“狼帮”在十几家宾馆、饭店、舞厅、夜总会开设了色情场所，将帮会中 20 余名女流氓卖淫女“放鸽”勾引外来客商大款，然后突然袭击持枪敲诈。广州一李姓老板刚到运城某宾馆即落入“狼帮”陷阱，一次被诈去一万多元！

.....

“狼帮”形成“气候”一年多，就作案 260 余起，其中大要案 100 多起，把个运城市搅得乌烟瘴气，人们无不谈“狼”色变！警方察觉后，在侦察摸清了“狼帮”的底细后，突然调集数百名公安、武警采劝闪电”行动大围剿，一举抓获了 60 余名。随即派出 10 支小分队，赴河南、山东、西安、太原、石家庄、天津等地缉捕漏网的“狼帮”余党，鏖战两个多月，才彻底摧毁了“狼帮”。警方组织“狼帮”犯罪展览，每天前往参观者达 10 万之众，人们无不惊骇！许多高层领导和犯罪学家指出：像“狼帮”这样严重反人民反社会的黑帮集团，已发展到与政府抗衡的地步，确实应引起各级领导的警惕和思考！

### “帝王敢死队”敢作大

1993 年 5 月 18 日，山东省菏泽市中华路“八仙聚酒家”突然窜来 18 名凶神恶煞似的流氓恶棍，为首的卞功云武术教练扬言：“今天全包了！”逼着店主摆上两桌山珍海味，设下香案蜡烛，个个焚香下跪祭拜天地，18 人结为生死同盟，宣布“天龙会”成立。然后吆五喝六庆贺一番，大吃二喝一顿扬长而去。两天后的中午，“天龙会”呼啦啦包围了“中华大酒店”，卞功云又带来 22 名地痞流氓，重新摆设香案，祭拜天地，宣布“天龙会”正式改名为“帝王敢死队”。卞功云向大家解说：“帝王”象征至高无上；“敢死”即敢作大事勇猛无敌。众人公推卞功云为帮主喊“大哥”，选武忠领为“军师”。

卞功云当仁不让坐上大堂，接受了几十名会员参拜，逐个排了座次，封了职位，将全市划分了“势力范围”，宣布了帮规帮纪，严令申明“一人遇难，全体相救”，“若被抓捕，死不叛帮”；“反水叛变，乱刀诛死！”最后大摆宴席四桌，举拳碰杯喊口号：“效忠帝王敢死队”“效忠大哥”，“占据菏泽，打向全国！”

请不要小看这伙地痞流氓。菏泽乃武术之乡，舞刀弄棒习武的人特别多。受梁山好汉的传统影响，加之“会道门”作乱，不时有一伙长了“反骨”的人结伙“聚义”，拉杆子，举反旗，纠合起百八十人就当“皇帝”，“封天下”。八十年代中期，几伙拉杆子当“皇帝”的流氓团伙闹腾的都惊动了北京，警方不得不派出武警部队进行武装平叛。今天成立的这个“帝王敢死队”23 名骨干成员，全都练过武术，其中有 4 人当过兵，一大半“进过局子”，在当地都是小有名气的地痞流氓恶棍！

——“帝王敢死队”仗着人多势众，想吃，随意进酒店要三五百元的包席，吃完就走；想穿，进了服装市场看中那件拿那件，不给就抢，谁敢要钱拔刀相见；想照相，从个体户柜台上拿上架上千元的相机就走；想洗热水澡，开车到城区某商店装上 2000 余元的太阳能就走，经理让交钱，立即遭毒打一顿；想玩，闯进舞厅、酒吧、夜总会让小姐“三陪”，逼迫人家拿活（淫乱性交），不从就打，挟持回去奸污，仅卞功云一人就奸污女青年 10 余人！

——“帝王敢死队”为了控制城区餐饮业，向 30 多家酒店、饭店、餐馆派驻了所谓“保镖”，什么也不干，每月照付不低于 300 元的“工资”。帮会头目一声令下要吃哪家，“保镖”就马上逼迫店主安排。中华东路，定陶路一带的“金银酒家”、“云霄阁饭店”、“兰天府酒家”、“明珠鲜鱼馆”等 20 多家饭店酒家，每月被“帝王敢死队”白吃白喝白拿都在千元以上，有十几家因“安排不周”被砸了玻璃柜台和餐具。

“大富豪酒家”、“德胜酒家”、“兴旺饭店”等 6 家被“帝王敢死队”折

腾得被迫关门停业！——凡外地进菏泽市作买卖的商贩，不论卖菜的、卖大米的、卖鸡卖羊的，还是收废品的，推三轮、运沙子的，一律要向“帝王敢死队”交“保护费”，一次少则五元十元，多则几十元，谁不交立即遭打。定陶一卖羊的农民没交“保护费”；刚卖出 470 元准备还债，被“帝王敢死队”打手追进胡同抢劫，并打得他鼻口窜血；曹县一运沙农民没交“保护费”，被搜去 300 元，打得遍体鳞伤，20 多天不能干活；某企业李经理被持刀勒索去 2000 元“保护费”，当提出要个条子时，被刺伤 7 刀缝了 38 针，住院 27 天，造成终身残疾！

——卞功云开了个色情场所“龙凤茶庄”，雇来七八名卖淫女除供自己玩外，公开以色情勾引外来客商，一杯茶水 20 元，一个小凉菜 30 元，摸摸 100 元，抱抱 200 元，上床 500 元，那个进去不掏下钱想走，非打即抢，“罚款”600 元以上！

——1994 年春天，卞功云向某国营建筑工头索要 3 元“保护费”和两部 BP 机，工头没答应。一天下午，卞功云带着 20 余名“帝王敢死队”员，开着轿车、摩托车，牵着狼狗，携枪带刀冲进工地，掀翻施工机械，轰赶迫打施工人员，砸了许多工具，将办公室抽屉全部撬开洗劫 3000 余元仍不解气，逼着工头“限期交上保护费”、并摆上几桌“赔礼道歉”，导致该工地停工停建！

“帝王敢死队”建帮“出山”不到一年，就发展会员 40 多人，疯狂作案百余起，其中大案 77 起，流氓伤害、敲诈勒索 300 余人，毒打、刀刺重伤致残 20 余人！若不是警方及早发现调集优势兵力一举围剿歼灭，他们正计划“弄个几百万到外地大作一场去”呢！

“冷冻厂”帮会纳入现代企业管理轨道

浙江省苍南警方 1994 年初破获的“冷冻厂”特大流氓集团，竟然是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建帮立制恶性膨胀起来的。

这个集团最初由冷冻厂职工郑道悻以招徒学武为名，网罗了一批社会上小流氓奠了基。

通过打架斗殴打出了“冷冻厂”黑帮的名气后，狡猾的郑道悻就退居幕后当“师爷”，推出侄儿郑友真当“老大”，全会共尊称郑道悻为“五叔”。1993 年 3 月，郑友真率“冷冻厂”团伙与郑方伟团伙合并，发展成拥有 60 余名会员的特大集团，并在灵溪厅基三街 36 号召开“第一届民主大会”，“民主”选举郑方伟当“老大”。不料 9 月 9 日重阳节这天，郑方伟率领“冷冻厂”集团在玉苍山上与灵澳镇王先秋流氓集团殴斗中战败，使“冷冻厂”名声大大受损。

9 月 12 日，57 名集团主要成员聚集在冷冻厂二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二届民主大会”。会议之隆重，秩序之正规，接待规格之高，使当地一些机关和厂矿企业会议相形见绌！这届大会郑重进行了五项议程：一、由“师爷”郑道悻作主报告，认真总结了“冷冻厂”集团成立以来取得的成果和战败的教训，鉴于“冷冻厂”的名气已在社会上打响，帮会正式定名“冷冻厂”。二、罢免郑方伟“老大”职务，选举郑友真当“老大”，进行了宣誓就职仪式。三、将帮会中 18 岁以下的会员 30 人组成“小班，由郑友水当“班主”率领作“第二梯队”四、明确分工，划分任务范围，共分五大组：人事组，负责会员登记和发展新会员；执法组，负责整肃帮纪，当场处分并开除了 4 名会员；行动组，负责殴斗和敲诈勒索；后勤组，负责武器、交通、

通讯装备和经费行理； 经营组，负责自办企业的经营管理。五、重申了帮会三大纪律： 不准叛变帮会，泄露组织秘密，不论被公安局抓住还是被别的团伙抓去，泄秘砍头； 一组与他人发生冲突殴斗，其它组要竭力相助，临阵脱逃或出勤不出力者按帮纪处罚； 按时参加会议，考勤登记，交纳会费，组长每月交 50 元，会员交 20 元。最后，会议人员全部签名“存档”。郑道悻说：“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全体会员振臂高呼帮会誓词：“朋友永结同心！”

“冷冻厂”重整旗鼓“出山”后。各组展开“竞赛”，各路“捷报”频传，仅 4 个月就作案百余起，大案 60 余起。其中，人事组新考察发展会员 20 余名，均系“两劳”释放人员和有劣迹的亡命徒，经得起“组织考验”。后勤组派出两路兵马，由郑友鹤、吴小锋带领到平阳水头、浚浦、渡龙等地购置抢夺钢珠手枪、铅弹枪、单、双管猎枪、马刀、硫酸、雷管、炸药等，保障了每个会员人手一件以上武器装备。行动组与经营组联合行动，兵分三路：第一路在县城或附近乡镇承接了一批“活”，帮人讨债、打架，摆平经济纠纷等，收取“出场费”、“劳务费”5 万多元。一次，他们受某个体张老板委托，出兵 25 人，乘坐一辆大客车冲进藻溪镇一个体户家一阵冲杀，就将其家中砍伤 2 人，还捎带着收拾了个小杂货店，沿途老百姓说：“比日本鬼子进村还厉害”！大长了帮会“威风”。第二路向城区七八个市场连续“出击”，强拿恶要，敲诈勒索回一汽车服装鞋帽及 2 万余元现金。某个体服装店老板在马刀威胁下，乖乖地“捐献”15000 余元的时装。第三路敲诈了数家厂长经理，向他们要“面子费”，在马刀、猎枪点划下，多的交 2.6 万，少的交 1.2 万元，某厂长“不识抬举”，要 3 万“面子费”没给，他们出动 20 余人砸了工厂，砍伤了七八人。“小班”干的也不赖，兵分五六个小组“巡查”公共场所，扭住外来的小青年就“抓小偷”，拽往进城的农村姑娘“逮卖淫女”，故意颠倒黑白勒索钱财，就用这些“小把戏”还整了 2 万余元！在金银首饰加工店门口抓了两个卖首饰的小学生，抢了一条项链两个戒指，价值 2000 余元！各组在“超额”完成“任务”的同时，通过诱骗、绑架、烫烧或硫酸破相等手段要挟，奸污玩弄了一批舞厅、酒店、夜总会小姐，仅送给“师爷”、“老大”和组长们轮奸的就有 10 余名女青年！郑道悻和“老大”先后二十余次送钱送物“慰问”作案受伤的兄弟，还为几十名“成绩显著”者颁发了“奖金”……由于“冷冻厂”帮会组织严密，管理严格，“三大纪律”森严，作案快，逃离快，警方多次抓住一些会员不吐实。后来从查处“冷冻厂”追杀县人大代表王成沛案人手，发现许多隐案线索，遂组织强大的专案班子打攻坚，历时半年之久才一举剿灭了 this 已发展到近百人的特大集团！

“丐帮”志在“杀出天下第一帮”

1994 年元月 28 日夜里，古城兰州寒风凛冽，街上行人稀少，黄包车司机陈海兵和另一司机仍加班拉着 4 个穷逛夜的年轻人在街巷穿行。当行至市郊一黑胡同里时，几把锋利的钢刀突然逼住了两司机的脖子，4 个青年凶神恶煞般从他俩身上仅搜出 20 多元钱。血气方刚的陈海兵冷冷地说了句“不能留几块饭钱吗？”一句话惹恼了这伙恶鬼，随着一声“留你妈的 X！”陈海兵身上被捅了几刀，4 个恶鬼旋即消失在漆黑的寒夜里。此后，7 个月内，在古城连续发生了类似这样持刀、电击枪、军刺杀人抢劫 8 起血案，迫使兰州警方调集大批警力昼夜侦查，架网守候，跟踪追击，先后抓获 27 名杀手，

个个穿着同样的蓝色板裤，裤腿上均绣着一只蝴蝶。人们传说叫“蝴蝶帮”，然经过深追细查，他们原来是西北最疯狂、最狠毒的黑帮——“丐帮”！

今天这个“丐帮”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丐帮”。他们之所以将集团定名为“丐帮”，主要是成员都是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社会流窜犯，有被警方通缉的杀人、盗窃、强奸、抢劫类逃犯，有从劳改、劳教所逃出来的人犯，有以流窜作案为业的无业流氓。他们规定成员间互不露底，不准打听姓名和来历，均以外号相称；外省市的以地名冠之外号，如小北京、小东北、小山东、老山西、老河南、天津、唐山、宁夏、新疆等；本省市的人多由自己起绰号，如白银、犀牛、茶花、嘻皮狗、奸细、黑妹等。“丐帮”帮主“老大”叫“白银”，是个二十三岁的流氓恶棍，杀人逃犯；老二榆中，本地流氓头子；老三许和翔、老四代春勇还是私自逃跑的武警战士。帮会成员最大的23岁，最小的才14岁，“老大”的两个姘头小许和小郑还是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学生。他们最早结伙是看淫秽录像找刺激群奸群宿鬼混，后来被境外暴力片中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黑社会杀手所作所为吸引的如痴如迷，一心寻求快感，才逐渐走上了专门杀人抢劫的黑道。

老大“白银”在带领十几名亡命徒抢劫打出“丐帮”的名气后，社会上一些逃犯和地痞流氓纷纷来投奔，“白银”便躲在幕后当总指挥，负责制定行动方案、掌管武器、管理经费物资和整肃帮规帮纪：“丐帮”的作案动机和目的，一是满足刺激和快感，二是暴力致富，专门杀人抢劫聚敛财富，帮会的奋斗目标是：“杀出天下第一帮”。为了实现帮会“宏图大业”，“白银”为“丐帮”制定了残酷森严的帮规帮纪，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按“帮规”严惩：卖水，指向警方位举揭发帮会内情；叛帮，包括有企图脱离帮会的；无“光阴”，指作案抢不到钱物的；独吞，指抢了钱物不上交帮会的；犯上，指不按老大意图行事的。惩罚时由“老大”指派“执法官”采取毒打、刀刺、砍、挑、捅等手段，直至杀头。帮会成员常福久入帮后不愿杀人，逃跑两次被抓回来先毒打，后刀砍背致残。另一帮会成员蓝锋因恐惧逃回家中想脱帮，被“老大”派人抓回毒打半死，逼其按“帮规”持刀自伤，帮会头子逐个喝他的血“示众”。年小幼稚的“小东北”在帮会里说话办事随便，不太守规矩，帮主认为他将来有“卖水”的危险，令“执法官”鲁国强利用外出作案途中在西安市霸桥乡石家道村一土坎下将其乱刀捅死！

“丐帮”虽以杀人抢劫为业，但不盲目蛮干，事先都有预谋，有分工。他们侵害的主要对象是外来客商，进城农民和过往旅客，作案要求出手快，逃离快，一遇反抗，拔刀就捅，作案时间一般选在行人稀少的凌晨4至6点钟。每次作案前，“老大”都带人查看地形路线，制定行动方案，分成望风、抢劫，接应，掩护等几个组，由老二“榆中”具体组织指挥，老三老四老五等头目各带一个组实施。作案后，各组都要如实向“老大”汇报作案情况，由“老大”判断分析形势，决定是否继续作案或逃避转移。每次所抢钱物都要如数上交“老大”，由“老大”留下帮会活动费用后，再按功行赏，逐级分发。

丐帮在长期杀人抢劫犯罪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案经验和逃避警方追查的伎俩，加之帮规会律严酷，抓住个把成员也不讲实话，“死猪不怕开水烫”。

“丐帮”作案基本是“麻雀战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作案顺手时，也常连续在一地一线作案，1994年春节前后，“丐帮”倾巢而出，在兰州火车站、汽车站及平凉路、天水路、何家庄一带连续抢劫，有时一天作二三次，

多时达四五次。1994年3月初，警方大兵压境围剿“丐帮”、“丐帮”仍租住在小雁滩一带顶风而上又抢劫13起，平均每天作案3起以上！

据落网的“丐帮”杀手交待，丐帮成员见过面的不下四五十人，但落网的还不到30人！外出作案的闻讯大本营被围剿后，纷纷逃遁他乡去了。凶残的“丐帮”究竟有多少人？落网的已杀害伤残群众27人，抢劫数百人，没落网的究竟作了多少案？伤害了多少人？这既是警方苦苦侦查追寻的未知数，也是依然悬在西北人心头的一块石头！

#### 内勾外联通四方

市场经济大潮奔涌，大陆各地空前开放。到处人财物大流动，也给以攫取不义之财为主的各类犯罪集团跨区域、越省市内勾外联网络化作案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

从警方查处的大量集团犯罪案件看，屡经打击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在与警方反复交锋中越来越意识到：跳跃式流窜作案，大范围布网，狡兔多窟，与固守一地、霸占一方作案相比，被揭露和查获的风险要小的多。受这种趋利避害心理驱使，许多有“头脑”、有“眼光”的犯罪集团正千方百计谋求向跨区域化、国际化方向发展。用一些黑道枭雄的话说：这叫“黑了东方有西方，垮了北方有南方，顺应潮流通四方！”

番禺“九兄弟”帮走上“内外联营赌档”之路1993年3月16日，番禺市“今日世界”渡假村的赌档经理曾锦均家热闹非凡：院内院外挂满了彩灯锦旗，阵阵锣鼓迎来各路“好汉”云集院中，院中央没有庞大祭坛，坛上摆着关公瓷像和香炉。

随着司仪一声“结拜开始！”大哥曾锦均、二哥王英舰三哥郭炳洪、四哥胡志良、五哥黎的荣、六哥王志林、七哥陈灿文、八哥简伟强、九哥黎旭明、各持一束焚香，对着关公郑重祭拜，叩首结盟。有趣的是，一名来自澳门和一名来自加拿大人被称为“师爷”的客商，也学着“九兄弟”的样子，郑重上香叩首。然后，“九兄弟”和两“师爷”分坐祭坛两旁，接受一队队“马仔”小兄弟上香祭拜，拜过大哥后，每人还赏一个“红包”。祭拜仪式后，“老大”曾锦均念着名单，将60余名“马仔”按6至10人不等，划拨在各兄弟门下，又把10多个镇的“片儿”赌档划分在各兄弟名下。各路人马随大哥再次向关公起誓：“效忠九兄弟，永结同心”，“听从师爷指导，开好片儿”，“立足番禺，走向世界！”最后，各路人马从仓库里领上钢珠枪或猎枪、大刀、匕首、手雷、电警棍、防弹衣等武器装备，雄纠纠、气昂昂地奔赴各镇赌档而去——这是番禺市“九兄弟”帮会内外联营赌档隆重举行的开幕式盛况。

番禺市以曾锦均为首的“九兄弟”帮，从1991年5月成立帮会后，就以“今日世界”渡假村为据点，秘密开设赌档，从中“抽水”和放“大耳窿”（高利贷），吸引的番禺、广州、广西等地的流氓赌棍纷至沓来。但番禺一些摸曾“老大”底细的赌徒，往往赌输了赖帐。于是，“九兄弟”就大力发展会员，网罗“烂仔”打手当“马仔”，专门讨债逼债对付“赖鬼”。1992年7月，灵山镇赌徒谢志强在“今日世界”赌档里输掉17,3万元，许诺3天内还清，乘机逃走避难去了，曾棉均派两名“马仔”守候在谢志强家，一星期后谢回家时被抓获，劫持到市镇一黑点上毒打半死，灌了辣椒水，迫使谢志强第二天到法院办理了房产转让手续，以房屋抵了曾老大的赌债。1993年1月、南村镇赌徒李国衡在坑头村曾“老大”赌档里借了13.3万元参赌，



结果输的精光无力还钱，逃跑躲了起来。曾老大立即派一帮“马仔”到李家将其母亲和嫂嫂劫持到新造镇用手铐拷住恫吓，要挟李国衡拿14万元赎人。李国衡看赖不过，被迫借款10万元交上，又写上了4万元欠条随着番禺“九兄弟”帮会日益扩大和多种非法手段牟取不义之财的恶名远扬，曾老大与八位头领兄弟商议：在国内长此以往开下去要出大事，决定与境外黑社会“联合经营”，一来扩大“业务”范围渠道，二来找好后路以防不测。于是，曾老大带上几个头领潜入赌城澳门，与“三合会”挂上了钩，并聘请两名外籍职业高手为“师爷”，专门来番禺进行“技术指导”。果然，在两位“师爷”精心指导下，“九兄弟”在十多个镇上同时“开片儿”，以赌“三公”的形式公开招赌，每注1000元至1元不等，每注抽水5%，每档一天“抽水”少则几万元，多则10多万元！同时，他们大力给赌徒放高利贷，3天内利息10%，3天后本息每天翻一番！这样一来，赌档生意十分火爆。然而，“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人”。

1993年3月29日，甫村镇坑头村小食店主陈某借了曾者大的高利贷未按期还钱，老四胡志良，老五黎灼荣带着20多名“马仔”持手枪、大刀和猎枪，乘车冲进村开枪示威，将陈某劫持到新造镇打了个半死，打电话给陈家，勒索来3万元才罢手。老四胡志良约老赌户冯灿标去赌档“玩两把”，冯说“太宰人”，没去，并劝说几个朋友也别去玩，惹恼了胡四哥。

一天下午，胡四带一帮“马仔”将冯灿标劫持殴打，“索赔”6万元。冯灿标实在拿不出钱，胡四便令“马仔”抢走了冯赖以谋生的一台0.6吨小货车，并逼迫冯灿标写下3万元欠条“多行不义必自毙。”番禺“九兄弟”帮的肆无忌惮，终于惊动了当地警方。警方调集大批警力反复拉网大围剿，一举端掉了“九兄弟”十几个赌档窝点，缴获“五四式”手枪2支，钢珠枪、猎枪6支，手雷25枚，大刀、匕首、电警棍80余支，传呼机、手机20多台及大量赃款赃物，查清了“九兄弟”帮抢劫、敲诈作案25起、打伤致残7人、勒索46.8万元的犯罪事实，打掉了这个即将“走向国际化”的特大黑帮集团！

#### 东营“汽车经贸公司”纵横半个中国

自从九十年代初全国开展反走私行动后，过去买卖廉价汽车的主要口岸像深圳、广州、厦门、海口、青岛、烟台、秦皇岛等地货源紧张起来，想坐好车又没多少钱的人们着急起来，汽车贩子们也一时一筹莫展。突然间，在华中一带“道上”盛传：山东东营有家汽车经贸公司，“关系”特硬，能不断搞到一些进口的或国产的高级轿车，价格便宜近一半。果然，有些车贩子真的从东营方面买到了廉价车：八九成新的皇冠、公爵王、奥迪、本田等进口高档车，一般在15—16万元一辆；桑塔纳、北京213等国产轿车不过八九万元一辆。

尽管车辆手续懂行的一看是从广东方面搞来的假手续，但便宜的几近市场的一半价格实在诱人。于是，江苏、安徽、山西、河北、河南、北京、辽宁、甚至黑龙江、内蒙古、广东等地的汽车贩子们纷至沓来。

与此同时，山东东部地市警方也不断接到汽车被盗报警：1993年9月的一天，东营市粮油储运公司一辆新桑塔纳轿车被盗；1994年1月23日傍晚，某石油公司经理刚到胜利宾馆吃饭没吃完，乘坐的黑奥迪不翼而飞；胜利油田大明集团韩刚经理乘坐的本日2.0轿车也被盗走；1994年2月2日钻井公司一辆北京213轿车失踪；1994年3月16日傍晚，东营市物资局

一辆新公爵王 V6 停在南苑宾馆被盗……山东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统计发现：从 1993 年至 1994 年初，东部五地市已失窃高级轿车 40 多辆，均未破案，由此推测在东营一带可能有盗车集团在疯狂活动着，指示五地市将打击盗车犯罪列入“严打”重要议程。果然，东营市警方 1994 年 4 月在侦查一辆轿车被盗案中，发现了一批隐案线索，遂调集警力顺线追查，一举挖出了以张志发、丁连江、祁永斌、李舰徐建忠为首的特大盗车集团。省公安厅厅长针对该集团涉案十几个省市特点，从各市、县调集一批精兵强将参加破案会战，一举抓获集团成员 60 余名，查获被盗高档轿车 39 辆，总价值达 600 多万元！

盗车集团“老大”张志发，是黑龙江省伊春市人，因盗窃判刑释放后到处流窜做汽车生意。他流窜到东营市后，胡吹海谤，很快与停薪留职“下海”的丁连江、祁永斌结为莫逆，三人合伙盗窃了市政府一辆豪华标志 505 轿车，通过张志发的老关系，销给了徐州市某检察院劳教释放犯徐建忠，获赃款 14 万元。三人认为这是一条暴富的捷径，遂决定“拉上一伙专干这行当。”于是，三人利用亲戚朋友关系，又拉上了李剑祁永志、张青海、秦王连、徐军、赵恩国等 10 余人，均是有劣迹前科的流窜人员，又轻易盗卖两辆车获赃款 30 余万元，1992 年底，众人推举张志发为“老大”，十二人拜把子结盟，成立了“东营汽车贸易公司”，决定以东营为指点，同时向南、向西、向北铺设三条销售网络线，“壮大实力，拓展地盘，打到全国去！”

张志发凭着超常的贼胆和老道的贼路，很快在徐州建起了以徐建忠、张建国为首的特大窝藏转运、销售中转站；在哈尔滨建起了以吴大伟为首的中转站；在北京、内蒙古、辽宁、河北、山西、安徽等地均建立了销车窝点，并且同广东盗车、走私集团挂上了钩，从那里搞来了 100 多套假手续。张志发利用这张布满了大半个中国的地下网络，建成了盗、运、销“一条龙”，从物色汽车、偷弄钥匙、盗开、转运、窝藏、销售等各个环节都作了严格明确的分工，每次由他“定盘子”、总指挥调度，一旦定好汽车目标即与外省市各中转站定货、接货，盗运途中销毁原车手续，换上全套假手续，到各点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往往一辆轿车从盗开到销售出去拿到赃款不过两天！

为提高盗车速度和安全系数，攻克高档轿车的防盗装置，张志发组织各路“高手”和头目多次研讨如何搞汽车钥匙。有的采取跟踪，盗窃汽车钥匙；有的利用同事、朋友、老乡关系以借车为名偷配钥匙；还有的直接与司机勾结，重金收买，让司机提供钥匙。丁连江与大明集团韩刚经理之子韩东挂钩后，许诺给他 8 万元，韩东就乖乖地偷配了其父乘坐的本田 2.0 轿车钥匙，交给了连江轻而易举地开走了！在张志发精心组织指挥下，各个环节配合默契，盗、运、销“一条龙”高速运转，仅 1993 年就盗销高级轿车 30 多辆！随着经贸集团人员阵容扩大和无本万利生意的火爆，张志发为了遮人耳目，向外扩展业务，又制定了个“经贸大循环”计划，指挥在山东方面盗窃的车转给徐州和哈尔滨；徐州方面的车卖给山西或北京；北京方面的车卖给辽宁。内蒙古，哈尔滨方面盗的车卖给山东、安徽等地，易地作案，跨省市交叉销赃，漫天过海，真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人们只看到这家公司一个个老板手持大哥大，坐着高级轿车，挽着“小秘”出入高级宾馆，以为是大有来头的客商，摸不着头绪也根本想像不到他们背后的勾当！

张志发落网后沮丧地交待：他们已意识到常在一地活动的危险性，从 1994 年初开始，他就托广州的走私汽车老大“牵线搭桥”，与港澳方面走私

集团挂钩，准备内外联合，到外省市去拓展“业务”，谋求更大的发展，无奈在东营一带屡屡得手太顺当了，这一贪食竟陷了进去，导致了全线全网崩溃！

“长乐帮，垮了北方作南方

1994年12月3日下午7点左右，福建省长乐市华灯初上，晚霞辉映，格外壮丽。刚从美国回到家乡计划投资房地产生意的旅美华侨严春富心情激动，站在吴航镇西关综合楼607室门口眺望长乐晚景。

突然，铁门外涌来一帮“警察”，气势汹汹地堵住了门。

“你们找谁呀？”“有人举报你这里是个赌博点，我们要查一下！”严春富迟疑了一下，家中除太太邓廷娟外，只有3岁的小女和侄儿，无外人来赌博呀？但他还是不太情愿地开了门。

6名“警察”呼啦涌进门，不由分说，用手铐将严春富夫妻铐起来，装模作样地掏出手枪和红本本晃了晃：“我们是省厅防暴队的”，随即翻箱倒柜搜查，又令严春富打开保险柜，搜走美金4000元，人民币1元，港币35000元，3元美金存折2本，劳力士手表1块，“随身听”2台及8本护照等证件。最后，留下邓廷娟“在家听通知”，押上严春富下楼塞进一辆汽车中，与另一辆车一前一后呼啸而去。

忐忑不安的邓廷娟找人向省公安厅打听情况，省厅根本没有什么防暴队。福州市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派出精干力量会同长乐警方赶赴现场勘查询问，认定是黑社会组织有目标、有计划的绑架，遂兵分三路在长乐一带深入查访，一直到12月29日下午，才接到绑架犯的回话。邓廷娟先是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声称严春富囚在屏南县，如果家属愿出40万元，可提供囚禁地点。后一个电话是严春富在美国的亲戚打来的，说严春富打去电话说他被人绑架，要求在一个星期内代垫38万美元赎金，汇到香港调处，否则性命难保……警方由此派出多支缉捕队，在屏南、广州、周宁县一带与这伙黑帮周旋28天，最后在松占巷巧妙地将人质严春富解救出来，抓获4名黑帮；在金城大酒店端了指挥部，一举捕获7名黑帮分子。

群魔落网，真相大白：这是由境内外黑帮联合组织的一起绑架勒索案。

主犯张红弟，原籍长乐市人，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在长乐市网罗一伙地痞流氓成立了个“长乐帮”，专门走私和当“蛇头”。张红弟化名张友福、张子省，从香港“14K”制贩假证件黑帮手中搞来假护照，组织“长乐帮”将“出国打工族”向日本、台湾、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偷渡输送，每人收取3至8万元不等手续费，先后组织偷渡十几批近百人，当地警方多次缉捕未果，受到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后来“长乐帮”被警方摧毁后，张红弟带着残兵败将投奔香港“14K”，化名林龙满，充当黑帮马前卒。张红弟垮在北方老家，在香港复活后一心想作点“大事”报答帮主。1994年底，张红弟在香港以老乡联络老乡手段结识了旅美华侨严春富，并探明他家资巨丰，正计划回家向长乐投资经营房地产生意。张红弟在征得帮主同意支持后，秘密潜回广州与张德金、章建莱为首的黑帮勾结，由张红弟黑帮出资50万人民币，张德金一伙配合实施绑架严春富的活动。

张德金、章建莱团伙接下张红弟预支的定会后，立即组织5名干将潜入屏南县踩点、探悉地形、方位，联系好了关押人质的地点和交通车辆，并骗取某单位介绍信，窜到福州购了警服，手铐等警用装备。

一切准备就绪后，将张红弟一伙接来往在金城大酒店指挥调度，于12

月3日傍晚，张德金、章建莱、甘久成、张德明等6人换上警服装备，驱车直奔严春富家，将其绑架下楼后，用毛巾蒙眼、枪顶脑袋连夜转运到屏南县秘密囚禁。随后，由张红弟出面胁迫严春富打电话给美国的亲戚，按张红弟要求向香港一黑帮帐户上汇款38万美元。老奸巨猾的甘久成想混水摸鱼捞一把，又秘密给邓廷娟打电话索要40万元人民币。境内外黑帮狼狈为奸，联合行动，机关算尽，终究也没斗过大陆警方高手：亿到香港的38万美元赎金被警方截获，张红弟和张德金、章建莱两伙黑帮也自投罗网，全部走向毁灭！

## 第五章 神州扫黑剑出鞘

中国大陆历来以“红色政权”著称于世，与黑色组织水火不容，不容许黑社会组织滋生和蔓延！特别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压倒一切，绝不容许在一定范围内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秩序的黑社会犯罪肆虐，甚至在神州大地上形成气候！

### 剑高悬

中国大陆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问题，不仅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们很早就进行呼吁和探讨，党和政府高层领导也早就予以密切关注着，高度重视着。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他在南巡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多次指示：经济的发展和刑事犯罪案件的上升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各级领导要善于及时地、正确地分析形势，保持清醒头脑，不断总结经验，及早发现问题，我们要预谋良策，始终掌握斗争主动权。“在上海，那种挟杜月笙”、“黄金荣”式人物又冒出来了，有点像意大利的MAFIA（黑手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改变有些地方治安不好的状况。”“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伸张正义，保护人民！”

早在1982年，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陈丕显同志就针对深圳出现香港黑社会渗透问题批示：“对香港这股腐朽的恶势力就是要从开始即狠狠打击，决不允许其有立足之地！”并强调：“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他指示公安部要对深圳的反黑工作加以指导和支持。

从1985年到1990年，乔石同志先后就广东、福建、海南等地境外黑社会渗透和国内一些地方出现黑社会性质团伙、集团犯罪问题，作过十余次重要批示，并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黑社会组织已经在广东、海

南、福建、湖南等省出现，并有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趋势。他要求公安部门“坚决予以打击，不能任其形成气候！”

李鹏总理自 1988 年以来，就打击境外黑社会渗透和国内带黑社会性质团伙犯罪问题，几乎每年都作重要批示，严肃指出：“对黑社会侵入，必须狠狠打击，绝不留情。”1993 年底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李鹏总理再次强调：“要坚持打击犯罪团伙，特别是绝不允许‘黑社会’在我们社会里存在，一旦发现就要坚决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全国“扫黑”除恶最高指挥部一直在注视着境内外黑社会组织动向，高效运作着。

自八十年代以来，公安部针对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出现的境外黑社会渗透活动情况，多次指示当地警方及时查处，并就工作方法和一些政策性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九十年代初，公安部在召集南方各省市座谈研讨反境外黑社会渗透工作基础上，专门发出了加强反境外黑社会渗透工作的“通知”。1991 年，在全国第十八次公安工作会议上，公安部陶部长大声疾呼：“一些地方的犯罪团伙、黑社会势力相当猖獗。”“我们要特别注意打击犯罪团伙和黑社会组织，决不能让他们形成气候！”从此，全国各地警方每年都把“打团伙、挖窝子、追逃犯、破大案”列为“严打”和专项斗争的重点，1992 年至 1993 年，公安部就反境外黑社会渗透和国内带黑社会性质团伙犯罪问题几次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并专门成立了反有组织犯罪机构，具体指导全国“反黑”除恶工作，要求各地警方强化三点：一是充分认识有组织犯罪的危害性，实践证明远远超过个体犯罪；二是有组织犯罪越来越严重，已成为影响一个地方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因素，如果任其发展成像港、澳、台和西方国家那样的黑社会组织，后果将非常严重；三是有组织犯罪特别是境外黑社会渗透，对境内犯罪有很大的诱发作用，一旦内外勾结进行犯罪活动，将给社会肌体造成很大的腐蚀性和危害性。因此，各地警方务必将“反黑”除恶工作列入“严打”斗争重要议程，坚决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决不能使之形成气候！

公安部白副部长还就认定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提出了六条标准：在当地已形成一股恶势力，有一定势力范围；犯罪职业化，长期从事一种或几种犯罪；人数一般较多且相对固定；反社会性特别强，作恶多端，残害群众；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的甚至控制了部分经济实体和地盘；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公安、司法和党政干部，寻求保护。白副部长归纳提出的这六条标准，不仅扭转了司法实践中对黑社会组织犯罪“法无明文规定”之混乱现象，而且为全国警方“扫黑”除恶斗争指明了具体目标和方向。

正是在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公安部的正确运筹、部署、指挥下，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警方刀出鞘，弹上膛。

“扫黑”除恶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一批批得意忘形的黑社会犯罪分子招致灭顶之灾！

#### 境外黑社会渗透犯罪露头遭打

九十年代以来，境外黑社会组织不论以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名义还是打着投资办厂、经商的幌子渗透，一旦实施犯罪活动，各地警方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按照公安部关于加强反境外黑社会渗透工作的“通知”精神，坚持露头就打，有效地遏制了黑水浊流在大陆的蔓延。

广东·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南大门，也最早受到境外各个黑社会组织

瞩目和垂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各类刑事案件也迅速上升。据广东警方新闻发言人公布：广东刑案总数已占到全国的1/10；重大案件占全国1/6强。尤其是恶性案件更突出，其中持枪抢劫案占全国1/3；绑架案件占全国2/3；劫持机动车案件占全国1/2；盗窃机动车案件占全国1/3；刑事案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1/3，仅1995年就造成损失达33.6亿元之多！从警方破获的刑事案件看，60%以上的案件系流窜犯和团伙所为，其中外省流窜犯和境外人员占70%，境外人员大多数有黑社会背景。

早在八十年代初，广东警方就按照公安部的指示精神系统开展了反境外黑社会渗透斗争，1982年9月，深圳市政府最早发布了《关于取缔黑社会组织的通告》，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向蠢蠢欲动的黑社会发出的严正警告。广东警方针对境外黑社会纷纷向沿海城市渗透的特点，调集精干力量相继在深圳、珠海、惠州等沿海城市专门设立了“反黑”机构，先后破获取缔了香港“14K”、“水房”、“新义安”、“和胜和”、澳门“14K”、“和胜义”等一批黑社会组织。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开放力度加大，境外黑社会组织再次发动“登陆”攻势。广东警方发现：除港、澳、台黑社会组织大都涉足外，台湾的“竹联帮”、“天道盟”、“四海帮”、日本的“山口组”以及西欧一些国家的黑社会组织都有所渗透，与境内犯罪团伙相勾结，犯罪活动遍及若干方面；主要是：发展组织，扩大阴暗面；大搞恐怖活动，制造社会混乱；雇佣杀人，残害无辜；走私、贩毒、贩枪；制造假币、假证；行抢行骗，扰乱治安；看场收费，寻衅殴斗；绑架人质，敲诈勒索；强奸妇女，逼良为娼；设赌抽红，盗窃机动车辆等等。广东警方在加强“反黑”专门力量深入开展“反黑”斗争的同时，于1990年3月会同高检、高法联合行文，对黑社会组织和带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定性、适用法律等作出了明确规定。1993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了《广东省惩处黑社会组织活动规定》。自这部中国第一部专门惩处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法规诞生后，广东的“反黑”除恶斗争推向了新高潮。警方调集大批警力多管齐下，对黑社会组织大举拉网围剿，仅在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汕尾、东莞、惠州等城市，就先后打掉××个境外黑社会组织，依法严惩境外黑社会骨干成员数百名，有效地遏制了境外黑社会在广东的渗透犯罪嚣张气焰。象东星轮1000万港元大劫案、中山市持枪杀人抢劫储蓄所案、“9601”特大跨境贩毒案等，都有境外黑社会组织参与，警方一举围歼依法严惩后，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和改革开放的“龙头”大都市，一直是境外黑社会组织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渗透谋取的大舞台，无不希冀登上这个大舞台再现旧中国“青红帮”耀武扬成上海滩的“雄风英姿”！九十年代初，中央确定加快浦东开发后，警方发现：许多境外黑社会头目都以各种名义纷纷潜到上海，甚至有些组织筹备把总部迁到上海，企图通过在上海立足生根，作为控制华东乃至全国的基地。时任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同志所取市公安局汇报后，明确指示：一是不能让境外黑社会渗透和有组织犯罪在上海立足生根；二是上海不能成为黑社会和有组织犯罪成员的避风港，决不允许黑社会在上海发展组织；三是坚持露头就打的方针，坚决把黑社会渗透和有组织犯罪解决在萌芽状态！

尚方宝剑在手，上海警方很快建立起一支精干、高效、灵敏、快速反应的“反黑”侦察队伍，一举破获了“张飞案”和台湾“四海帮”阴谋将总

部迁往上海重案，抓获了一批境外黑帮骨干，打出了“反黑”声威。此后，上海警方针对境外黑社会组织采取多种手段向上海渗透作乱的实际，采取反黑侦察队伍打头阵，各种力量协作配合、多种手段一齐上的措施，持续不断地开展了“五反”大“扫黑”——A 反过境贩运毒品，一举破获 5 起特大跨国贩毒案，抓获了一批英国籍、法国籍、美国籍以及港澳地区的大毒贩。顺线追查，又破获毒品案件 80 余起，抓获了一批境内外贩毒分子，摧毁了十几个贩毒吸毒小市常 B 反走私，集中打击走私军用枪支和文物犯罪，查获了一批来自中越边境的走私军用黑枪和向港、澳、台、日本、英国、美国等地走私的国家一级、二级珍贵文物。C 反黑社会组织渗透，查获了一批有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的酒吧、舞厅、饭店、夜总会、打靶尝游乐场等，破获了台湾“竹联帮”、“四海帮”、“莹桥帮”、香港的“新义安”、“14K”等一批境外黑社会在上海发展的组织和据点。D 反伪币和诈骗巨额财产，先后破获 47 起贩假美元、假日元、假港币、假人民币、假外汇兑换券案件，查获了一批来自港澳地区和巴基斯坦的外汇贩子。破获了一批使用假证件、假信用卡、签订假合同、伪造货运单骗取巨额现款、贷款，透支。套汇出境案以及海事诈骗案，为国家挽回了巨额损失。E 反伪造护照偷渡，查获了一批持港、澳、台、泰国等偷渡集团伪造的中国护照、出境印章、硬印及其它国家出入境章甚至打着“旅游团”、“旅行社”旗号蒙混出境人员、顺线追查，缉捕了一帮境外黑社会组织操纵的“蛇头”，阻止了一大批持高价假护照盲目出国的“淘金族”。

北京·为确保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中央首脑机关的绝对安全，从改革开放之初，北京就系统建立起专门“反黑”机构和队伍，八十年代破获了一系列过境贩运毒品、制贩假证偷引渡、走私文物以及窃取国家机密类案件。进入九十年代，北京开放力度加大，境外黑社会组织千方百计涉足、走私、贩毒、偷引渡、窃密、持枪抢劫、经济诈骗类案件大幅度上升。为此，警方会同国家安全部门不断加强防范，加大“反黑”力度，每年都破获一批重大入境犯罪案件，仅 1993 年查获的走私物品价值就达数千万元！30 万港市大案后，调集精兵强将在经济领域反入境诈骗，相继破获了一批利用假证件、假代金券、假文件、假信用卡套汇融资、骗取出口退税等案件，为国家挽回了巨额损失。在收缴黑枪和管制刀具行动中，查获了一批来自西南边境地区的军用黑枪弹药，破获了多宗涉枪案件和杀人抢劫案，特别是蒙古苏赫马特尔特大杀人案，这位受黑社会指使非法留居京城的蒙古人，竟然深夜闯入成吉思汗酒家，将正在熟睡的 5 名职工杀害，刺伤 1 人，受到依法严惩。“反黑”队伍在深入“扫黑”中还查破了一批来自港澳台、日本、美国等地的境外黑社会入境设点发展组织案件：有的利用合法投资经营作掩护秘密发展组织，有的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在京驻足设点，还有的在南方物色“马仔”再带到北京扩展势力，千方百计向京城重点部位渗透。警方持续不断地开展“反黑”斗争，使众多境外黑社会组织在向京城渗透中纷纷碰壁落网！

福建，海南，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开放省市，一直是境外黑社会组织垂涎渗透的“理想乐园”。这些省市的警方八十年代都相继破获了一大批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案件，如福建警方 1989 年破获的台湾黑社会头目吴文信走私军人集团案，一次就捕获台湾黑帮分子 21 人，查破该集团大批走私的“六四式”、“七七”式军用手枪及子弹，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进入九十年代后，沿海各盛市按照公安部反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的部署要求，大力

贯彻露头就打的方针，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反黑”力度，向一意孤行疯狂渗透入境犯罪的各个黑社会集团发动了凌厉攻势：福建警方相继破获了的境犯罪的黑社会组织，主要来自台湾和港澳地区，也有来自美国的华裔黑帮；海南省摧毁的黑社会组织，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江苏省打掉的黑帮，除港澳台外，还涉及到日本和泰国的黑社会组织；浙江、山东警方摧毁的境外黑社会组织，既有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也有日本的“山口组”、韩国的“高丽圣人”等黑帮组织。另外，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警方还破获了一批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的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案件；内地各省市警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发现和破获了一些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犯罪案件。

综观中国大陆警方九十年代以来“反黑”破获的境外黑社会组织战况、境外颇有影响和实力的黑社会组织，大都以不同形式向我国大陆涉足过；但不论在沿海省市入境犯罪还是渗透到内地省市非法活动，均遭到重创和遏制。这些境外黑社会组织主要是：港、澳地区的有“三合会”、“14K”、“新义安”、“福义兴”、“和胜和”、“水房”、“利群”、“和合桃”、“和安乐”、“新和帮”、“和群乐”、“和胜义”、“和义堂”、“个盛”、“个盛联”、“信合帮”、“越南帮”、“和勇义”、“大圈仔”、“和群英”、“大好彩”、“联顺堂”、“潮州帮”、“全和群”、“广盛”、“广盛联”、“大圈”等黑社会组织；台湾地区的有：“天地会”、“三合会”、“4K”、“竹联帮”、“四海帮”、“三环帮”、“莹桥帮”、“天道盟”、“大湖帮”、“七贤帮”、“西北帮”、“中和帮”、“牛埔帮”、“斧头帮”、“六壮士”、“十二煞星”、“十三鹰帮”等黑社会组织；来自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黑社会主要有“天地会”、“三合会”、“14K”、“和字帮”、“新字帮”、“同字帮”等组织；来自日本的主要有“山口组”、“稻川会”、“黑龙会”、“住吉联合会”等黑社会组织；来自美国的主要有“青龙帮”、“黑龙帮”、“三K党”、“白虎帮”、“东安帮”、“鬼影帮”、“飞龙帮”等黑社会组织。另外，还有来自俄罗斯的、韩国的“高丽圣人”以及西欧国家的一些黑社会组织。可以说，凡窥探涉足中国大陆的各个黑社会组织，都看好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舞台、大市场，都在千方百计、前赴后继、不遗余力地阴谋渗透，都怀有不可告人的“战略图谋”和罪恶目的！

为确保香港 1997 年 7 月 1 日顺利回归祖国，九十年代以来，大陆警方与香港警方加强了交流与合作，除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协调侦察缉捕重大案件案犯外，重点在打击境内外黑社会分子勾结作案方面加大了合作范围和力度。据香港警方提供的资料表明：自 1994 年以来，香港警方每年查获的非法入境者占被黑社会偷渡集团从大陆高价偷渡入港人员约五成。

以往抵港的内地偷渡者以广东人居多，但 1995 年后，查获大陆其他省份非法入境者超过三成，来自浙江和江苏的人增多。特别是孕妇被偷渡入港产子的逐年增多，1997 年初，一些“蛇头”大造谣传，说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后，特区政府对 7 月 1 日前偷渡者“大赦”，给孕妇发“行街纸”，允许上街走动等，致使一些无知群众在 1997 年 3 月又一次掀起偷渡潮。为此，广东与香港警方联合行动，边宣传边查控，一个多月就捕获黑社会“蛇头”若干人，抓获偷渡分子若干名！香港警方每年查获的外来妓女若干名，其中九成以上是被黑社会勾结内地团伙安排她们偷渡入港的，或者通过非法途径替她们办理证件到港的，但入港后均被黑社会组织控制操纵卖淫。经香港与大陆联合反偷渡后，此类案件明显下降。香港每年查获贩毒案件四五千宗以



上，收缴毒品价值 2 亿元以上，其中 80% 是境内外贩毒集团勾结“假道”大陆流入香港的。香港与大陆警方密切协作，抓获了一大批贩毒分子。1996 年 6 月 11 日，广东警方从香港获取情报，一举摧毁了在港侦查 4 年未获的大毒枭苏天胜贩毒集团，缴获海洛因 10 多公斤；1997 年 4 月 11 日，深圳警方从香港获取线索，设伏抓获了由香港黑社会派到深圳接货的吴某和陈某两大毒贩，截获 4 号海洛因 15 公斤 42 块，顺线捣毁一贩毒老窝，缴获用咖啡因稀释成毒品配料 100 多公斤及赃款赃物一大宗。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港方打击造假卡力度加大，黑社会造假卡集团不断把地下加工厂转移到大陆。广州、深圳警方与港方协作，每年都破获一批此类地下造假卡厂，查破涉案数百万元案件一大宗。多年来，香港警方与大陆警方在海关方面合作查获的走私物品，从贵重的车辆、文物古董、尖端通讯器材、电器到日用红油、烟酒、食品等，几乎无所不包。针对黑社会走私日益大宗化、集团化、国际化的趋势，双方合作中加大查控措施和力度，1994 年查获走私机动船 6 艘，货柜 102 个；1995 年查获走私货柜 116 个，汽车 XXX 辆，价值上亿元，每年查获香烟走私案数千宗，仅 1995 年查烟价值 3.8 亿元！特别在查控黑社会内外勾结走私文物古董方面，斗争曲折，惊险起伏，为国家和民族挽回的文化、经济损失以及国际影响，可谓无法估量！

境内“反黑”严打和“专治”如火如荼

“打团伙、挖窝子、追逃犯、破大案”，是九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警方强化“严打”和专项斗争、遏制刑事犯罪案件上升的主旋律。实践证明：凡是一个地方的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必然有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或流氓恶势力在兴风作浪。因此，各地警方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的原则，持续不断地给各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迎头痛击，从而形成全国性的“反黑”除恶，“严打”斗争一场接一场、专项治理一片接一片的大气魄、大阵势。

剿匪除霸势如破竹

中国人自古崇尚“除暴安良”，狂匪恶霸历来最不得人心。

因此，当各级政府动员部署、警方大兵压境剿匪除霸时，各地群众无不奋起响应。针对“车匪路霸”多利用冬春农闲外出打工、货运、客运量大增时节疯狂作案的规律特点，各地警方每年都组织声势浩大的“春季严打攻势”，累累战果俯拾即是！

请看九十年代初公安部刑侦局和铁道部公安局联合组织的一场围剿铁路沿线“车匪路霸”的精彩镜头——镜头一：一批号称“南下铁道袭击队”带黑社会性质的东北流窜犯罪团伙，横行于京广、京沪、京哈、陇海等铁路干线列车上，一次十人甚至几十人手持匕首、短刀、钢珠枪等凶器，多次明目张胆地洗劫乘客、刺伤乘警，制造了建国以来罕见的系列抢劫大案。公安部刑侦局和铁道部公安局联合专案组经审讯抓获的 5 名“东北虎”，摸清了“南下铁道袭击队”成员的姓名、绰号及落脚点，首先铲除“白城帮”，在白城擒获了号称“大侠”的集团头子吴殿涛，又跟踪迫击捕获了“江洋大盗”赵喜贵和“飞天大盗”钱振民。专案组从这伙主犯口中摸出实底，顺藤摸瓜，兵分多路出击，闯关东，下江南，将这个分为 8 个帮和 34 个落脚点拥有 74 名惯犯的特大集团一举全歼，破获大案 127 起，宣告了“南下铁道袭击队”的彻底覆灭。

镜头二：河南省鲁山县熊背乡的惯盗头子李大套、吴铁路率领着 110 多人的扒窃集团，专门在焦枝铁路南召、方城、鲁山、邓州一带扒窃铁路运

输物资、盗窃列车上的旅客钱财、屡打不散、肆无忌惮。郑州铁路公安局会同河南焦枝铁路沿线警方联合行动，在摸清该集团活动规律后，突然闪电般出击，一举打掉了这个特大集团，破获盗抢案件 397 起，缴获赃款赃物价值 76 万余元。

镜头三：一批被称为“铁路硕鼠”的流窜惯犯频频出没在京沪线和胶济线上，虽经公安机关屡次打击，但抢劫旅客、盗窃铁路器材、哄抢火车运输物资的犯罪活动仍直线上升。山东省公安厅会同济南铁路局和江苏省公安厅，联合制定了“铁路行动”作战方案，调集沿线 2000 余名公安干警、治保人员和铁路职工组成万人清剿大军，在两大铁路干线上拉网围剿 10 余天，一举摧毁 25 个“车匪路霸”团伙，抓获 318 名重大杀人、抢劫、盗窃案犯，破获了胶济线盗割电力线系列案、济宁站运输物资被盗案、110 次列车乘客洗劫案等 600 余起重大积案。同时，抓获了锦州、吉林、河北等警方通缉在逃的重大案犯 78 名，查获处理了 4000 余名扒窃火车物资、哄抢铁路器材的不法分子，净化了两大铁路干线！

据广东、四川、江西、上海、山西、辽宁、黑龙江等 13 个省市警方不完全统计，在一个多月的铁路剿匪集中行动中，打掉 300 多个团伙，破获积案 2600 余起，抓获流窜惯犯 6800 余人！

各地警方在公路、水路沿线上围剿“车匪”、“路霸”、“水霸”的战斗也此起彼伏、捷报频传——5 月 21 日凌晨，一伙“车匪”手持匕首、菜刀和自制手枪在西安至包头的公路上连续洗劫两辆长途货车，砍伤 3 名司乘人员，轮奸两名随车女青年，劫掠 4000 余元后潜位，陕西省公安厅闻讯后，调集延安、铜川、榆林三地警方联合行动，以“5·21 案”为突破口，围剿“车匪路霸”，一举摧毁了以“两劳”释放人员张发起、陈来斌、武佩昌、王志豪为首的 12 人带黑社会性质的车匪路霸团伙，缴获各类枪 9 支、匕首等凶器 38 件及盗抢的汽车 6 辆、摩托车两辆及大宗赃款、赃物。审讯查明：该团伙先后在铜川、延安、榆林、宝鸡、咸阳、汉中、西安、渭南等地及山西、河南、江苏等公路沿线上作大案 56 起，洗劫 86 人，致伤 36 人，杀死 3 人，轮奸、强奸女乘客 17 人，抢劫车辆 14 台及现金、金手饰等贵重物品总价值 100 余万元！

1995 年冬末春初，江苏省公安厅针对长江运河水域水上杀人、抢劫、诈骗以及哄抢水运物资案件急剧上升的情况，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剿匪除霸统一行动，一举摧毁 69 个带黑社会性质的“江匪水霸”犯罪团伙，抓获惯犯 283 名，破获刑事案件 440 余起，其中特大案件 56 起；南京市 8 名持枪上船抢劫团伙、新沂市 58 名抢劫敲诈过往船民的“湖匪水霸”，如东县重大水上盗卖粮食等一批大要案告破。随即，又集中警力专项治理整顿了一批重点水域和航段，清查水面 340 处，重点船只 2 万余艘，收缴赃物价值 120 余万元，扭转了长江、太湖水域社会治安秩序恶化的局面。

1996 年 4 月份，一伙车匪在 104 国道济南至济阳路段上连续洗劫公共汽车，抢劫 30 余名乘客，捅伤司机、乘客 14 人。

受害人在《大众日报》上披露案情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山东省公安厅据此将打击“车匪路霸”纳入正在开展的“严打”战役首要任务。济南市公安局由局长任专案组长，调集百余名精干力量打攻坚战，一举摧毁了以宋兆元为首的 14 人“车匪路霸”团伙，破案 10 余起。全省集中行动一个月，打“掉”“车匪路霸”团伙 77 个，抓获惯犯 380 余名，破获“车匪路霸”、抢

劫、盗窃、流氓伤害案件 460 余起！

与此同时，各地警方打击带黑社会性质的流氓恶势力团伙和村霸、街霸、市霸、菜霸等除霸专项斗争，更是热火朝天！

——1996 年春天，深圳市警方在“扫黑”除霸专项斗争中接到许多司机举报：在福田汽车站有一伙流氓恶棍，经常以不让进站拉客、扎胎毁车、拿匕首短刀威胁等手段索取“保护费”，少则要百八十元、多则二三百元，如若不给，马上招灾，司机们长期遭受欺凌、敢怒不敢言。警方立即组织专案组深入查访，摸清了这伙流氓恶势力的活动规律和大量罪证。

集中警力围剿，一举打掉了以流氓头子黄江农为首的带黑社会性质的恶霸集团。自 1994 年以来，黄江农纠集近 20 名流氓恶棍以香港黑社会组织为靠山，盘踞在福田汽车站一带强拿恶要，敲诈勒索，肆无忌惮地向长途客车司乘人员强收“保护费”，平均每天收取 5000 元至 6000 元，被警方查获时已累计收劝保护费 200 多万元！

——湖北省襄樊市警方在“扫黑除霸”集中行动中，一举摧毁了 3 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抓获惯犯 94 名，其中被各地警方通缉的 46 名，负案在逃犯 23 名，破获重大案件 127 起，收缴赃物价值 30 余万元。以董成为首的流氓集团称霸火车站地区；以宋燕江为首的流氓集团盘踞在老汽车站和人民广场一带；以杨清国为首的清一色“两劳”释放人员纠合的集团，称霸于前进路和陈家营一带。这三个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均视各自“势力范围”为独立王国，无法无天，公开向所有摊主、店铺、餐馆饭店及出租车司机强收“地皮费”和“进贡款”，稍有不从，非打即骂，动辄挥刀弄枪伤人，甚至冒充公安人员持枪抢劫、强奸、无恶不作，先后杀死 4 人，伤残 29 人，奸污妇女 40 多人，敲诈勒索数百人，当地群众称他们“比日本鬼子还恶毒！”

——山东警方在 1996 年“严打”第一战役集中行动中，一个月就打掉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184 个，抓获霸头、流氓恶棍 1390 余人。淄博市警方一举打掉的一个 17 人带黑社会性质的流氓集团，其中 12 人系“两劳”释放人员，结伙不到半年就持匕首、猎枪伤残群众 20 余人，强奸妇女 7 人，敲诈勒索 10 万余元。烟台市牟平警方摧毁的以王兴光为首的 20 余人的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拥有 8 支手枪、猎枪及大量炸药雷管，以暴力手段将村支书赶下台，自立村政权，强行扣留政府提留款及矿山国家管理人员，煽动群众公开与政府对抗！

禁毒打响“第三次鸦片战争”

许多犯罪学家把中国九十年代以来持续开展的禁毒战役行动称之为“第三次鸦片战争”，与前两次鸦片战争所不同的是，战争对象不再是昏庸腐败的清政府对英国和“八国联军”，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参战、人民警察打头阵对形形色色的境内外贩毒分子公开围剿的人民战争。综观这场战争格局，从南粤到北疆，从东海之滨到天下脚下，到处都摆开了禁毒战场，到处都成了埋葬毒贩子的坟地——云南·作为缅、老、泰“金三角”地区贩毒集团最早开辟“中国通道”的西南大门，一直是中国禁毒最早摆开的主战常早在 1982 年中央下发专门文件后。云南就成立了由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挂帅的专门禁毒机构和缉毒队伍，八十年代查获的境内外贩毒集团和毒品，一直居全国之首。进入九十年代后，云南警方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署，深入开展“六个结合”：A 境外情报交流与境内查禁相结合；B 打击大宗贩毒和扫荡零星贩卖相结合；C 打击毒品犯罪与

查禁制毒化学配剂相结合；D 打击毒品犯罪与追缴毒资赃款相结合；E 缉毒专业队伍与各警种协作相结合；F 秘密侦查与公开查堵相结合，促使禁毒战越打越红火。自 1990 年查缴毒品突破 1 吨大关后，每年缉毒都在 3 至 4 吨以上，最高年份达 5 吨多，缉捕境内外贩毒分子少则五六千人，多则上万人；每年春节、6·26 国际禁毒日和国庆节都组织全省性的大规模扫毒行动，每次行动后都处决重大毒品案犯上百人，各新闻媒介配合大力宣传，有力地震慑了境内外贩毒集团。特别是云南警方通过与缅甸、泰国、香港、美国等警方密切合作，成功地破获了一系列国际性贩毒大案后，引起了国际社会良好反响，受到联合国禁毒总署的称赞和表扬。

四川·既靠近世界上最大的毒源“金三角”，又有种植罂粟原毒植物悠久传统，进入九十年代后，不仅成为境外毒品流向国际毒品市场的重要通道，而且成了境内外贩毒集团勾结贩运中转的集散地。为加大禁毒力度，四川省先后有三位省委常委和省政府常务副省长担纲禁毒领导小组组长，在省市警方均设立了专门禁毒机构和庞大的缉毒队伍，并报请省人大颁布了“禁毒条例”，由党委政府挂帅，层层逐级签订实行了“禁毒工作领导责任制”，在新闻媒介大力宣传配合下，深入持久地打响了禁毒战。从 1990 年至 1995 年，先后查破贩运海洛因毒品案 5134 起，缴获高纯度海洛因 621.54 公斤；特别是破获的“8911”特大贩运海洛因 221.5 公斤案、协同云南截获的三大集团中转 210 公斤海洛因案及利用邮包系列夹运海洛因案件，引起了国内外震动，1995 年 7 月下旬，省禁毒领导小组针对全省性贩毒分子内外勾结掀起贩运高潮的严峻形势，报请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调集十万警察、保卫干部和治保人员动员广大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十万禁毒大军反复拉网围剿半年，一举破获境内外贩毒案件 10146 起，其中贩运海洛因千克以上大案 12 起，摧毁吸毒窝点 492 处，打掉贩毒团伙 366 个，抓获贩毒分子 9611 名，缴获各类毒品 3048.32 公斤及杜冷丁 20260 支、二氢片 34420 片。随即兴办强制戒毒所、班 186 个，收治戒毒人员 11522 名。仅此一场全省禁毒大战，查破的毒品案件就超过了前 10 年总数的 158.95%，抓获的贩毒分子是前 5 年的 129.38%；收治戒毒人员也大大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

广东·1996 年初，针对港、澳、台地区国际贩毒集团同云南、广西、福建等地贩毒团伙勾结疯狂从广东“假道”向外贩运的新形势，警方调集优势兵力进行破案会战，并与外省市警方联合行动、猛攻猛克大要案。3 月 28 日，“普宁市警方发现已侦查多时的大毒贩沈光羽的汽车出现在罗定市，省厅缉毒处立即组织普宁、肇庆、揭阳、罗定等地干警合围，深圳警方堵截，一举抓获沈光羽集团 12 名骨干成员、缴获海洛因 28 公斤及运毒汽车 3 辆、左轮手枪 2 支、毒资 10 万余元，打了一场漂亮的捕歼战。5 月 8 日，广州市警方缉毒大队在数月侦察摸准毒贩行踪后，突然采取闪电行动，抓获一个拥有 20 余人的特大贩毒集团，捣毁他们在海珠区的一个地下毒品加工厂，缴获海洛因 80.25 公斤，手枪 2 支，毒资 150 余万元。来省缉毒大战半年，破获贩毒案件 1715 宗，缴获海洛因 964 公斤，冰毒 34.2 公斤！

在黄海岸边山东，针对贩毒集团沿海由南向北贩运的特点，省公安厅调集精兵强将寻踪觅迹一查到底。临沂市警方抓到一条线索后，集中精力打围剿，一举抓获 7 名贩毒分子，缴获海洛因 247 克，青岛警方从辽宁籍流窜犯身上获取情报后，一举抓获申朱燮团伙，缴获毒品 1053 克；郯城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快速出击，抓获一个 20 余人重大贩毒团伙，缴获鸦片 4250 克，

二氢片 2820 片。全省连续 5 年都利用 6.26 国际禁毒日等时机组织大规模的扫毒行动，先后破获贩毒案件 568 起，捕获贩毒分子 1900 余名！

在祁连山下青海，鏖战在西宁的警方缉毒队，自 1993 年，以来，每年都查破境内外贩毒大案几十起，毛年破获毒品案件 222 起，抓获毒贩 725 名，缴获鸦片 19878 克，海洛因 10213 克。

在北疆绥芬河，缉毒队伍昼夜巡查在边境线上，同境内外贩毒分子展开了不屈不挠的角逐。仅 1996 年 9 月 5 日一次捕歼行动，就捕获贩毒分子 7 名，缴获鸦片 1 余克及猎枪、子弹、毒资一大宗！

### 禁枪之战战犹酣

黑枪泛滥，涉枪案件逐年急剧上升，严重威胁着广大群众的安全感。据警方新闻发言人称：1994 年全国发生的持枪犯罪案件比 1993 年上升 25.9%；1995 年又比 1994 年上升 19.5%；特别是一些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非法拥有大量枪支弹药，持枪作案肆无忌惮，甚至以武力对抗执法机关，公然枪杀公安，政法民警，使牺牲于黑枪之下的民警已上升到民警牺牲总数的第二位；严重的枪患几度成为社会治安“热点”问题。为迅速遏制枪患，1994 年 8 月 29 日，公安部发布了《关于收缴非法枪支弹药加强枪支弹药管理的通告》，在全国掀起了九十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禁枪大行动。行动 5 个月，全国收缴了一大批各类枪支，其中有军用枪、子弹、手雷、手榴弹、炸药 46 万公斤，雷管 51 万枚。

禁枪战果是喜人的，但枪患的严重性实在不容乐观。警方最高决策层研究认为：枪患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律保障无力；尽管 1981 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但毕竟是一部行政法规，且存在着配枪范围过宽、管制措施不严、法律责任偏轻等诸多弊病，因此，将原来的行政法规上升为全国人大立法，强化“非法持枪就是犯罪”的观念，对非法持有枪支、私藏枪支、非法制造、销售枪支或私带枪支出入境等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势在必行。于是，公安部边会同国务院法制局反复研讨、修订筹备报请全国人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边组织部署各地警方主动出击。全力遏制涉枪犯罪上升势头，并于 1995 年底在西安召开全国枪支管理工作会议，再次部署在全国开展禁枪集中行动，为枪支管理法顺利出台实施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又一次大规模的禁枪战役行动打响了。

在北京，警方断然将打击涉枪犯罪、收缴非法枪支弹药纳入“严打”斗争重要议程，层层实行领导责任制，反复拉网清查，收缴了各类非法枪支、子弹，收回原个人登记持有的民用枪支等。

在广西、云南，警方针对边民持枪时间较长、战争中遗失的军用枪支散落民间普遍的特点，先后组织数千人的收枪队伍深入到山区和边境一线大力宣传“非法持枪就是犯罪”的观念，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相继摧毁 300 多个贩枪黑市和窝点，斩断 70 多条贩枪黑线，收缴各类枪支 34466 支，子弹 1012304 发，炮弹 5328 发，手榴弹、手雷 6753 枚，炸药 638 吨！

在福建、浙江、湖北、河南省，警方边发动群众检举制贩黑枪线索，边追查一些制贩钢珠枪、猎枪甚至电击枪的企业，派出若干小分队一查到底，先后收缴了各类枪支，子弹等，摧毁带黑社会性质的制贩黑枪团伙 447 个，破获涉枪案件千余起！

在江苏、山东、山西、河北、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层层动员部署，警方将禁枪纳入“严打”战役重要

内容，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涉枪犯罪线索，协助警方抓获制贩黑枪的犯罪分子，摧毁涉枪犯罪团伙，收缴非法枪支万余支，子弹等！

1996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决定于10月1日实施。全国各地警方按照公安部的部署，再次对公务用枪及枪支生产、销售单位进行了一场依法全面清理整顿。广东警方在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一举收回党政干部超范围配枪2595支；湖北省依法取缔59家民用枪销售点；山东、河南、浙江等省市依法对各民用枪生产厂和销售点停业整顿……据公安部新闻发言人称：围绕枪支管理法出台前后五年间，全国警方开展大规模的收缴非法枪支弹药集中行动和令项治理数十次之多，先后收缴各类枪支上百万条，其中军用枪1.3万余支，子弹694万发……与此同时，警方在其它领域进行的“扫黑”斗争浪潮也此起彼伏，战果辉煌：——为有效地打击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在经济领域中的犯罪，各地警方都组建了专业队伍。仅在打击经济诈骗集中行动中，就破获10万元以上大案16000余起，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其中，破获的中国农行河北衡水支行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北京“8·28”诈骗套取巨额国家外汇案等一批大案，都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良好反响！

——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等省集中开展打击盗窃、走私文物专项斗争，破获了以开封“9·18”大案为代表的一批内外勾结走私盗卖文物大案；——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沿海盛市持续开展反走私、反偷渡专项斗争，使一批批走私集团和内外勾结偷渡团伙的阴谋破产；——东三省和北京、内蒙古等地联合开展打击盗抢机动车的专项斗争，摧毁了一大批带黑社会性质的盗窃、抢劫团伙；——各地警方持续不断地开展“扫黄”除丑行动，五年内仅查破的卖淫嫖娼案件就达万余起，依法惩处卖淫嫖娼人员；其中46%以上系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所为！

攻坚，攻坚

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土壤，在特定的机遇下恶性膨胀起来的。大都倚仗人多势众、实力雄厚、网络严密称王称霸一地，为非作歹一方，不依靠国家执法机关强大的专政力量，根本不可能消灭掉这类顽固的恶势力！翻阅摧毁的每一个带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卷宗，每一页都浸透着执法干警的心血汗水；采访警方侦察剿灭的每一伙恶魔的战斗历程，每一幕都是血与火的生死较量；用警方的行话说：“扫黑”就是打攻！

攻坚，攻坚，“扫黑”除恶挥铁拳力拔山兮！

擒贼跋涉十人省

1994年冬末春初的一天，在山东省东营市召开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随着法官长达3万多字判决书的宣判，宣告了来自沟蒙古以高志广、李锦伟为首的带黑社会性质特大盗窃集团的彻底覆灭！这个拥有6个团伙80余人的职业化盗窃集团，先后流窜全国18个盛市、自治区盗窃作案470余起，其中杀人大案2起、撬盗保险柜大案112起，盗窃现金、国库券及贵重物品总价值230多万元！

殊不知，为了一网打尽这个特大盗窃集团，山东警方组织庞大的专案班子会同18个盛市、自治区的刑侦部门。苦苦鏖战了将近三年，总行程达20多万公里；仅审讯、查证材料和案卷就重达70余公斤！

此案最早发端于1991年1月10日凌晨。从内蒙古临河市窜来山东的

江洋大盗蒋国民和李俊，连续在惠民县税务局、利津县税务局和垦利县农业局、环保局作大案 3 起，撬盗 5 个保险柜，盗走现金和国库券 34670 元及全国粮票 25 侧斤！二犯本计划此次来山东搞 20 万元口去过春节，不料刚住进东营友谊宾馆小憩，就被快速反应的警方一举捕获。突审 15 天，迫使二犯交待了在山东作的 8 起大案和流窜全国 15 个盛市作的 50 多起保险柜大案，盗窃现金和国库券达 40 多万元，并供出了集团首领高志光和李锦伟。

时值山东省公安厅组织鲁中八地、市刑侦干警进行保险柜破案会战。分管的曲植凡厅长立即将此案纳入会战主攻目标，调集精兵强将组成强大的专案班子，兵分多路分赴内蒙筹地，追捕同案犯，将高志广、李锦伟、邓阿林等一批江洋大盗缉拿归案，并缴获了大批赃款赃物。

集团首领高志广从 17 岁就开始了职业化盗窃生涯，先后 3 次被判刑劳教劳改，后在一姓叶的老贼教唆下专门撬盗保险柜，先后纠合 20 余名“两劳”狱友形成专业化撬盗保险柜集团。高志广屡遭警方打击，积累了丰富的反侦查、反审讯经验，一般的审讯人员和措施对其无动于衷。由全国著名的预审专家陈广玉和刑侦专家郭奉明、杨德茂局长等人组成的审讯班子与其较量一个多月，昼夜突审，终于撬开其“钢嘴铁牙”。高志广要来地图边何忆边交待，具体供述了他们集团交叉作案先后流窜山东、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内蒙等 15 个盛市、自治区作案 97 起、撬盗保险柜 107 个、盗窃现金及国库券 60 余万元的犯罪事实，并揭发了李锦伟集团的许多作案线索。为全面查证这个集团，深挖犯罪，扩大战果，经公安部领导批准，由公安部五局组织 15 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刑侦部门专家奔赴东营市，召开了侦破系列撬盗保险柜案件大型协作会议，研究制定了整体作战、联合侦查、协作会战方案。会后，山东省公安厅会战指挥部拟定了审调作战方案，从 10 地、市抽调刑侦骨干组成若干分队奔赴各盛市、自治区，会同当地警方联合查证，追踪缉捕逃犯，在大半个中国摆开了会战战场与此同时，审讯班子集中人力猛攻集团头领李锦伟等一干人犯。绰号“三里洞”的李锦伟，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盗窃生涯，十几年来作案由小到大，由掏包发展到撬保险柜、盗储蓄所、财会室作大案，数次被判刑劳教劳改，作案中屡挨警棍、坐电椅子，宁死不供，以“骨头硬”、“嘴巴硬”、“胆大手狠心细”在集团中被尊为“老大”。他对付警方惯用的伎俩，一是胡搅蛮缠耍无赖，二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他说“这是我能混到今天的绝招”。审讯班子几乎采用了当今中外警方所有奏效的审讯手段，与其较量 4 个多月，将其驳得再也无法狡辩，最后无可奈何地说：“我闯了大半个中国，在这里算审得我心服口服，死的明明白白！”他向审讯人员要来地图查看着，供述了该集团先后流窜内蒙、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 11 个省市撬家、盗包、抢劫、撬保险柜等作案 179 起的犯罪事实，揭发了五帮狼、王锦伟、灰头、二乎蛋、小地主等几个团伙骨干及作案线索。专案班子据此再次派出一批小分队奔赴各地去查证。

大会战进行得十分艰苦，外调查证和追捕人犯更是异常艰难曲折。一支支小分队上东北，下江南，赴山西，奔内蒙、新疆，有多少干警舍弃了家庭团聚和天伦之乐；有多少人家中遇到生老病死都顾不上回家看一眼；有多少人长途跋涉累倒病倒在他乡……由于这个庞大盗窃集团成员几乎全是“两劳”释放后长期流窜作案的惯犯，居无定所，出没无常，且大都用“蝎子蛋”、“二捂眼”、“五帮狼”、“生瓜”、“黑豹”一类绰号，别说查证缉捕一个要费

一番相当的周旋曲折，即使抓住一个审开口供也得十天半月功夫！

艰难归艰难，曲折归曲折，专案班子“咬定青山不放松”，历尽艰难不说难，先后跋涉 18 个盛市、自治区，查证鉴定 400 多个发案现场，查访寻觅数百人，终于查清并一举摧毁了这个在中国刑侦史上罕见的带黑社会性质的职业化、专业化特大盗窃集团。

这个特大盗窃集团实际是由 6 个不同盗窃专业团伙纠合起来，以高志广和李锦伟为首最终聚合到一起的。早在十年动乱时期，不良的市民家庭和学校教育把他们一个个造成了品德差、学习差的“双差生”，每天到课堂上点个名就溜，三五一帮浪迹街头，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社会上一些坏孩子变着法儿勾引他们入伙，派出所也常到学校找他们调查犯罪线索，学校把他们一批批送进了“加强班”，最终又被一个个开除掉。辍学后就业年龄不够，没啥门路无事可干；父母管不了，社会上没人管，成了单位、家庭、社会“三不管”的闲散人员，由此开始了盗窃生涯。高志广先后跟着河北帮、山西帮、包头帮流窜作案，劳教后逃跑出来拼命作。并拜一姓叶的老贼为师专撬保险柜，两年功夫成了江洋大盗，李锦伟跟着马老三学掏包，向赵建民学割包、拎包，跟李刚学溜门撬家，两三年功夫就练成了“开天窗”（偷上兜）、“走平台”（摸下兜）、“钻地道”（掏裤兜），割、拾、抢、撬、骗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高手。谢大头、米红军、生瓜、五帮狼、蒋国民、李竣丁刚、徐立军，邓阿林等一伙惯盗，个个潜心钻研盗窃技艺，交叉拜师，相互照应纠合，一批新生代职业盗窃团伙就这样在呼和浩特市崛起了。

劳教劳改释放后，凭着狱友“患难之交”把他们缔结在一个庞大的黑网络上，隐蔽在呼和浩特市各个角落，一声招呼便群起而响应。

高志广在呼和浩特钢铁氧气厂当立人作掩护，先是流窜到张家口、宣化、廊坊等地撬了几圈保险柜，弄了十几万元装备了一下小家庭，尔后指挥着生瓜、蒋国民、李竣邓阿林等一伙干将有条不紊地东进而出，南下北上专门撬盗保险柜。

李锦伟劳改释放后，夫妻俩开了个“鸭绿江饭店”，广交各地“两劳”释放朋友。平时，这些人都分散在呼和浩特市及周围县城公共场所练摊或倒买倒卖，集团首领瞅好了机会一声令下，一个个带上家伙立马赶到“鸭绿江饭店”等据点听调遣。往往一次三五十人兵分多路“出山”，有北上北京、东三省的，有南下福建、广州的；有东进河北、山东的，有西去甘肃、新疆的，周围十六八个盛市、自治区都视为他们流窜作案的“势力范围”。各路人马中有专门捎猴子（掏包）的，有专门撬家的，也有专门割包、拎包的，更有专门撬保险柜的，基本是手段多样化，作案全方位，各显神通，五毒俱全。

李锦伟在操纵本集团疯狂作案的同时，又与高志广集团在流氓殴斗“黑吃黑”中打成了“莫逆之交”。特别是李锦在同高志广外出作案比赛撬保险柜相对，高志广半个小时干净麻利地撬盗 3 个保险柜，李锦伟用扒铁皮法 40 分钟才撬开 2 个，还差点失手，由此更加钦佩高志广。两人各率集团联合切磋盗窃技艺，形成了盗江窃洋无所不能的特大集团。并在疯狂作案“实践”中摸索了一套套“高招”。

这个特大盗窃集团的骨干成员为了逃避警方视线，个个挖空心思钻研反侦查、反审讯伎俩，一个个练的比狐狸还精，比泥鳅还滑，比豺狼还坏。每次大规模“出师”行动前，李锦伟和高志广都召集各团伙头自反复研讨袭



击的盛市、自治区近期社会治安形势，拟定进退路线和作案目标等。各团伙作案都有计划和目标，都拼命力图超额完成“任务”回来“领赏”。但如果情况有变或失手时，按照集团规矩宁可不得手也不“走水”；有的图穷匕首见，专案组查证中发现，先后被该集团成员捅伤的治安联防人员有七八名，有两人抢救无效死亡。各团伙“凯旋”归来后，李锦伟一伙头目不仅要“接风洗尘”收“利是”，而且要据实陈述以总结经验教训，研讨成败得失，不断改进新套路。平时，每个集团成员都极力伪装成奉公守法的“模范公民”，米红军还假装进步被厂里列为中共党员发展对象和厂干提拔苗子！他们纷纷抛出大量赃款贿赂政府官员，千方百计拉拢公、检、法等部门人员寻找保护伞，以致在山东审理中拒不供述，要求押回内蒙去处理，目的就是通过这些多年经营的黑网从轻发落。

集团头领为每个成员订的盗窃目标是偷成“百万富翁”后“金盆洗手”做经理，当老板，但穷奢极欲的本性使他们一个个把攫取的大量不义之财用来吃喝嫖赌挥霍了。集团的骨干成员每天吃喝都花百元以上，在许多饭店，宾馆里设有包间包房。高志广常窜到北京，天津等地一些名牌宾馆、大饭店包娼，甚至不惜甩出大把赃款勾寻女大学生及外国女留学生淫乱。他的手下干将“生瓜”已嫖娼 300 多个妓女，他“耿耿于怀”发誓：“我老大非超他不可！”他在内蒙，北京，天津几家大宾馆里，经常一夜包娼两名以上妓女！李锦伟先后在自己开的“鸭绿江”、“翠园”饭店里女服务员中养过几十名卖淫女，除供自己嫖娼淫乐外，还专门用来接待“功臣”和铁哥们。当出师归来的兄弟发了大财时，李锦伟立马“上小姐犒赏兄弟”，并摆赌局庆贺、动辄数千元上万元输赢。一次，李锦伟和赌友王卓漂着打麻将，6 天 6 夜没睡觉，王卓输掉 10 多万元仍不罢休，最后自摸了把“十三一”，高兴至极，狂笑而死！

盗贼生涯，醉死梦生，如此而已！

#### 六安捕群狼

1993 年 5 月 3 日下午，安徽省六安市水洗绒厂劳教回厂不久的工人王怀安和地痞林超强行拦乘水运公司女职工杨巨霞的三轮车，杨不情愿，林超边骂边掏出自制双管小口径手枪威胁着，对杨大打出手。小南海派出所执勤的联防队员和路经此地的青年农民张本松围上前来劝阻，林超气急败坏地边跑边朝张本松腿上开了一枪、致其血流如注当场昏倒。联防队员冲上去擒获林超，押进了小南海派出所。随即，当地一伙伙地痞流氓赶来探视说情，胁迫派出所放人。闹到晚上 9 点多钟，王怀安突然带着十几名打手开车冲进派出所，一部分人故意打骂闹事制造混乱，另一部分打手乘混乱之机将带着手铐的林超劫走，开车扬长而去。

“5·3 劫案”引起了六安市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初步查明是两个流氓集团所为。时值全市“扫黑”除恶“严打”行动刚刚开始，市局领导决定将此案列入“严打”主攻目标，立即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强大的专案班子全面侦查，很快缴获了王怀安集团 6 支猎枪，25 发子弹，对讲机一部，汽车一辆及 14 把匕首。随着专案班子发动群众举报线索，深入查访，在六安市横行达 4 年之久的两个带黑社会性质的流氓集团现了原形——以张思海和王怀安为首的这两个流氓集团拥有成员 80 多人，都是以“两劳”释放人员为核心骨干纠合起来的。

早在 1983 年“严打”中，张思海就因抢劫罪被判刑日年。1986 年提前

释放后，他开始大肆倒卖摩托车，做装璜生意捞了大把钱，与徐四清，姜军，张健等“狱友”结成拜把子兄弟，以其弟弟开的“威龙大九店”为据点，专门网络“两劳”释放人员和地痞流氓结为兄弟，开赌场，“流氓殴斗，敲诈勒索，很快暴富并发展成拥有 40 余人的流氓集团，尊张思海为“老大”，号称“六安第一帮”。

另一集团头子王怀安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氓恶棍，早在 1985 年就因盗窃判刑 6 年，1990 年初释放后，安排他进水洗绒厂却不干工人，干起了倒卖假烟，走私汽车勾当。当他走私两辆高级轿车发大财后，边大倒假烟，边网罗“两劳”释放人员和地痞流氓为其当打手，包吃包住包打架斗殴，很快形成与张思海集团抗衡的另一股恶势力。两个集团因赌搏开始积怨，后来为了扩充“地盘”争势力，不断动刀动枪“黑吃黑”械斗。1992 年 12 月的一天，张思海带领徐思清，柏兵等人调戏侮辱了王怀安手下干将杨兵的妻子后开车离去。王怀安乘机指挥杨兵，孙晓辉等调集几十名打手持刀携枪追杀张恩海一伙，由此导致两大集团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流氓械斗。双方都购置了汽车，摩托车，手机，BP 机等先进的交通和通讯工具以及单，双管猎枪，小口径手枪，大刀，火药枪，刺刀，匕首等凶器。张思海一伙集中租住在原六安县委招待所，人民旅社等处，统一购置了运动服，老头帽等。王怀安集团则集中租住在几处民房中，统一食宿和行动。在长达一个多月的相互追杀中，双方动用 10 余辆汽车，几十人枪打刀劈激战 6 常平时上街寻查，见人就打，打必伤人，许多无辜市民惨遭伤害。据专案班子查证：这两大集团流氓殴斗中共打伤 18 人，重伤 9 人，无辜群众遭伤害 16 人，1 人重伤致残，1993 年初双方激战较劲时，闹得六安市乌烟瘴气，人心惶惶，许多市民不敢单独上下班！

两大流氓集团为了扩充经济实力，豢养打手，无不通过种种非法手段聚敛钱财。张思海集团以暴力和淫威作后盾公开逼赌，凡进了他的赌场甬想赢了走。赌徒洪兵与张思海豪赌，输掉 3 万多元及摩托车，直到卖掉服装店还上赌债才放行。春节期间，张思海设赌局每天都赢数万元。王怀安设赌场不怕“欠债”，谁欠了立马带上打手刀枪压头加倍偿还，赌徒黄中越与王怀安赌输欠债 6000 元，王怀安带上打手追进家门讨债，打黄个半死，逼其写下 6000 元欠条，加付 2200 元才住手。

两大集团在其所谓“地盘”上肆意敲诈勒索外来打工、经商人员，以刀枪压头收劝保护费”，每人每店每年都得交 1000 至 3000 元以上，个个敢怒不敢言。凡个体开办的饭店，舞厅，酒吧，夜总会等场所，两大集团肆意闯进去吃拿抢夺，嫖娼玩乐，公开侮辱女服务员，以暴力胁迫，引诱等手段奸污女青年数十人！这群恶狼之所以在六安市公开赌博，嫖娼，抢劫，敲诈勒索，流氓伤害达 4 年之久，关键是他们都用脏款买通了一些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当保护伞张思海结婚时，仅执法人员就有 10 余人赴宴送贺礼。王怀安走私汽车，办牌办证一路畅通无阻……专案班子排除种种阻力，秉公办案，昼夜奋战 4 个多月，查清查实了两大流氓集团的系列罪行，1993 年 6 月 22 日夜里，市公安局调集上百名公安干警，武警官兵组成突击队，在全市闪电般采取大规模“捕狼行动”，一举将 80 余名集团成员抓捕归案，1994 年 4 月 20 日，随着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判，宣告了这群黑狼的彻底覆灭！

捣毁“土围子”

1994 年春季“严打”斗争刚开始、河南省虞城县公安局通过电台，电

视和宣传大造舆论后，接到一批来自利民镇的群众举报信，呼吁尽快端掉以何长利副镇长为首的“土围子”，解救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局领导早听说何长利在利民镇特霸道，设想到问题这么严重，遂调集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进驻利民镇。结果，工作组白天查访，晚上就有一伙流氓盘查捣乱，何长利副镇长也酒后骂大街，“你何三爷我是镇长，利民是我的天下，说句话城四角得掉土！我有人有枪有手榴弹，谁敢捣鼓我的事谁就找死！”

专案组认为问题严重，遂向县委，县政府领导报告，在党委，政府大力支持和发动下，专案组深入查访数百名干部群众，掌握了何氏集团累累罪行，使这个经营七年之久的“土围子”、“家天下”的丑恶行径大白于天下——何长利本是利民镇出名的地痞无赖，早在1987年就与魏严明，余进军，李志远，梁二成等11名地痞流氓喝血酒，拜鬼神结盟成帮，叩头发誓：“患难相投，福贵共享，始终如一，若有私念，天地不容，人神共怒，兄弟共诛之”，从此成为利民镇上一伙无人敢惹的恶棍，1990年，何长利一伙撵弄捣鬼，保举何长利窃取了利民镇支柱企业造纸厂厂长职务小何长利以此为基地拼命扩充实力，使一帮兄弟相继窃取了石棉厂厂长，西关渔业场场长，卫生材料厂厂长，食品站站长，水产公司经理，废棉加工厂厂长等企业大权。一些臭味相投的流氓无赖纷纷加盟何氏集团，与何拜把子称兄道弟，仅两年功夫，何长利成了拥有69名拜把兄弟的集团“老大”。1993年3月，利民镇人大换届选举时，何长利将47名代表中安插进22个把兄弟，推举他坐上了副镇长交椅。

何长利大权在握，索性抛开镇党委、政府擅自任命，把集团骨干成员拼命往重要职位上安插：推举其姐夫当了乡党委副书记，提拔外甥当了武装部副部长；任命拜把兄弟梁二成任治安联防队长兼西街街长，魏延明任南街街长，余进军任电管所所长，李志远干南关村党支部书记；全镇80%的村、街一把手全换成了拜把子兄弟，镇、乡政府重要职能部门，司法所，工业办公室，政府计生、统计等重要职位换上了何氏集团20余名骨干成员，利民镇由此变成了何长利为所欲为的“土围子”、“家天下”。外来的镇长和党委书记对此稍有异议，即遭何长利集团辱骂和袭击；党委彦书记两次上街挨了“黑砖头”追打，镇长家也被“黑砖头”砸了一通，捣乱得党委政府开不成办公会，不得不迁到县城找地方开会办公！

何长利集团利用垄断的政治，经济，司法，工业等方方面面的实权，在利民镇横行霸道。欺强凌弱，公开犯罪。何长利在镇上开了家电子游戏室，别人谁开他就派人去砸店，西街村民孙英民开了家馍店，何说抢了他们的生意，派魏严明带10余名打手去砸了店，打伤了孙英民，让他带上品赔礼道歉关了门才算了结，镇上谁家开业或办喜事没请何长利到场，立马就有一帮地痞流氓去捣乱。

1993年10月的一天上午，何长利的姐姐何秀兰，姐夫刘海龙赶猪路过五堂村时，故意把猪赶到村民吴贵英晒的玉米场上吃玉米，吴刚制止就遭刘海龙夫妇厉骂。村民陈钦仗义执言劝了几句，又遭刘海龙夫妇撕扯殴打，众村民劝了半天才离去。何长利闻讯后，立即带着30余名打手，持猎枪、火药枪、大刀、木棍等凶器，乘坐两辆汽车气势汹汹地闯进五堂村，用汽车撞开吴贵英家大门，把吴家、陈家连打带骂折腾两个多小时，硬说“何秀兰被你们打伤住院了，要有个好歹，我就踏平五堂村！”吴，陈两家慑于何长利的淫威，马上带着厚礼去看望何秀兰一家，并宴请何长利一伙，折腾一个多

月，吴贵英家被敲诈 8000 余元，陈钦被敲诈 4000 余元，连当时劝架的村支书陈东明也被诈去 3000 余元。吴贵英家被逼迫四处借贷差点揭不开锅，女儿无奈辍学！

何长利的外甥刘军是个批捕在逃 8 年之久的流氓强奸犯、盗窃犯，在何庇护下当了何氏集团的打手头子，秉承何长利旨意，上街见谁不顺眼或对何长利不恭敬，非打即骂；见哪个姑娘漂亮缠住就拖回家糟蹋，并公开叫嚣：“在利民我看上眼的一个也跑不掉！”他胁迫奸污的女青年作玩物送给舅舅和集团其它头目玩。外村冯姑娘 1093 年秋天路过利民镇，被刘军伙同刘海军劫持到家中，轮奸玩弄一个月才放行。医院的护士、镇办企业的女工及酒店的漂亮女服务员，被刘军，何长利一伙胁迫引诱奸污霸占的达几十人之多！

利民镇原本是全县有名的乡镇企业，80 年代每年都上交国家利税 100 多万元。自从何长利集团垄断后，变着法儿贪污挥霍，变卖资产装个人腰包，有三分之一的工厂倒闭，石棉厂连 20 间厂房也变卖了。到 1993 年，全部亏损发不出工资去，全镇工业一年上交仅 3 万元利税，连银行一个月的贷款利息也还不上！

虞城县公安局在专案组在清查实何长利集团的罪证后，调集优势兵力连续两大集中抓捕，一举捣毁了何氏“土围子”。

河南省委宋照肃副书记专程赶到利民镇听取案件审理和判决情况，不痛心地说：“如果我不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想不到，也绝不会相信，在解放后 40 多年的今天，利民镇仍然暗无天日啊！”公判会那天，数万群众冒雨燃放了鞭炮，许多受害妇女向公安干警赠送了亲自缝制的“军鞋”，五堂村村民自发凑钱请来戏班，连唱了十二天大戏……一贵州警方在贵阳一举打掉 8 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震惊全国后不久，港商李锦先突然在凯里市遭杀害，据传是黑社会余党报复性行动，再次引起了全国震动！

贵州盛市警方联合专案组初步侦查发现，此案背后牵涉到一个庞大的流氓集团——“金井帮”黑社会组织。黑帮“老大”潘万发曾因反革命罪和盗窃罪被判刑 18 年，劳改释放后网络了一批“狱友”和地痞流氓经商作买卖，成了凯里市“道上”首屈一指的“款爷”、“大腕”。“金井帮”集团的后台叫龙小兵，据传是某领导干部子弟，整天带着一帮打手称霸凯里市，打打杀杀，为所欲为。公开声称：“我在省里市里公检法有关系，出了事我来摆平！”由于案情扑朔迷离，“金井帮”竭力阻挠，致使专案组出师受阻。省，市主要领导听取案情汇报后明确指示：无论案件涉及到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排除干扰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要求公，检，法联合办案，统一思想，密切协作打一场攻坚战，并督促财政部门为专案组下拨了专案经费。

专案组手持尚方宝剑，满怀高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果断地决定将港商被害案与“扫黑”除恶斗争结合起来搞，矛头直指严重危害凯里市社会治安的“金井帮”集团。党委政府挂帅广泛发动群众，并通过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介大造舆论，号召各界大胆检举揭发“金井帮”的罪行。很快，检举信雪片一样飞向专案组。随着条条线索的深入查证，一个人多势众，五毒俱全，盘踞横行凯里 5 年之久的黑帮集团露出了真面目——“金井帮”成立于 1988 年。以潘万发为首的一伙“两劳”释放人员刚复归社会，穷愁末路，同病相怜，共同的反社会报复心理驱使他们“结帮同心，拼命捞钱，以金钱打天下”，由 10 名出狱惯犯和 6 名负案在逃犯为核心的“金井帮”就这样滋生了。

“老大”潘万发冥思苦想，发动帮会成员筹了笔款子购来印刷机、照相

机和各种药品，引诱一些有高超照相制版、印刷技术的人员加盟入伙，大肆伪造国库券，保值公债，银行汇票，身份证，石油公司汽油票等 13 种证券，分发各帮会成员秘密销售，很快获赃款 15 万余元；仅通过瓮安草堂的向灿华销售假身份证就获暴利 5 万余元。出师大捷，潘万发认为这是暴富的捷径，不惜投入更大的资本和精力钻研伪造财务单位专用章和银行汇票进行诈骗。

1990 年 6 月，潘万发派人骗取了凯里棉纺厂财会专用章和会计、出纳私章样品后，随即用照相制版伪的印件，通过银行将凯里市棉厂现金划往贵阳某公司，轻而易举骗走 65800 元！潘万发得寸进尺，又研究成功了银行汇票图案和密押等，伪造 17 张银行汇票，带着江太华，王怀元等人窜到广州计划大干一常不料刚骗到手几万元，王怀元案中已被银行识破抓获，潘一看势头不妙，仓惶收兵隐回凯里再图他谋。

潘万发在亲自挂帅大肆造假行骗的同时，指挥帮会成员各显神通、或售卖假证假票，或持假证诈骗、贩毒、盗窃作案，无恶不作。负责盗窃的许小兵、王勇、袁江、张署等人盗窃的电教器材、本田等摩托车公开用汽车拉着“拍卖”。港商被害案发后，嫌疑人袁江、张署逃到深圳躲风头期间，还撬门破锁作案 10 余起，盗窃 5 万余元！

“金井帮”迅猛发展成 30 余人的集团后，潘万发怕“树大招风”，为保帮会平安隐匿发展，不借豁出血本多种手段拉拢党政部门和政法机关的干部下水，为“金井帮”当保护伞“他们根据对象不同，投其所好，要么送钱送物行贿；要么提供淫窝卖淫女色情贿赂；要么为一些人的提拔晋升活动游说打通关节。

某局肖局长接受潘万发两个“小秘”长期姘居后，任潘万发从其合资的电子玩具厂蛀去 17 万余元，由肖包庇着不了了之。某监狱杨科长接受潘万发 7 名卖淫女服务后，居然把微型冲锋枪借给潘万发用去作案。某收教所民警接受潘万发贿赂后，不仅为潘通风报信。而且将收教的“金井帮”卖淫女放走；某检察院法纪科长被“金井帮”的妓女拉下水后，居然公开为其说情……当潘万发得知政府要提拔一批中层干部后，不惜送钱送物送女人活动游说，潘万发大言不惭地宣称：“各个部门都有我们的人，作的多大也没事！”难怪许多干部群众愤慨地给专案组这样写信说：……国家的钱落入犯罪分子腰包，犯罪分子又用来贿赂淫乱干部，干部又再包庇犯罪，国家的法律何在？！”

任“金井帮”狡猾多端，网络严密，专案组正义在手。

“扫黑”志坚，抓住线索一查到底；上湖南，下广东，赴昆明，奔贵州，跋涉千山万水，历尽艰难险阻，苦战数百个日日夜夜，终于彻底铲除了“金井帮”集团，为凯里市割除了这颗寄生 5 年之久的社会毒瘤！

打垮“天下第一黑店”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俗称“天下第一店”，但无店老板之说，然而，1993 年因流氓、敲诈被劳教的耿兵刚进监狱门，社会上就纷纷扬扬传说：“这回把黑店老板弄进去，惹到茬口上了！”“耿老板黑后台硬啊，要不咋能判这么轻！”“耿老板一出来，又有一批人该遭殃了……”人们的愤慨和忧虑不无道理。耿兵仗着父亲是某大企业领导人，母亲是某政府人事领导干部，在张店早已皇恶名远扬的衙内恶少，一帮地痞流氓整天围着他转，尊称他“老板”，携枪带刀簇拥着他到处强拿恶要，敲诈勒索，欺男霸女。

为所欲为，人们敢怒不敢言。1992 年夏季的 1 天晚上，耿兵带一伙打手闯进华侨酒店，见个体户王某、成某与女友正同耿兵过去谈过对象的夏某

一块吃饭。耿兵不由分说，冲过去拔出匕首朝王某臂部捅了一刀，王某吓得钻到桌子下，耿兵乘势又朝他屁股上捅了一刀。一名在场民警立即出面制止无效，只好鸣枪警告耿才住手。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耿兵带人将王某挟持至某饭店。一打手说：“民警吓唬兵子一枪，你知道值多少钱？你想断胳膊还是断腿？”另一个说：“这一枪至少值一万！”耿兵大吼一声：“不行，这颗子弹值两万！”吓呆了的王某任其折腾一番，最后好说歹求交上 12000 元才算完事。第二天晚上，耿兵带人用大刀把成某家的门砍烂没找到人，又追查到某酒店占逮住了成某。“民警吓我那一枪，我花了 3 万多元请客才摆平，你和王某各拿一半，要不就废掉你儿子！”打手们纷纷咋呼要废掉成某，成某磕头求饶，赶紧凑足 15000 元交上才算了结。

事隔不久的一天晚上，耿兵一伙到美食城酒足饭饱出来，发现温州来开发廊的林姑娘长相俊秀，耿兵上前扯住就要“玩玩去！”林姑娘不从，打手们一拥而上将林姑娘捺进车里拉回某三搂宿舍里，耿兵强奸后边喝酒边欣赏，让几个手下轮番糟蹋。林姑娘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直到拂晓前才清醒过来。着看这伙流氓都累得睡熟了，悄悄打开窗户爬出去，顺着下水管滑到楼下，连发廊也没敢回，直奔火车站乘车这回回了温州……如此流氓恶棍，才仅仅判了劳教 1 年！更有“意思”的是，耿兵收教后，探监的入竟络绎不绝，不仅有人送吃送喝，还有人大把大把送钱，连耿兵开的电子游戏厅还照常营业，按时向他汇报经营情况。耿兵劳教一年多，收的礼品和现金达 3 万余元！释放时，为其道喜和“接风洗尘”的人盈门，每天都摆四五桌酒席！

耿兵有了劳教的“桂冠”，重新“出山”就更不可一世了！

前来投奔他的“两劳”释放人员和地痞流氓达 20 余人。他出门坐轿车，一帮打手携枪带刀开着摩托车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所到之处，无不知道“天下第一黑店大老板”驾到！

耿老板一声令下，全区的电子游戏厅部归他“管理”进而霸占，谁再开就砸谁的店，仅此一项每年收入达三四十万元！

出租车司机杨某在游戏厅里赢了 600 元，服务员说没请示耿老板不敢给。正巧耿兵进厅“检查业务”碰上了，耿兵说一声：“你耿兵爷爷我给你！”抽出快刀朝杨某劈头就砍，杨某的脖子，胳膊，背上顿时挨了四五刀，成了个血人儿。杨某一看是惹着了活阎王，赶紧求饶“不要了，不要了！”耿兵大吼一声：“我这就开除你的张店籍！今后我再在张店看见你，叫你家里收尸吧！”吓得杨某跑到东营去谋生，再没敢回张店。

耿兵带着打手吃了这家喝那家，看上哪个服务员漂亮就带走糟蹋。“大拇指咖啡厅”刚来上班的服务员杨姑娘不认识耿兵，耿兵一进门见她漂亮迷人，就约她吃饭去，不料被拒绝。打手们一拥而上打了一顿，将其劫持到耿兵宿舍里，任其奸污玩弄……1994 年 7 月 8 日晚上 8 时许，耿兵被舒强，张同喜，张庆，金宝中一伙流氓头目簇拥着，在远东大酒店喝得醉熏熏的走到二楼舞厅找妞泡，忽然发现旧友个体老板刘某正陪着女友吴某玩。耿兵怒冲冲地走过去说：“你个调养的，我劳教时送我进去有你一份！”当胸打了一拳，打手们一拥而上，将刘某拳打脚踢，一会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耿兵一伙架起刘某，挟持着他的女友回到宿舍，先用凉水将刘某泼醒，刘懵然着辩解了几句。又遭一顿拳打脚踢。其女友跪下求饶，耿兵说：“拿 20 万来赔礼，要不今晚就废了他！”刘某再次醒来后，为保命被迫交出了宿舍钥匙，由

舒强，张同喜挟持着其女友吴某带路，取回了刘放在家中的 85000 元现金。耿兵又把刘某手腕上一条万余元的金手链撸下来。再打，再用凉水浇，折磨到凌晨一点多钟，眼看刘某快死了，才让其女友拖往中心医院抢救，经诊断，肋骨踢断了 3 根。造成严重脑震荡。

刘某住院期间，耿兵再次带人去威胁要钱，刘某无可奈何地摊底说，青岛的薄经理还欠他一笔钱，等要回来之后再还。耿兵心下大喜，回去即制定了一个更大的阴谋计划，以刘某的名义约请尚在海南做生意的薄经理到张店来谈笔生意。

果然 7 月 26 日上午 11 时许，薄经理携爱人王某如约赶到张店。不料，夫妻俩刚走到一家服装店门前，耿兵派出的打手张同喜，王磊等人悄悄围上来，张同喜用匕首抵住薄经理的腰部，王磊用白布缠住其脖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夫妇捺进车里，劫持到了耿兵宿舍里。耿兵阴阳怪气地冷笑道：“薄大哥，委屈你了！你这条命很值钱哪，有人出 80 万元买你的脑袋，你知道咋回事吗？”

薄经理顿时吓懵了。耿兵装模作样地摸起大哥大给人打电话，“人我已弄到手了，拿钱来换人头吧！”对方说：“一个小时后交割”，薄经理顿时汗如雨下，坠入五里雾中。

不一会儿，舒强走进屋假惺惺地说：“薄大哥，你怎么惹了这么大个麻烦呀？”薄经理赶紧求舒强从中调解救他一命。

舒强说：“耿老板是张店的大哥大，没有摆不平的事。我看这事你就破点财免灾吧！”匆匆一番议价，给了薄经理个“人情面子”，先拿 8 万元让耿兵摆平那头。薄经理连忙按其要求给家里打电话筹备 8 万元，火速赶到张店，傍晚前送到某约定地点。

一切都在耿兵的如意算盘中运作着。殊不知，他们的罪恶计划已被警方侦察发现，并在其约定的交款地点布好了网。

当耿兵派舒强一伙到约定地点取款时，被警方当场擒获。正在家中洋洋得意等巨款的耿兵作梦也没想到，警方大队人马从天而降，将他和张同喜、刁友军等一帮打手一举捉拿归案。

警方迅速将案情报告了市、区党政主要领导，领导人纷纷批示或指示：张店作为淄博现代化工业城市的中心，绝不容许黑社会组织兴风作浪，影响中外客商投资环境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此案不管牵扯到哪级领导干部那个单位的人，都必须一查到底，从快从重依法严惩，彻底打掉“天下第一黑店”流氓集团，净化张店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环境。

邪恶终究抵不过正义！5 名重大逃犯。专案组在集中搜捕缴获耿兵集团一批猎枪、平枪、匕首、大刀等凶器及赃款赃物，一大宗后，深入调查取证，排除各种干扰，昼访夜查，查明该集团结伙三年中，在耿兵、舒强组织指挥下，使用现代化的通讯、交通工具，手持猎枪、手枪、匕首等凶器。疯狂进行绑架、敲诈勒索、流氓滋扰、强奸妇女等大案 20 余起……1995 年 3 月 15 日，随着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庄严宣判不久，正义枪声骤然响起，“天下第一黑店”流氓集团在现代化工业城市从此消失。

飓风行动：

尽管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敢于公开舞刀弄枪作恶，但毕竟生活在文明法制国度里，他们也懂得作恶被抓没有好下场；因而，大多数犯罪分子作案时都注意隐蔽保护自己。一旦当黑社会分子赤裸裸地铤而走险作大案

时，各地警方“反黑”除恶队伍都能做到快速反应，果断行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经营多时的黑帮集团一举摧毁，从而创造出一幕幕飓风卷残云般威武雄壮的战斗画卷来。

岛城捉“鬼”好快捷

1993年新年伊始，山东岛城人家正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然而，市南公安分局从刑警大队、治安机动队和11个派出所抽调的50多名精兵强将吃完了大锅饭，正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准备夜间再次采取突袭行动，捕捉在岛城神甜鬼没作案两年之久的“魔鬼胡安”集团。

突袭队同这伙魔鬼已是第三次夜间交锋了！

提起“魔鬼胡安”来，岛城人无不胆战心惊、义愤填膺：自1992年冬末春初以来，以“两劳”释放人员和地痞流氓林桐军、郭涛、董波、赵红军、杨续鹏等为首的38人特大流氓集团，专门夜间聚拢分头行动，持刀弄枪出没在青岛市南区沿海一带“甜之梦”咖啡厅、“庄园居”饭店、大窑沟酒吧等一批中小饭店、舞厅、酒吧、咖啡厅，个个声称叫“魔鬼胡安”，敲诈勒索，流氓伤害，欺男霸女，抢劫，强奸，盗窃，大施淫威。

——“霸王别姬”。林福军看准店主胡义强和辛悦普花数万元装修的“甜之梦”咖啡厅是块风水宝地，便同董波、杨续鹏带上十几名流氓打手，一天夜里突然窜进去，手特长刀、“猎枪”逼住店主说：“你们没能力开好这个店，从今后我们接管了！”从此，林福军一伙以此为据点，派出“豆豆”、“粒粒”等一伙女流氓到附近的海天、汇泉、王朝大酒店勾引好色之徒来吃他们的一道名菜“霸王别姬”；其实就是一碗汤里鳖盖压着两条鸡腿。一些好色顾客落座刚瞅瞅这道名菜，女流氓们就嗲声嗲气地与他们动手动脚，林福军恰到好处地带着帮打手手持大刀、猎枪突然围上来，以调戏他们的服务小姐为由进行敲诈。顾客们一看那阵势哑巴吃黄连，赶紧掏钱私了，少则五六百元，多则上千元，这道名菜每天“卖”四五次，照样一口未动！

——“万示钢刀”。董波经常带一伙流氓携枪带刀夜间突然窜进一些个体饭店里，掏出一把把雪亮的钢刀“啪”地往桌子上一插：“魔鬼胡安卖刀！老子急用钱，给我拿一万买下来，这是名贵古董！”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把普通钢刀。店老板们自然不情愿拿这么多钱，歹徒们一看不买帐就劈哩啪啦砸店。最后店老板逼得无奈，交上一至凡千元才能过关，但刀是绝对不敢要。

——“要子还是要腿”。林福军一伙替人摆平事端或报复他人时，经常将人绑架出来，刀棍压头要挟：“要手还是要腿”？集团成员栗卫东说个体老板孙加良欺侮了他，林福军、赵红军带一伙打手追到大窑沟酒吧，找到孙加良，赵红军拔刀朝他肩部捅了一刀。随即，孙加良被动持到浮山上，刀棍压头，林福军喊：“要手还是要腿”？孙加良自知难逃厄运，无奈地说：“要腿吧！”栗卫东一伙立即挥舞铁棍将孙的腿打断，了。不料离开时，赵红军见孙还能站立挪步，再次挥起铁棍将孙的两腿打断三处，打得他再也站不起来才扬长而去。

——“屈打成招”。这伙魔鬼经常找借口耍无赖，骗人钱财，如若不买帐，刀棍毒打至成招，遂了他们心愿才行。集团成员董波和鞠伟养的狗丢了，硬赖说是村民袁本高和袁德新偷去卖了，两人拒不承认。林福军闻讯后，立即带上赵红军、孙立飞等13名打手，持枪携刀闯进袁本高、袁德新家中大施淫威后，将两人拖到村外临时设立“公堂”，由董波和鞠伟轮番殴打逼供，



林福军坐堂“审问”，打得两人死去活来被迫承认，交上2200元“赔偿费”才算了结。

——“谁报案就砸死谁。”这伙流氓外出滋扰时，遇上漂亮姑娘就劫持奸污，玩完就扔，刀枪威胁：“魔鬼胡安办的，谁报案就砸死谁！”像某院王护士、某店林小姐、女工叶××李××均遭这伙流氓糟蹋，不敢报案。一天傍晚，北海船厂技校女生小曹放学回家途中，被已纠缠过几次的郭涛拦住，劫持到台西纬四路4号房内扣押奸淫半个月后，又逼迫她到旅游车卖票为他挣钱。小曹乘卖票之机逃回家，其父连夜将她送到长春亲戚家躲避不敢回家。郭涛几次带着打手上门要人，一再威胁：“谁报案就砸死谁！”吓得曹家始终不敢向警方报案。

市南分局从查处两起强奸、伤害案件发现这个特大流氓集团后，立即组织专案组深挖紧追，并于元旦凌晨突然袭击了“甜之梦”咖啡厅，抓获4名集团成员。经审讯侦查，掌握了该集团19处窝点后，市、区警方领导亲自带队，指挥精兵强将连续出击缉捕，但始终未抓获“老大”林福军。1月7日夜里，专案组审查女流氓杜鹃获悉林犯藏在栗卫东家的线索后，立即派出一支小分队突然包围了住在闽江路的栗家宿舍。干警们冲进屋擒获栗卫东后，席梦思床上躺着栗的妻子和林福军的姘头邵某，惟独不见林老大；明明茶几上摆着4只热水茶杯，三犯却都说林没来，搜查也不见踪影。机警的队长强行掀开席梦思床，仍未发现林犯，刚要离开时，忽听床里有响动；再搜抽屉，抓获了龟缩成一团的林福军。

随着一批主犯落网，专案组再次加强办案队伍，兵分四路，审讯、取证、追捕同时展开，攻下一座“碉堡”，随之抓获一帮逃犯。五十余名精兵强将昼夜奋战10余天，一举攻克34起案件，其中大案27起。一支支利剑射向狡猾多端的魔窟，38名骨干成员相继落网。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魔鬼胡安”特大流氓集团，被岛城金盾卫士铁拳眨眼功夫砸得灰飞烟灭了！

#### 京城除恶惊总理

1996年9月8日晚上已是夜深人静，然北京长城饭店一带仍然灯光璀璨，一派不夜城景象。熙来攘往的客商们谁也不会意识到：在首都铜墙铁壁的核心部位一场枪战即将发生——一支由北京市公安局张良基局长亲自调遣指挥的精干侦察缉捕队伍正弹上膛、刀出鞘，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长城饭店周围潜伏，布下了天罗地网。

这无疑是全国警方的一支侦察精粹，而肩负的神圣使命和巨大压力则把每个侦察员的心早已提到了嗓子眼上——半年来苦苦追踪在京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大系列抢劫银行运钞车的那伙黑帮，今天终于被揪住了尾巴！如果此次让这伙黑帮逃出了法网，将无法向世人交待，更对不起壮烈牺牲的英魂——2月8日上午9点50分，北京工商银行朝阳区甘石桥分理处的工作人员，刚把装有巨款的密码箱放进停在门前的运钞车上，突然，附近一辆蓝色轿车里窜出一蒙面歹徒，端着冲锋枪朝工作人员开枪扫射，两人当场死亡，一人受重伤倒下了，还没等分理处的人们反应过来，装有百万元巨款的密码箱被暴徒抢去，眨眼功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黑帮光天化日之下在首都持枪杀人抢银行，对全国乃至世界影响之巨大是不可估量的！

中央领导指示警方全力以赴尽快破案！公安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导直接坐镇北京市局谷战，张良基局长亲自挂帅出征，并将此案列为

全市“严打”斗争的主攻目标。

然而，反复拉网清剿，多管齐下追查，不仅没抓住这伙黑帮，反而被他们顶风而上，再次挑衅——6月3日上午8时许，北京海淀区北下街道联社的干部，在建行知春里分理处取出巨款刚驾车驶出几十米，突然被一辆黑色轿车拦截，从车上窜下来两名蒙面持枪歹徒，快速用枪抵住司机脑袋，要过车钥匙打开后备箱，将装有巨款和数百万元的空白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两个箱子劫去，驾车逃窜！

这两起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的恶性大案对首都警方的挑衅和压力，人们可想而知！正当警方再次大兵团拉网清剿之际，这伙黑帮又丧心病狂地迎着枪口冲上来了——8月27日早晨8点50分，北京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一辆和钞车行至银行前七八十米处时，突然窜来一辆蓝色轿车拦住去路，两个蒙面歹徒持枪冲上来，捣碎车玻璃，开枪疯狂扫射。保安员杨晓东和支行员工李国春奋不顾身冲上前与暴徒展开了殊死搏斗，残忍的暴徒连续开枪，李国春胸部中弹光荣牺牲，杨晓东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两名银行员工也负伤倒下了！歹徒们见不远处有许多人正在这包抄，知道大势不妙，来不及装运钞箱便慌忙驾车逃窜！

刑侦专家们将这三大抢劫案串并分析发现：这伙黑帮每次作案前都偷一辆高级轿车，作案后就再偷换，据此决定从查车人手，跟踪追击。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京城轿车大清查行动开始了。清查到9月3日时，接到住海淀区普慧北里某公司经理报案：其一辆黄色尼桑3.0轿车突然被盗，车号京A—08786，专案指挥部据此推断：这很可能是那伙黑帮所为，遂通令各卡点严密布控。

9月8日晚上10时许，北京长城饭店一名保卫干部巡查到亮马大厦停车场时，突然发现了这辆被盗的尼桑车。指挥部闻讯快速反应，一支支侦察缉捕队从四面八方飞赴长城饭店一带布好了网。侦察员们全神贯注地守候到凌晨零点10分，突然，从饭店匆匆走来两个男青年，钻进尼桑车就要溜。

说时迟，那时快，侦察员们一跃而起冲上前去，尼桑车惊慌地加大马力冲向众人，企图夺路逃窜。侦察员们立即鸣枪警告却无效，“哒哒哒！”几十支枪朝尼桑车同时开了火，眨眼功夫大车被打毁，司机被击伤，另一个被擒获，从车上缴获了一架红外夜视望远镜及迷彩裤等一批赃物。

指挥部连夜进行突审，被擒的正是那伙黑帮头于鹿宪洲。

鹿犯因盗窃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于1994年2月从某监狱越狱潜逃后，与刑满释放人员郭松等人秘密纠合了一帮“两劳”释放人员及在逃犯，专门进行盗、抢、杀职业化犯罪。

鹿宪洲带人窜到中越边境购买了一批军用枪支弹药，反复演练，潜入京城租注踩点，周密计划后，连作了这三起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大案，故意制造国际影响，报复现代政府和社会！若不是此次被警方擒获，他们正谋划下一个更大的抢劫目标……9月10日，指挥部据其交待，派出多支突击队分头缉捕，将郭松一伙黑帮分子一举抓获，缴获军用手枪，冲锋枪6支，子弹350余发及赃款赃物作案工具一大宗。警方从发现线索到一举剿灭这个罪大恶极的黑帮集团，仅用了三天！

9月14日，国务院李鹏总理给北京市公安局张良基局长打电话祝贺：“你们破获了中央和老百姓都关注的大案，干得很好，大家都高兴！要很好地表彰参战民警，对他们表示感谢！”公安部和有关部门纷纷发来贺电，祝贺首

都警方除掉了京城一大隐患，打了场漂亮的围歼战！

祝捷之余，总指挥张良基局长对这批军用黑枪窝患未除仍不心安。于是，一支精干侦察缉捕队昼夜南下，飞赴广西凭祥，在凭祥市警方密切协作下，寻踪觅迹，化装侦察，几尽周折，鏖战半个多月，终于在市郊华侨服装厂宿舍抓获了化名“亚宁”的贩卖军用黑枪弹农之宝团伙，缴获了一批尚未出售的枪弹，一举打掉了这个潜伏数年的黑枪窝点，为三大系列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大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硬“啃骨头”壮警威

近几年来，各地警方利用春季“严打”攻势和全国统一行动等时机，咬住一些久拖未决的带黑社会性质的重大犯罪集团活动线索不放，知难上马，披荆斩棘，硬“啃骨头”，发动了一次比一次凌厉的攻势。

——在海南。盘踞在琼山一带以解放前国民党“32军”自诩的“军长”洪德严、“参谋长”蔡汝福率领的20余名流氓土匪，自1989年以来，已持军用黑枪作案38起，打死2人，打伤10余人，敲诈勒索、抢劫摩托车、吉普车多辆及钱物70多万元。琼山市警方先后组织20多次围捕行动，投入兵力近700人次，抓获了“32军”部分成员，但“军长”、“参谋长”等一批主犯仍负案在逃，流窜在琼中、澄迈、琼海、海口一带继续作案，当地群众呼吁政府剿灭这股黑帮的声浪形成了社会热点。

1995年春季“严打”攻势开始后，海南省公安厅把彻底剿灭“32军”列为全拾严打”主攻目标，责令琼山市警方攻坚，相关地区警方配合，不惜任何代价打歼灭战。海南省委书记、省长阮崇武指示琼山市委：对“32军”打击要一严二猛，快破快判快杀，让广大群众看到“严打”希望！琼山市委书记兼市长王富玉向市公安局下达了“不抓住32军就写辞职报告”的死命令！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蔡兴教、政委李光兴向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立了“军令状”。一场由省厅胡厅长和蔡局长坐镇指挥，由李政委带队打突击的围剿“32军”的“闪电行动”，再次拉开了战斗帷幕。

李政委带领突击队深入到“32军”常出没的永兴镇一带，昼访夜查，深入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摸清一个落脚点就即刻派出一支分队缉捕。3月29日，当获悉“参谋长”隐藏在琼中县中朗村线索后，李政委同杨副局长各率一支突击队，昼夜兼程长途奔袭，于4月2日凌晨一举捕获了“参谋长”蔡汝福和骨干二蔡汝昭，阿明等匪徒。

快审速侦，于4月3日晚上又获悉“军长”洪德严一伙已潜入琼海市加积镇活动。省公安厅紧急调度有关地市堵截，突击队星马飞驰，于4月4日凌晨追查到洪“军长”已化名“许龙”潜入五指山宾馆。琼海市警方出动大队人马会同突击队实施铁壁合围，将“军长”洪德严、联络员陈开琼等一伙生擒，缴获军用手枪2支，子弹13发及长剑等凶器。

突击队马不停蹄，再次兵分多路侦查追捕“32军”残兵败将。5月1日，突击队跟踪迫击到广州某工厂，一举擒获了“军师”王中辉及骨干分子林育武、吴淑雄等，为害海南6年之久的“32军”，被警方干净、彻底、完全剿灭了！

——在河南。1995年6月21日深夜9点，100余名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在商丘地区公安处大院里严阵以待，金守信处长和武警支队长刘武正紧张地进行着战前动员，部署着此次长途奔袭盗匪集团的战斗任务。集中行动方案布置停当后，地委、行署、政法委领导检阅了队伍，慰问了出

征将士。随着金处长一声“出发！”十几部满载着突击队员的警车不鸣警笛，不亮警灯，疾速而悄悄地向夏邑县奔驰而去——这是商丘警方围剿曹广存为首的特大带黑社会性质盗窃集团出征的镜头。

1995年5月18日，在河南商丘“三秋宾馆”下榻的客商肖、唐两人，一觉醒来发现现金、衣物、大哥大等价值2万余元的物品，被同室一名登记为江苏兴化“张永龙”的旅客卷走。警方立此为“5·18大案”，与三年来发生在商丘各大宾馆60余起盗窃大案串并鉴定，系同一伙盗贼所为。刑警支队经多方侦查发现，这伙盗贼来自夏邑县火店乡曹庄、屈庄一带，专门利用假身份证潜入各大宾馆盗窃。当地群众说：“这伙人心黑手辣，有钱有势有枪，是侵害了半个中国的掂包黑集团”。金处长果断决定，以“5·18大案”为突破口，来次集中大搜捕！

22日凌晨3时许，100余名突击队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夏邑县火店乡曹庄和屈庄。

激战4小时，抓获王秋良，曹革命等8名主犯，缴获钢珠枪、匕首、假身份证、大哥大、密码箱、牡丹卡等作案工具和赃款赃物一大宗，一举攻破11起大案。然而，以曹广存为首的20余名主犯或潜逃或在外作案未网祝由于这伙黑道惯偷集中居住在几个自然村，以家族和亲朋为纽带纠合起来的，家属大都不配合，侦查、取证十分艰难。

大搜捕后，经昼夜突审，根据大部分案犯的流程方向，金处长和孙局长将队伍调整为追捕，审讯，查征五支队伍展开新的攻势，并向有关盛市发出协查通报，向各大宾馆，饭店和已知受害人发出查询信函和电报。指挥部根据各地反馈的信息分析，发现这个集团作案涉及6省20余市、地，遂上报公安厅协调，会同各有关盛市展开了缉捕大会战。会战进行到9月底，捕获该集团36名惯犯，为河南开封，安徽淮北、宿州，江苏徐州、连云港，湖北襄樊，山东济南，菏泽等盛市攻克了一批久侦未破的大要案。其中，“老大”曹广存化名“叶文清”，在连云港市第一招待所盗走中央电视台记者陈某现金2090元；曹广字化名“李华杰”，在界首中原宾馆盗走安徽某经济开发公司李经理现金8570元；二曹化名“梁得利”往进开封宾馆，乘泰国“玉忆珠宝公司”王经理外出之际，盗走其手提包，内有皇冠级翡翠21颗，18K金翡翠戒指11枚，仿古宝石戒指64枚等价值38万元，使这起与开封“9·18大案”齐名的全省攻坚未破大案昭然于世，为全省警方卸了个大包袱。攻克曹大利化名“张永龙”在“三秋宾馆”作的“5·18大案”后，会战宣告胜利结束。此次会战为6省20余市地攻克200余起久侦未破的大案，为中原各省清除了一大隐患。

——在陕豫皖边界，1996年5月1日，公安部发布命令，给安徽省涡阳县公安局荣记集体一等功，并对陕西，河南参战的有功人员表彰奖励——这标志着在陕、豫、皖边界鏖战两年之久的追捕、打拐解救联手行动告捷！

1994年7月，安徽省涡阳县警方查获了来自西安的曾志社，唐欣平，李萍为首的拐卖妇女团伙，查明她们仅向涡阳县拐卖妇女已达60余人。深追细挖，发现这是一个在陕西，河南，安徽边界地市铺设数十条贩卖黑线、拥有六七十名职业人贩子的特大拐卖妇女儿童集团。此案汇报到公安部后，白副部长等领导指示：“此案关系重大，要全部，彻底摧毁拐卖人口的团伙犯罪”，“务必全歼，不留后患！”

公安部随即与安徽、陕西、河南省公安厅建立了专门热线，组织协调

三省警方联手大行动，先后投入刑警 300 余人，武警 400 余人，兵分几十路，跋涉 15 个省，区，行程 12.6 万公里，寻找受害人亲属 1100 余人，收集证据 1550 余份。各专案组抓住一条贩卖黑线就穷追猛挖，围剿聚歼。西安警方与涡阳警方在长安韦曲镇一次大围剿，就抓获山东籍薛福善，河南籍马小侠，安徽籍赵明为首的人贩子 8 名，摧毁贩卖据点三处，解救被拐卖妇女 59 人。涡阳、濉溪、永城三县警方调集 16 辆警车 148 名刑警和武警，在茅庵赵村实施铁壁合围，一次捕获景英、赵良为首的人贩子 13 名，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 18 人……三省警方在公安部组织协调下联手大行动，鏖战到 1995 年 11 月，抓获 61 名人贩子，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334 人，在共和国打拐解救史上又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在山东。1997 年 8 月 6 日，新华社播发消息：公安部陶驷驹部长日前签署命令，给山东省平邑县公安局“7.6 专案组”荣记集体一等功，嘉奖 27 名有功人员……这标志着震惊中外带黑社会性质的郑晨特大诈骗集团的彻底覆灭！

北京籍劳改释放犯郑晨出狱后，网罗了一批两劳释放人员、流窜犯和投机商，花四五十万元购买了美国黄某的破产公司，打着中美合资公司的招牌，从北骗到南，从西诈到东。

郑晨伪造了大量外汇资金证明，与客户签订以供货为名的兑换美元合同，先后诈骗鲁、京、冀、粤、闽等 12 个省市的 50 多家企业资金达 4.7 亿元。有趣的是：郑晨集团与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市政府特大贪污集团搅和在了一起，被一些党政要员奉为座上宾，大把拿郑晨给的“红利”，不惜派出警车、武装人员护卫开道，使郑晨一伙肆无忌惮地进行诈骗。

不料，当郑晨 1993 年 7 月 6 日耀武扬威带人到平邑县铜石镇非法收购美元时，平邑警方不信邪，不怕来头大势力大，依法办事，毅然扣留了郑晨集团 450 万元、7 部高级轿车和 8 部大哥大，由此拉开了长达 4 年之久震惊中外的郑晨诈骗案审查大战帷幕！

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公安部对此案高度重视，分管领导挂帅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山东省公安厅组织协调专案班子，调集有关地、市精兵强将参战，排除种种干扰，冲破多种障碍，克服了一系列艰难险阻，先后跋涉 14 个省市、自治区，行程 20 多万公里调查取证，追捕缴赃，终于将这个行骗大半个中国、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特大诈骗集团送上了审判台。郑晨最终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集团 20 余名骨干成员均被判处重刑！

正义之剑，在强大的邪恶势力面前再次闪耀出不可亵渎和不可战胜的神圣光辉！

### 南粤“扫黑”大决战

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试验区和南大门，早在八十年代就把“扫黑”除恶纳入了“严打”重要议程。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建设迅猛发展，“扫黑”除恶的“严打”和专项斗争浪潮此起彼伏，破获的一系列大要案不仅在国内受到瞩目，而且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进入 1995 年后，警方最高决策者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重大案件的快侦速破，一手抓打击突出犯罪的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大要案破的干净利落，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开展的如火如荼，被法学界称之为“广东扫黑除恶进入了决战阶段”。

——惠州掀起“向恶势力宣战行动”。从秋季严打到春季攻势，市局林

局长亲自挂帅出征，集中优势兵力在全市撒网搜捕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分子。成百上千支缉捕队和侦察组交叉行动，反复拉网围剿，先后打掉境外渗透或内外勾结的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204 个 869 人，打掉其它犯罪团伙 2210 个 7930 人，破获刑事案件 6898 起，缴获赃款赃物总价值 1.19 亿元。

——潮阳打响“春雷行动”。汕头市警方根据群众举报深入调查发现，在潮阳市活动着以老怕隆姚佑雄为首的十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集盗窃、抢劫、敲诈勒索及行凶杀人于一身，并拥枪自重公开与警方周旋对抗，使潮洲妇幼闻之色变。潮阳警方受命扫除这 10 大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使命后，立即成立“打黑”指挥部，决计搞个“春雷行动”，猛震勇打这伙妖魔鬼怪。局领导各率一支精干缉捕队，在全市“三道防线”堵截配合下，于 2 月中旬连续冒雨出击，一举抓获十大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 70 余名骨干成员，缴获一大批黑枪黑弹、刀具、赃款赃物。当黑老大“老伯鹵驾车逃跑并开枪拒捕时，被缉捕队果断开枪击毙！

——佛山市“飓风行动”战果累累。春季“严打”攻势展开后，佛山市警针对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团伙犯罪、“两抢”犯罪和涉枪案件急剧上升的特点，在全市大张旗鼓开展了“打黑”、反“两抢”、缴黑枪的“飓风行动”，一举查获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318 个 1476 人，捕获“两抢”案犯 2000 余人，破获涉枪案件 1200 余起。进入夏季，以“内蒙古帮”，“辽宁帮”为首的一批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公开进行流氓滋扰，欺行霸市，强收“保护费”，并控制了城区大部分娱乐场所。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梁国聚亲自组织“打黑”专项斗争指挥部，自任总指挥长，调集优势兵力，再次掀起“飓风行动”热潮。行动两个月，出动警力 4800 余人，组建“打黑”专业队 50 余个，打掉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58 个成员 634 人，侦破现行绑票大案 22 起。尤其“7·12”警匪大枪战中，一举击毙 3 名绑匪，破获 9 起久侦未破的大案，受到上级表彰。

进入 1996 年，广东警方迎来了大案决战年。

岁末年初，还沉浸在圆满侦破东星轮 1000 万港元大劫案喜庆气氛中的“华南虎”们，又迎来了建国以来的第一大劫钞案，3500 余名精兵强将又冲上了风口浪尖！

这起特大劫钞案发生于 1995 年 12 月 22 日早晨 7 点 25 分。当时番禺市一辆运钞车载着 14 箱现钞人民币 1320 万元、港币 241 万元，运至番禺市市桥镇北郊储蓄所门口时，突遭一伙持枪歹徒袭击，一名押款员被当场打死，司机和另一押款员被打伤，歹徒劫乘运钞车逃跑。这起有组织有预谋的黑社会性质的武力劫钞特大案件，从劫钞数量到作案手段，都创了共和国建国以来之最，顿时震惊了广东、北京乃至世界警界和金融界！

广东省委常委、公安厅长陈绍基立即挂帅出征，迅速调集各警种精兵强将 3500 余人围追堵截，并向友邻盛市发出紧急协查通报，在南粤打响了“华南虎”猛擒“劫钞狼”飓风行动！

12 月 23 日中午，追捕队在顺德市三州开发区发现被动运钞车、押钞员尸体和未运走的 190 万元钱箱及五四式手枪一支，摸清劫匪乘一艘接应的铁运货船沿大州河逃走。

12 月 24 日，指挥部突审建行原保卫科长刘光，认定此案由押钞股长何永新勾结包工头何伟光，流窜犯何冬海，袁长荣等人所为。

12月29日，缉捕队追查至梧州滕县，从劫匪吴兆全家搜获赃款人民币410万元，港币52万元及五四式手枪4支，子弹219发。

1月2日上午，广东与广西警方联手突袭，在广西柳州市抓获主犯何永新及携带的20余万元；晚上，捕获另一主犯何伟光，缴获其携带的赃款140余万元。

1月5日，百余名防暴队和武警追至阳山县青蓬镇，将劫匪围困在新碑村一农户家，一举捕获主犯何冬海，袁长荣及两名女同案犯张华兰和雷丽蝉，缴获五四式手枪2支，子弹56发，缴回劫款273万元。

至此，5名主犯和10名同案犯被擒获，缴获五四式手枪7支子弹282发，自制手雷20余枚，追回人民币1175万元，港币212万元，这起特大持枪劫钞案宣告快速成功侦破！

专案组深入追查至2月19日，将其余逃犯和散失赃款全部缴获！

这起建国以来最大的持枪抢劫现钞案犯罪集团的7名主犯，有2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4名退伍军人，懂得一套反侦察伎俩。案发前，该集团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密谋，踩点，购置军用黑枪7支，子弹300余发，自制20余枚手雷。

并进行了秘密演练。作案采取异地行动，突然袭击，杀人抢劫，快作快逃，水路逃避等手段；分散后又进行了化装，改容，改名，行踪飘乎不定。就是这样一伙高智商，高手段，高速度穷凶极恶的“劫钞狼”，在“华南虎”们集中围剿下，仅10余天就全部被擒入了法网，成为全国十大刑事重案之一，创造了共和国“扫黑”除暴史上一大奇迹！

“9601”特大贩毒案情报线索一发现，“华南虎”们又挥师南下西进，战线从广州、深圳延伸到云南、福建两剩鏖战到4月15日，当境内外大毒枭出面进行大宗毒品交易时，突然发起攻击，一举擒获46名（其中香港7名）毒贩，缴获海洛因598.95公斤，汽车16辆，快艇一艘，毒资900万元及作案工具一宗，再次创了共和国“扫毒战”之最！

10月，甬粤卫士再次集结广州围剿以张治成为首的特大持枪杀人抢劫集团。张治成纠合湖南麻阳等地流窜犯组成的集团，已在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持枪作案百余起，枪杀17人，打伤30多人，抢劫钱财200余万元，被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列为头号督办大案。金盾卫士们昼访夜查，跟踪追击，一网将黄雨刚，谭贵等惯犯擒获。10月26日，将二号首领刘安江一伙堵在广州陵园捕获，11月16日晚上，缉捕队将头号通缉犯张治成追至深圳市宝安区盐日生擒，先后缴获该集团军用手枪7支，猎枪1支，子弹103发及赃物一大宗，成员无一漏网！

放眼望，“扫黑”除恶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到处打声震天，战火纷飞；到处战果累累，捷报频传——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大会新闻发言人郑重地向记者宣布：……最近五年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的重大刑事案件，比“七五”期间增加1.1倍，通过破案直接缴获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比“七五”期间增加4.3倍……据犯罪学家统计估算：目前警方破获的所有重大刑事案件，40%以上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集团所为，有组织犯罪涉及的重大案件达60%以上！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在“扫黑”除恶斗争中取得的成果之巨，同时也反映出有组织犯罪的日益严重性！

第十九公大会新闻发言人同时也沉重地宣布，在过去的五年里，为了

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稳定，全国公安机关有 1542 名民警英勇牺牲，39749 名民警光荣负伤……无疑，这其中至少有 40% 以上的公安民警是在同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分子作斗争中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的！

“扫黑”除恶，中国警方取得的战绩是世人瞩目的；“扫黑”除恶，中国警察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 第六章 “扫黑”启示与思考

早在 1985 年，联合国大会就宣称：“黑社会犯罪已成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

犯罪学家们预言：下个世纪，集团性犯罪向黑社会发展，将成为“四大犯罪趋势之一”。

事实说明，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黑社会犯罪都将是与国家政治、经济势力相联系，有相当的影响和经济实力，有隐密的组织形式和纪律，在一定范围内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秩序的集团性犯罪。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任何统治阶级，对这种“全球性的瘟疫”，绝不会坐视不理，中国也不例外。

尽管我国这多年来在反境外黑社会渗透，打击境内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集团斗争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场接一场地开展“扫黑”除恶“严打”斗争和专项治理，依法严惩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渣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和成果，但这并非意味着“扫黑”除恶已大功告成。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滋生、蔓延、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和顽固性，决定了“扫黑”除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因此，扎扎实实地把“扫黑”除恶推向深入，有效地净化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应从根本上寻求“扫黑”对策。借鉴境外地区和西方国家许多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剖析我国这十多年来“扫黑”除恶斗争的经验教训，至少使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启示，引以思考。

启示与思考之一：打破神秘主义，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对黑社会犯罪早认识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传统保守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公安法制工作一直遵循“多做少说”、“做而不说”的方针，禁止向社会宣传的条条框框很多，诸如贩毒吸毒、制黄贩黄、卖淫嫖娼、黑社会组织、邪教会道门、拐卖妇女儿童等类型的犯罪，以怕“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为由，长期掩掩盖盖；既使见诸报端，公布的与警方实际查处的情况也有很大出入，人为地造成了公安法制神秘化！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给社会带来的恶果是：许多群众不以为是犯罪，甚至同情犯罪，参与和支持犯罪，像打拐解救中屡遭群众围攻就是典型例子，给警方查处工作造成极大的被动和障碍。同时，对外也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误解和疑虑，使公安法制工作陷入被动。

纸里包不住火，黑社会犯罪遍及世界各国若干年，至今势头兴盛不衰；中国历史上黑社会延续了上千年，至今仍在港、澳、台地区代代相传，并扩展到了西欧许多国家，拥有庞大的组织和实力，乘中国改革开放之机渗透进来兴风作浪也是必然的，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境内滋生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



既有历史的传统影响，又有现实的土壤条件，是社会转型期一种必然趋势和现象，同样也不必一惊一乍的。遮遮掩掩，自欺欺人，搞神秘主义，既不合乎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与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同国际接轨的形势极不相适应。

早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有识之士和犯罪学家就呼吁国人，警惕境外黑社会渗透，预防境内不断滋生的犯罪团伙向黑社会发展演变！九十年代初，中央和公安部的领导一再强调：对有组织犯罪要早认识，早采取措施，打早打小，解决在萌芽状态，争取打击和控制的主动权。

后来境内外有组织犯罪迅猛蔓延上升的事实说明，许多部门许多人对这些先见之明并未引起重视。

问题恰恰出在对黑社会犯罪没有早认识上，没有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及时加强宣传教育，使大多数人在“神秘主义”遮掩下，陷入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视觉来看，认为黑社会犯罪是发生在境外、国外的事，在国内是历史上的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个陌生而遥远的话题！就连打击黑社会犯罪职能部门警方的许多人看来，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境内一些带黑社会社会性质的团伙和集团犯罪毕竟是乌合之众，成不字大“气候”！然而，境内外黑社会犯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事实说明，不矫正认识上的误区，夜郎自大，盲目乐观，教训是惨痛的！

即便在许多经济发达、“扫黑”取得相当成就的国家和地区现在也坦言：他们最头疼，最棘手的难题就是黑社会犯罪。

在国际刑警“扫黑”研讨会议上，香港警方称：他们对黑社会认识太晚，工作开展太迟，以致造成今日对黑社会犯罪很难控制的被动局面；日本警方称：暴力团给日本社会和民众造成的沉重灾难，不时引起朝野上下惊呼，然以警察现有的实力，根本无法将其铲除和控制；美国警方称：黑社会经常使总统难堪，警察也无可奈何……早认识，头脑早清醒，早采取打击防范措施，将是掌握“扫黑”除恶主动权的上上之策！

早认识，就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教育广大群众，切实认清黑社会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

既要认清境外黑社会乘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渗透的必然趋势，更要认清我国大陆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虽然还未具备旧中国黑社会，港澳台黑社会以及国外黑社会那样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组织，但就其发展的广泛性，特别是其犯罪的严重往来讲，已达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应该看到，大量的犯罪团伙会发展成为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势力。如果打击不力，综合治理工作跟不上，我国重新出现曾一度消失的黑社会是有可能的。（引自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康树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早认识，就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教育广大群众，既要了解境内外黑社会犯罪的现状，更要认清带黑社会性质犯罪在境内未来发展趋势：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经济的属性和固有的弱点，将诱导各种社会消极因素不断滋生发展，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将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

- A. 带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向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发展；
- B. 装备更趋现代化，持枪等严重暴力犯罪所作大要案将急剧增加；
- C. 有组织犯罪的反社会心理更加严重，其犯罪手段将会更加狡猾；
- D. 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在数量上将呈增长之势，在质量上必将向典型的黑社会组织演化，E. 我

国境内的犯罪团伙同国际上有组织犯罪联合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犯罪活动将向跨区域化、国际化发展（引自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康树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早认识，作为“扫黑”除恶的职能部门警方来说，就要充分认识境内外有组织犯罪的现实危害和未来趋势，把防范和打击这类犯罪摆上重要位置。

按照公安部领导提出的“宜早不宜迟，宜小不宜大，宜攻不宜守，宜严不宜宽”的原则，坚决贯彻“严密控制，露头就打，决不让其形成气候”的方针，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地打歼灭战。

以往的教训证明：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不一定都成为黑社会组织，但黑社会组织必然产生于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各种类型的有组织犯罪尽管在方式方法性质种类等方面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滋生、蔓延、发展、演变的过程。各级执法办案人员要注意不能对这类犯罪就事论事，把本来很明显的集团住犯罪作为孤立的治安案件，甚至民事纠纷来降格处理，把团伙间的相互殴斗追杀看成是“狗咬狗”、“黑吃黑”的一般治安问题，“各打五十大板”治安处罚了事。不予深究，助长了这类犯罪。若干犯罪团伙由小到大恶性膨胀成带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事实一再说明：正是由于警方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处理草率，养虎贻患，才使得本来成不了气候的犯罪团伙得寸进尺，有恃无恐，胆大妄为，恶性发展成独霸危害了方的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教训是深刻的！

启示与思考之二：重视“立法滞后”问题，加强“反黑”理论研究，真正解决“法无明文规定”犯罪之弊端长期以来，虽然我国《刑法》和有关规定中设立了“共同”、“聚众”，“集团”犯罪条款，但概念不统一，过于笼统，不仅“团伙犯罪”、“黑社会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概念未在《刑法》中明确，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严重混用现象，在法学理论界也是个有歧义争论不休的课题，在各类报刊、内部文件、学术论文中经常出现并列使用或混用“黑社会”、“犯罪集团”、“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等概念的现象。

概念不统一，把握不准，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各执一词。

各行其是，不仅给执法办案人员人为地造成困惑，而且影响到对这类共同犯罪行为的认定、惩罚及相应对策的制定。更严重的是，“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要想严厉打击必然显得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力威慑；而没有威慑力量的法律、客观上将会给恶势力以可乘之机，作案有恃无恐！

“法无明文规定”之犯罪不利于打击，在西方司法界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由于西方国家法律上没有惩罚黑社会的规定，司法界机械地奉行“法无成文不为罪”的教条，因而无法以黑社会罪行惩处黑社会犯罪分子，只能抓住黑社会某一具体犯罪行为，狭义地定为杀人，抢劫，盗窃等罪行。黑社会则充分利用其政治保护伞干扰或以雄厚的资金贿赂，使应判刑的人以“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应重判的得以轻判，应判终身监禁的改为长期徒刑，但实际服刑不久，就被以“假释”、“保外就医”等名堂提前释放了。警方也明知尽力缉查的结果是罪犯不会被判以应得之罪，故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会遭到黑社会的报复，“法无成文不为罪”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危害和恶果是：司法界不能依法打击黑社会首要分子及其羽党，最多对其下层党徒处以某一罪行短期惩罚，不能伤其全局，对黑社会本身无所伤害，致使警察，法官，监狱都对黑社会犯罪打击处理不愿尽力有所作为，放任黑社会活动变本

加厉地发展成了社会的一大灾难！

关于黑社会组织，有组织犯罪，犯罪团伙和集团，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概念，各自的定义是什么？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具备什么条件算是黑社会组织？等等，公安部领导和奇法理论界的学术权威们早就提出：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

要加强理论研究，统一认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统一设定和运用。如果概念不清，把握不准，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用、滥用现象，不利于打击处理。要求各级各地在理论研究和打击实践中，不要死抠黑社会组织的一些传统形式，如“堂口”、“帮规”、“会律”等等，要抓本质特征，甚至通过解剖典型案例来提炼概念等。

无疑，公安司法学术界对这些理论和实践课题的研讨、论证，争论是漫长，深入而又不断发展的，综观目前的研究态势，从学术理论、司法实践到立法，正逐步走向同一：黑社会。是外来语 Under-world society 的汉译，直译为“地下社会”。原义指从事卖淫，贩毒，走私军火，盗窃等非法活动的社会集团，国外称之为“犯罪辛迪加”，即临时性的联合组织，对各犯罪集团的犯罪“市潮和“原料”进行协调的组织。实际上国内外沿用至今，已成为进行犯罪活动和非法活动的秘密社会组织”的统称。

有组织犯罪。广义的表述为：两人以上犯罪即为有组织犯罪。东南亚地区对黑社会犯罪多泛称为“有组织犯罪”。狭义的解释是设定性的，如 1985 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有组织的犯罪》表述为“有组织的犯罪越来越多是跨越国界，往往披上表面上是合法商业活动的伪装，对它加以取缔极为困难。”

犯罪团伙，犯罪集团，在我国目前法律规定中已有明晰表述。

许多研究者和学术界权威人士认为：有些报刊和文件把我国的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统称为“有组织犯罪”或“黑社会组织”，缺乏理论和实践根据，不太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犯罪团伙和集团，黑社会组织，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应看作是黑社会类型的犯罪组织初始，发展，恶性膨胀三个重要阶段。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查处的各类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看，依其组织程度，作案目的性，稳定性，专业性，活动区域范围，时间长短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来判定，比一般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严重的，表述为“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犯罪集团”，比较科学和确切。

我国立法部门权威机构根据司法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确认，在我国，明显的，典型的黑社会犯罪还没有出现，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居民的有组织犯罪时有发生；同时也发现有许多境外黑社会组织成员入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必须坚决打击，一定要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蔓延。只要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有违法活动的，不管是否有其他具体犯罪行为，都要判刑。

据此，1997 年 3 月 14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法律第一次对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和境内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作出的明确、科学、严厉的惩处依据，一举解决了多年来对黑社会犯罪“法无明文规定”之弊端，开创了世界“反黑”史上的先河，无疑是对世界法制建设的一大贡献！

但是，目前一些司法理论界的研究者和司法实践者研讨认为：黑社会犯罪作为刑事犯罪中最严重的犯罪形式之一，新《刑法》对此量刑明显偏轻：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老大”和骨干头目，基本都是罪大恶极的惯犯，应从从严从重惩处，新《刑法》对此应单列条款；凡包庇或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都是党政领导干部和政法人员，基本都与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交织在一起，在犯罪行为上有明显的“故意”，应以“共同犯罪”论处，甚至从严从重，唯此不能堵塞黑社会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的缝隙和通道；对一般黑社会犯罪成员的处罚形式过宽，在执法操作中仍难避免“降格处理”或“避重就轻”的弊端；对境外黑社会组织成员入境犯罪处罚过于笼统，量刑偏轻，应以完善《外管法》为基础，建立反境外黑社会组织成员入境犯罪处罚专门法规，等等。无疑，这些都将是有待于司法理论与实践和立法机构深入研讨逐步解决的新课题！

启示与思考之三：“反黑”要与反腐败结合，扫除“保护杀，粉碎“关系网””每当警方打掉一个或一批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社会上就不时冒出一些疑问：为什么这些社会渣滓能在一地多年称王称霸，胡作非为，横行不法呢？为什么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由党和政府派出的侦查人员居然要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调查才能侦破案件呢？为什么警方一场接一场地开展“严打”和专项斗争，就是触及不到一些有钱有势的犯罪分子呢？政府往往用“打击不力”一词来解释一些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长期存在的原因，然而为什么在很长时间内一再出现“打击不力”呢？

剖析典型案例人们发现：几乎在每一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后面，都有一张渗透到党政部门或执法机关的“关系网”，都有一些腐败分子利用职权为犯罪分子充当“保护杀，致使流氓恶势力与某些社会腐败现象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了！

——哈尔滨警方打掉的以“乔四”宋永佳为首的5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三年间作案130多起，把个北方名城搅得乌烟瘴气，竟未受到惩处，根子就在于公安政法、银行、基建、供销、房地产等部门有近百名干部充当着他们的“保护杀，其中处级干部20余名，科级干部30余名；——震惊中外的海南拾南霸天”王英汉，在原县委书记、原公安局长等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庇护下，在澄迈县横行6年，作案28起，未立案的11起；抓获凶犯未查清案情就放人的7起；由王英汉说情“私了”的5起；降为治安案件的3起；移送检察院的仅2起：一起私藏军用枪支案，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未予批捕；一起非法买卖7支军用枪并拒捕，又被检察院免诉和缓刑，既使王英汉被捕关押中，仍从狱中捎出“密信”，让内弟找李检察长“疏通一下关系即可”！

——齐齐哈尔市警方打掉的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老大”潘家长，垄断全市蔬菜、果品、钢材市场后，不惜重金拉拢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编织关系网。潘为母亲过六十大寿摆宴席，仅政法干警前往道喜的有 20 多人；潘带人杀人案发后，收其贿金搞假案、通风报信、为其开脱的从公安局副局长到科长、干警就有 8 人；潘家长被关押后，每天到公安局讲情的党政干部至少三五辆轿车，甚至有人直接打电话威胁公安局长和办案人员；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公开宣称：潘家长是改革典型，搞活了市场经济，把他打掉了，全市吃菜就成问题了！

——贵州省警方侦破的凯里市“金井帮”集团“老大”潘万发，千方百计用金钱美女拉拢行贿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被其拉下水充当“保护杀的有 9 人，其中局长 1 人，科长 4 人。

某局长接受其 2 名美女长期“服务”后，致使国家损失 17 万元；某监狱科长接受其 7 名美女“服务”后，竟将微型冲锋枪借给潘作案；从检察院法纪科长到驻地派出所所长，都成了他的铁杆哥们，使其有恃无恐称霸一方，疯狂作案达 5 年之久！

——辽宁省义县警方摧毁的以大榆树镇党委书记于平印为首的“家天下”犯罪集团，垄断了全镇党政财等大权。于平印擅自提拔长子当了党委秘书，次子当了工商所长，三子当了武装部长，四子当了镇饭店经理，长媳当了镇委组织委员，弟弟、侄子、干儿子等 14 名亲戚把持了交通、林业、土地、教育等重要部门的实权，镇党委 7 人开会，有其一家 4 口出席，在全镇建成了水泼不进的“土围子”。不到 4 年时间，这个“家天下”集团就吃喝挥霍公款 50 余万元，强奸作案 9 起，流氓伤害案 23 起，敲诈勒索案 50 余起！

江泽民总书记早就告诫全党：贪赃在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是产生犯罪的温床。而且，严重的腐败行为就是犯罪。

大量案例事实表明：各种类型的犯罪团伙和集团要生存，要发展，必然向黑社会演变，必然挖空心思向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渗透，编织“关系网”，寻求“保护杀。一些蜕化变质、腐败堕落的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往往一拍即合，使许许多多的犯罪分子籍于他们的权力庇护恶性膨胀，发展成危害一方的恶势力。正是在各种“关系网”和“保护杀的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作用下，一个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才横行不法，为非作恶，肆无忌惮！

“打击不力”，并非实施打击的执法办案人员不出力、不尽力，而是犯罪集团靠金钱、权力、人情编织的“关系网”和“保护杀制造出种种障碍，使侦查办案人员难以调查取证，难以贯彻实施打击惩处的措施。

金钱，作为各类犯罪集团编织“关系网”的“杀手锏”和糖衣炮弹，一旦轰开一些腐败分子脆弱的防线。就像“粘结剂”一样，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粘”进恶势力的小圈子，心甘情愿地为恶势力奔波效劳，甚至不惜担风险，什么党纪国法、制度规定，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权力，是各类犯罪集团千方百计牟取和利用的“指挥棒”。党政部门、执法机关的权力一旦变异成犯罪分子的“保护杀，权力就失去了正义，不再为党和人民说话办事，而假公济私成了犯罪集团的“代言人”。越是势力雄厚的犯罪集团，越千方百计在有关权力部门安插“代言人”，一有风吹草动，“代言人”就挺身而出，或遮挡。或通风报信谋划对策，甚至运作包括舆论

工具在内的权力机器，使犯罪集团的案子由大化小，由小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人情，是各类犯罪集团用以混淆、干扰法律、政策、原则的“魔棒”。凡长久在一地从政执法人员，都有些同事、战友、同学、老乡、亲戚朋友什么的，犯罪集团往往抓住这些“裙带关系”，以金钱、亲情、甚至泪水打动其“恻隐之心”，使这些干部一下子把人情看得比法律、政策、原则更重要，不惜打电话、写条子、通关节、走路子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更有一些犯罪集团利用家族势力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当帮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犯罪分子掩护在盘根错节、犬牙交错的关系网络中，以其传统的、愚昧的甚至野蛮的力量阻碍案件查处，以致许多案件查处难，“难于上青天”！

难怪许多政法办案人员愤愤坦言：哪里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猖獗，那里腐败现象就严重；“反黑”不和反腐败结合起来搞，“扫黑”除恶就甭想深下去。

“亦官亦匪”，相倚相托，是旧中国“青红帮”之流黑社会生存发展的“怪胎”模式，不可否认，我国在这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反腐败中要注意封建传统势力的影响，大概就是考虑到了这方面的消极因素。可见，“扫黑”除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反腐倡廉更是任重而道远！

启示与思考之四：黑白较量严峻，生命原色唱歌，吁请支持解脱一下警方的“双重压力”吧！

中国公安，人民警察，作为“扫黑”除恶的职能部门和主力军，多年来，一直在用生命原色演奏着沉重的战歌！

采访每一场扫黑除恶战斗，透视每一个打掉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无不凝结着公安民警付出的巨大心血汗水，甚至青春生命的沉重代价：广东韶关刑警大队中队长何勇，在追查香港黑社会组织罪案时被枪杀；惠阳公安局淡水镇派出所指导员彭宝林，在追捕境外黑社会分子时遭枪击牺牲；海南东方县公安局文坝分局民警郑传，在追捕刘进荣“东方黑帮”逃犯时英勇牺牲；河南省平顶山公安局民警晁国堂，在堵截刘朝兵抢劫集团时献身……据公安部统计：全国公安干警在对敌斗争中平均每年牺牲400余人，光荣负伤9000余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扫黑”除恶中伤亡的。

难怪有人说，警察是黑白世界间的一堵墙！警察用血肉之躯挺身面对黑势力，奋不顾身地较量厮杀，搏斗；身后护卫着光明世界中的老人、妇女和孩子！

警察的职业是正义和责任的化身，无疑是神圣的；而中国警察的神圣，还在于背负着世界上独一无二沉重的“双重压力”——有增无减的犯罪活动使人们对警察的素质、效率和作用提出了非难和质疑，公共安全的社会需要与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形成了空前反差，公安机关陷入了痛苦的角色冲突之中，各级公安机关是处在打击犯罪斗争的任务日趋繁重、社会各界期望值甚高的双重压力之下（引自武和平著《大治安》，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

尽管多年来我国警方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投入了大量警力、物力、财力，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我国的国力和国情决定了警力“在“反黑”专门警力、装备、经费、情报技术等方面与境外地区和西方国家相比，有着巨大悬殊！

从警力对比看，我国民警总数仅占人口的万分之九，而美国为万分之二十八，日本为万分之二十二，意大利为万分之二十九，法国为万分之三十

五，平均在万分之三十左右，是

我国警察的三倍多。平均每名警察管理的人口数：法国为 269 人，美国为 379 人，英国为 384 人，日本为 566 人，我国 1100 人以上，是外国警察管理人口数的二至三倍（引自武和平著《大治安》，群众出版社 1995 年版。）！国外“反黑”都有专门机构和队伍，我国除沿海少数省市外，大多数省市、区尚未设立，基本以刑警为主，既对付境外渗透，也负责境内打击防范。即便是以刑警与国外相比，也相差三倍之多！

从装备对比看，英国每个警局平均百名警察拥有汽车 38 辆，是我国的 30 倍；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警察局，平均拥有 693 部地面交通工具；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警察局，四分之三拥有直升飞机，八分之三拥有普通飞机（引自武和平著《大治安》，群众出版社 1995 年版。）1997 年 7 月下旬，电视、报刊重点报道的迈阿密警察围剿枪杀著名意大利时装设计师范思哲的凶手库纳南的现场实况：空中直升飞机盘旋，海面上有警察快艇封锁，陆地上的密集的警车和警犬，那现代化的装备气魄，对中国警察来说简直是个遥远的梦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刑警队等实战单位，交通、通讯器材、侦察技术设施落后得与繁重任务极不相适应：城区派出所、刑警小分队基本没有高速车、移动电话等现代交通、通讯工具；乡镇派出所基本靠骑自行车查案，很多所至今没有电话和办公室，完成任务靠觉悟，靠拼体力！

从经费投入相比：国外发达国家对警察治安经费投入占国家各项投资的 3—5%，发展中国家高达 9%，而我国仅占

1%；大多数派出所没有办案、办公经费和电话费、油料费之类的基本建设费；欠发达地区一年开不了几次工资，每个民警兜里都装着一叠差旅费和药费单子，甚至牺牲了还报销不了！山东菏泽曹县侦察员王学岭和李进福赴四川彝族自治州追捕拐卖妇女人贩子，辗转 20 余天抓获 3 人，押解返回途中只剩下 5 角钱，一天一夜没吃没喝，被迫在火车上乞讨……无休无止的案情，没完没了的民事纠纷，以及公民和权力者对法律的不屑与无视，都使我国干警处在最艰难困扰的境地。

吃着草，挤着奶，头顶着神圣国徽，背负着不理解——有人如此评说中国警察！

黑白较量的严峻现实告诉我们：有效地遏制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和境内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滋生、蔓延、演变，必须加大对警方的投入，提高警方“扫黑”除恶的基本实力——政治、业务、法律、科技文化素质十足量的警力十优良的装备十充足的经费。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随着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我国警方以其现有的实力，面对境外势力雄厚、高科技、高智能、现代化手段渗透的黑社会犯罪和境内居高不下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兴风作浪，仅靠生命的原色拼毅力、拼体力，是难以持久的，更跳不出“防不胜防、打不胜打”的“怪圈”！

吁请政府和社会各界，理解关切警方的尴尬和困境吧！

启示与思考之五：提高全民道德与法制素质，走出“硬物质、软精神”误区，遏制滋生黑社会犯罪的土壤和条件历史和现实的犯罪现象及其消涨规律反复证明：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优良的法制素质是阻止犯罪的第二道防线。然而，一旦思想道德防线被削弱、被冲垮，犯罪恶浪就会蔓延泛滥，法制防线也将防不胜防。黑社会犯罪作为犯罪潮中

一种特殊形式，其滋生、发展、演变也莫不如此。

面对这些年来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不断上升的严峻现实，众多有识之士和犯罪学家、社会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审视研究其犯罪成因、相关态势和社会效应，虽然众说纷坛，但有一点是形成共识的：那就是近十多年来社会上出现的消极因素，是诱发带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主要原因。

正如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或动噫...”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透视一个个典型案例，无不是由小到大逐步滋生、发展、演变、恶性膨胀起来的。尽管各类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千奇百怪，但犯罪最原始、最直接、最根本的动因，在于贪欲！

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有过精辟论述：“人类欲望的本身并没有贪欲.....贪欲是从一个人的需要和另一个人的需要发生冲突才开始的，是由于必须用武力、狡诈、盗窃、从邻人手中把快乐和满足夺过来而产生的”。

贪欲母体生下的一群儿女是：愚昧、野蛮、顽固、凶残、专横、腐化、堕落.....无疑，对金钱、对权力、对美色、对一切物质的贪欲，都能由此派生出一大群畸型丑恶的儿女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渐渐走出了政治的误区，哲学的误区，然而却走进了“硬物质、软精神”的新误区。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都发生了裂变，越来越朝着功利化、物欲化方向发展，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和变异。人们过于迷恋对物的占有，对物的享受，对物的崇拜，而对财富是采取何种手段聚敛而来，却不受人们关注。相比之下，是理性的脆弱，道德的滑坡，精神的衰颓。这种蔑视精神品格、被贪欲侵蚀的心理极易崩溃，这种浮躁的心态，无疑也为社会犯罪提供了内在营养基和内在驱动力。

诱发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其它原因还有很多。主要是：立法滞后，出现了法律盲区；社会规范滞后，造成了人口管理的失控；社会失范，减弱了社会整合力，使犯罪目标和犯罪机遇增多；人口高增长率抵消了很大的经济增长效益，加剧了人口与就业、住房、交通、医疗、粮食等系列社会矛盾；人口与就业矛盾。使农村一亿多剩余劳动力和城镇数千万待业闲散人员为社会犯罪客观上准备了庞大的生力军；特别是每年回归社会的“两劳”释放人员达20万之多，重新犯罪率高达37%以上，一些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骨干和重特大恶性案件，大都是这些人所为.....带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诸多成因，足够犯罪学家、社会学家们研究一阵子的！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反复告诫人们，在中国遏制黑社会犯罪，必须从中国特有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习俗等诸多实际情况出发，深入持久地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与法制素质，引导人们一步步走出“硬物质、软精神”的误区，自觉地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来，这可以说是遏制黑社会犯罪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的必由之路！



人生本来没有善恶之分！只过后天环境变化才使每个人打上了好与坏的烙印。全社会都来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人们都崇尚真善美，摒弃假恶丑，善者必然更善更文明；恶者将会无地自容，自觉消除恶意。尽管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工程，但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惟此才能不断优化社会环境，消除邪恶生存之地！

哲学家康德 200 年前就说过：“随着文明的发达，社会邪恶的总量也在增长。”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客观现实，坚信中国共产党是真理的化身，中国的专政机关始终是真理的捍卫者，中国的人民大众永远站在真理一边，是战胜邪恶的主力军。只要党和政府、专政机关坚定不移地“两手抓”、“两手硬”，坚决“扫黑”除恶，惩恶扬善，弘扬正气，保护人民，人民群众必然见义勇为，团结起来战胜邪恶，振奋民族精神，在神州大地上筑成铜墙铁壁！

邪不压正，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请记住这颠扑不破的真理吧！

## 附录：

### 一、联合国第七次预防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关于“黑社会”、“毒品”及“恐怖活动”的决议

#### 第 1 号决议 有组织的犯罪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大量证据说明许多国家中有组织的犯罪包括非法贩运毒品的升级以及其带来的社会及经济代价；意识到有组织的犯罪越来越多是跨越国界，往往披上表面上是合法商业活动的伪装，对它加以取缔极为困难。

回顾 1980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5 日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第六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关于防止滥用权力的第 7 号决议，该决议建议会员国加强合作努力，以防止、检举并控制这一活动形式，并建议这种努力，包括法律互助条约或公约应规定制订收集证据和引渡人士的程序。

注意到提交第七届联合国大会审议的“从发展角度和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角度来看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指出，应简化刑事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方式，诸如引渡及调查和法律援助的各种形式，并使之更加有效；还指出，联合国应制订供各有关国家应用的适当的模式文书，以便进一步推动这些方法的使用，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际合作的效率以同犯罪作斗争。

还注意到若干区域组织通过的或正在审议中的关于法律事项上相互援助主题的公约和公约草案。

忆及大会 1984 年 12 月 14 日第 39 / 112 号决议的特别请第七届预防犯罪大会重视非法贩运毒品问题，以及大会关于禁止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及有关活动的公约草案、关于管制药品贩运和药品滥用的宣言以及国际禁止贩运毒品运动的 1984 年 12 月 14 日第 39 / 141 号、39 / 142 号和 39 / 143 号决议。

深切地注意到为第七届大会和国际青年年举行的各区域筹备会议所报

告的青年参与毒品犯罪的上升趋势，这使他们身心健康恶化，造成他们犯罪，特别是为了获得维持其开支庞大的毒瘾所需费用的犯罪，甚至于自杀。

1. 要求会员国加强努力在国内更有效地打击有组织的犯罪，包括如果认为在个别制度内有必要，考虑采取如下措施，但应按照一般法律程序保障和维护基本权利，并应符合国际人权标准：(a) 改进本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程序，包括如下措施：(一) 对新式的技巧高深的犯罪活动形式采取新的攻势；(二) 规定没收非法获得的资财；(三) 加速取得在国外的证据供用于本国法院刑事诉讼程序；(四) 改进本国有关引渡的法律；(b) 进行全国性禁毒宣传运动以制订有关治疗、康复、执法和教育过程的措施，以便对付药品滥用；(c) 加强执法机构，扩大这些机构的权力；(d) 建立拥有适当权力的国家机构，如打击犯罪的国家当局或委员会，以便进行调查和取得证据，从而对那些进行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主要人物提出起诉；(e) 审查或通过有关征税和滥用银行保密和赌场权利的法律，以确保这些法律足以有助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特别是在各国间转移用于这类犯罪活动的资金或来自这类活动的收入；2. 促请会员国加强在国际范围内的活动以对付有组织犯罪，包括在必要时加入有关的多边条约，缔结有关引渡和进行法律方面的互相援助的双边条约；3. 建议要求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a) 制订一个全面的准则和标准的纲领，以协助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对付有组织的犯罪；(b) 参照一些国家和区域组织业已进行的努力，制订有关引渡和法律互助的模式条约；(c) 促请麻醉药品委员会继续安排定期传播有关对付滥用药品、特别是年青人滥用药品方面的治疗、康复和教育方案的资料；4. 建议会员国最优先重视反对有组织犯罪的措施，特别是应迫切重视按照一般法律程序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制订引渡条约和法律互助及合作安排。

#### 第2号决议 反对非法贩运毒品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对毒品非法贩运和滥用而致使公众的健康、特别是青年人的健康以及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损害表示关注。

对许多会员国报告的已确知非法贩运毒品活动有所增加表示关注。

考虑到绝大部分非法贩毒都是涉及犯罪组织的人员所为，而这些组织的活动一般都是跨越国境的；并考虑到这些组织能够利用巨大的财力。

注意到一方面从非法贩运活动中所获得的高额利润不断鼓励犯罪分子从事这种贩运活动，而另一方面这些利润最后将被用作从事这种活动和其他非法活动的资金。

因此，考虑到如果除采用传统的刑事司法手段外，还采用其他法律手段特别是通过没收办法来预防非法所得资金的积累和再使用，反对非法贩运的斗争将会是更加有效。

还考虑到加强对诸如非法收益的来源、形成和目的地这类问题进行刑事诉讼调查的方式将会很有帮助。

考虑到国际贩毒的特点使各国在刑事诉讼方面需要进行最紧密的合作，而这种合作还应包括有关非法收益及截获和没收这种收益的调查的活动。

忆及麻醉药品委员会1983年2月15日通过的第1(xxx)号决议，该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还确认没收犯罪分子的贩毒收益是减少此种非法贩运的一种有效手段。

铭记现有的一些国际文书的重要性，特别是经《修正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所有这些文书为与药品的非法生产和药品滥用进行斗争在法律上创造了条件。

深信由于贩运毒品的方法越来越复杂而且手段也越来越诡诈，因此必须在国家和国际各级进一步制订出法律措施，以便更加有效地与贩运毒品的活动进行斗争。

忆及大会 1984 年 12 月 14 日第 39 / 141 号决议、根据该决议已开始了一项新的禁止非法贩运公约的制订工作，该公约将特别涉及那些目前实施的法律文书中所没有涉及到的问题。

承认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在研究对付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的犯罪的各种形式的措施中所起的作用。

考虑到对非法贩毒的收益采取干预的问题，在经《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其他现行的有关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文书中都没有明确地提及。

认为除了对非法利润采取干预外，在已生效的国际协定的规定外，还应尽最大努力研究并通过反对非法贩运以及国际合作加以取缔的新的法律文书。

铭记着必须按照一般法律程序保障和维护基本权利，并应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1. 邀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

(a) 加强反对非法贩毒的文书，并针对这类贩运所暴露出来的有组织犯罪的性质，不论是国际性或是跨国性的制定或加强任何看来是行之有效的文书；(b) 考虑到各国的国内立法制定或加强所有这样的法律文书，以能够有利于对非法贩运的收益进行调查，或对之采取追踪、冻结和没收等行动；(c) 采取所有必要的立法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加强各国在对非法利润的调查和没收活动中的合作；(d) 在有必要采取此类行动时，对有关获娶拥有、利用或所谓的清洗非法利润的罪行作出新的规定，以便扩大对这类利润的调查和没收的机会。

2. 促请尚未批准现行的有关非法贩运毒品的国际文书的国家批准这些文书。

3. 建议会员国和联合国主管机关应考虑把拟定一项有关非法贩毒的新的国际文书作为绝对优先事项予以考虑。

4. 还建议在制定上述新的国际文书时，应尽最大努力在执行部分第一段中就有关问题作出规定。

5. 还建议制定一项有关毒品贩运的新的国际文书，可以经由探讨以下议题而进一步增进国际法律体系：(1) 规定将贩运毒品罪行的严重性质这一因素考虑在内的有效惩罚；(2) 规定所有贩运毒品罪行为可引渡罪行；(3) 设立一个对非法药物制造中所使用的先质物和主要化学品实行控制的系统；(4) 规定有关在公海从事贩运毒品活动的司法管辖权问题；(5) 制定各种措施以确保被告出席有关的审判，以便进行起诉或引渡，并应考虑到贩运毒品罪行的严重性质。

(6) 在涉及大毒犯的贩毒案件中，应根据逐个案件情况，引进并准许使用在控制下放行的调查技术以及采用允许国际合作利用此种技术所必需的

法律措施；(7) 制订与国际邮政条约和邮件不可侵犯原则相一致的措施，以追缉通过国际邮政系统的毒品走私活动；(8) 在自由贸易地带和港口制订完善的措施，以保证进口或转口的药品和化学药物其产地和目的地皆属合法；6. 请联合国秘书长提请会员国及联合国主管机关注意本决议及和第七届大会报告的有关部分。

### 第 3 号决议 管制药品滥用方面的国际合作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对非法贩运和滥用药品的泛滥而使犯罪行为的所有各方面剧烈恶化表示震惊。

考虑到非法贩运毒品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各种组织严密与毒品有关的刑事犯罪行为具有众所周知的国际影响。

深信鉴于与毒品有关的罪行的各种表现形式具有国际性且是一个国际幅度的问题，其预防和控制需要国际积极大力响应。

认识到对充分执行这一战略的任何进一步拖延，会对个人的人权和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构成严重的威胁。

申明采取适当的国际行动需要所有国家的一致努力。

认识到并非所有国家都拥有充分的资源来参与这一国际行动，因此必须对它们提供必要的援助使它们能够这样做。

认识到国际社会设立了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该基金是组织和执行这类国际援助的适当工具。

赞赏地认识到由于一些国家慷慨捐助，近几年来基金的工作得以加强，其方案也得到扩展。

认为应该将药品管制和预防滥用药物的方案纳入有关国家的一般发展需要之中。注意到从需要的迫切性来看，这些成就仍是很不够的，大量工作仍有待完成。

1. 请会员国充分利用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提供的便利，并通过改进协调工作和统一编制方案，汇集资金，产生更大影响；2. 为了大力推动国际社会对国际毒品贩运进行的斗争，敦促会员国主动向基金提供捐款或大量增加指款。

### 第 23 号决议 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行为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深感不安的是目前泛滥的实际上或威胁性的暴力袭击以及其他对付无辜人士的协同暴力行为，这些在一般接受的国际文书中都曾加以探讨。

特别注意到 1963 年 9 月 14 日在东京签署的《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1970 年 12 月 16 日在海牙签署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1 年 9 月 23 日在蒙特利尔签署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73 年 12 月 14 日在纽约签署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以及 1979 年 12 月 17 日在纽约签署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还注意到 1985 年 1 月 22 日至 26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七届预防犯罪大会关于“从发展角度来看犯罪行为和预防犯罪的新领域：“未来的挑战”的议题的区域筹备会议所达成的结论、即恐怖主义活动，包括绑架和谋杀、劫机和劫持人质和破坏财产都严重损害了社会的自由和政治稳定。

忆及大会 1969 年 12 月 12 日第 2551 (XXIV) 号决议、1970 年 11 月 25 日第 2645 (XXV) 号决议以及 1977 年 11 月 13 日第 32 / 8 号决议，在这些

决议中，大会特别谴责那种通过威胁或使用武力，进行空中劫持或其他干扰民用航空的行为。

严重关注到这种袭击造成的人身、社会和经济损失，以及这种袭击对正常的国际交往，特别是旅行、商业和外交关系所构成的威胁。

铭记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来保障和维护基本人权。

1. 要求所有国家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来确保充分遵守它们为缔约国的有关公约中所载的义务，特别是应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来实施适当的执法措施；2. 请那些尚未成为有关多边公约缔约国的所有国家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迅速加入这些公约；3. 促请所有国家于必要时通过立法，加强法律措施以对付犯下本决议所指暴力行为的人，并加快各国间的资料交流以提高各国政府在预防暴力、保护其公民和对有关多边公约中所规定的罪行作出更为积极的反应的能力；4. 促请所有国家尽最大可能协助有效执行关于对付犯下本决议所指暴力行为的人的各项执法措施，根据本国的法律程序处理其有关引渡的程序和办法以及其他合作安排，并努力避免不适当的例外；5. 要求所有国家采取步骤，特别在引渡和相互法律援助的领域加强合作，以便在有关多边公约中所规定的罪行案件中提高执法措施的效力；6. 要求所有国家采取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建议的和有关国际公约中提出的所有适当措施，以防止对民用航空运输及其设施的暴力袭击，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对民用海上运输等其他形式公共运输的暴力袭击；7. 鼓励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继续努力推动普遍承认和严格遵守各项国际航空安全公约并加强旨在取缔非法干扰民用航空的行为。

